

马鸣风萧萧（中）

水面上那阵欢腾的鱼跃，渐渐趋于静止，天光随即大亮。他返回到石穴，沉思细想了一刻，总觉得一颗心忐忑难安，这一切都由于朱空翼这个人来得太突然了。

这位贵为皇裔的亲王，竟然会沦落在荒芜的山野过着类似原始人一般的生活，的确是匪夷所思，非但难近情理，简直是荒唐怪诞！

朱空翼不可能说谎。这些，寇英杰只须要由他所用的几件器皿，以及那袭高悬在壁的战袍就可证实。再者，他的那种高贵风华与气质，即使不能说话者，也在在表露无遗。寇英杰不但相信他贵为亲王，而且还断定他必然是一个杰出而有所作为的王爷。

至于这样的一个人，又如何会沦落到如此境遇？那可就令人深思不解了！

最使寇英杰为之谜结的是象朱空翼这样的一个人，谁能由他嘴里，把那根舌头割走？这其中必然包藏着一件大的隐秘，而这件隐秘更可能关系着皇族的黑暗恩怨，细想起来，简直是太可怕了！

朱空翼这个皇族贵裔，何以会退隐在此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地？

他是否在逃避着什么人？或是在忍受着什么……

总之，因为一切太微妙，太离奇，设非是其本人，外人，任何人都都难以猜透。

然而，象朱空翼此人那一身巧夺天地造化的杰出武功，在寇英杰想来，同样的是不可思议的奇妙，同样的是令人猜测不透。

睡梦里，他又听见了那阵鼓噪的鸟鸣声，有了前番的经验，他在耳朵方一听见这阵声音的开始，随即迅速的翻身坐起，目光所及，无数的鹭鸶鸟在洞穴外低飞打转。

倒不曾象上次那么冒失的进来，寇英杰迅速的把外衣脱下来，提防着鸟群的侵袭，可是并不见有一只飞进来。

洞外艳阳高炽，烈日似火，阳光爆炙下的沙粒，一片金黄灿烂，其热度，不亚于釜底柴薪。然而，一件怪事发生了！就在那片爆热如炙的沙滩上，一个人正在奔驰跳跃着。

寇英杰只一眼就认出了是朱空翼。

鸟群就在他头顶上盘旋着，随着他窜上落下的身躯，时高又低，迤迤而过，挥洒又来。朱空翼其人就象星丸跳跃般的，在那片黄沙地上起落着。

寇英杰心中一惊，正想奔出去，即见朱空翼身躯再起已经投身跃入河面上，遥向对峰，一路踏波而去。大片的鸟群一直追随着他，人鸟在极为短暂的时刻里，随即消失无踪。

寇英杰惊讶的追出去。岂知，他的双脚方自一踏上沙面，即被烫得跳了起来，勉强的跑出三数十步，即不得不转身又跑回来，尽管如此，犹自大大的感觉到消受不住，再看一双脚心被烫得血也似红，许多地方都起了水泡。忽然，他体验到，这也是在练习一种功力，朱空翼是否在暗示自己什么？

他记得人体上每一处穴道，其中藏在足心的一双穴道名唤“涌泉”，与头顶的“百汇”上下相通，均是人身重穴。此刻他显然觉出这双穴道里蒸腾着阵阵热气，身上也就异常的舒坦。

一整天的时间，他都在练习吐纳内功。

黄昏时分，他走到乱石参差的石礁隙间拣食了几枚青虾，静候着子时的到来。

子时将是他前去会晤朱空翼那个奇人的时刻，也是他一天里唯一不寂寞的时间。

朱空翼并没有传授他什么特殊的武功，只教他站、立、坐三种奇怪的架式，每一种架式都须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完成。加上来回那一段漫长艰苦的路程，每一次寇英杰回到居住的地方之后，都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疲累不堪的进入梦乡。

这样的练功方法，他持续了足足两个月之久。

两个月几乎和两天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一样的，再单纯也不过。

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不同之处，如果一定要找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发觉自己变得瘦了，身子比以前结实多了，较诸音日比较不易感觉到疲累。

昔日，每当他由朱空翼处转回来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全身精疲力尽，如今，这种感觉居然没了，反倒是觉得精力无穷，好象不再有累的感觉。过去，他每次视朱空翼处为畏途，如今他可以毫不费力的来回奔走，非但速度加快了一倍有余，而且足下不再象以前那般轻飘飘的，而是每一步都有扎实的感觉。

朱空翼似乎从来也只不过问他进展的情形，只是严格的要求依照着那三个奇怪的站坐姿态。

他虽有口不能言，然而由他外表的表情看来，显然他对寇英杰的进展情形感到满意。

寇英杰对他内心充满了极度的好奇，二人虽然相处了两个月之久，但是寇英杰对他所了解的，依然是这么少，和第一天所知道的一样多，仍然只是他的名字——朱空翼，身分——皇族贵裔，其他的还是一概不知。

这一天，寇英杰象往日一样的练习了第三个架式，却见朱空翼面现微笑的站在他身前，向他点了一下头，便走到桌前。

寇英杰跟过去，朱空翼由桌子上拿起笔来，在纸上写道：“你的第一步功夫已经练成了，比我预期的时间，竟然快了一个月。从明天起，我要你开始练习第二步功夫——明天此时，我自会去找你。”

第二步功夫是“水涛功”。

在一个长短约可容人的石缝里躺下身子来，任上潮的河水浪花汹涌的拍在身体上，每天冲击约一千次。

寇英杰试行了三天之后，才发觉到这又是一项强烈消耗体力的新奇功力。一千次浪涛拍体之后，只觉得天昏地转，眼前金星乱冒，尤其是全身上下有种说不出的感触，仿佛每一块肌肉都与组织脱离了关系，几乎连站起来也是不能。

睡眠似乎是解决任何疲劳唯一的法门，每一次寇英杰都是神采栩栩的去，却又精疲力尽的回来。他开始体会出朱空翼所以要自己练习这些功力的目的，主要是在为自己培养“无所不为”的内在功力，有了这种功力的基础之后，才似乎能够问鼎那些足以参天地造化的奇妙武功。

日子过得再单纯不过了。转瞬间，又是三个月过去了。

寇英杰在前二后三，五个月的漫长时间里，自比为一部不停操作的器械，每天只是不停的劳累着，他并没有放弃观察鱼跃的动作，事实上，抛开那卷鱼龙百变图画观念，这种行为已成了属于他每日取悦于自己的一种娱乐，一种永恒的启示。

也正是这些鱼跃的动作，支持鼓舞着他，使得他日复一日艰苦的向前迈进着。

他和朱空翼这个人，一直保持着奇怪的交往。

朱空翼似乎日子过得很快乐，从来不曾见他忧愁过，然而每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那沉郁的目光，在在的显示出他仍然有着内在的一面。

因为他是人——人都是有感情的。

所以寇英杰从而猜想着他必然也有痛苦，痛苦的根源必然是来自昔日，到底为什么，他可就知道了。

眼前已是隆冬的寒冷天气，尖锐的寒风象刀子般的刺痛着他的肌肤，接近山洼子里的那片静水，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

入夜时，朱空翼特地送来了一张大熊皮。

寇英杰在山洞边生了一堆火，诚邀朱空翼留下一谈，后者很爽快的留下了。

寇英杰发觉到他今日穿着的装束略有不同，上身加了一袭豹皮背心，下身破例的穿了一条长裤子，光赤的双脚上，也加了一双薄底的京靴。这双靴子质地华贵，靴面上刺绣着二龙夺珠的画面，显示出来自昔日的大内皇族！除此之外，他背后还多了一口剑。

五个月以来，这口形式古雅的长剑，一直悬在他所居住处的石壁上，从不曾见他摘下来取用过，这时忽然摘下来佩戴背后，使得寇英杰大感惊异，然而他依然保持着缄默。

他已把他的脾气性情摸得十分清楚，深深知道，设非是对方自愿出口，休想套问出他的片语只字。所以，寇英杰明见他疾装劲服，身佩兵刃，却不加追问，朱空翼也不自行道出。

略微沉默了片刻，朱空翼才拿起一截树枝，在地上写下道：“我要出去一趟，三五天之内约可转回，特来向你道别！”

寇英杰：“去哪里？”

朱空翼在地下写下“京城”二字。

寇英杰原想问他原因，可是朱空翼似乎不想多说，他继续在地下写道：“这里即将落雪，天气很冷，你元罡初成，只怕还挺受不住，夜里入睡时切记不可受寒，我返回之后即可与你切磋剑法了。”

寇英杰怔了一下道：“什么是元罡？”

朱空翼写道：“也就是用以御体的元始罡气，这半年以来，你所培养的正的这种气机，你此刻尚体会不出这门功力的用途，但是不久之后，你却可感觉出它的妙用无穷，你的苦心绝不会白费的！”

寇英杰深为感动道：“朱兄对我如此厚爱，真不知如何以为报，他日如有用到小弟之处，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

朱空翼脸上泛起了一片轻微笑容，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树枝在地上写道：“我从来也不曾问过你的家世，你可曾成过婚么？”

寇英杰脸色微微一红，摇摇头道：“还不曾。”他想不到朱空翼竟然会有此一问，当下乘机反问道：“朱兄你呢？”

朱空翼神色一凝，略为迟犹了一下，才点了一下头。

寇英杰登时呆了一呆，他呐呐的道：“那么嫂夫人如今还健在么？”

朱空翼眸子里立刻涌现出一片怒光，寇英杰心中一惊，半年以来，他还从来不曾见他发过怒，即使象眼前这般的表情，也是第一次见过，心里不禁深为后悔有此一问。

却见朱空翼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却又点了一下头。

有了刚才的表情，寇英杰不便再往下问。

朱空翼似乎很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他那双内蕴伸光的眸子，在寇英杰脸上转着，微微颌首，随即在地上写道：“这么说，你目前尚是童身了？”

寇英杰想不到他会有此一问，怪不好意思的点了一下头道：“正是。”

朱空翼脸上闪过一片希罕的表情，写道，“怪不得你进展如此之速，你原有深厚的武功根基，经过这次强力筑基功夫之后，必然得获大成，未来进展不可限量，只是在未来百日之内，尚须谨慎，不使外魔分心才是上上之策！”书写至此，掷下手上树枝，站起来转身向外步出。

寇英杰跟出来，月色之下，只见他步履轻巧的点踏着水面，已越过了眼前的这片河面，登上了彼岸高山，闪得凡闪，随即无踪。

在灯下，他缓缓的展开了那卷鱼龙百变图画。洞外寒风异常凛烈，真有飞沙走石之势。

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盘膝跌坐在熊皮上，他的那双眸子不经意的又落在了面前图画上。已经有过十几次的经验，自从那一次画像欢腾之后，就再也没有丝毫异状，一百条鱼，仍然是一百条鱼，鱼是死的，水是凝的，其间的意义至为单纯。他几乎感觉到灰心了。这一次，他仍然未曾抱着多大的希望。

然而情形却显然有异，当他目光方自向画上一落，即觉得目光已深深的被画上的百条鲤鱼所吸住，婆娑的灯光下，那画上的一百条金鲤，显然又变活了。

寇英杰内心由不住一阵大喜。然而，有了前番两次的经验，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顿时双目下帘，轻轻闭上了眼睛，一时凝神运息，作了一番调息工作。

约半盏茶后，他再睁开眸子，重新向着面前那张画上打量过去，这一次，似乎立刻收到了功效。在一片闪烁的水光鳞甲之间，那一百条戏波的金鲤果然复活了，由第一次开始，按着画面上所显示的动作，一条条展示出来。

寇英杰警惕着这番灵思来得不易，当下意不旁鹜，只是把目光注在第一一条鱼身上。

他身上重复象以往的那两次一样，开始起了震动，渐渐的，这种震动越来越剧烈，给他感觉，有如万马奔腾，山崩海啸那般的猛烈，耳鼓间的鸣叫声，随之亦起。

然而，这一切却不似以往的那两次那般，给他无可忍耐的痛苦。

他盘坐的身子，也不再随着内在的震动而动摇，意志亦能专注而不分散，渐渐的他体内的震动愈来愈猛，耳鼓间的鸣声亦愈来愈大。就在他开始感觉到难以挺受支持的一刻，忽然，他体会到由丹田内散布出一股奇热气机，这股热流，很快的在他全身四肢间扩散开来，顿时心凝智

爽，痛楚大减。

也就在这一刻，耳鼓间响起了一声雷鸣，全身亦随之大大的震动了一下。

寇英杰未曾倒下去，他全身上下，早已为体内渗出的汗水弄得一片湿漉淋漓，但精神振奋，不曾感到有丝毫的怠倦，反之，注意力更为深入集中，在那声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后，内在的情绪，竟然突地安静了下来。

安静！无比的沉静！一切的声音，在极短的一刹那间，完全消逝无踪。

他身上感觉到一阵异常的舒服，仿佛由奔腾骇浪的汪洋大海忽然来到了水波不兴的静湖里。耳朵里响起了一片水声，水声发自那卷金鲤跃波的图画，现在他才算真正领略到鱼跃情趣。

耳朵再也没有干扰思维的任何噪音，欢腾活泼的鱼跃场面继续着，画面的幻化，较诸真实的景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蓦地，他面前的这张画，在他视觉里一下子变得大了许多。岂止大了许多，简直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象。

这张画已不再是一张“画”了。

横摆在寇英杰面前的是一波浩荡金波的河水，那百条鲤鱼在红色的阳光烘衬之下，各尽泼刺腾跃的能事，一时间蔚为奇观。

寇英杰内心之喜悦可想而知，他知道这种灵智的涌现，不会太长久的，如不能即时把握，只怕又要枉费许多时才得再次显现，是以，他意不旁属，全神贯注。

这一阵金鲤翻跃的姿态实在是太微妙了，太复杂了，一百条金鲤各有姿态，各个生动，如果仅仅只是一条画像，看上去只不过是一百种姿态而已，然而此刻，这一百条金鲤，所幻化的体态可就远非一百种姿态所能限制得了的，所幻出的形象是一千种，一万种，不由得寇英杰眼花缭乱。

如何能由这些缘乱的姿态里，作一番有条理有系统的归置与整理，选出适宜模仿的身法和招式来，那可是一门大学问了。寇英杰轻轻喘息着，这半年来他就培育元气，苦练阳罡方面来说，已收到了极大的进展效果，无异已是这一行当里的极流水平！

冷静的头脑，敏锐的思虑，细审的目光，帮助他很快的在这些锦鳞互映之中，作重点的记忆与捕捉。

倏地眼前一亮，一道银色的长线，在鱼波之中显现出来，这道银线象是一条细长的蛇，穿行于金波众鱼之间，线过之处，群鲤止波，顿为静止神态。

一时，一百条金鲤，活生生的衬展出一百种奇异诡奇的姿态。

寇英杰立刻就认定出这百式身法，正是适宜于人身模仿的最佳姿态。

整个画面上，闪烁着一片红光，这种智光因灵性的突现，很可能在极短暂的一瞬即全消失，只看你的悟性到底如何，是否能悟出来。

因为有了前次的经验，寇英杰认定这道银色的光线正是人智与灵性结合的指标，是以，在这条银色的光线方一出现之时，他就全神贯注。

这道银色线条慢了下来。在他的注视之下，眼看着这道细长的银线，

缓缓地游现于群鲤之间，其速度甚为缓慢。

寇英杰注视着，见它起自第十三条鲤鱼，然后每隔一条作线的连串，诗串到末尾时再回过头来由第一条开始。

立刻，寇英杰体会出这是一种不平凡的显示，随着这条银色光线的指示，他默默的记下了银线所显示的前后秩序，这番工作，方自过目一度，那条银色的光线，随即消失于无形之间。寇英杰心中一怔，方待再次运神细看，眼前画面忽的一暗，红光猝失，寇英杰只觉得心头一震，一切智灵所显示的官觉，完全丧失。这时他耳中，才又听到外面的风声、飞沙声，还有淅沥不绝于耳的雨声。

油脂灯闪闪欲熄，洞穴的光显得异常的昏暗。

寇英杰再向画面注视时，才发现到那幅鱼龙百变的图画又恢复到了原有的形样，依然是那般固定的一百招姿态，只是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陌生。

寇英杰脑子里还记得，方才那道智灵幻化而成的银色指标所显示的顺序，他默默的记着先后的顺序，重新在图画上安排了一次，留下深刻的记忆。

这番工作完成之后，他感觉到很累了。无异的，这是一种内在智力灵性的透支。内功、定力、智慧、灵性，四者缺一不可。他侥幸的是具有这种功力的境界，达成了他衷心所期盼的愿望，而不负恩师郭白云临死相托。

今夜，他已不再有聪明的智慧，怀着一颗激动而兴奋的心，缓缓地收起了那卷鱼龙百变图。

他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愉快，日思夜想，魂牵梦系的杂题，一旦解开，这番喜悦之情，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深深体会出来。

洞穴外苦雨凄风，加深了夜的恐怖，澎湃的浪潮，紧紧叩着孤独者的心鼓。

风声、雨声、浪花声，交织着一天的不宁静。有始以来，再也没有什么声音，能与这所谓的自然天籁抗衡，再也没有任何声音，能够奏出这般的节奏。

在一度激动兴奋之后，寇英杰再次保持了冷静，又回到了眼前的现实。自从来到这里，半年以来，还不曾下过雨，这番骤雨来得好突然。寇英杰缓缓地绕出弯曲的穴径，来到了洞前，一件足以使他惊吓的事情发生了。

他身子急速的向后退了一步，借着洞穴口的一方巨石影遮住了身子，然后才向外面打量着，他眼睛所看见的是一极不平凡的景象。骤雨中，有一艘官舟泊在岸边。风狂雨大，那艘官舟被吹得前颠后伏，两名力夫用手牵着绳索，把官舟系向一方凸起的礁石上。

那是一艘十分讲究的官船，看起来船舱十分宽大，悬在船舱前的两列青纱罩的宫灯，想是由于风雨之故，早已熄灭，倒是挂在内舱的两盏竹丝罩气死风灯，依然照亮如故。这两盏气死风灯上，每只上面都有红漆写着一个“内”字。

寇英杰立时内心一凛，据他知悉，这附近府县，绝无以内字冠名者，很可能舟中人物是来自当今大内皇族，如果自己猜测不错的话，那么此时此刻这些来自大内的舟中人物，他们的动机与意图可就值得警惕与怀

疑了。

寇英杰感觉到一阵心惊，打量着眼前那一片浩荡的河水，真不知道这艘官舟是怎么进来的。事实上这处水面，乃是黄河主道岔流分出来的一脉支流，由于分出来的岔流，所经之处，皆是急弯骇流，且曲折狭窄，又多礁石，简直是不能行舟，象眼前这等官舟，它是怎么进来的？

然而这些都不是寇英杰所关心的，因为他看见舟内已有人向外步出。

先是两名高撑着油伞的汉子左右站立在舱门两侧，随着舱帘揭处，由舱内步出了两名身着黄色缎质长衣的老者，二老者由年岁上看去，大约均在六旬上下，均是一样的高个头，白面皮。

左面的一个生得长眉细目，鼻挺口方，颌下留着三绺羊须，右面的一个看上去却要奸滑得多，一对八字形的老鼠眉，三角眼，头上长发多已皤皤，却在前额上系扎着一条蓝色的缎带，缎带正中，配着一块闪烁着奇光异彩的宝石结子。

两个人有一点共同的特点——瘦。

夜雨凄灯之下，那两张白皙瘦削的脸，看上去确是够恐怖的。

两个老者似乎都具有相当的身分，神采之间说不出的一股子傲慢劲儿。

站在船头上，向着岸上打量着，二老低声的在说些什么，因为距离颇远，寇英杰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只能够看见二人嘴里散出来的白气。

这时，雨已经停了，但是风势很大，那艘官舟被浪头掀起来又落下去，颠颠撞撞极不安稳，只是船头上的两个老人，却并不慌乱，站立着身子，就象是打进地里的石桩一样稳固，倒是那两个一旁持伞的汉子，身子跌跌撞撞，现出东倒西歪的样子。

这时即见由舱内步出一个蓝衣汉子，手上拿着两件油绸子雨披，羊须老者向他摆了一下手，说道：“用不着。”这三个字可能是顺风的关系，寇英杰听见了。遂见两个老人各自在整理着身上的衣服。

那个鼠眉老者回头说了几句，即见他右手在长衣下摆上微微一抄，瘦长的身躯已经腾空而起，直向岸边上落去。紧接着那个羊须老人也自腾身掠起。

官舟虽已泊岸，但是岸边与沙滩中间还间隔着许多凸礁，这些犬齿交错的岸礁，各具形象，散布开来足有七八丈的距离。

然而这两个由官舟上腾起的汉子，却是由舟上直达沙岸，象是两道搭空而过的彩虹，随着一片衣袂荡起的风声，双双落在沙岸上。

寇英杰只由二老上岸的身法看来，已知二人身上怀有罕世的武功。

此刻由于双方距离不远，寇英杰非但可以清晰的看清了二老的面影，甚至于对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听得很清楚。

只见那个鼠眉老者冷冷一笑道，“我不相信他会住在这个地方，这里简直无处容身！”

羊须老音一双细长的眸子缓缓的在附近搜索着，聆听之下，冷冷的道：“这可不一定，宁王少年时就有很奇怪的出世念头，越是人间罕至之处，越是有可能容他藏身，你我既然已来，总要找上一找才好。”

鼠眉老者冷笑道：“天下之大，哪里不能藏身，我就不信海胡子他

算的这么灵，偏偏圣上就是听他的鬼话，可就苦了我们老哥儿俩了！”

羊须老人道：“海胡子确实有一套。别的不说，只他那一手三阴绝户掌，只怕普天之下，再也是找不出有第二个人能够当受得了！”

那鼠眉老人似乎心里对那个姓海的充满了不服，聆听之下，只是冷笑着不吭声。

那个留有山羊胡须的老人，遂即由袖内取出一个羊皮卷儿，慢慢的拉开来，鼠眉老者拿出一个火熠子，迎风一晃，呼的一声，已把火亮着了。

两个人就着火光，在那羊皮卷上端详了片刻。

寇英杰虽然不曾看见他们在看些什么，却可以猜知他们必然是在看一张地图。

果然即见那羊须老人收起了羊皮卷儿，眼睛在四下观望了一转，道：“不错，这个地方，实在很象，我们往下面搜！”说完身形略闪，已扑出丈许以外。鼠眉老人紧紧跟在他身子后面，也向前袭来。

寇英杰心中一惊，本能的退入洞内。现在他已经知道，这两个人是为朱空翼而来，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来自大内。

这个消息太突然，太令人震惊了！

寇英杰右掌轻挥，用掌风把洞内的一盏油灯熄灭，黑暗里他悄悄的盘膝坐定。他的思维，已因为这件事的突然介入而复杂凌乱。

朱空翼虽然不曾把他的出身来历详尽说明，可是只由他嘴里的那截断舌，以及他所表露的神采，已可明显的判断出，他身上必然背负着难以昭雪的奇辱大仇。那么，眼前这两个来自大内的诡异人物，他们的意图宗旨，也就不难想知了。这么一想，寇英杰真有点坐不住了。

眼前朱空翼出门未归，只是他所居住之处如果一旦为他们发现，日后势必会留下无穷后患。这么一想，他实难再保持缄默，当下自地上站起，正想向洞外奔出，霍地面前疾风袭体，紧跟着是火熠子晃动。

哧的一声，亮出了一道火光，两个老人已并立面前。

寇英杰吃了一惊，向后退了一步，只见二老脸上闪烁无比惊异的表情。

羊须老人沉声道：“你是谁？”

寇英杰道：“在下姓寇，二位是……”

鼠眉老者一双锋芒毕露的三角眼在洞室内一转，遂即上前，用手里的火熠子，把面前的一盏油灯点燃，然后把火熠子又收到怀内。他缓缓转过身来，那双三角眼，紧紧的逼视着寇英杰，这才冷冰冰的说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你先别问，先回答我们的问题再说！”

由神态上看来，这个人比那个羊须老人要难说话的多，寇英杰对于这个人一见面即无好感。

那个留着山羊胡须的老人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在一方大石上坐下来，闪烁着精光的一双长长细目，在石洞内四下看着：“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住？”

“不错，就是我一个人。”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说话的是那个鼠须老人，在他说这句话时，身子不禁向前逼近了几步。可是他立刻就觉出不对了。

须加今日的寇英杰已非当日那般身手，半年以来他身受朱空翼恭心

指导，由在自然里锻炼出大无畏的盖世神功，已于不自觉里养成了护体之罡。

眼前两个老人，皆为当今维护皇族安危的大内侍卫，自然身手不凡。是以，就在那个鼠眉老人身子向前方一逼近时，立刻就感觉出来。

寇英杰也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接触，只觉得全身大震了一下，那是一种同性相斥的显明现象，他微微一惊，霍地站起。就在他身子方一站起的当儿，那个鼠眉老人的身子却禁不住向后退了一步。

鼠眉老人脸色顿时为之一变，一旁的那个留有山羊胡须的老者也禁不住面色一惊。

鼠眉老人似乎有了此番见地，对于面前的这个年轻人顿时提高了警惕，神色上也不似先前那般狂傲了。

“原来足下是个练家子。失敬，失敬！”边说，他边自抱起一双瘦拳，那张青皮少肌的瘦脸上现出了一种暴戾：“寇朋友，有几句话我们要问问你，你却要实话实说，不得虚言搪塞，否则只怕对你不利！”

寇英杰见对方鼠眉老人说话时，那双三角眼里不时闪烁着凶光，大有一言不合即时出手之意。在经过一连串不平凡的遭遇之后，寇英杰对于任何事理人物都不能随便掉以轻心，同时也能遇事沉着，不再冲动。聆听之下，他微微点了一下头道：“二位老人家既不以身分姓名见示，寇某人又何必非要回答你们所提出的问题不可？显然不合人情事理！”

鼠眉老者一挑那两道老鼠眉，正待发作，一旁的那个羊须老人却冷笑了一声。他一只手捋着颌下的山羊胡子，点了一下头，道：“小兄弟你这句话说得也不无道理，我二人的名字告诉你无妨，但是问你的话，你却要实话实说！”

寇英杰道：“那也要看当言与否。”

鼠眉老者怒叱一声道：“大胆。”圆睁着一双三角眼正待发作，他身边的那个留有山羊胡须的老人却横身而前，作出一副笑脸来打圆场：“小兄弟，你不要介意！”这人手捋着那绉子山羊胡子道：“老夫姓农，农泰，这是我拜弟商也平，来到这里实非游山玩水，乃是在找寻一个多年故旧！”

寇英杰点头道：“这也是了，只是尊友又与在下有什么关连不成？”

羊须老人冷冷笑道：“老夫并不曾说与足下有什么关连，只是向足下打听此人罢了！”

寇英杰心里早已有数，却故意作出一番姿态，当下他微微点头道：“原来如此，在下愿闻其详。”

自称农泰的人一笑道：“寇朋友，我们所要找的这个人，是个魁伟的汉子，足有八尺开外，你可曾见过这样的一个人么？”

寇英杰心中益加的证明对方所要找的人是准了，当下不动声色的摇了一下头道：“我没有看见！”

那个叫商也平的鼠眉老人低声叱道：“胡说，他明明藏身此处，怎地会没有看见？”

寇英杰道，“既然你们认定他藏身在此，又何必问我？请便吧！”说罢遂把身子转向一边。

鼠眉老人商也平，一声怒叱，说道：“放肆！”只见他右臂倏地抬起，凌空直向寇英杰一掌拍来。

这种手法看来很怪，似拍又抓，五根细瘦的手指微微弯曲着，即有一股尖锐的风力，直向寇英杰身上袭来。

寇英杰顿时就觉出当胸一阵刺痛的感觉，仿佛为五根锐利的钢针深深刺中，他本能的向外一挣，立刻，那种中掌的刺疼感觉，顿时为之消失。

反之，向他出手的那个鼠须老人却似忽然为重力一击，身子倏地后退了两步，才拿桩站稳。

寇英杰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感到莫名其妙，其实他哪知道他如今内煞罡力已具形象，只须真力贯注，举手投足即可置人于死地，加以他半年来日夕推敲郭白云所传授的内功十一字真诀，早已融会贯通，由是内外兼修互为因果，功力之精进，非昔日之他所能望其项背。

眼前他虽然未曾想到与对方动手过招，只是想摆脱对方抓拍间所加与的刺痛感觉，却不知转动间触发了力道，内煞罡力倏地发出，才会使得那鼠眉老者商也平当场相形见绌。

原来，这二个人，正是当今大内的杰出卫士。

那名留有山羊胡须的老人农泰，外号人称闪电客，鼠眉老人商也平，外号是鹰爪手，二人昔日原是黑道出身，在江湖上成名立万，横行于川陕一带，后来为当今大内神武统领平江一叟海大空所收罗，摇身一变而为效力皇族的大内侍卫，自是平步青云，狐假虎威而目空四海。

平江一叟海大空此人，传说乃是当今海内的一个奇人，有关此人种种行径，以及近乎神话的传说，武林中风闻已久。据说此人发迹于青康边地，幼负奇能，得异人传授，练成一身铜筋铁骨，父母故后，只身入山林狩猎为生，能擒飞鸟，猎虎豹，但却因面有青记，貌相奇丑而见恶于乡里，有一次与人冲突，连杀十七人而亡命外乡。

据说海大空亡命外乡，在西川地面上干起了黑道的买卖，以其生具特异奇学，不数年间，已闯下了万儿，匪号青面阎王，川贵康滇一带，黑道中人，无不闻风而从，奉为神明，而遥遥受其差遣节制。

这个海大空顿时在黑道中得享大名，声名之盛，在黑道中也只有字内十二令中的铁海棠与当时出没海南一带的独行大盗黑衫客边震所仅能望其项背。

青面阎王海大空在川西声望日益坐大，正思向江南扩展声势的当儿，说来也活该他走运，恰于此时，盘踞于川滇交界一带的生苗突然叛乱。

那生苗头子，头梳九条发辫，自称为苗帅，率生苗数千人大举发难，驻节川滇当地的守军，仓促应战，居然不敌，一夕之间为苗军突破，杀掳极重，溃不成军，于是朝廷下令招讨，却给与那个黑道魁首青面阎王海大空建功良机。

据说海大空当时基于一时之忿，集结了十数名江湖黑道人物，假意投效当地驻军，出面绥靖地方，其实却是为恐生苗占据了他所既有的势力范围。

这位青面阎王海大空，基于本身利益挺身而出，出战之前一日，即施展夜行身法，深入敌营，人不知鬼不觉的即行把那位九辫苗帅的首级取到了手中，裒首示众。

如此一来，苗军由于主帅的身死，因而阵势大乱，溃不成军，海大

空以次的十数名黑道高手，乃得侍机出没敌营，尽情杀戮，短短三日夜，卒将势力顽强的苗乱予以平息下来。

事后论功行赏，海大空乃得专摺飞奏，见重于当今圣上，调入大内当差，不次擢拔，而成为今日之神武营统领身分。

神武营乃是负责皇族安危的近身侍卫营，其内侍卫个个武技精湛，自从海大空由一名江湖大盗、黑道魁首摇身一变而成为负责皇族安危的朝廷命官之后，确实权倾一时，炙手可热。

海大空因为深得圣上器重，乃得为所欲为，由是乃将昔日为非作歹的一干江湖同道悉数引进神武营当差，数年间神武营势力大增。只是这类人物昔日为恶多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旦当下皇差，日久天长，不禁原形毕露，为害京畿更甚盗匪。对于一些朝廷重臣，亦不免软硬兼施，极尽勒索取求为能事。于是京畿交诟，百官纷论，无不谈“神武”而变色。而那位权集一身的神武营统领海大空，并不以此为戒，只图取悦于当今圣上一人，丝毫不把朝廷百官以及时下法论看在眼里。

话说回来，眼前的这两个人——农泰，商也平，正是来自神武营的大内侍卫，至于他们来此搜查那位七王爷朱空翼的用心，可就显示着另外一项阴谋秘密了。

眼前那鼠眉老者——鹰爪手商也平，想不到对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居然会有此功力，大惊之下，第二次力贯右手臂，怒叱了一声：“小辈！”就见他身躯猝然向下一煞，第二次运掌，右手五指弯曲着活似一把铁钩，直向寇英杰当胸击去。这一手功夫，可要较先前的那一手厉害多了。

掌力方一递出，石洞内空气顿时为之一炸，一股凌人的猛厉罡风劈空而出，直向寇英杰脸上猛袭过来。

寇英杰心中一惊，当下不假思索的猝提真力，双手霍地向上一提，施出全力向外迎出。

石洞内显然大为震动了一下，寇英杰击出的力道，已将对方掌力化为无形，他站在地上的身子纹丝不动，反之，那位素来目高于顶，有大内十七高手尊称之一的商也平，却禁不住向后退出了两步。两步之后，仍然还不能挺立住站姿，身躯一歪，直向后倒了下去。

对于商也平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就见他双手张处，瘦长的躯体在地面上一个疾旋，快如旋风般已向着寇英杰身侧旁边袭到，两只手箕开手指，直向着寇英杰两处琵琶骨上抓下来。

寇英杰立刻觉出数股猛厉的尖风透体直入，由对方弯曲的手指形状上看来，他确定对方所施展的是鹰爪功力。

这种功力的极限威力，足可穿木洞石，也是破横练功夫的最佳功力。是以，寇英杰不得不全力防范。

有了上一次的出手信心，他遂不再犹豫，当下力聚双腕，用力的向外一分，硬生生的拖住了商也平的一双手腕子，只觉得对方两掌力按之下，其力万钧。

四只手臂运力互较，两只手向内，两只手向外，象是磨盘般的打起转来。

忽然，商也平分开的双手，象是一双离巢的燕子般的向外分开。

这老儿分开的一双手掌，快如闪电，又似骤然挥出的一双钢刀，直

向寇英杰颈项上劈削下来。这一手确是高明，快到了让人措手不及。

寇英杰心内起了一阵惊惧，他双手在下，商也平在上，无论就动作、先后，其势都不及防止，眼看着商也平那双锋利的手掌，即将如刀刃般的落在他的颈项之上。

值此危机一瞬间，他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一种姿态，不是人的姿态，是鱼的姿态。这个念头一经触及，寇英杰全身已不由自主的随着他脑子里的思念而有所改变，活生生的象煞一条巨鱼。

忽然间他的身子变得瘦小，整个身躯在这一刹那间，已变成了一条鱼，哧！好一式金鲤跃波，在任何人看来都会认定无法施展身法的窄狭空间，他倒转纵出的身子，却是足足有余。

商也平双手自然的走了空招，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一双眼睛，因为他所看见的不是一个人所应有的姿态，而是一条鱼！

商也平呆住了。

闪电客农泰也呆住了。

眼看着寇英杰鱼般滑溜的身子，在一阵曲扭伸缩之间，以着令人不及交睫的神速，已经纵出洞穴之外。

农泰、商也平相互惊看了一眼，不假思索的同时向外纵身追出。

风平。雨息。皓月。

月光如霜，铺在平平的沙面上，沙面上站着的那个人——寇英杰，睁着那双光亮的眸子，以一种以逸待劳的神态打量着当前的两个老人。他已经有足够的信心，不再惧怕任何人。这种信心的产生，只是刹那间的事。

天底下的事情，奇妙得难以令人预料，就拿寇英杰来说，对于那卷妙绝今古的武林瑰宝——鱼龙百变图来说，在半盏茶以前，他还只能说一知半解，然而这一瞬间，只因为他忽然触通了其中的一招，牵一发而动全局，忽然间他已触类旁通。

刹那之间，他脑子里，已经完全为那些活跃乱跳，营营种种的数百种鱼的姿态所充满，他只觉得全身上下充满了活力，只须要认定其中任何一种姿态，一经念及，必可照其形象倏化而出。

奇妙的智灵感，竟然在此刹那之间完全大开，内心的喜悦更非言语所能形容。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这种感觉迫使着他急欲要寻觅出一个动手的对象，来施展他脑海里反映出的千百种奇妙招式与姿态。

眼前的两个老人，似乎来得正好，正可以拿他们来一试身手。

鼠眉老者商也平做梦也不曾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居然会有此身手，他几乎变得惊愕了，他脑子里仍然还在追思着方才对方脱身的那一式奇妙身法，觉得稀奇古怪，简直是匪夷所思。

闪电客农泰嘿嘿一笑，向着寇英杰抱了一下拳道：“阁下身手妙绝今古，老夫不才要请教几下高招！”嘴里说着足下向前一滑，两只手交叉着猛然向寇英杰两肋上插下来。

既名之为闪电客，足见此人出手之快！

果然，速度惊人，同时就在他双手力插的一瞬间，鹰爪手商也平已由另一面猛袭了过来。在一片衣袂荡风声，商也平右手五指箕开着，猝然施展出按脐力，一掌直向寇英杰左面胸肋之间击了过去。

以商、农二人身手论，在武林中已属罕见，即使在大内众武士中，也是出类拔革的人物，为直隶神武营统领海大空手下的十七高手中的二人，这等人物一向自负过人，目高于顶，还很少看见他们联手向一人出招。

在农、商二人联手攻击之下，眼看着当前的这个年轻人身躯向下一缩。

农泰的双手是直插而出，商也平的一掌却是横推直出，三只手交插为一个斜三角的姿态，就在这三只手所构成的一个小小三角形空隙里，寇英杰的身子鱼也似的滑溜，哧！一下脱身而出，显然又是一式妙绝今古的怪招。

两个人走南闯北，都活了一大把的年岁，在武术方面更是浸淫有年，可谓之见多识广，然而象眼前这个年轻人所施展的手法，不要说是见了，简直是听也不曾听过。

三只手相继走空，四只脚俱都因为前冲的势子过于猛烈而由不住向前一栽，就在这一瞬间，他们感觉到身后疾风猛袭，以二人平素对手的经验，立刻就可以判断出有人以重手相加。

闪电客农泰首先喝叱一声，向后猛然一个倒翻，鹰爪手却侧纵出三尺以外，他心怀忿恨，深深以为凭自己的功力竟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对手，而引为奇耻大辱，是以就在他身子方一站定的当儿，右腕向外一翻，袖口里“哧！哧！”两声疾啸，发出了一双柳叶飞刀。

月色之下，这双银面薄刃的柳叶飞刀泛射出两道清晰的白光，直奔向寇英杰一双眸子上疾飞过来。

鹰爪手商也平这一双飞刀出手极准，在暗器功夫上来说，是属于“听风出手”的杰出手法，商也平左右双手贴着肘腕肉身，各藏有四口薄刃柳叶飞刀，各着刀衣，由于刀身软薄，贴肉又紧，平素看起来丝毫也觉得不累不赘，一经出手，令人防不胜防。

以眼前而论，他这一双飞刀出手诚然可以当得上高明二字。

薄薄的刀身，迎着微风，颤抖出一阵唏聿聿的声响，快若电光石火，只一闪已来到了寇英杰眼前。

怪异的事又发生了！就在商也平、农泰二人目睹之下，但见寇英杰整个上躯向后一个翻仰，顺下颚以上，整个的面颊，突然间一下子变得瘦窄了许多，两口飞刀竟然擦着他的两处腮边哧的一声滑了出去。这一手，显然又使得两个老江湖为之大吃一惊。农泰、商也平在目睹着对方施展出这一式身手后，都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农泰惊叱一声，身躯猝然向下一矮，右手向腰间一探，霍地向外一抖，噗噜！一声疾响，一根九合金丝棒已拿到了手中，黑夜里，这种兵刃活似一条金蛇般的灵活，闪灿出一道刺目的金光，伸缩之间，直向寇英杰当胸要害鸠尾穴上猛扎了过来。

寇英杰在身形运转之间，只觉得全身气脉皆开，心灵智爽，说不出的一种活力鼓舞他，这一刻间非但那百招金鲤跃波的姿态在他脑子里栩栩如生，就是师授的内功十一字真诀，也完全融会贯通，洞悉无间。

这些深奥难解的招式、心法，可能穷一生之力，也不能融合贯通，然而如果一经融会之后，却似左右逢源，又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一经念及，即可如意的施展出来。

寇英杰初试玄功，内心有说不出的兴奋。

眼前，农泰的一杆九合金丝棒眼看着已经点在了他的心窝上，他脑子里方经念及到一个凹腹挺跃的姿态，只觉得身躯向后一收，内里似有一股无名的力道鼓舞着，他的身子果然应念而出，与他所思念的那种姿态一般无二。顿时，他整个的身体如其所思的泼刺直起，在农泰的九合金丝棒下，凸挺如蛇，等到农泰发觉不妙时，寇英杰腾在空中的身子正赫然落在眼前。

农泰只觉得手上一紧，那根九合金丝棒已被对方紧紧抄在手里。

须知寇英杰半年以来，在朱空翼的奇异指点之下，功力早已突飞猛进，那十一字内功真诀更给他不可思议的突破性进展，加以朱空翼所授的水涛功使他无论内、外、智、灵各方面，皆有神奇性的迈进，一经出手，功力骇然！

此刻农泰的九合金丝棒一经被他抄在手中，顿时就感觉到一股凌人的力道透过棒身，倏地向他身上袭了过来。农泰情知不好，惊叱一声，翻身就起，可是仍然慢了一步。

寇英杰所施展的身法，每一招都是那么奇怪，农、商二人，即使翻遍了记忆深处，也感觉到前所未见，自然是缺少对付这类招法的经验。是以，就在他身子方翻起的刹那间，但见寇英杰身躯向前一探，右手倏地一松，农泰只觉得身上一轻，方幸得以脱身，却不知寇英杰身形如风而过。

闪电客农泰昔日在武林素以身法轻快而见称，可是今夜他却遇见了比自己更快的对手。

他几乎没有看清楚，对方是怎么欺身前进的，就在那个年轻人掌力微探之间，一股凌人的强韧罡风，已由对方手掌心里发出。

农泰只觉得身上一麻，迎合着寇英杰所发出的掌力，足下通通通，一连后退了六七步，才勉强定住了身子。他身子才自站定，才觉出中在身上的那股力道异常的迂回，似乎仍然潜伏在自己身体里，霍地一震一下，农泰身子再想后退已是不及，足下一跄，跌倒在地。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鹰爪手商也平身形巧快的已由寇英杰身后攻到，他身子向前一附，两只手用抱树功，霍地向着当中一挤，一下子抱了一个结实。

商也平由不住心中大喜，他内功精湛，抱树功与鹰爪功同出一辙，商也平在这两门功夫上，下过苦功。就以此刻他这一抱之力，慢说是个人，就是一块巨石，在他双臂合夹之下，也必然当场为之粉碎。

然而，眼前这个寇英杰显然是具有一种异能，商也平双腕力抱之下，只觉得对方身上淬然弹起一股强韧的阻力。

商也平鼻子里厉哼一下，决计要与对方见个高下，双腕力夹之下，施出了全身之力，用力的向着当中一挤，这一次，使他更为惊异骇然。

就在他双腕力抱之下，只觉得对方身上，潜升出一股奇热的气机，又似有一股说不出的滑腻感觉，这种感觉，为他生平所仅见，象一杀滑溜的黄鲤。

总之，这些奇特的现象，使得商也平自感拥有万钧的巨力，居然无从着力。眼看着寇英杰的身子，就这般的在他双腕之间滑脱开来。

商也平大吃一惊，身形一晃，纵出丈许以外。

月光之下，他看见对方那个年轻人神色凛然的正自注视着他，俨然强者之风，眼睛里何曾有视于当前二老。

在他凌人的目光注视之下，农泰、商也平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战栗，由衷的感觉出不是对方敌手。

在寇英杰凌人的目光之下，两个人节节后退着，一直退到了河边，寇英杰亦步亦趋的紧紧逼着他们。

闪电客农泰自从方才着了一掌之后，身上一时的冷热不定，尤其是四肢百骸，更有隐隐酸疼的感觉，他虽然不知道对方所施展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异功力，但是以他四十年武功浸淫经历，却可断定出自己显然已负了伤，而且绝非是普通的伤，心里从而升起了一种恐怖的感觉。

“姓寇的！”他站住了脚步，冷冷的道：“我们素无交往，你竟然对我下此重手，老夫二人今夜虽然败在你的手里，可是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你却是惹下了大祸！”

寇英杰冷笑道，“我惹了什么祸？”

鹰爪手商也平岔口道：“小辈，你可知我二人是什么身分？”

寇英杰冷冷的道：“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身分，今夜之事，是你们上门欺人，我已对你二人手下留情，再要不知好歹，可就怨不得我出手无情，眼前就叫你二人血溅黄沙！”说时，他情不自禁的向前逼近了两步，商、农二老由不住向后退了两步。

农泰咬牙切齿的道：“姓寇的，老夫二人这一趟当的是皇差，你有天大的胆子，竟敢阻拦不成？”

寇英杰总算明白与证实了对方的真正身分，心内吃惊，表面上却丝毫不曾现出。他冷冷的道，“姓农的你言重了，在下一介草民，谈不上与皇族有什么牵连，你用不着用大帽子来扣压于我，事实我也并不畏惧！”

农泰冷森森的道：“既然如此，你就随我们回去！”

“没有这个必要！”

农泰冷笑道：“你的武功虽然很高，可是如果你不知趣到要与我们为敌，显然对你是不智的！”话声方歇，遂见他卷舌发出了一声尖锐哨音。

其实他不须要如此，船上的人早就下来了。两名黄衣卫士，四名黑衣大汉，早已伏身在岸边的礁石旁，等候着向寇英杰出手，此刻哨音一响，六个人同时纵身而出。

六条人影，都称得上杰出身手。象是早已经商量好了似的，六个人分成六个不同的方向，同起同落，待到身形落地之后，正好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团团的把寇英杰围在了中心。

河面上，那艘大官船仍然系在原处，由于船上的人都下来了，看起来显得异常的轻，浪潮涌处，把它拱起来又摔下去。

船上的四盏气死风灯剧烈的晃动着，灯光一如月光那么的凄迷，渲染在河面上，窜动起千万点金星，风轻轻的袭着。

寇英杰已经不再惧怕了，自从他深深了解自己的功力之后，内心已有足够的自信。

自信常常是制胜敌人的要诀，他知道眼前一番激战在所难免，心内倒能处之泰然。

鹰爪手商也平一声怒叱，手指向寇英杰道：“给我拿下来。”

六人齐应一声，当前的两名黄衣卫士，首先腾身而起，同时向寇英杰正面袭到。

二人身材相若，身法亦相似，更妙的是他们两个竟连所用的兵刃也是一般模样，两口同样式的长剑，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挥过来。

剑上的寒光，形成一个“人”形，直向寇英杰当胸两肋上猛劈下来。

寇英杰心里只惦念着一个姿式，倏地向内深深为之一收，顿时两肋深陷，两口长剑，竟然差着分毫没有劈中，等到二人想到向后撤剑时，其势已是不及，寇英杰的双手，霍地向外一分，如分波金鲤，只一下已拿住了二人的双腕，他足下向前疾跨一步高叱一声，“去！”

双腕向外倏地一翻，两名黄衣卫士偌大身躯，竟然象飞鸟也似的被掷了出去。“噗！噗！”两个人，分别摔倒在沙地里。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两名黄衣卫士身子被掷出的一瞬，四个黑衣大汉也同时向着寇英杰身前袭到。

原来黄、黑衣着不同，显示着来人身分的有异，黄衣人隶属大内东厂，黑衣人却属于西厂，东西两厂的总提调，也就是今日大内神武营统领——平江一叟海大空。

本朝自成祖起始设两厂，两厂卫士皆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经过严格的规律训练后为皇室效力，一脑子的忠君思想，其分子由于组成复杂，且多江湖黑道人物，益加的管理不易。又因所执行任务多属缉杀之类恐怖工作，是以朝臣侧目，各方闻名丧胆。

这类人虽然职位不高，但以其所执行任务之特殊，平素动辄杀人，各方侧目，敬鬼神而远之，益加使得彼等自命不凡，养成唯我独尊的跋扈行为。想不到这一次居然会在这里遇见了厉害的对手，甫行交手，即被打得落花流水。

四名黑衣汉子，隶属西厂为“坤”队中的“剪翅手”，所谓剪翅手亦即“出击”、“行动”的打杀人手，另有“侦缉手”专司负责缉查工作。

东、西两厂，总人数不过五百名之众，却又按各人武功能力之不同，分为天、地、乾、坤四队，农泰与商也平皆是天队中健者人物，四名黑衣汉子却是人数最多的坤队剪翅手。

属于坤队的这些人物，其中亦颇多身手不凡者，却因进门略迟，格于规定而留队观察其能力，再定升迁，是以这一队的分子最是复杂，行为最是不肖。

眼前的四个黑衣大汉即新近为海大空所罗致之不肖分子，昔日匪号为“常山四蛇”，各人施一口奇特形状的护手钩，对敌时四钩联合出手，堪称时下一绝。四人自投身大内当差后，苦无出头良机，这还是第一次分发任务，偏偏一上来就遇见了寇英杰这个厉害的对手。

看上去，四人身材差不多，行动的确够敏捷。就在那两个黄衣卫士方被掷出的同时，四个人已自四方同时袭近。

四柄护手钩几乎在同一个式子里撒出来，虽说是同时撒出，可是施出的姿态却是大异其趣，分别为钩、劈、拉、扯，一股脑的向着寇英杰身上照顾过来。

四把兵刃出手的势子不谓不快，下手不谓不毒，在一片闪烁的兵刃

寒光里，已把寇英杰全身上下罩定，四钩分扯之下，鲜能有还手之机。

只是这一手对于眼前寇英杰来说，显然又失去了作用，就在常山四蛇的四柄护手钩方自落下的一瞬，寇英杰陡地发出了一声喝叱，蓦地仰身而起，显然又是一手金鲤窜波的势子。

在各人惊奇的目光之下，寇英杰倒仰而起的身子在空一溜子急滚猛翻，四柄护手钩竟然全部失去了准头，双双走了空招。

眼看着寇英杰倒窜而起的身子龙蛇不定的变幻着，各人打量着他起身的势子，俱都以为他势将要窜出七八丈外才可以收住势子，哪里想到大是不然，眼看着他腾起空中的身子才不过上窜了丈许左右，四肢同开，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着常山四蛇当头反罩下来。

常山四蛇各自发出了一声惊呼，做梦也不曾想到对方竟然会有此一手。更令他们惊异的是，就在寇英杰手足张开的一瞬，似订一圈无形的罡风，猛烈的凌空罩落下来，四个人方自想到不妙，却已是抽身不及。

这一式金龟罩顶，参合着鱼龙百变的奇妙身法，内引元罡，外具形象，端的是威力无匹。

寇英杰本人也在惊讶之列，他初试玄功，内心充满了激动兴奋，下手惟恐过迟，出力惟恐不猛，一经展出，自是威力加倍。这一式金龟罩顶参合着内功元罡，一经展出，果然不同凡响，随着他手足的出势，空中猝然响起了一声闷雷。

寇英杰总算心存忠厚，在他功力方自使出一半时，心中想到了不妙，硬生生的把力道撤回一半。饶是如此，常山四蛇也是受害不轻，随着寇英杰递出的一双手脚，在那声炸开的雷鸣声里，常山四蛇四个身子象不倒翁般的起了一阵剧烈的摇荡，如同遭了雷殛般的，分别昏毙当场。

寇英杰四肢一发即收，平沙落雁似的轻轻落下身子。当他目睹着眼前四人的这番情景，不禁微吃一惊，似乎有点出乎意外。

农泰，商也平看来较他更为吃惊。

两名黄衣卫士也相继由地上爬起来，乍见眼前情景，俱都惊得呆住了。

农泰冷笑一声，缓缓走过去，翻看了一下常山四蛇之一的脸，再抬头注视向寇英杰。他的那张脸看上去异常的苍白：“姓寇的，你好大的胆子！你闯了大祸了！”

鼠眉老人商也平扑前看了一下倒地的四个人，只见后者四人俱都牙龈紧咬，七孔流血，虽不曾死，看上去已是奄奄一息，分明是为对方内在罡气所中，这等功力自是骇人已极。

商也平看在眼里，禁不住发出了冷森森一阵阴笑，目注向寇英杰值，“我等身受皇差，来此办案，你这小辈竟然胆敢杀官拒捕，小子，你等着看吧！”说完他向着另外两名黄衣卫士挥了一下手道：“把他们哥儿四个抬上船，我们这就回去。”两名黄衣卫士应了一声，分别把常山四蛇倒地的身子抬了起来，返回大船。

农、商二老仍在注视着寇英杰。以他二人素日的威望，想不到今天会栽在一个并不知名的年轻人手上，这口气自是难以下咽。

商也平仍然不死心，他还有一样厉害的暗器手法不曾施展出来，这个暗器名为“飞刀阵”，乃是由十二口飞刀所组合而成。

商也平毕生习暗器，独擅飞刀，称得上是这门暗器中的高手，他所

施展的飞刀尺寸、式样，都是他个人亲手设计定制，称得上是独具匠心。

飞刀形状一如柳叶，长祇五寸，宽一寸，形若柳叶的两处边端，各开有三分左右的刃口，通体上下，薄如蝉翼，除了他两处衣袖内贴腕藏有四口之外，最主要的是暗藏在他腰身上的一十二口。

这一十二口飞刀，是插别在一条束腰的软带上，那条软带本身就可以充作对敌时的兵刃，遍体银白，为细巧钢丝所编制。

所谓飞刀阵，即是在他一出手之间，能把插在那条钢丝软带上的一十二口飞刀悉数同时发出。

这门暗器手法，称得上是商也平的一绝，能在一举手间同时发十二口飞刀，已属难能，尤其难的是这一十二口飞刀，却还兼顾对方身上的十二处穴道，更是难上加难！

商也平心里有了主意，遂向闪电客农泰施了个眼色，有意把嗓门放大道：“咱们回去，叫他等着俺们吧！”话声出口，身子转回。

也就在他身子方一转过的当儿，倏地旋身掷腕，刷的闪出了银光一片，一条银光灿烂的腰带已随手抖出，带上的一十二口柳叶飞刀，也就在他旋身振腕的一刹那，全数飞临寇英杰面前，十二口飞刀，按十二个穴位，一股脑的向着寇英杰身上攻到，快如电闪，防不胜防。

这一手，的确出乎寇英杰意料，然而他如今已练成了内在乾罡之气，这种气功，非但可以用来制敌，最妙的却可用以防身。

就在十二口飞刀方自袭进他身侧感应圈的一刹那，他身上立刻有了微妙的反应，全身上下各处穴道顿时自行关闭。饶是如此，寇英杰仍然禁不住吃了一惊，他力贯双掌，全力的向外一击，同时足尖飞点，整个身子陡地拔空直起。

这一式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在过去，虽经他施展出全力，亦不过只能够纵起六七丈，然而这一次，他身子却足足拔起了十丈开外。象是一只冲霄直起的大雁，妙在一十二口飞刀几乎扎到了他的身上，值此一瞬之间，他竟然拔身而起，十二口飞刀，居然没有一口扎中，全数部落了空。破空声中，十二道灿烂银光，全数投入深沉的夜色之中！

鹰爪手商也平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他还不曾看清楚对方是怎么腾空起来的，面前人影一闪，寇英杰又到了眼前。

对于寇英杰来说，他如今一旦揭开了融会这些神秘的武功法门之后，一举一动，即使是举手投足亦无不见功力。

商也平怒哼道：“小辈找死！”右手一振，却把那条银色灿烂的钢丝软带，直向着寇英杰面颊上猛抽过来。

寇英杰引颈翻身，对方的迎面一击落空。商也平怒火之中，再也不顾及许多，左手向外猛力劈出一掌，右手的钢丝软带有如神龙摆尾般的在空中迅急的舞出了一个乙字，向寇英杰脸上抽去。

寇英杰身法之诡异，确是出人意料，在对方乙字形的钢丝软带之下，他的身子也跟着变成了一个乙字，只一闪，已掠向商也平背后。

商也平一惊之下，再想翻身，却已不及，寇英杰右掌一探已搭在了他肩头之上，商也平顿觉身上一麻，身上穴道已吃对方拿住。

是时闪电客农泰正当进身发招，乍见此情，不禁停止动作。

商也平全身穴脉，在对方真气扣压之中不能运行，憋得他全身上下簌簌打颤。

寇英杰目光逼视农泰，冷冷道：“你二人皆不是我的敌手，我与你们原是无冤无仇，你们欺人过甚，这一次便宜了你们，下一次再要犯在了我的手里，我可就不再留情了！”冷笑一声，右腕振处，叱了声：“去！”

鹰爪手商也平偌大的身躯，就象一枚球似的被掷了出去，只听见噗通一声，水花四溅里已没入河水之内。所幸他落身之处河水不深，尽管这样却也够狼狈了。商也平由河面上探头出来，他两手翻出，用力的一击水面，哗啦一声响，整个身躯由水中跃出，落在了船上。

灯光下，他是那般的狼狈，周身上下水湿淋漓，一头花白长发，鬼也似的贴在脸上，加以那张苍白瘦削的脸，由于怨恨羞辱，扭曲得那般厉害，看上去的确狰狞可怖！

象是鬼笑狼嚎般地，他发出了凄厉的一声长笑：“小辈，你等着瞧吧，商大爷早晚会来收拾你的！”说话时，农泰也已施展登萍渡水的轻功绝技，扑上了大船。在他命令下，这艘大官船遂即张开巨帆，缓缓的启碇开航，直向山谷外面的主流驰去。

朱空翼离开这里已经七天了。

这七天对寇英杰来说，简直象是七个月，七年。他渴望着马上能够见到他，把农泰、商也平来犯的消息告诉他，好叫他早作准备，偏偏他就是不来。“他到哪里去了？”不止一次的，寇英杰在想着这个问题。

在他眼睛里，朱空翼是继先师郭白云之后，唯一令他所深深钦佩与衷心敬仰的一个奇人。他那身杰出的武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他的心性也早已古井无波，寇英杰实在不明白，在他潜忍数十年早已习惯了独居生活之后，为什么会突然间又涉足人世，由他匆忙的行色以及他随身所携带的那口长剑上看来，很可能他是在从事一件仇杀工作。

什么人是他的仇人？什么人又是他的敌手？每一想起，寇英杰总会兴起无数的疑团，内心也就不自禁的更为着这位挚友良师而深深悬念。

朱空翼的离开，必然是在从事一项神秘而又恐怖的任务，这一点似乎可以认定。

这几个月的艰苦历练，已使他心境随遇而安，不再为俗务所困扰，可是对于朱空翼这件事，他竟然是放心不下，他思忖着可能有一件什么大事发生了。

子时来临，他观察了一遍欢腾的鱼跃，参习着那卷金鲤行波图，越觉得心领神会，大有收获。自从他体会出这卷金鲤行波图的奥秘之后，日来每有精进，原本是单一的一百种姿态，一旦被会融会贯通之后，竟为他开创出数百种诡异绝伦的姿态，无不巧妙旷世、生平未睹。他发觉到自己所以能如此精进，主要的是由于这七个月来艰苦历练乾罡内功所致，再者师授的那十一字内功真诀亦有极大的帮助，三者之凑合，缺一不可，似有互相砥砺结构之功，更有相互呼应之妙。

人是不能永远在寂寞中生存下去的。以寇英杰论，他所以远离市俗，来到这人迹罕至处潜心艰苦练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他参透那卷金鲤行波图的愿望，如今这个愿望他达到了，甚至于远比他预期的收获更要多了许多。

今天，他的思维似乎特别多，除了担心朱空翼的安危之外，他更想到了自己的切身问题，诸如先师郭白云的死，铁海棠所加诸的仇恨，在在都使他心绪不宁，难以排遣。

当然，他更忘不了郭彩菱，一想到她，他整个的情绪都乱彩菱如今是否还在白马山庄？近况如何？

对于自己退还晶瓶主动弃婚出走的措施，他感到说不出的怅恨，每一起，都禁不住由衷的发出叹息，那个姑娘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总之，一想到师门中事，就不禁令他痛心，尤其是两个师兄太令他失望了。未来的一切，充满了重重的困难，如何振兴师门，安内攘外，这副重担，将要靠自己来努力完成了。

他全力压制着起伏的思潮，尤其对于彩菱刻骨的相思，更是不易排遣，然而他势必要克制。以彩菱那般任性作为，在下次见面机会里，实在难以想象她将以何种态度来对付自己。

再者，由于走时匆忙，竟把自己那匹心爱的宝马黑水仙留在了山庄，又不便再回去索取，想起来不胜遗憾。

天色渐明，阵阵的寒流袭过来，风势由穴口吹进来，在附近这片山洼子里不停的打着圈圈，气温相当低。寇英杰默默算计着时令已然入冬，这里不久将要降雪，河水都要结冰，那时候，也是自己离开的时候了。也许是刚才一番思潮的骋离，这时他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落寞，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惆怅。

时令虽已入冬，他身上仍然只穿着一袭薄薄的单衣，看上去确是不胜寒冷。

寇英杰盘膝在沙地上，调息了一阵内功，自从他深悉郭白云所传授的内功十一字真诀奥妙之后，已把握住真气运行之道，不过半盏茶的时间，已收到了驱寒的效果。

他缓缓的由沙地里站起来，步向水畔，找到了聚息的虾群，生吃了一些，更觉得身上暖洋洋的十分舒泰。就在这时，他看见一条熟悉的人影由对面岭峦之间拔起来，只要瞟上一眼，顿时就使他认出来人正是朱空翼。因为除了他以外，别人是不可能具有如此利落的身法。

一个人的轻功能够练到如此地步，实在是不可思议，寇英杰如非对于他的动作深所了解，简直就难以断定那是一个人。

现在，当他仔细的注目看时，那条人影，已由百十丈高下的石峰顶巅纵身直下，看过去有如流星天坠，直直的殒落山脚，俟到落足山脚一瞬间，却又似弹丸般的就空弹起，直向当前那片浩渺的烟波上落去。

这番轻功施展得更令人瞠目结舌，眼看着那个人在水面上的壮大躯体，有如星丸跳跃般的倏起倏落，不过是瞬息之间，已临近面前。

寇英杰在对方身子坠落山下的刹那，已能清晰的看清了他的一切，证实了来人正是朱空翼，随即迅速的迎过去，他身子方自扑向岸边，来人朱空翼伟岸的身子，在一片扑面的疾风里，已临近面前。

来人正是朱空翼。他穿着一袭紫红色的缎质长袍，头顶上破例的加戴了一顶同色的风帽，足下是一双薄底京靴，衬以背上的那口长剑，端的是一副神伟气象，截然有别于他的昔日原始装束！只见他右手提着一个红绸子的四方形包裹，包内也不知装些什么，看上去四四方方象是一个匣子样的东西，也不知是什么物件。

双方四只眼睛对看着，眸子里闪灿的精光，显示着他们心里的喜悦与渴望。

甚久之后，寇英杰才轻轻唤了一声：“大哥！”忽地上前了一步，紧紧的握住了他的一只手。

朱空翼古铜色的面颊上绽开了一片笑容，用力的在他肩上拍了几下，随即施展身法一径的向住处奔去，寇英杰忙自跟上去。

二人施展开杰出轻功，踏行于峥嵘的乱石之间，有如康庄大道。朱空翼在前，寇英杰在后，活似两只飞扑的大鸟，不过转瞬之间，已翻越出十数里之外。朱空翼忽然站住身子，甫行回身，寇英杰已临面前，二者相差的距离，不过丈许左右。

对于朱空翼来说，确是使他吃了一惊！他似乎是惊于寇英杰杰出的轻功进展，不禁大为激赏，频频的点着头，再次的把身子拔起来，一径的向丛岭间翻越直上。

寇英杰心知他是存心试探自己功力如何，遂打点起精神，展出一身能耐，追循着他前进的身子，一路上扑纵直上，尽管如此，他仍然拉后了许多。

不过，有个惊人的发现，他忽然发觉到两者之间的差距仅仅限于三丈与五丈之间，一任朱空翼身法疾猛如飞，却不能再超越这个范围之外。

终点到达，朱空翼霍然回身，不及交睫，寇英杰亦来到了眼前，朱空翼脸上闪出了极度的惊讶，紧接着是无比的喜悦，一双目神里传递出赞赏与欢奋，伸手在寇英杰肩上拍了一下，随即转身步入石室。

寇英杰急欲想知道他此行的任务，忙跟了进去。

朱空翼一声不吭的先把手上那个红绸子包住的匣子放在石桌上后，动手摘下风帽，解开衣襟，把一袭长衣脱下来，重新换上了他昔日惯着的一双芒鞋与兽皮短衣。

除了方才他目睹寇英杰轻功时曾经有过一度的喜悦兴奋之外，寇英杰留意到他脸上由始至终都笼罩着一层严肃，尤其是那双眸子里，一直凝聚着沉郁，似有某种不平凡的事情藏在他内心深处。

寇英杰心里充满了疑惑，不知道怎么开口去问他，朱空翼却也陷入沉思。

忽然，朱空翼叹息一声，拿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写道：“我此行入京，干了一桩震惊朝廷的大事，归后心绪不宁，多年来我精于养性，想不到犹自干出了糊涂事，心中甚是后悔！”写罢儿行字，禁不住频频摇头叹息不已。

寇英杰从来还不曾见过他这种表情，心里大是诧异，忍不住道：“大哥，你做了些什么事？”

朱空翼脸上木然不着表情，停了一下，遂以手中树枝向着桌上的匣子指了一下。

寇英杰道：“这是什么东西？”

朱空翼再指了一下。

寇英杰道：“你是要我去看？”

朱空翼的脸色忽然间变得凄然，点了一下头。

寇英杰迟疑了一下，走到桌前，伸手摸在那个匣子上，手触其上，证实包内果然是个木匣。

朱空翼示意他打开布包。寇英杰遂即动手把包在盒外的红布解开，里面是一个很讲究的雕花红木匣子，匣面上雕着二龙抢珠的图饰，龙身

涂以金色，通体上下精工雕刻，一看即知不是一般人家的用物，多半出自宫廷大内用物。匣封处配有锁头，搭有一个精巧的小小铜锁，只是却没有真的锁上，不过是虚安了在上面。

寇英杰心里狐疑着，偏头看了朱空翼一眼，发觉到他脸色更为沉重，那双精光内蕴的眸子，似乎隐隐现出一种肃杀，却有一些浮现的泪光，在眼眶里转动着。

他那伟岸的身子，在这一瞬间，也起了一阵微微的颤抖。震怒还是畏惧？却就令人难以猜测。

寇英杰不知怎地，心情也为之沉重。他双手把木匣捧起来，觉得匣内物件十分沉重，忖思着这等精致的一个匣子，其内必然装盛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他忽然兴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玉玺。脑子里想着，遂不再犹豫，匆匆拿下了锁头，正当他动手要上揭开那个匣盖时，忽然朱空翼喉咙里发出了一声低哑的嘶叫。

寇英杰怦然一惊，却见朱空翼已临近面前，伸出一只手，紧紧压住匣盖。

“朱大哥，你这是……”寇英杰定了一下，呐呐的接下去道：“莫非你不要我开这个匣子？”

朱空翼这时脸色突变，他一向遇事沉着，还不曾见过他这等表情。

这一刻，他似乎作了一番内里的心神交战，那只按在匣盖上的手掌，微微的颤抖着。

寇英杰料知他必有难言之隐，既然这样，自己又何必强他所难，想着正待退身离开，忽见朱空翼移开了按在匣盖上的手，黯然向后退回了一步。

寇英杰不自然的道：“朱大哥……你是不愿意要我开这个匣子？”

朱空翼黯然摇了摇头，表情无限沮丧。

寇英杰不禁为他这番奇异的行上感到震惊。他急欲揭开眼前的谜团，遂不再迟疑，动手把面前的匣子揭开来。一股血腥气息上冲鼻梁，匣子里盛放的，伊然竟是一颗人头——一颗女人的人头。

震惊是可想而知的，寇英杰嘴里啊了一声，手里的匣盖情不自禁的随手坠落在地。

朱空翼木然停立在侧，在他忽然目触着匣内人头时，整个的血脉与其脸部表情都似乎被冰雪封住了。

“大哥！”寇英杰勉强镇定住道：“这个人……是谁？”朱空翼缓缓走过来，他步履沉重，出息有声，很显然的内在情绪遭遇到极大的困扰。只见他一直走到案前，伸出双手，自木匣内把那个血淋淋的人头捧起来。

寇英杰的惊吓程度，随着他的这些动作，而升高到了极点。那双瞳子也就不由自主的向着面前人头仔细看去，死者是个雍容华贵的妇人，叠螺的官发上插着碧绿的一柄翠钗，耳垂上配着同色的一副翠环，虽然眼前的惊吓，把那张粉酥可人的脸盘儿扭曲了，可是美就是美，死了也照样的美。

在那圈血淋淋的断颈上，那张死美人的脸，有着长长的一双蛾眉，水冷冷的那双剪水瞳子，可能是死前的一刹那猝然遇见了惊吓，才会睁得这么大，这么圆，瑶鼻、樱唇、漆发、玉肤……几乎是无处不美。

但是那是一张美人迟暮的脸，看上去应该是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于还要大一些。

朱空翼在目睹着这颗头颅的时候，显然内心的激动情绪也达到了极点，那双捧持着人头的手，抖动得那么厉害，他的脸也变得扭曲了，瞪得滚圆的眸子里，忽然滚出了两行泪水，张开嘴，他咿呀的低声说着什么，泪水搀和着涕涎，点点滴滴不已。

他必然是痛心到了极点，那颗凸出的喉结，随着他咿呀的发声，频频上下起动着。他是在重复的呼唤着死者的名字，只是由于嘴里少了那根舌头，是以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寇英杰从来不曾见他哭过，更不曾想象到一个人能够痛心到如此地步，一时不禁惊得呆住了。

朱空翼面对着那颗宫妆贵妇人的头颅足足战栗饮泣了有小半盏茶的时间，才渐渐止住了悲伤的情绪。少顷，他黯然的把这颗头颅又放进到匣子里。这时，似乎他才蓦然惊觉，发觉到一旁寇英杰的存在，脸上现出了一些窘迫，遂向一旁走过去，怅怅的在一张石鼓上坐下来。

寇英杰走过去，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件难以启齿，探人隐私的事情，但是事实的发展，已演变到他非问不可的程度，面对着如此扣人血脉，血淋淋的一颗人头，他实在难以再保持缄默。强自定了一下心情，他呐呐的道：“朱大哥……这个人可是你杀的？”朱空翼木然仰首看了他一眼，黯然的点了一下头。

寇英杰顿时心中一凛，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以对方的身分、武功、心性，竟然会向一个女人出手，而且是下此毒手，一时间，他几乎怔住了。

良久，他才稍缓心中的激情，凛然道：“朱大哥，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朱空翼看了他一眼，面颊上挂出两道凄惨的苦笑笑纹。寇英杰追问一句道：“我想你这么做，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可是？”

朱空翼眼眶里忽然涌出了泪水，象是两条晶莹的小蛇夺眶而出。

寇英杰关心的道：“大哥，人命关天，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你快告诉我，这是为了什么？”

朱空翼紧紧咬着牙，点了一下头。

寇英杰在他身边坐下来，道：“这个女人是谁？”

朱空翼看了他一眼，用手指沾了一下杯子里的水，在石桌上写了几个字。

寇英杰低头一看，大吃一惊。

桌上字迹：“陆燕容——西宫娘娘。”

“西宫娘娘？”寇英杰瞠目道：“你是说……这颗人头是西宫娘娘的人头？”

朱空翼肯定的点了一下头。

寇英杰少停一刻，让心情略为平静，才道：“大哥，这位陆娘娘与你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对她下此毒手？”

朱空翼不胜唏嘘的站起来，却又坐下，心情极不安宁的样子。

寇英杰道：“朱大哥你定下心来，慢慢的告诉我，这件事可有外人知道？当然，这是瞒不住的，只怕朝廷早已震惊了！”

朱空翼脸色一片铁青，冷笑一声坐下来，在桌上写道：“陆燕容是为我妻，后思迁于太子高炽——太子爱其美色，竟罔顾手足之情，设毒计陷害于我……”写到这里，他无限痛心的摇了一下头，长长的吸了一口气，随即又写道：“那一年，先帝亲率我兄弟远征鞑靼，太子买通一位敌将，诬指我与鞑帅私通有年，意在谋取我父皇帝位……”点点珠泪洒落前胸。这件事尽管事隔有年，及今思之，犹不禁令他痛心疾首，脸上现出无比的忿恨，他继续写下去：“我父信以为真，不容我分说，竟然割下我舌头，将我放逐东海，听令我自生自灭——爱妻燕容就这样落在了太子之手。”

寇英杰打了一个寒噤，黯然垂首道：“原来大哥身负冤屈，你的遭遇也太凄惨了！”

朱空翼紧紧的咬着一口利齿，眸子里闪烁着泪光。

他继续追忆着这件刻骨铭心的往事，以手指蘸着杯水，在桌面上写道：“自此以后，我才沦落来此。天不负我，留我不死之身并成盖世奇技，这多年以来，我记取前仇，发誓复仇，曾经二度深入禁宫，意欲面谒父皇，不意竟受阻于那批深通技击的东厂卫士，两次皆未能实现愿望！事为太子所悉，大为惊惶，暗下买通了神武营的统领，平江一舆海大空，曾经七度搜杀我，均未如愿！”

一口气写到这里，他阴霾的脸上现出了一片凄惨，将涂写在桌面上的字迹擦干净，继续写下去：“前年我得悉父皇驾崩讯息，再次入宫，想不到再次中伏，几乎丧生在海大空三阴绝户掌下，是我转回之后，勤习水涛、风柱二功，自信已是可敌过海大空的三阴绝户掌，才有这一次的深入禁宫举动。”

寇英杰忍不住道：“大哥可曾见着了海大空？”

朱空翼冷笑一声，写道：“见着了，他已不是我的敌手，只可惜仍为他全身而退。”

寇英杰呐呐道：“那么大哥你可见着了当今圣上？”

当今圣上，也就是朱空翼所谓的昔日太子。

一提起他来，朱空翼脸上兴起了难以掩饰的讎仇，他仰首当空，极其恨恶又似遗憾的叹息一声，落指写下道：“我原思要他血溅宫廷，以了宿仇，不意见到他时，发觉他病危卧榻，已是奄奄一息，思及兄弟之情，终不忍再下杀手，病榻相见，昏君语多悲切，自言愧对于我，泣不成声。我别他之后，深入内宫，总算见着了负我至深的结发人陆燕容。”

寇英杰叹息一声，内心浮现出一层悲哀。

朱空翼苦笑了一下，手指继续在桌上写道：“她见我之后，千种柔情，百般忏悔，竟使我改动初衷，一时竟然下不了手……”他频频苦笑着，叹息一声，继续写道：“妇人，妇人……哪里知道，她心里却是如此恶毒！如非我见机得早，差一点饮下了她为我调配的鹤顶红毒酒，至此，我才忍无可忍，才……”写到这里，他手指微微颤抖着，忽然站起身来步向门前。

寇英杰被他这番话惊得目瞪口呆，一时心神交战，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更不知如何去安慰他，事实上朱空翼此刻心情，必是错综复杂，任何人也休能解开他内心的扣结，还是让他自己冷静一下的好。这么想着，寇英杰随即站起来，悄悄向洞室外面步出。

一个月过去了。

象是没有事一样，寇英杰绝口不提这件事，朱空翼也绝口不谈这件事，象以往一样，他们只是彼此深入的探讨着武功的真髓。

自从启开了深奥的武功门径之后，寇英杰精进的速度异常惊人。

十天以前，朱空翼开始要他练习风柱功，所谓风柱功，也就是朱空翼洞穴里那个出风的气口，每日丑、寅时刻，有一股高空气流形成的罡风由东山山巅吹过，山巅上有一处天然的障隘，迎住风势，形成了极大的阻力。

朱空翼当年妙想天开的就在山巅石障下开凿了一个气孔，一直下通到所居住的石室，是以每日时辰一到，即会有那股气流所形成的罡风直贯而下，其力道足可粉金碎石，用以培练人身的内外功力，却还是创举，的确是匪夷所思，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功效。

寇英杰只试了三天，已大感难以支持，只觉得全身上下百骸尽酸，仿佛每一根骨节都松脱了下来，每一块肌肉更似失去了作用，这种痛楚现象，如非他以内功元罡调息运行，简直难以复原。

这时，才知道何以朱空翼早先不令自己练习的道理。

在练习这种风柱功五天以后，他全身上下起了类似风疹块状般的满身红斑，朱空翼特别煎熬了一些药汁为他洗擦，随之消失。

自此而后，这些天以来，每当寇英杰练习完这门功力以后，周身上下俱都会生出同样的红斑，每一次他用朱空翼所赠送的药汁涂擦皆会消失。

奇怪的现象不止一件，寇英杰感觉更奇怪的是，他发觉到食量大增，自从练习这种风柱功之后，他一天最少吃四五餐，每一餐俱都食量惊人。黄精、首乌、鱼虾蟹蚌，无所不吃，无不奇香。也许是大量收聚营养精力的结果，他身躯变得前从未见的魁梧，耳聪目明，各样官能都极其敏锐。

这种感觉每一天他都能体会出来，进步之神速，使得他暗自吃惊，几乎疑为幻觉。

今夜，当他练习风柱功转回之后，破例的发现身上已经不复再见那些类似风疹的红斑，同时他感觉到身上也没有以前练功后的那些痛苦感觉。这一突然的感觉，不禁使得他精神大振。

盘膝在洞室内，目光注视向洞外的夜色，只觉得遍体上下舒畅无比，各样的官能都显得十分敏锐，虽然是身坐洞内，他的耳朵却可以清楚的听见河边的蛙鸣声，河水的冲击声，哪怕是轻轻泛起的一片浪花，他都能清楚的听在耳朵里。十数丈内，他可以听见一片落叶，一声鱼跃，甚至于一声轻微的叹息。

由于他内外功力的进展，已使得他日渐迈向登峰造极的境界。

一个人武功如果达到了某一境界时，他本身的心性修养也必将跟着同时迈进，这就是为什么武功越高的人越是老成持重。寇英杰在武功忽然达到了极境时，心性方面的修养也同时有了另一番境界，因此，以今日之是，审昔日之非，愈觉得过去的无知与岁月虚掷。

回忆常常是甜蜜的，然而他的回忆里却丝毫也没有快乐的成分在里面。他自幼失怙，天涯浪迹，受尽了人间冷漠，所幸尚知自爱，困苦的岁月里，一直都不曾忘记充实学识与砥励为人。他实在想不出在那些漫

长的岁月里，还有些什么事可供他回忆的，直到去年这个年头，才在他平淡的生命里着上了彩笔。

去年对于他来说，称得上是划生命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所接触过的人，事，真比他过去二十年的总合还要多。事情由结识郭白云这个旷世的奇人开始，一路急转直下，所见的每一个人，所听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奇异。老实说，也是从此开始，才使得他看请了多采多姿的人生，了解到人生的美，也认识到人性的丑。

在那些充满奇情骇异，争强斗胜的现实里，他意兴阑珊的败下阵来，却留下了一份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的激情以供回忆。

为了不甘为师门中的叛徒，武林中的逃兵，才会有此番的发奋图强。其实，他何曾一天忘记了重返师门？重返武林？

事实上，也只有每当他记取着师门的仇恨与切身的羞辱之下，才使得他更加的奋发，努力。如今，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他的苦心孤诣下，总算得到了所求的硕果，甚至于比他所想要的更要丰富，更要强大的事。

寂静的夜。寂静的四周。寂静的人，却包含着一颗不甘寂静的人心。

坐在洞穴里，想到了激情之处，不禁怒发冲天，眉剔目张，恨不能仰天长啸一番，才能微抒壮怀。思念再转，他的激昂情绪立刻平息了下来，却又兴起了怅怅的幽怀。

总之，一句话，他永远无法忘记那个人，那个占据在他的内心，极有分量的人——郭彩绫。一想起她来，寇英杰内心不禁允满了深深的遗憾与矛盾，似乎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冲击力量激动着他，要他去接近她。然而，他的自尊却又强迫着他相反的挣扎，这就是他深以为苦的因素。今夜，他觉得格外的痛苦。在经过长久艰苦的忍耐之后，忽然触及到这个问题，他感觉到一种新的冲击，越加的难以克制。

山洞里点着一盏豆油灯，荧荧的灯光，摇曳凄迷的昏黯，这时候他忽然发觉到外面下雪了。雪花如同棉絮般的由天上洒落下来，地面上很快就积满了白白的一层，这是今年初度的降雪。

寇英杰总算沾染了一点新鲜的气息，暂时把填膺在胸里的一腔心事抛开。

人在暗处目睹落雪，别有一番清新的滋味，洁白的白雪反映出一天的灿烂，河水可能都已经结冰了，雪落下去白白的一片，更加宽了视野。

寇英杰轻舒了一下身子，刚想站起来，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个人，严格说，他只看见了一个黑影子。

到底是人还是兽，他还难以判定，总之，那条影子太快了，快到令人不及交睫。它初起时，是在冰河之上，闪得一闪，已落向岸上，等到寇英杰定神再看时，已然消逝无踪。

须知寇英杰今日之功力造诣，已登极峰，一些所谓的武林高手，也不容在他面前卖弄玄虚，这条影子来得好突然，好怪道。寇英杰心里一惊，忖思着有一探究竟的必要。脑子里想着，手掌微按，身形已如同箭矢般的穿穴直出。

最上乘的轻功是以气御躯，也就是借提气以轻其身的内功运用，这是一种至高的内功境界。寇英杰显然已达到了这种境界。他身子飞纵出的一瞬，看过去宛若御风用行，待到一双脚尖沾临地面之初，身躯已经第二次拔起来，象是一只拍翅直起的鸿鸟，霍地扑起。这一次较诸前一

次更快，一阵衣袖震风之声，他快捷的身子已扑向结冰的河面上。

然而，他却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事实上这附近怪石如林，衍岸而伸，要想藏上一个人或是一只兽，那是极其简单的事。是即以能够逃避开寇英杰的追扑而论，对方的速度，已足以惊人。

寇英杰微微一愣，第二次拔身，已落在了岸边。地面上的积雪，大概有寸许深浅，寇英杰以气御身，落在雪面上，不曾留下一点痕迹。

他闪烁着精光的一双眸子，缓缓的在附近地面上扫视着，这时新雪方落，平整而广，任何足迹都可以清楚在目，然而眼前这片雪地里，却找不出任何足迹。寇英杰脸上现出了一片沉肃，他忽然发觉到事情的不凡。

“是朱大哥么？”脑子里想着朱空翼，禁不住开口出声。

话声随风散开。

“是朱大哥么？”

“是朱大哥么？”

余音在这片辽阔的山洼子里回荡着，历久不歇，等到迂回的话声完全消失之后，现场仍是一片沉寂，甚至于连一声浪花的翻响也听不见。

寇英杰站立的身子一动也不动，他已经确定来人绝不是朱空翼，事实上朱空翼为人直率，尤其是对于自己，他不可能开这个玩笑，然而，除了他与寇英杰自身之外，什么人又能够具有这么精湛的踏雪无痕功力？

他已经断定出刚才那条黑影是人不是兽了，因为任何的野兽由雪原上跑过时，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天下有踏雪无痕的人，绝不可能有踏雪无痕的兽。

是以，寇英杰心里保持着一份警惕。

他不相信方才自己是看花了眼，事实上他自从练习极上内功之后，目力精湛，视觉敏锐，绝不可能看花了眼。

他依稀的记得，那条黑影是向这边飞掠而逝的。是飞鸟？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鸟？即使是有，这般大鸟起飞动翅时，该是何等的一番声威，绝不可能毫无声息。那么剩下来的谜底，就只有一个了——人，而且必然是一个身怀奇技，轻功特佳的奇人！

寇英杰经过这一年来的潜习之后，无异脱骨换胎，较诸昔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的一举一功，由举手投足到临敌对阵在在都显示出他的卓越不凡，显然已是一个出类拔萃，卓绝不群的强者风范了。

雪地里，没有一点声息，没有风，没有动静，雪花在继续飘散着。

此时此刻，称得上万籁俱静。寇英杰打量着眼前情形，算计着如果刚才所见的那条影子果然是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必定就藏匿在附近，不可能逃离的很远。想到这里，他随即心里有了主意。当时他身子向前跨进了两步，全神贯注在听和视的感觉上。顿时，他仁立在雪地里的身子，就象是一尊石像般的，一动也不动。

这聚精会神的结果，果然被他察觉出了一些端倪，他似乎听见了一种声音，其实根本不能说是一种声音，只能说是一个极轻微的动作而已。

对于象寇英杰这种身手的人来说，他必然是善于捕捉机会的能手，任何的一点动作，声响，都能给他适当的判断与反应。

眼前三数丈内，狼牙交错般的共列有十数根石笋，他的眼神就在闻

知声响的一刹那，已直觉的认定了其中之一，紧接着不假思索的腾身直起，飞鹰搏兔般的直向那根石笋背侧落下去。他身子落下的一刹那，却正是那人腾起的一刹那。

一条白影，似乎运施着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就在寇英杰落下的同时，倏地拔空直起，足尖拔起了有七八丈高下。

有一点可以认定，对方是一个“人”，绝非是什么鸟兽，只是这个人却具有远比鸟兽更为灵活的身子。

寇英杰嘴里喝叱一声，紧循着这条白影起身的势子倏地拔起来。

拂面的雪花里，白衣人忽然就空一个倒折，用双插手的动作，在突然一个翻转的势子里，直向寇英杰两肋上直插下来。

寇英杰立刻就觉出来人疾劲的掌力，在他双插的手势之下，却具有利刃般的威力，自是不能等闲视之。

那人穿着一袭雪白的长衣，身躯瘦长，头上似乎戴有一顶式样特别的帽子。这只是寇英杰匆匆一瞥之下所能见到的。

迎合着白衣人的一式双插手，寇英杰的两只手同时递出，他并不迎架对方的一双掌锋，却用两只手腕子去磕架对方的手腕。

四腕托架之下，白衣人那股猛劲的两只手竟是难以得逞，反之，寇英杰亦觉出对方的两只腕臂坚硬如铁，一迎一架，其间力度何止千斤？

两个人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坠落下来，一左一右，象一双剪空而分的燕子。倏地一分，随即下坠。象雪花一般的轻飘，那么迤迤如意，不着痕迹。

双方距离在五丈左右，白衣人遂即不再离开。

可能是心存戒惧，又似惺惺相惜，这个人，那双炯炯的目神，瞬也不瞬的盯在寇英杰脸上。他的脸，显现出无比的惊疑，似乎对于寇英杰这个人的出现，感觉到无比的怀疑。

那人约莫在五旬左右，瘦削的身躯，鹰目、隆鼻、双颊高耸，配合着尖瘦的下巴，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略略下陷的唇角、拉下来深深的两道纹路，给人的感觉是阴沉，恐怖，工于心计。

除了那袭宽大质料华贵的白缎长衣之外，这人上身还加覆着一件鹅黄色面子的皮背心，束着一根宽宽的白玉带子，玉带正中有一块结头，闪烁着一片异光，黑夜里很不易分清楚是什么颜色，却与他头上所戴的帽结的那一块玉石光泽相似。

这个人虽然到目前还不曾开口说话，但是却别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概。

寇英杰同时注意到紧紧贴着他的右面肋下，配戴着一柄式若回人用的弧状弯刀，不甚长，但刀面极宽。

他脚下踏着一双高筒薄底的快靴，包括此人全身上下，看上去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华丽，绝无寻常江湖人的那般寒酸相。

四只眼睛彼此对看着。少停，那人冷笑了一声，咧开的嘴唇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尊驾好纯的功夫！”说话的人有意撇着京腔，混在并不高明的京韵里，说不出的刺耳。

冷笑了一声，这人一对锋芒毕露的眸子，上下在寇英杰身上打量着：“请教老弟你贵姓大名？你我素昧生平，何以初初一见，即下杀手？”

寇英杰抱拳一拱，道：“在下姓寇！至于垂问在下因何冒犯，那可

要请问足下来此的意图了。”

白衣人嘿嘿一笑，冷峻的道：“笑话，这荒山野地，人人可行，尊驾莫非还想占山为王不成？”

寇英杰发觉对方同锋很厉害，冷笑了一声道：“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朋友你是干什么的，请你交待清楚，要不然，怨在下有所开罪。”

白衣人哈哈一笑，冷声道：“老弟，你既然有这个意思，请放心，我绝不会叫你失望就是了。”说到这里，他微一吟哦道：“不过，我有几个问题，你却要如实告诉我。”

寇英杰道：“那要看当言与否了！”这“当言与否”四个字，足能发人深省。

白衣人焉能听不出这“弦外之音”，只见他脸色猝然一变，仰天发出了一阵狂笑。黑夜里这阵笑声随风远播，声传数里，寇英杰十分气恼的冷声说道：“有什么好笑的？”

白衣人笑声一顿，说道：“尊驾已是不打自招。很好，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老弟你这身功夫，我着实赞赏，很愿意交一交你这个朋友。”

“在下无意高攀。”

白衣人嘿嘿一笑，冷冷的道：“日前我们几个朋友来这里，不用说一定是被老弟你给打发回去的，可是？”

寇英杰点点头道：“不错！是我干的。”

白衣人脸色一沉道：“你的胆子不小。”

寇英杰道：“你们的胆子更大。”

白衣人一瞪眼道：“放肆。”说话时，他的一只手已经按在了肋下那柄佩刀柄上：“你知道我的身分吗？”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分。”寇英杰冷笑着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也就怪不得我下手无情。”

白衣人道：“那么，你可就闯下大祸了。老实告诉你，我们是来自禁城的。”说着由腰间取出一块玉牌晃了一下，又收回到怀里，道：“我姓苏，职掌大内神武营副统领，有钦赐四品的功名。寇朋友，你莫非有胆子阻拦本座办案不成？”

寇英杰道：“在下不敢。”嘴里说着，心里着实吃惊。他虽然不识这个姓苏的来龙去脉，可是却知道神武营在当朝的煊赫气焰。对方职掌神武营副统领，说起来确是高出侪辈，必然是炙手可热的一个人物。

使他吃惊的更不止此，而是这个姓苏的既然来了，绝少可能是一个，而且必然负有重要使命，倒不得不防他一防了。心里这么想着，脸上情不自禁的带出了一片严肃。

姓苏的白衣人见他如此，只以为对方实是被自己身分所惊，一时越加的盛气凌人。当时冷冷的道：“寇朋友，我知道你在这件事情里，纯是局外人，我也不妨提醒你一声，你犯不着蹚这趟子混水！”

寇英杰发觉到主题来了，他抱了一下拳，略带讥嘲口气道：“苏大人你可以说得清楚一点么？”

白衣人往前跨进儿步道：“你不会不知道。老实告诉你吧，我们是奉命来拿钦犯，你应该知道阻止皇差该是一个什么罪状吧？”寇英杰一笑道：“笑话，这荒山野谷，岂能有什么钦命要犯，苏大人你真会说笑话。”

白衣人目光如炬道：“这个犯人可是大大有名，你不会不知道。”

“洗耳恭听！”

“好，我就告诉你吧！”白衣人冷森森的笑道：“此人也就是曾被先皇夺去世袭宁王爵位发配边地的朱空翼。”

寇英杰心中暗吃一惊，其实他早就猜出了对方来此的意图，只不过猝然证实，内心亦不免有些吃惊罢了。“宁王的大名，在下久仰，苏大人的意思是，这位被发配边地的王爷，莫非藏身在这里不成？”

姓苏的嘿嘿一笑，道：“不错，他就住在这里。不过他确实的落脚之处，还要请寇朋友你证实一下。寇朋友你若肯成全，以前的事我们可以一笔勾销。”

寇英杰自从对方现出真实身分和说明来意之后，已暗自打定了主意，绝不容对方生离此境。对于朱空翼早年遭遇他无限同情，因此对于生割下朱空翼舌头的那伙大内鹰犬，更是切肤痛恨。眼前这个姓苏的来的正好，寇英杰决心要拿他来试一试身手。心里盘算着，寇英杰暗运内功，自双踵提吸起一股真气，刹那间遍布全身。

内里如此，表面上却是不动声息，微微垂下了头，心里只是在盘算着怎么下手。

白衣人姓苏名云彤，早年出身黑道，人称追星拿月，武功超卓，在两湘一带称得上是黑道上的魁首，他与当今神武营统领平江一叟海大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拉上的关系，彼此臭味相投，武功也相差不多。海大空平步青云，倒也没有忘了这个昔日同道，就这样苏云彤也跟着当起官来了。

追星拿月苏云彤看着他低头不语，只以为他心里已活动，不由又向前跨了一步：“寇朋友你的意下如何？”苏云彤的脸上带出了一片阴笑，接下去道：“这件事要是能借助寇朋友你完成，不啻是大功一件，将来论功行赏，自然少不了你一份。”寇英杰心怀讎仇，表面上也就难以自持镇定。

那苏云彤半生江湖打滚，阴鸷成性，更善于察人，是以，就在寇英杰眨动的眼神里，为他陡然窥出了杀机。苏云彤心中一惊，点足退身，才不过退后一步，寇英杰已忍不住欺身直上。敌意既现，也用不着再打什么招呼，随着前进之势，寇英杰右掌已向外探出，云龙探掌，一掌直向苏云彤胸上印去。这一掌，他早已蓄势，掌力发出，声若裂帛，形成了疾劲的一道气流，真有推山倒海之势。

苏云彤惊叱一声，匆促间左手急抡而出，也发出了一股掌力。双方掌力乍迎之下，苏云彤身子倏地向后一仰，分明是力有未敌。

可是此人端的不可轻视，称得上久经惯战，就在他身躯后仰的一刹那，似乎已料定了寇英杰必有厉害的杀手向自己攻到，心念及此，苏云彤借着后仰之势，蓦地向外一个疾滚，果然就在这一瞬间，寇英杰的另一式攻势已如泰山压顶般的再次攻到，显然是一手怪招。

在一片凌人无比气压狂风里，寇英杰一只疾劲的右手，分二指直向苏云彤双目点了过去。只因为苏云彤事先有备，得能侥幸闪开，尽管这样，寇英杰的指尖还是由他面颊上擦了过去，留下了一道不深不浅的血槽。

在此同时，苏云彤怒吼一声，右手挥处，那口斜佩在肋间的弧形腰

刀已就势挥出，哧！一阵刀风，划出了半月形的一弯银光，直向寇英杰肩头之间砍落下去。

寇英杰向后猛然一收身势，对方的刀已临侧面，厉害之处在于刀刃上暴射出的那一圈弧光，显然苏云彤已颇得刀中三昧，那圈刀气更显示出他内力的充沛。

这一刀，照常情而论，寇英杰是无论如何难以脱身的，只是他自习内功十一字真诀与鱼龙百变身法之后，已大大脱离了传统对招身手的范畴。即以眼前这一刀而论，苏云彤的刀势挥出之后，眼看着他的身躯猝然间向后一收，看上去他全身骨节突地自行卸落，状若婴儿，大股刀光，夹着破空之声，直由他头顶肩侧呼啸而过，险是险到了家，只是没有砍着。

苏云彤十拿九稳的一刀，竟然失之方寸而未能奏功，他眼见寇英杰功力如此，不禁大吃一惊。

一招失手，常常即能遭致可怕的命运。苏云彤久经惯战，更是深明此理，是以，就在他这一刀猝然落空之下，身躯霍地向后一仰，哧的向后倒窜而出。

他身子方自窜出的一刹那，寇英杰的身子已跟踪而起，只听见他全身骨节一阵子串响，如同箭矢似的已跟踪而到，苏云彤眼见如此，大吼一声，不等身子站直，即向寇英杰用力挥刀劈下。他的手方自举起还不曾落下，已被寇英杰有力的五指抓住了他持刀的那只手。

平心而论，苏云彤武技精湛，平素动手，象这般的失闪是不曾有过的。他一时情急之下，右足飞起，用足尖直向寇英杰心窝上踢了过来。

这一脚仍然落了空。苏云彤的眼睛都直了，他活了这么一大把子年岁，从来还不曾见过对方所施展的这般怪异的身手，由他自己的感觉，以及对方脸上的表情证明他这一脚明明是踢中怪就是怪在这里，寇英杰身上象是有一种无形的潜力维护着，等到苏云彤刚刚发觉到踢失了，却遭遇到一种无形的弹力，对方身子就这般鱼也似的滑了开来。非但如此，在寇英杰另一只手力叩之下，苏云彤手中刀已脱手而出，到了对方手上。

追星拿月苏云彤生平从来不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他一身内外功力，虽非达到顶点，却也距离不远，一般武者，谁能在他手上走上三招二式，已算不错，想不到竟然会在眼前这个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手上丢了大人，吃了大亏。

苏云彤第二次一煞腰、颺！纵出两丈四五，落在—块凸起的山石上，紧接着左腕平伸，用弹指金丸的手法，叭！叭！叭！叭！—连发出了四粒光彩夺目的银色光丸。

四颗亮银丸的出手，也显示出此人的不同一般，你绝对不会料想到，这四颗亮银丸居然是分向寇英杰身上四个偏角部位拨打出去的。

这种高明的打法，果然在此危急—瞬间，暂时救了他—条活命。虽不足以对寇英杰构成伤害，但却能暂时制止住寇英杰对他凌厉的攻势。

就在这四粒亮银丸出手的—瞬，他右手大袖向外力挥之下，发出了一掌特殊的玩艺儿、噗！噗！噗！噗！在四声连续的轻炸里，地面上相继升起了四根彩龙般的烟柱，顿时光华大显，上冲霄汉。

苏云彤舌尖卷处，“吱——吱——”—连响了两声口哨，静夜里声音极其刺耳，远闻数里。寇英杰早已怀疑对方可能不是—个人来的，可

是却没有料到就在附近，因为如非距离很近，苏云彤万万不会用口哨传递讯息的。

果然，就在他哨音响起的同时，各处全有了回音。

一阵清澈的胡哨声，自辽阔的水面上传过来，紧接着灯光大显，四艘配有强烈灯光的大官船，分别由四个不同的岔道角落里冲了出来。

来船显然事先早已经过周密的布署，是以在一闻知信号之始，即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全速驰进。由来船的数量与大小看，这一次官方可能是全力出动，灯光聚集里，清楚的可以看见四艘大船的舱面上站满了人。

寇英杰心中一惊，面临着如此阵势，也不禁有些情急心虚，惊怒之下，长啸一声，箭矢也似的直向苏云彤身前扑了过去。

苏云彤显然因为自己这方面实力大增而感到宽心大放，就在寇英杰迎面扑上的身势里，向寇英杰抖出一蓬亮银丸。

这一蓬亮银丸是用满天花雨的手法打出去的，一出手即形成一片灿烂白光，幕天席地般的直向着寇英杰全身上下笼罩过来。

寇英杰手中还持有对方那口弧形的短刀，见状一时情急，力贯刀身，霍地向外挥出。

殊不知，他如今内功精湛，已形成“元炁”，一经内力贯注刀身之后，即形成所谓的刀炁。是以，他这口刀一经挥出，顿时形成了一片丈许方圆的银色光墙，但听得一阵叮当之声，来犯的一蓬亮银丸，就象是击在了一面铁墙上一般，瞬息间溅落一地都是，却不曾有一粒击中。

苏云彤大惊之下，再一次腾身直起，他身子起得快，却不如寇英杰卷起的刀光那般快法，就在那片泛出的银色刀炁尚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一弯新月状的半轮刀光，已劈空直下。苏云彤方自觉出，冷气透身，却已避身不及。

就在那半轮刀光猝然下落的当儿，苏云彤惨叫了一声，一只左臂竟然齐着臂根地方被砍落了下来。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空中传来一声凌厉的喝叱：“大胆小辈！看打！”

一股绝大的力道劈身而至，在这股充沛的力道里，似乎还夹杂着一些另外的东西。总之，如非你曾是身受其害者，或是事先知道究竟的话，你简直就无从防范。

寇英杰的警觉不谓不快了，身躯弓缩之间，已挪后了三丈以外。然而那种混合在掌风里的物件，显然别具心思，小巧得肉眼无法看到。寇英杰虽说已经练成了真气闭穴，外有游潜护体，只是对于这般灵思别具的细小暗器，却是无从防起，顿时他觉得身上一凉，中腑、大横、府舍三处穴道上，同时痒了一下，那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感觉，如非是感触特别灵敏的人简直是无从体会。

妙的是那种感觉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随即消逝无踪。

寇英杰为恐敌人乘虚而入，就在方一感到不妙之初，整个身躯霍地向后一个倒仰，使出了极为逼真的一招金鲤倒穿波，哧一声，再次的纵出了三丈以外。

事实证明寇英杰的谨慎并非无用，果然就在他身子方一倒仰纵出的当儿，天空中一阵子衣袂荡风之声，一连纵落下四五条疾劲的人影，同时灯光大现，现场人声喧哗，四面八方更不知有多少人影向当中扑到。

受伤的苏云彤已经得到了同伴的援手照顾，被快速的抬离现场。

在一排光亮烁目的孔明灯照射之下，寇英杰才知道自己已被对方团团的包围住了。由是四面八方，皆是刺目的灯光，形成了一个明灯阵势。

寇英杰艺高胆大，自恃武功，倒也不现慌张，他手上还拿着苏云彤的那口半月形的弯刀，内力贯注之下，刀光益现灿烂。

眼前，四面八方的这些人，显然作了一番新的市署调动。这一切，皆听令于一个银须皓首的老者。老者看上去鸡皮鹤发，身躯瘦削，一身黑色的长衣，外罩着一领鹅黄色的宽大披风，那披风甩向身后，两领衔接处却咬着一个光华灿烂的金质骷髅。

如非是寇英杰目力精澈过人，也断断不会看得这般仔细清楚。

只见他左手拿持着一面三角形的红色小旗，不时向空中举动比划着，每出一式，那些四面簇涌而来的人头，都有一番耸动，俨然是个发号施令的中心人物。

寇英杰虽不识对方阵势之奥妙，只是他如今灵智大开，自信有足够能力破阵而出。只是眼前，他的注意力，显然集中在那个黑衣老人身上。他虽然不识老者何人，但是只要观其神态动相，已可猜知必是对方首脑人物。

他立刻联想到了一个人，神武营的统领，平江一叟海大空。

一想起这个人，寇英杰内心立刻兴起了一种愤怒、雠仇，这种仇意完全是为朱空翼的不平遭遇而起，他很想会一会这个人。

这个人更想要会一会他。

在寇英杰心念方动的当儿，这个人已带领着另外四个华服老者来到了面前。

四老者各自穿着一袭缎质镂花的官衣，由他们头上所戴的青纱翎帽式样上看来，可以毫无疑问的断定他们是来自官场的人物。

黑衣黄披老者在先，四华服老者在后，五个人显然都具有精湛的轻功。象是一阵风般的快捷飘逸，五个老人几乎是同起同落，眨眼的当儿，已来到了寇英杰正面前方站定。

寇英杰目光锐利，只一眼已看出四名华服老者之一，显然就是前此自己手下败将，网开一面容其逃生的鹰爪手商也平。证实了来人之一是商也平，也就等于证实了那为首老者正是平江一叟海大空。

双方距离不及三丈，这一就近观察，尤见那为首老者的面目可憎。

老者皓首白发，面若枭鸟，一双银眉象是两把刷子般的斜飞出去，那双瞳子，却似一对菱角般的有棱有角，开合之间，凶光聚合，尤其恐怖。

寇英杰注意到他背后斜背着一件颇为奇特的兵刃，一个尖尖的把首，显示着半尺左右的一截刃锋，也不知是一件什么样的物件。

黑衣老者目视着寇英杰，发出了一声刺耳的怪笑，他伸出一只青筋暴现的手，指向寇英杰，打着一口京腔，冷笑着说道：“你就是那个寇……”

“寇英杰！”说话的人一闪而出，正是寇英杰昔日的手下败将商也平。他恨恶寇英杰的程度，只需由他凌厉的目神里即可看黑衣老者缓缓的道：“商侍卫，你前次见的那个人就是他么？”

鹰爪手商也平躬身抱拳道：“回统领大人的话，正是此人！”

黑衣老者冷森森的一笑，目注向寇英杰，微微点了一下头，道：“好功夫！姓寇的，你可知道我是谁么？”

寇英杰冷笑一声，不屑置答。

老者怒道：“老夫姓海，职掌当今大内神武营。姓寇的，你好大的胆子，你可知罪？”

寇英杰暗忖着一场厮杀在所难免，倒也不惊不惧。聆听之下，他慢慢的道：“海大空，这里天高皇帝远，你少给我来这套官腔。在下一个草民，素日奉公守法，你们三番五次上门欺人，莫非就应该么？”

海大空登时脸色一沉，本来是一番急待发作的盛怒表情，可是不知怎么忽然又缓下了脸色。“很好，”一面说着，这个瘦老头伸出一只白瘦的手，轻轻捋着生在下巴上的一丛短短胡子。那丛短须，其色如银，一根根都象针也似的滋生着。

寇英杰忽然发觉到就在他抬起的那只右手上，五根手指上戴有三枚亮光闪闪的戒指，戒指的形状很怪，鼓鼓的凸出，每一枚都象是一颗剖开的银珠。

海大空瞳子里含蓄着一种凌厉，缓缓向前又逼近了几步，距离寇英杰站立的地方又更近了一些。“告诉我，”他冷冷的道：“你怎么会知道海大空这个名字？是谁告诉你的？”

寇英杰登时一愣，暗责自己一时大意，竟然脱口把对方名字直唤出来。他脑子里这么想着，随即冷笑一声道：“海统领的大名，天下哪个不知，又岂止在下知道？”

海大空一声狂笑，道：“满口胡言！来呀，给我拿下！”一声令下先是十几道孔明灯光，没头盖脸的直向寇英杰身子集中。

就在这些道灯光乍然集中的同时，五条人影已迅速的向着寇英杰身子猛袭了过去。

来犯的五人各着黄衣，头顶高冠，五口长剑自五个方位同时向寇英杰出手。

这一手显然也是听令于海大空事先的指示，五个人纵出的身形以及出剑的部位，端的是大有来头，五口长剑自四面八方递过来，形成了严丝合缝的一面剑网，这种情形下，除非寇英杰能在一出手的第一招里，同时迎住了对方来犯的五口长剑，否则的话，他自身将难以逃脱其中之一的要害。

五个人，五口剑，在出手的第一招里，大大的现出了不凡，灯光炫耀着剑身，剑身交织出一面光网，布成了武林罕见的五极风雷剑阵。

十数道灯光岔集之点，正是寇英杰立身之处，五名黄衣大内剑士，正是向这个岔集之点风涌过来。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清清楚楚的看见，五口长剑落下来，此情景，寇英杰万难逃脱。然而，现在强烈灯光下的寇英杰却显示了他更为惊人的身法！

大家的眼睛都象着了魔一般，因为他们所看见的寇英杰，忽然间象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伟岸的躯体，不象是一个完整的肉身，倒象是一阵聚而不散的烟，象是一条能在曲折的夹缝里游动的蛇。总之，都是一般人永远所不能模仿的一种动作。

就这样，五口剑全数都落了空。一片铮锵声，会合着灿烂的银光，那么凌厉的剑阵，在一招落空之下，全然大乱。

但听得剑阵里的寇英杰一声长啸，转侧间，已脱身阵外，他手上仍然力持着那口半月形的短刀，在一个进身的疾快势子里，划出了极其迤

迺的一圈弧光。刀光乍吐，五名黄衣剑士中，已有两人首当其锋，各自惨叫了一声，当场罹难惨死。

直到如今，寇英杰还不能自知自己功力的火候到底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以在他出手的招式里，也就每每没有轻重深浅。就以眼前这一刀而论，显然就失手于太重了一些。

在那如虹的刀光里，足足荡起了五六尺长短的一弯刀光，迎着刀光的两名黄衣剑士，双双被砍中腰际，两个人变成了四截，当场横尸就倒。其他三名剑士目睹及此，俱不禁吓得鬼叫了一声，慌不迭的翻身就跑。

依然是慢了一步。寇英杰起落吞吐的刀势里，一名剑士惨叫半声，一颗头颅球也似的飞了出去，失去人头的尸身，兀自向前跑了几步，才扑倒尘埃。

眼前这帮子人，虽然惯常把杀人不当上一回事，可是当他们目睹着自己人遭此毒杀又是这般死相时，俱不禁惊吓得心胆

寇英杰身躯如同疾风骤雨般的又扑向第四名黄衣剑士，就在他举刀待下的一刹那，面前人影略闪，那位大内神武营的统领海大人，已来到了面前。

落身、出招，联成一气，扑噜！一声疾风，随着海大空扬起的手势里，一面通体黑亮，九合柔钢所编织的三角形旗帜已展了开来。

旗身迎合着落下的刀身，两相迎击之下，发出了呛啷一声脆响，两个人俱都情不自禁的后退了一步。

就在这一瞬间，左右两侧，同时又袭来了两条人影，一根太岁鞭和一截蛇藤长枪一上一下齐向他身上照顾而来，其势有如雷霆万钧，上击天门下捣黄龙，这一鞭一枪端的是厉害之极。

寇英杰盘刀以迎，呛啷脆响里，方自把当头的那截太岁鞭架住，当下的蛇藤长枪，已如飞蛇长贯的直刺过来，枪尖尚还离着甚远，即有一股尖锐的风力直袭过来。端枪挺刺的是一个奇黑无比的短衣汉子，只凭他拈枪而刺的这一手，实已透出不凡，血红的枪档子炸开了一朵斗大的血花，一根长枪真有万夫不当之势。神武营里看起来是什么角色都有。

原来施枪的黑矮汉子复姓夏侯单名一个刚字，自幼生具异秉，家境亦贫，沦为市井不务正业，却不意在一偶然机会里，巧遇到当时有“南枪王”之称的铁太岁褚彪。

铁太岁褚彪的八八六十四路太岁枪法，有独霸天南之威，只是年纪老大却苦无传人。原来要练习他这路枪法的人，必须身高不足四尺，两膀更须有千斤之力，这两个条件如果仅觅其一，或许还不是难事，只是加在一起可就难了。

据说那位有南枪王之称的铁太岁褚彪，为此伤透了脑筋，哪里想到却在无意里遇见了夏侯刚，夏侯刚偏偏身高不足四尺，生具的神力，又是自幼失怙，未染笔墨，更不曾习武，诚然是块“纯金璞玉”。

由是深蒙褚彪器重，带回湘南老家，将女儿许配与他，自此将一身枪法倾囊相授。

夏侯刚虽然学会了褚彪枪法，又娶得了褚女为妻，但他终是贼性难改，挥霍无度，褚彪病故之后，将一份家业挥霍殆尽，在湘南地方渐渐不安分起来，不久聚众为盗，登高一呼，俨然一方之霸。海大空平苗之乱，夏侯刚率众而投，由是两者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战役里夏侯刚以一杆蛇藤长枪建功至伟，可以说海大空的这份后来荣华，有一半是靠这员矮将打的天下。是以在前者进大内当差之后，夏侯刚也就顺理成章的跟了进去，补了一份六品带刀侍卫的功名。

说起来朝廷当初设东西两厂重用锦衣卫的目的，主要的是发奸伏乱，而几经流传，由于此类人物的多行不义，已使得这两个衙门事实上变了质样，成了谈虎色变，专司暗杀，为正直所不耻的恐怖衙门。

象今天这般“吃瘪”的情形，在他们来说，都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寇英杰虽然连番得手，可是对于这个海大空却心存着一份警惕，对方来的人太多，只怕久战之下，自己还是吃亏，所以兴起了暂时退身的打算。

他心里一直还记挂着朱空翼，打算着要赶快去给他送上一个信儿，好要他事先有个准备，偏偏对方死缠着不放，其情实在可恼。

夏侯刚这一枪手势至为猛烈，枪尖上的风力显示出此人确是一个擅施长枪的能手，寇英杰猝然一惊，想不到敌阵里，竟然还有这般角色，一时不能大意，平手一拧，已结实的攥住了刺来的枪身。须知寇英杰此番功力大非寻常，这一攥之下，由于力贯臂腕，何止千斤，哪能有人当受得了，然而当前这个矮汉夏侯刚却并没有松手，居然挺枪不动，鸭蛋粗细的枪身，在他们双方内力贯注之下，陡的弯起，象是一副拉满了弦的弓胎。

那个矮汉夏侯刚号称“神刀金刚”，论力气在整个神武营无人能出其右，这一次遇见了寇英杰，也算是叫他长了见识。

蛇藤长枪由于两方聚力的结果，枪身弯成了一副弓，夏侯刚吐气开声，鼻子里连声哼着，更施出了全身的力道，眼看着长枪徐徐向前推进，他自忖着力量显然已经压过了对方，不禁大喜过望，决心要对方当场出丑，丧生在自己枪下。原来夏侯刚长枪上有一手绝活儿名叫“倒卷乌龙”，每在困难中才能出枪，绝难有人当受。海大空安排夏侯刚这一手狙击，显然是别有深心，意在要使夏侯刚拼损对方的力道，看来这一手确实是用上了。

夏侯刚端枪挺刺，施出了全身之力，霍地大吼一声，双臂一震，枪身在猝然一抖之下，一截雪亮的枪尖已平空跳起，直向寇英杰面门上扎来。这一手，正是夏侯刚自诩得意的倒卷乌龙，微妙之处在于令人防不胜防。

夏侯刚自许必成，哪里想到寇英杰已自内功十一字口诀里，领悟出一种只能意会不得言传的心灵感应，这种神妙的心灵感应，常常在遇见危险的杀着之前，使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警觉。眼前情形正是如此。

夏侯刚的枪尖还不曾跳起的一刹那，寇英杰先已有了预感，陡地腾身跃起。

一枪扎空之下，跃起空中的寇英杰却如同飞星天坠般的落在了眼前。

夏侯刚大吃一惊，往前抢上一步，右手拐处，却把一截枪尾向寇英杰脸上击去。比起寇英杰来，夏侯刚的这一手动作可就慢多了。

寇英杰手法之快，真有出人意料的速度，手掌一探，直如鱼跃鸟飞，噗的一掌已按在了夏侯刚前胸之上。以他功力，果真要是内力贯注之下，这一掌夏侯刚万万不会有活命之机。但是寇英杰却爱惜到夏侯刚这身功

夫，手掌下也破格的留了分寸。掌力一吐，夏侯刚的身子腾空而起，足足飞出了丈许以外，噗通！跌倒在地，手上的那杆长枪也抛了出去，哗啦大响声中落进了河中。

虽说寇英杰掌下留了忠厚，到底也是可观。这一掌不要说血肉之躯，就是一个石头人，也能打碎了。夏侯刚虽说是一身横练过的功夫，却也是吃受不起，只见他矮硕的身子在地上打了个滚儿，蓦地坐起来，张嘴噗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登时昏倒在地，动弹不得。

寇英杰掌伤夏侯刚的同时，并不曾忽略了另外一个主儿，随着他前探的身势，矫若游龙般的一个疾转，掌中那口半月刀，已撒了出去。

不偏不倚，这一刀正好劈中在那个施鞭汉子的右肩上，碗口大小的一块肉骨，迎着刀锋，被削了下来。持鞭大汉大叫一声，身子踉跄着，推金山，倒玉柱般的摔了下去。

这连番的杀着，无异使得现场这群大内鹰犬俱都为之瞠然。须知在场各人，既能在皇朝大内当差，当然每个人都很有有一些能耐，绝非武技泛泛之辈，而寇英杰竟然在举手投足之间，一连歼灭了六人，这等声势，自然使人触目惊心，难能自安。

一向目高于顶的海大空，看到这里也禁不住有些心跳，冷笑一声，腾身而起。

在此同时，四下里已陆续又有人偎了上来，只是当他们看着头儿已亲自出手，俱都安静下来，暂作壁上观。

寇英杰由于方才与海大空有过一招对手的经验，深知这个人功力精湛，是自己的一个劲敌，这时见他再次出手，也不敢等闲视之。他力贯右腕，由腕而刃，刹那间，刀上奇光大盛。

凌人的刀气，尚还距离着海大空丈许以外，已使他突然而有所警觉，不禁陡然站定了脚步。海大空虽然站定了身子，但是他手里的那杆通体乌黑的旗子却是不停的在身前摆动着，看起来象是不着劲道，其实却是内力盎然。

双方在未曾正式动手之前，显然先较量了这第一阵。

寇英杰身子向前又逼进了一步，海大空绝不示弱的也向前跨进一步，两者距离又接近了一些。

寇英杰刀气益盛，海大空旗势益盛。刀光！旗浪！在汇集的一片力道旋流里，圈外人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玄奥来，只是却能体会出有一种气道的凌人压力，向外扩张着，其势更是越来越彰。

渐渐的刀光弥散开来，化为一片隐约的光雾，旗风更似惊涛骇浪般的猛烈，两种不同势道的气流敌对的结果，使得现场起了一种朦胧的意态，使得两个敌对的人身，反倒看起来变得模糊了。

刀光迎合着旗浪那么无止无休的相互起伏对抗着，两个人的瞳子，俱都放着异采。

又过了一些时候，刀光依旧，旗势却已微现衰弱。寇英杰把握着要紧时刻，向前又跨进了一步。

海大空忍不住身子震动了一下，发出了低弱的一声咳嗽，他身躯虽然并没有退后，可是显然已吃对方刀身上所溢出的刀气逼使得极不舒适。

跳过了现场，跳过了这排峥嵘的岸石，跳向那处虽不算高，但却隐

秘的山峰，朱空翼正自居高下望着，他已经站在这里很久了。他所以一直保持着沉默并不震惊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寇英杰这个伙伴有足够的信心。只是，你却难以想象出岔集在他内心的恨恶程度，对于这群曾经加害过他的人，他有刻骨的痛恨，而眼前似乎正是报复的时刻。

寇英杰显然已经占了优势。他内心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因为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凭自己的功力竟能与海大空这个传说中的异人抗衡，而且居然还占了上风。

冷森森的刀气笼罩之下，海大空现出了窘态。

寇英杰正待再次挺进，举刀挥下。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忽然感觉到一双脚跟突地麻了一下，本来这是不足为奇的一种感觉，然而在寇英杰身上，却显现了并不寻常。一刹那，这点麻的感觉，极为迅速的已散布全身。

这种感觉，一经扩散到他持刀的右手上，顿时刀上锐气为之大减，即将落下的刀势，立时变得毫无力道，足下跟着一阵发软，扑通！坐倒在地。

海大空见状陡地精神大振，狂笑一声道：“小辈，你已中了无风散花针，死期不远，还敢猖狂么？”

寇英杰大吃一惊，这才忽然想到刚才双方初度交锋时，自己曾有过轻微的感觉，原来竟是中了对方的暗器，想不到竟然潜伏到现在才发作。心中一急，疲态益加显著，几乎连站起的力量也提不起来。

各方灯光照射之下，只见那位身为神武营的统领大人海大空，陡地长啸一声，身形倏地拔空直起，捷若鹰隼般的直向着寇英杰身前袭来。

眼前情形，寇英杰如果想躲过对方的杀手，只怕是千难万难了。

人不该死，五行有救。就在海大空的那面三角怪旗陡地扬起的刹那，天空中猝然传来了一声长啸。这声长啸极其悲壮，乍听起来，有如深渊鸣猿。

声到人到。这般快捷的速度，简直使人难以想象。

就在大多数的人尚还来不及翘首看视的一刹那，一条人影，已自漆黑的云端垂直下落。

海大空显然有足够的警觉，他原来正待向寇英杰挥出的旗子，猛地向后一收，旗风声中，身子已飘出两丈以外。

空中那个人身子垂直落下来，有如飞星天坠，待到将落地时，却忽然变得极为缓慢，飘飘如桐叶一片。

数十道灯光交集之下，任何人难以遁形，这个人当然也不例外，是在场各人都可以清楚的看见他。

海大空注目之下，首先大吃了一惊，紧接着他发出了一声怪笑：“宁王爷，我想着你老一定会现身的。卑职等这一趟专为促驾来的。”来人正是朱空翼。

他此来早已事先得知，特意穿上了那袭他素日所喜爱的战袍，一口长剑斜背身后，在灯光照射下，这袭战袍映射出万点金星，衬托着他伟岸的躯体，看上去更加雄壮，有如神兵天降。

寇英杰乍见朱空翼现身，心中一惊道：“朱大哥，你怎么来了……”

朱空翼向着他点了一下头，两只手作出一个合十的动作，寇英杰立刻会意，遂即盘膝坐定，双手合十运功不语。

海大空等一行来此目的，正是旨在搜索朱空翼其人，原想由寇英杰身上下手，待擒到了寇英杰之后，再逼问朱空翼的下落，却不曾想到朱空翼竟然会自己现身而出，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随着海大空的三角令旗挥动，四下里来人按事先所定好的身法，各自纵身而前，走“九宫十杀”阵势，突然间，将二人围在阵内。

海大空又是一声怪笑道：“王爷，你夜入禁宫，惊了皇驾，又杀了娘娘，卑职等奉命来缉拿你归案，如果你能识时务，就赶快伏首就擒，一切好说，要是再敢抗命不服，嘿嘿……可就休怪卑职有失恭敬了。”说罢后退一步，圆睁双目道：“怎么样，你就赏一句话吧。”

朱空翼的“宁王世袭”已为先皇所递夺，发配流离，原是待罪之身，海大空原是知道的，且执行先皇旨意割取他舌头亦正是此人，但他现在却口口声声称呼他为王爷，听在朱空翼耳中，更不禁有切肤之痛，亦可见海大空其人之行为阴险诡谲。

在听完海大空一番话后，朱空翼猝然拔出了长剑。一泓剑气，挥洒出丈许长短的一道白光，未试其锋但见其势，已知是一口削铁如泥的宝剑。

海大空勃然大怒，道：“朱空翼，本座对你好言劝说，你竟敢抗旨不服么？”话声出口，手中令旗猝然挥下，五条人影已分别由五个不同方向腾空直起，直向朱空翼身侧周围按照五宫位置落身下来。

寇英杰虽然身中暗器，遍体麻软不堪，但是他到底内功精湛，如能发觉伤中何处，即可迅速以闭穴手法将伤处附近完全隔绝封死，偏偏在他真气运行一周之后仍未能立刻找到明显伤处，一时也无能为力，只得暂时气结下腹，不使那种中毒的麻软感觉继续扩散开来。但是，他却对朱空翼放心不下，想起身策应，助他一臂之力，有了这个意识，更不能专心一致的定神疗伤。

其实他的顾虑多余。自从寇英杰结识朱空翼以来，虽然亲眼目睹他的诸般神奇，只是还不曾有过目睹他上阵对敌的机会，只以为来敌过众，心中未免替他担忧，越是心急，越觉身上真气不得贯联，却连站起的力道也提不起来，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得不提高警觉以应付环身的强敌。他紧紧握住刀柄，以备必要时随时出刀抗敌。

四面灯光也似起了变化，上下高矮不已，而且时明时暗，显然是为配合眼前的九宫十杀阵势的威力。

海大空站立在一堵凸起的岸石上，用手中三角怪旗指向朱空翼，道：“朱空翼，你现在丢剑受绑还来得及，怎么样？”

话声未完，即见朱空翼怪啸一声，身躯猝然腾空而起，直向海大空立身之处猛扑过来。他身子方自一动，联带着那九宫十杀的阵势也跟着发动起来。

五名黄衣杀手，自五个不同方位同时纵身而起，直向着空中朱空翼身上包抄过来，配合着四面灯光的移动，仿佛眼前地势突然为之倾斜，原先左侧的巍巍高山，直似迎头压落。

这次随海大空前来的剑士，俱为东西两厂的菁英健者。

五名黄衣杀手，为九宫十杀阵中的先趋分子，在这个阵势里，首先出场，名为“五阴”，汇合即将出势的“四伏”，合为九宫之数。

海大空自负过人，即以这九宫十杀阵势来说，即是他亲手所组合，

操习，阵中九宫、十杀联同他本人，共为二十人。

以二十名素具功力的剑手，合力对付一人，自是占极了优势，况乎配合阵势的明暗生克，更具无限威力。这一阵，在海大空的感觉里，应该是十拿九稳，极具胜算的一着。

他们这一着如果用来对付别人，定能收功制胜，只是用来对付朱空翼，却是大错特错。

事实上朱空翼这个人，显然是完全跳出旧日武林巢臼，他是属于一个自由典型类的人，既没有传统武术观念思想的熏陶，自不易为传统武术的一切规习所束缚，所以这个九宫十杀式，对他来说并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名黄衣剑手，按五阴手法，猝然向朱空翼出手，借灯光与阵势倒转之功，各出杀手，直袭朱空翼要害，看上去的确猛烈之极。

朱空翼的身子在五人联手包抄之下，坠落地面，但听得叮当一阵声响，灯光照耀里，交织起一天玄光异彩。

那只是极为快速的一瞬，五名剑手来得快，退得更快，攻得急，撤得却似乎太慢了，原因是他们少了点什么东西——五颗人头。

五颗斗大的人头，旋风而起，剩下的是五具失去首级的尸身。在猝然失去中枢控制的情况下，迟缓的向后撤退着，喷出来的血柱，就象是正月里的花炮般刺眼难睁。天空里猝然飘过来那种令人欲呕的血腥气味。

五具尸体在一阵蹒跚行走之后，相继跌倒地上，海大空目睹及此，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先前的寇英杰，已足以使他惊魂丧胆，眼前的这个朱空翼更似较寇英杰有过之而无不及。一阵惊心，禁不住面颊上沁出了汗珠，冷汗涔涔直下。

那个身材伟岸，穿着金色战袍的朱空翼，手持长剑，一步步的向着海大空身前走过来，瞳子里放射着炯炯的凶焰，真恨不能把后者吞噬下肚。

海大空一瞬间感觉出前所未有的恐怖。足尖点处，身子暴退数丈，同时间手中令旗力挥之下，叱了一声：“射！”

一时间，箭弦齐响，四面八方无数箭矢直向朱空翼身上发射过来。

箭矢无异都是高手发射出来的，准头极够，数十支箭矢一齐射在朱空翼身上，只所得一阵叮当声响，爆发出数十点金星，所有箭矢一齐散落地上，居然不曾有一枚能够射入其体，对他构成伤害。很明显的，朱空翼已经练成了兵刃不伤的“护体金刚神功”。

紧接着这排箭矢之后，四条人影由四个角落里同时跃身而出，四口金刀，在一个时间里，同时遥出，直向朱空翼环身四侧兑挤过来。

这是海大空所设计的四伏手，其异于先前五阴不同之处，在于出手方位为控制敌人之“四极”。

四名刀手，显系精于用刀老手，金刀削处，每口刀上皆放射出匹练般的一蓬刀光。

须知四极乃人体之虚，即使一个长于内功的高手，也只能在同一时间里护守其中一二，能够同时以真气护守四处极虚要穴者，武林鲜见，可谓之少之又少，闻所未闻也。

朱空翼就是这少之又少当中之一。

刀光齐集里，四口金刀同时向当中凑进，凌厉的四口刀锋在齐势合集的一刹那，足能切断一株四人合抱的参天古木，更遑论当者是一个血肉之躯了。

奈何今天他们是晦运当头，碰见的两个对手，都是这般的棘手，出乎意外的棘手。

刀光齐集之处，也就是被封死在刀光死角里的那个人，不知是施展一种什么样的身法，陡然间抽身而起，太巧妙了！

四口金刀，简直难以临时收势，只听得呛啷一声，兵刃交磕声响，四口刀居然迎在了一块。

朱空翼去而复返，长剑落处，一名刀手首先惨叫一声，随着他落下的剑锋，顺着脊椎骨处被劈成了两片。

第二名刀手，慌张中施了一招跨虎登山的势子，身躯猝然向后一翻，掌中刀倒卷飞云，反向朱空翼面门上劈到。只是他仍是难逃一死。随着朱空翼长剑猛烈的落势，只听得呛啷一声脆响，这名刀手掌中的一口金刀，竟被劈成了两截，随着落下的剑势，正好劈中在这人面颊之上，剑下头分，第二名刀手，半声也不及叫出，随即横尸就地。

紧接着朱空翼右掌向外一吐，强劲的力道，击中第三名刀手，这个人足下一踉，身子忽然腾空直起，足足飞出了丈许以外，噗通一声落向沙岸，也是只翻了个身子，顿时一命呜呼！第四名刀手吓得鬼叫一声，哪里还顾得了再杀人，身形力纵之下，直向暗中遁去。

朱空翼杀机既起，其势有难以自止之势，追循着第四名刀手的身势之后，只见他手中长剑平空虚砍一剑，银光乍吐，追着那名刀客身后长虹经天般的闪了一闪。

朱空翼伟岸的躯体霍地转过来，空中人影交错。

十杀手按照原定计划一字形的忽然现身面前。

十名杀手，各人右手持着一盏孔明罩灯，按照原定计划，这十名剑手，应该迅速分开，以高矮不同的十方部位，以灯光炫耀对方眼睛，而分别进身，采乱剑斩杀之势向敌人出手。只是朱空翼神兵天将，雷厉杀着的虎威之下，十个人俱都为之心惊胆战。

朱空翼前进一步，十杀手后退一步。前进两步，十杀手后退两步。前进三步，十杀手忽然作鸟兽状散开，一时再也顾不得上阵打杀，纷纷向河岸撤退。

朱空翼继续一步步前进，那些散立在各处剑手，无不惊叫四散，一刹那，形成无比溃乱之势。

人们在面临着杀身之危时，谁能把持镇定，只怨恨爷娘少生两条腿，一时间人影恍惚，号声动天，灯光交炽里，一条条人影，分别纵上了大船，再也顾不得头儿海大空的约束，三艘大船分别启碇张帆，向着浩瀚的河心缓缓驶去。

来得快，退得更快。河岸上又回归沉静。

几只燃烧着的纸灯笼，被夜风吹动着，在沙岸上打滚儿，发出呼呼的燃烧声。朱空翼缓缓回过身来，沙岸上散满了丢弃的兵刃，除了死去的那些尸身之外，已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人影。兵刃的寒光，映射着此一番杀劫之后的凄惨。空气里兀自飘散着那股中人欲呕的血腥气息。朱空

翼身子缓缓的向前走进，在一只燃烧将熄的纸灯笼面前停了下来。

那里站着一个人：海大空。他居然没有随着其他的人撤身退走，保持着一份强者的姿态。

朱空翼眼睛里象是要喷出火来，他缓缓的把手里的剑竖立起来，一蓬剑气直向海大空身子袭过来，海大空立时警觉的后退了一步，掌中剑平抱在腕，他的脸色越加狰狞，森森的冷笑着。

朱空翼掌中剑气越加聚结，象是一幢透明的光罩，隐隐约约把海大空身子罩定。

海大空身子战抖得那般厉害，并非是畏惧，而是急忙中作内力的聚结。

他身子匆忙中换了一个方向，又换了一个方向，只是依然未能逃避开那蓬剑气的笼罩。

朱空翼脸色越寒，海大空表情越惊。

蓦地，海大空那只戴有三枚奇形戒指的手拳握着向外伸出，只听得咋的一声细响，大蓬银光，象是一天银雨般直向着朱空翼身子喷射了过来。

海大空的身子更不缓慢，把握着这一刻良机，他舞动剑身，暴射出一道银虹，直向朱空翼身前猛袭了过来，朱空翼在对方放出暗器的一瞬，霍地劈出了左掌，一股莫大的劲道随着他的掌势狂飚般地卷出，前者所发出的那片银色光雨，在猝然接触到这股狂飚之后，倏地掉过头来，以着更为疾劲的速度，反向海大空自己身上涌了过来。

这一手显然出乎海大空意外，简直防不胜防。

原来海大空这种暗器名唤五云洗魂神针，每一枚细若牛毛，其厉害处在于一经入脉顺血而行，直攻人体各处穴路，在极短时刻里，即能使对方身体麻软而呈瘫痪，如一上来攻入心脏，更是非死不可。

海大空怎么也不曾料想到自己竟然是作茧自缚，由于事先不知。未加防范，所有暗器，竟然全数中在身上，千百枚牛毛细针一经入体，顿时顺血而行，海大空腾在空中的身子，发出了一声怪叫，在一个倒仰的姿态里，足足倒仰出两丈以外，噗通一声，四平八稳的睡在了沙地里。不容他探身坐起，一只有力的脚恰于这时踏在了他的胸上。

海大空挣扎着想撩起手里的剑，奈何遍体如绵，却连一些儿力道也提不起来。

那只踏在他胸上的脚，更不丝毫留情，力踏之下，只听得哧哧喳喳一阵猝响，海大空顿时命丧黄泉。

夜风阵阵的袭过来，天又落雪了。一片片的雪花，花瓣似的散落下来，覆盖着那些触目惊心的血渍，也覆盖了那些卧在地面上的尸体。

空气里再也没有先前的那些血腥气味，伫立如山的那个伟丈夫象是忽然苏醒过来的样子，冷涩的面颊上绽开了一抹凄凉的笑容，缓缓的把长剑收入鞘中，转身向寇英杰身边走近。

灯下，朱空翼施展掌盘功，把中在寇英杰身上的三枚钢针吸出来，看上去，这种暗器远较牛毛更为细小，却具有如此威力，实在可怕得很！

经过了这一场血战，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似乎更增进了一些。

朱空翼由一个瓷瓶里取出了几粒丹药给他服下去，便在寇英杰身边坐下来。

寇英杰可以看出他心里充满了紊乱，虽然他可以说大仇得报，但是寇英杰却敢说他心里并不快乐。“恭喜大哥。”过了半天，寇英杰才勉强的说了一句。

不意，朱空翼在聆听之下，竟然垂下了泪来。

寇英杰顿时一惊，呐呐道：“你心里不舒服？”

朱空翼越加的泪如泉涌。忽然，他竟小孩子般地大声抽泣起来。

俯身在石案上，他大声的抽哭着，整个石室在他抽动的身影里似乎都摇动了起来。

从认识他到现在，寇英杰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伤心的哭泣过，一时间，整个的空气里，都弥漫了浓重的悲惨意味，使得寇英杰也变得沉重了。

即使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人，也仍然会有软弱的时候，眼前这个堂堂七尺汉子，这一刻似乎触动了他埋藏已久的伤怀，他哭泣得那么剧烈。象他这样的一个人，如非痛伤到极点，万万不会象这般失态发泄的。

哭着，噎着……摸索的两只手，打开了置在石桌上的木匣。匣子里盛着那颗几乎已经枯萎了的人头。捧着它，看着它，朱空翼涕泪交流着，生涩了半生的唇舌，努力的试图着要吐些什么，只是些咿呀不清的含糊字音，然而听在人耳朵里，却远较清楚的字音更动人心魄。

寇英杰似乎颇能领会他的这番感触，一时间眼皮发涩，禁不住地陪着流下泪来。

象朱空翼这等半世与山林为伍的奇人，居然也会困惑于儿女之私，悲恸一如童子，确是令人难以理解。然而正因为这样，才更能显现出他真挚的感情，也可以想知在漫长的数十年里，他并未曾忘怀于昔日的这个结发人。

泣声使得灯光都变得暗淡了。抽搐的身子衬以摇曳的灯芯，在这一刻，即使你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萎缩下来。

寇英杰只是呆呆的怔看着他，不觉热泪沾襟。

很久，很久，朱空翼才俯下身子来，他一只手紧紧搂着人头，斜倾着身子枕在半边胳膊上，象是在憧憬着什么，眼泪缓缓的滑过脸颊，明珠般的坠落下来。

寇英杰慢慢站起来，走向他身边，轻唤道：“大哥……”

朱空翼侧过眼睛来看了他一眼。

寇英杰道：“你觉得好些了没有？”

朱空翼未置可否，眼睛又转回来。

寇英杰呆立少顷，觉得让他保持着一份自有的沉思，似乎更易使他安静下来。在这件事情上，自己纯属是局外人，可以说帮不上他什么忙。轻轻在朱空翼肩上拍了一下，他什么话也没有说，随即转身向洞外步出。

忽然，朱空翼拉住了他的手。寇英杰缓缓转过身来，惊异的叫道：“大哥。”

朱空翼眸子里现着异采，一扫心中的忧伤，忽然间他象是变了个人似的，用手指了一指一旁的石鼓，示意他坐下来。寇英杰一声不吭的在石鼓上坐下。

朱空翼缓缓把人头放进匣子里，盖上盖子，小心把这个装有人头的匣子捧向一边。这些动作，他慢条斯理的做着，却使得一旁目睹的寇英

杰有触目惊心之感。朱空翼在石案旁边坐下来，寇英杰立刻想到他必然有话要告诉自己，忙走近桌前。

“刚才我一时失态，”朱空翼在纸上落笔：“贤弟你不要见笑！”寇英杰苦笑道：“不会的，我很能体会出大哥你方才心里的感触，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

“说下去！”朱空翼的眼睛这般的命令他。

“但是，”寇英杰接下去道：“我觉得大哥你不该杀死她，这样你的心并不能安，只怕会更痛苦。”

朱空翼漠漠的摇了一下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他继续写下去道：“我与她之间的感情只有生、死二字，才能够解脱，老实说，死了远比活着的还要痛快。”寇英杰怔了一下，呐呐道：“我还不太明白……”

朱空翼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那双精锐神采的眸子，转向着一旁装有人头的匣子，瞟了一眼，这一刻他脸上又现出了昔日那种洒脱的笑容。

“从今以后，她再也不会离开我。”他继续写下去道：“我也不会再觉得寂寞，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占有！”朱空翼毅然落笔：“一个男人的一生，总是要占有一些什么的。”他一时感触颇多，运笔如飞的继续写着：“有人占有江山，有人占有权势，占有名位，占有美人……等而下之，也起码要占有一个女人。如果你的一生，连最起码的一个女人也不曾占有过，那么你这一生，将是贫瘠的，贫瘠得可怜。”寇英杰不曾料想到他竟然会有这么一番惊人的论调，一时为之瞠然。

朱空翼看着他，惨笑了一下，又落笔道：“这些话也许眼前你还体会不出来，可是很快就会明白的。”寇英杰点点头道：“我明白。”

朱空翼炯炯的目光逼视着他，写下：“你可成过家了？”寇英杰摇摇头。

朱空翼皱了一下眉，接着又写下道：“定过亲？”寇英杰摇摇头，却又点了一下头，甚为尴尬的苦笑了一下，呐呐道：“我……我实在不想谈这件事。”

朱空翼凌人的目光仍然盯视着他，似有追根究底的意思。寇英杰不安宁的走了几步，当他回过身来时，却发觉到朱空翼的眼睛仍然还在盯着他。“好吧！”寇英杰无可奈何的说道：“我就告诉你。不过……唉！其实，这件事已经……”

“告诉我！”朱空翼这么写着。

寇英杰怔了一下，苦笑道：“这件事说来话长。大哥你一定要知道，却要我从头说起……”

朱空翼点了一下头，似乎要听的意愿很坚定，并且用手指了一下旁边的石凳，示意要他坐下来。

寇英杰微笑道：“也好，免得我闷在心里，一想起来就不舒服。这话要从结识先师郭白云开始说起。”

“郭白云”三字一经入耳，朱空翼似乎微微一怔，他提笔写道：“原来你是郭白云的弟子。郭大侠与我虽不相识，但是我却很早就知道有他这个人，你说吧。”

寇英杰道：“这要从沙漠说起，从那匹宝马黑水仙说起。”一时，他眼前闪过爱马黑水仙的神骏风采，往事也不尽只是悲哀，到底也有令人向往的一面。

他遂即开始把结识郭白云的经过从头说起，五里坡收驯黑水仙，结识郭老人，七里桥老人丧生，临终以爱女相托，赠以晶瓶为证……说到这里，他略为迟疑了一下，决心实话实说，对这位义结金兰，恩同再造的良师挚友不再保留。

于是，他说出了金鲤行波图的隐秘。

朱空翼眼睛里立刻兴奋的放出了异彩，对于金龙老人昔日的这卷宝图，他显然是知道的。他没有打断寇英杰的话，让他继续说下去。

寇英杰于是详详细细的把一段往事道出，包括郭白云丧生宇内十二令总令主铁海棠之手的一段恩怨，就其记忆所及，一一娓娓道出。

洞外雪下得太大了，雪光映衬出一片皎光，相形之下，那盏灯就显得太过昏暗。凌晨前的寒风一阵阵的侵袭过来，石洞里平添了几许寒意。

不知何时，两个人已经换了地方。背倚着石壁，身上加盖着一块兽皮，名副其实的“剪烛夜谈”。

故事已快到了尾声，寇英杰说到护灵归乡的一段。

于是，他是怎么会面错过了郭彩绫，又是怎么误打误撞的参加了赛马，如何的受屈挨打，如何结识了卓君明卓小太岁，郭彩绫如何的任性，误会由是越结越深，接着是宇内十二令的迫害，幸得铁小薇的暗中援手，才得洞悉先机，之后成玉霜那个神秘蒙面女人的出现，巧取了翡翠骆驼，掌伤铁门总管鹰千里，如此才得安然来到了皋兰。

故事显然充满了离奇，又有凄哀愁肠的另一面。浓郁的儿女之仇，在侠义肝胆的寇英杰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磅礴气节，足以感人心魄。在进入白马山庄之后的一切，寇英杰更有深刻的描述，朱空翼更在留神的倾听。

说到了二位师兄的迫害，见拒师门一节，朱空翼却情不自禁的发出了一阵笑声，笑声里却充满了凌人的敌意。整个后半段的故事里，朱空翼没有插一句嘴，直到寇英杰说完了全部细节。最后他说到留书退还晶瓶一节，朱空翼微微点了一下头，似乎很以为然。

“就这样，我就来到这里了！”寇英杰叹息了一声道：“也不知白马山庄师门中如今成了什么模样，彩绫又怎么样了？”朱空翼点了一下头，以树枝在地上写道：“她会等着你的。你这样做并无不当！”

寇英杰说道：“大哥的意思莫非……”

朱空翼道：“她是你的，你们之间的事还有待继续发展，眼前还不能下定论。我以为当年郭白云虽是在垂危之间选中了你，以爱女相托，却是深具远见，如果你中途退出，未免有负师恩！”“大哥说的甚是，只是……”

朱空翼冷冷一笑，写道：“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是你成就大器之前必有的一个过程，你不必气馁，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可以预卜而知！”“大哥的意思是说，难道我还能回头再去找她？”

朱空翼微微一笑，写下八个字：“莫抑莫求，听凭自然！”寇英杰原想他会指点一下自己，却没想到他什么也没有说，不禁略觉失望。

朱空翼遂即又写下道：“你方才所提到的一些人，大底我都有些耳闻。铁海棠此人，我也曾听说过。我以为，你今日的武功，已足能胜过他们，你应该以一身所学，为武林干些有意义的事情。振兴师门，这是你义不旁贷的责任！”

寇英杰呆了一下，点头道：“大哥说的甚有道理，我也曾这么想过。”

朱空翼写道：“今天我眼见你以一敌众，功力卓然自成一家，大有继往开来之势，其中有些身手，连我也是生平仅见，现在听你一说才知道原来得力于郭白云所赠送的那卷金鲤行波图，此图可在你身上？”

寇英杰点头道：“在！”

这一年多相处以来，他相信朱空翼之操守为人，虽然此举大违昔日郭先师之嘱咐，但是对方既有此求，却也不便拒绝，当时便即由膝下解开了那卷图画，双手送上。

朱空翼接在手里，缓缓展开来，他那邃深的眸子，在初一接触画面时，顿时为画上生动的鱼跃所吸引住。略事注视之后，他便送还与寇英杰。

寇英杰道：“大哥以为如何？”

朱空翼脸上带出了一抹笑容，写道：“龙飞鱼跃，动静合一，金龙老人当时作此图时，必然有过一段长时的静居，否则难以臻此，常人万难参透。我在想，当年老人作此图画时，很可能就在你我眼下之榻处。”他一路写到这里，不胜感慨的仰首叹息一声，用脚抹去以前所写的，再继续写道：“成就此图者，天、地、时缺一不可，悟透此图者亦然。吾弟可谓之福泽深厚也，幸甚，幸甚！”

寇英杰心中甚为欣慰，遂道：“如非大哥这年来指点，我万万不会有今日成就，我看大哥身法，与这鱼龙百变身法，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空翼惊讶的看他一眼写道：“你说的不错，我习鱼跃身法已十年之久，不过是前年始入意髓而大成，你却较我幸运快捷多了！”

寇英杰道：“如果不是大哥指点，我万万不会有这番成就，不知这卷鱼龙百变图，对大哥还有帮助没有？”

朱空翼摸了一下头写道：“如果五年以前，此图对我可有极大功用，可以省却我五年水底摸索之功。而如今，我功力已成，此图对我，只能作为印证之功，已无大用，你收起来吧！”

寇英杰知他绝非是有意客套，即把图画收好。

朱空翼继续写道：“这一年静居之功，对你毕生为人行事都有裨益，”写到这里，长叹一声，似有无限伤情，继续写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你我的一段交往，也即将要告一段落，怎不令人大兴伤感之叹？”

寇英杰猝然一惊，怔道：“大哥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朱空翼苦笑了一下，写道：“此处已非久安之地，宜早迁为良，况且……”他微微犹豫了一下，又写下去道：“你功力既已大成，我亦不愿见你长守山林，早年我与黄山归元寺静虚方丈曾有约会，须于今年前往践约，预计在寺内尚多有逗留，你我难免一别！”

寇英杰怔了一下，垂头不语。他毕竟有相当涵养，尤其是年来养气修性，已使他不易感情冲动，心中虽是不舍，但实情确如朱空翼所说，也是无可奈何。顿了一下，他苦笑了一下道：“其实我早已预料着有此

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却会来得这么快，大哥决定了离开的日子没有？”

“明天。”朱空翼写道。

寇英杰微微一惊，却又默默无言的点了一下头，他叹息了一声道：“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吧？”

朱空翼点了一下头。寇英杰一惊，喜道：“在哪里？”

朱空翼却又摇摇头。

寇英杰实在坐不住，觉得暮气沉沉，心里闷得很，站起来走向洞前。

天似乎已经亮了，几只山鸟由枯草里拍翅飞出，站在池边引颈剔翎，目光望处，到处都是积雪，白茫茫的一大片。

想到了即将与朱空翼作别，自己亦将重返江湖，寇英杰一时心乱如麻。这个问题，其实是他早就应该想到的，只是他却不曾深思过，每天只沉迷在深奥的武术探讨里。忽然，他接触到了现实，才发觉到心里的空虚，以至于被这番突来的离别与茫然的未来，冲击得几无招架之力。

朱空翼默默的来到了他背后，直到他的手落在了寇英杰肩上，后者才似猝然警觉。

“噢，大哥。”寇英杰转过身来，不自在的苦笑了一下。朱空翼略微颌首，指了一下石案，二人走过去。

“大哥临行之前，有什么关照？”

“有！”朱空翼纸上落笔道：“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寇英杰一笑道：“大哥送给我的已经太多了。”

朱空翼放下笔，却拿起了剑。

寇英杰猝然一惊，只以为有了什么动静，不觉向外看去，却不曾料到，朱空翼竟把那口剑放在了他手上。

“这……”寇英杰微微一怔。

朱空翼指了一下这口剑，神态庄重的在纸上写道：“我把我最心爱的这口剑赠送给你，望你善加珍视，你收下来吧。”寇英杰一怔道：“这……”

“不必推辞，”朱空翼写道：“我发觉你少了一口适用的兵刃，这口剑对我已失去意义，对于你却是大有用处，来日去恶扶弱，正是物尽其用。有了这口剑，你会觉得行事顺手得多。”寇英杰持剑神驰，对于这份真挚的情谊，内心颇多感触，苦笑了一下，他向着朱空翼深深一拜，说道：“谢谢大哥的厚赐，小弟愧受了！”

朱空翼写道：“此剑名叫‘长驱’，乃我父皇所赐，据说得自南岳老人，因我自幼即喜拿刀动剑，在兄弟辈中，更以武功见胜，父皇乃有所赐，确有断玉切金之利，是一口罕见的上好兵器，你不可遗失！”

寇英杰点头，道：“大哥放心好了，剑在人在，剑去人亡，我绝不负大哥一片厚望就是！”

朱空翼听他这么说，显得甚为高兴，当下站起来走向壁角，把那个盛有醇酒的石坛打开来，舀了两大杯酒，寇英杰忙走过去接过一杯，各自一仰而尽。朱空翼大笑了两声，用力摔了酒盏。

寇英杰关心的道：“大哥走了之后，这座洞府又将如何？”

朱空翼哈哈一笑，摇了摇头，寇英杰才想到这间石洞空无一物，且又地处绝峰，自己这个问题显然是多余。

他此刻心情已乱，许多未想到的事，一股脑的都涌了出来，面对着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即将别离，更是不胜依依之情。他原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想到离别却是一句也说不出来，朱空翼却是很洒脱的样子，他找出了一个皮囊，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了进去。

这些东西包括一双靴子，一盏金杯，两双牙筷，还有就是他那一袭十分宝贵的金缕衣和一只黄羊皮的小口袋。

朱空翼似乎忽然想到了什么，又把这只小口袋拿出来，解开缠在袋首的一根丝绳，打开来，哗啦一声，倾倒而出，呈现在面前的竟是一些珠玩玉翠，黄金元宝。

寇英杰怔了一下，微笑道：“大哥居然还保留着许多这些东西。”

朱空翼目睹着这些昔日拥有的宝物，却也不无伤感，他信手拿起一支碧光灼灼的镯子，憧憬着佩戴在昔日美丽妻子玉腕上的风采，不禁发了一阵子呆。

寇英杰道：“你怎么了？”

朱空翼微微一惊，才回过念头来，他遂即拣了几个小小的金锭元宝，连同这只翡翠镯子一并塞到寇英杰手上。

寇英杰一怔，笑道：“干什么？我可不敢要这些贵重东西！”朱空翼还是用力塞在了他的手里，寇英杰无可奈何的道：“我知道大哥是怕我出去没有钱，这几块金子收下就是了，只是这只女子的镯子我又要它何用？”

朱空翼用手指在地上写道：“留赠给那位郭姑娘，权作聘礼。”

“这……”寇英杰脸上一红，讷讷的道：“大哥你想到哪里去了！”

朱空翼笑了一笑，遂即把这些金珠细软收入袋中，重新用丝带扎好，放入皮囊。

他的东西看起来就只是这么简单。

“我走了，后会有期！”朱空翼写道：“这里已不会再宁静了，你也走吧！”写完了这句话，他遂站起来，把这个皮囊向肩上一搭，一只手抱起那个装有人头的匣子，向洞外步出。寇英杰跟上去。

在洞门前，朱空翼回过身来，两个人面对看着，四只眼睛互盯着。

良久，朱空翼伸出了一只手，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

寇英杰点头道：“大哥保重，再见吧！”

朱空翼咧开大嘴笑了一下，身躯微闪，有如长空一股烟般地掠身而出，白雪地里，衬托着他伟岸的身子，看上去极为醒目，不过三数个起落，已翻了面前的一片岭陌，转瞬间已消逝无踪。

站在雪地里，寇英杰足足停了有半盏茶的时间，才缓缓的启步离开，对于朱空翼，他由衷的感激与敬佩，想着今后的种种，忽然间他感觉到自己变得极为强大。无比的雄心壮志，一股脑的从血脉里奔涌而出。

看着手上的那口长驱剑，内心更不禁兴起了豪情万丈，他忽然体会到朱空翼所以把这口他最心爱的宝剑赠送自己，似乎含蓄着深切的意义，切莫要他失望，理当好自为之。

一只大秃鹰在雪地里扑腾着，巨大的翅膀把白雪弄得一片狼藉，忽然它抓住了那只褐灰色的兔子，厉啸一声，拍翅而起，它的凌厉不只在那只被它所擒获的兔子而已。

在万物凋谢蛰伏的残冬，它的尖锐，似乎已经突破了现有的一切，

显示着极大的自负和不屈服。

人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寇英杰终于想通了这个道理，他选择了那只自负的鹰，而舍弃了软弱的兔子！

数九的寒天，滴水成冰！人人搓着手，拱着背，老皮帽拉下来，低得盖过了眉毛，西北风咆哮着由头顶上吹过去，雪花就象是破碎的棉絮，在风里打着转，呼啸在沉沉的夜空天际。

天差不多到了亥时左右，“天昏地冻人憔悴！”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还在赶路准是发疯了。

偏偏这个世界上多的是疯子。瞧瞧那些人，低着头，弓着背，一个劲儿的死走，阴森的象是来到了阴曹地府。

倒是这间酒馆，还有几分阳气，隔着厚厚的羊皮门帘子，不时传出一些呼卢喝雉喧哗的人声。

酒馆有一块老字号——“李快刀”。

在潼关地面上，多的是王公大臣，你很可能叫不出他们的字号，但是，你绝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李快刀。

李快刀的刀快，可是出了名了。

可别误会他是杀人的快刀，而是切肉的快刀。切出来的肉片，真比窗户纸还要薄，信不信由你，他这饭馆子的窗户，全是用他片出来的肉片糊的。肉片干了以后，不怕风吹雨打，可比老桑片纸要结实多了。灯光透出来，红通通的，说不出的一种意态蒙眬之感，无形中，也就给他作了宣传。

他这个店的店名就叫“红水晶”。红水晶也就成了李快刀这个人的外号。

买卖做大了，有了名了，李快刀岂止是开馆子赚钱，他开客栈，红水晶客栈在潼关虽不能说得上数一数二，可也算得上是一块字号，生意好得出奇。

他还开窑子，不是砖瓦的窑子，是“肉窑子”，专门给有钱大爷取乐的“姑娘窑子”，也有个动听的字号——红水晶琴院。

生意敢情不错，凡是长玩的老客，都知道他这水晶堂子里的姑娘是出了名的俊，一个个细皮白肉，简直就象水晶搓的，南北码头来的清水货，他这里都有，打前年开张到今天为止，生意始终保持着盛极不恶。

李快刀这小子还真有一手，他还开的有赌场，叫红水晶磨坊。当台执番的清一色的都是娘儿们，穿着鲜艳的红色肚兜儿，你呀！钱还没输人就先输给她了，莫怪乎他老小子赚实了。

红水晶酒楼，红水晶客栈，红水晶琴院，红水晶磨坊……他妈的，赚钱的买卖统统叫他李快刀老小子一个人包了。莫怪乎他“红水晶”的外号，在这潼关地面上叫得比天还要响。

提起红水晶或是李快刀来，谁不往牙缝里倒抽一口冷气，端的是极威压四方，炙手可热的一个主子。

李快刀虽是以片肉起的家，可是他成名发市以后，可就再也没摸过那把片肉的刀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现在是大发了，财发了，人也发了，长得是圆胖圆胖的，红通通的脸，真象是红水晶捏的。细细长长的两道长眉，这两道长眉，要是长在娘儿们脸上，可就好看了，只可惜长在他红水晶的大脸子上，再衬着他上面的秃脑瓜，那双贼眼，看上去，

可就不美了。非但是不美，简直是有点那个！

他这四家赚钱的买卖，都联在一块，当中有一个共同的走廊串连着。李快刀一天到晚披着他的“灰背”皮里子的大红斗篷，由这个门进去那个门出来，转着圈儿的视察着他的买卖。人人见了，都少不了哈着腰称呼他一声“大当家的”。

红水晶是潼关地方的一处销金窟。这里有可口丰盛的吃食，只要你叫得上名字的菜谱儿，他这里全有。举凡燕窝、豹胎、猩唇、驼峰……只要你大爷花得起钱，尽管招呼就是了。

这里有南北道地的清水姑娘，软玉温香，吹气如兰，一走进了这个门，你可就左右逢源，乐子大了！

红磨坊里才是真正的销金窟。骨牌、番摊、骰子，只要你叫得上名字的，这里是一应俱全。

天寒地冻的时令里，惟独这里温熙如春，只是对于大多数的苦朋友来说，却是永远也无法享受。不过有一点例外，除非是来自江湖武林的朋友，这一道上的朋友，走遍天下都吃不了亏。李快刀本身虽然对于武功是个门外汉，可是他的一双“招子”可是精明得很，绝不敢得罪这一道上的好朋友。可是话也得说回来，除非你是武林中有鼻子有眼睛，名见经传者流，否则李快刀也是不买你的账。事实上他这红水晶就养了不少吃闲饭的这类人物，李快刀的气势，也就因为有了这些人的烘托，更是名扬秦晋。

正因为这样，李快刀虽然不是武林中人，却也等于是一派武林的掌门人了。点一下头，歪一下嘴，就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李快刀这人，就是这么样可怕的一个人！

有人捧他，把他捧上三十三层天，有人骂他到十八层地狱。

不论你捧他也好，骂他也好，反正李快刀依然如故的存在着，这可是铁的事实。

象是任何人一样，一旦成了名，有了钱，最忌讳的就是你揭他的底牌。

李快刀也一样，他最不爱听的，就是人家谈他的过去种种。甚至于李快刀这三个字，也忌讳别人提及。现在他是“李大当家的”、“李大爷”、“李大掌柜的”、“李老善人”……反正越好听的他越喜欢，谁要是胆敢当着他的面叫他一声“李快刀”，这个人准是活得不耐烦了，他非整得你七荤八素不可！

披着大红的皮斗篷，李大当家的，在两个提着灯笼的小厮的带领下，由红水晶磨坊里出来。两个猿臂蜂腰，穿着利落的汉子，随侍在他身后左右。李大当家的在视察过他所有的生意买卖之后，照例的最后来到了酒楼。

每天这个时候，在酒楼之上西暖间里，照例的给他老人家留着一个座头，他有个毛病，每天在就寝以前一定要喝上几盅酒，带着七分醉，才转向后楼，那里养着他的三房小妾，轮流的侍候着他。

酒馆也就一定要等着这位大东家喝足了酒，走了以后才能喘上一口气，老客不去，新客继续来，每一天总得磨到半夜多，才能打烊。

红水晶酒馆一共是两层，楼上是单间，楼下才是公共饭馆。

眼前这个时候，饭馆里大概有七成客，西桌是宏福镖局子里的客人，东边一桌子是立祥绸缎行的东家，前者是为总镖头铁翅盛雄飞暖寿，后者却是为他们东家刘福祥的姨太太做满月。

有了这么几桌客人当然够热闹的，一直闹到了现在，还腻着不走，莫怪乎负责酒馆生意的刘二拐子一张脸拉得老长。

刘二拐子过去是跟李快刀一起出身的，现在李快刀已成了“李大当家的”了，而他刘二拐子仍然还是他的“二拐子”，要不是李快刀看上他的手艺好，要他留下来负责酒馆里的生意，他可能早就卷铺盖搬家了。

刘二拐子是外号，他本来名叫刘二兴，因为一条腿不十分利落，不得不借重拐杖，所以才得这么一个外号。更因为他早年出身草莽，在豫南干过“胡子”，手底下有两下子，所以谁也不敢轻易招惹他。

刘二拐一肚子牢骚，脾气大极了。手下几个小伙计，和后面厨房里的几个大师傅，都不敢得罪他。一不高兴举拐就打人，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是大当家的把兄弟。

这时候，刘二拐子由楼上拄着拐子来到了楼下，几个小伙计都提着十分的小心。

五十来岁的人，黑胖的脸，还留着一丛落腮胡子，在楼上陪着大当家的喝了两盅酒，两只大牛眼血红血红的，好象看着谁都不顺眼。

宏福镖局的总镖头铁翅盛雄飞，特地站起来，抱拳跟他打个招呼：“二东家，怎么你现在才来？来来来，过来喝一杯！”说着，盛雄飞就过来拉他。

刘二兴笑着摆手道：“不不，不，今天晚了，我说，盛老总，你们也该散了吧！”

盛雄飞哈哈笑着，显然还没有听明白对方言下的逐客含意。

刘二兴一脸不高兴的站在大厅当中，用他的铁拐子敲着火盆，道：“来来来，给撤下去，这都什么时候了？”

再傻的人，听了这些话也都明白了。中座上的盛镖头皱了一下眉毛，正想发作，另一桌的客人却已吆喝着伙计结帐，算是把这一码子事给岔了过去。

看门的小伙计，刚刚把棉布门帘子揭开来，只听见一阵子马蹄声，一匹全身油光水亮的大黑马风驰电掣般的来到了街前。马蹄铁打在石板地上，那阵子清澈的响声，真有惊天动地的声势，静夜里听起来，益加刺耳！面对着这番凌人的气势，任何人都情不自禁的会定下脚步来，向着来人行个注目礼。

好快的马！小伙计郭顺简直看傻了。这么快的马，他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一会，乖乖，不及交睫的当儿，连人带马已来到了眼前。

大黑马人立前蹄，唏聿聿一阵子厉啸，真把人的魂儿都给吓飞了。那双扬出的蹄子，几几乎都要踩了小伙计郭顺的头上，郭顺吓得啊呀怪叫一声，身于向后一踉，差一点坐在了地上。众目睽睽之下，那匹神骏的大黑马陡地定住了身子。马上人，却已翩然落鞍下马。

马是龙驹，人是佳人。

这么漂亮的马，固是江湖罕见，这么漂亮的人，更是四海难觅。

爱马的人看马，爱色的人看人。

数十双眼睛，就在这一瞬间，全数都看呆了。

其实爱马的人未见得不喜欢人，爱人的人又未见得不喜欢马，这个节骨眼，可就难为了那双眼睛。

只当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正在吃饭的人都赶忙的放下了筷子，匆匆的跑了出来。

系在红水晶饭店前面的那一溜子灯笼，照着这个人，这匹马。每个人神采上所显示出来的，只是无比的兴奋，稀罕。也难怪，西北道上，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么标致的美人儿了。

姑娘二十二三的年岁，大眼睛，柳叶眉，白脸蛋，玉立婷婷的身子骨，一头黑长的青丝，结着一条大辫子，那块系在辫梢上的翡牌儿，碧绿碧绿的，大概是因为身上染了点小恙，以致于前额上系着块青绸子。

人显得孤冷冷的那种单寒，瞧瞧她那双沉郁的剪水瞳子和怪憔悴的那张清水脸，八成是不大得劲儿！

马是黑的，人也是黑的，黑缎子斗篷，里面是黑色的劲装，黑色的小蛮靴。

一只手轻轻按着马鞍子利落的下了马，从鞍子上拿下了皮银囊，皮银囊一头插着老长的一口宝剑，剑鞘子在地面上磕着，不时的传出铮锵声。

姑娘那双眼睛先认了一下红水晶那块字号，皱着眉毛又看了看身边的人，一双眸子可就逼在小伙计郭顺身上。

郭顺才忽然象是明白过来，他匆匆迎上一步，躬身笑道：“这位女客，是吃饭还是住栈？要是吃饭，今天已打烊了，要是住栈……”话还没说完，姑娘已向红水晶步入。

郭顺忙赶过去，道：“喂，喂……”

黑衣姑娘转过身来，冷冷道：“门外面我的那匹马，好好给我牵到槽里上料，要是错待了它，我可是不答应。”她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威仪，说出来的话，由不住你不听。小伙计答应了一声，回头就往外跑。

这当口儿，黑衣少女已经在一张座头上坐了下来。几个站起来看热闹的客人，也都陆续的坐下来。

那姑娘虽是下坐了，却没有人过来招呼她的生意，几个伙计都把眼睛看向刘二当家的，好象等他的吩咐。

黑衣少女不耐烦的用手拍着桌子嗔道：“怎么回事！人呢？”

刘二兴咳了一声，拄着他的拐子来到了面前，嘿嘿一笑道：“大姑娘，今天晚了，你明天再来吧！你没看见吗，我们这已经歇市了。”

他倒是没说谎，说话的时候，一个伙计正在吹灯笼，另一个伙计在上门板。

黑衣姑娘哈哈一笑，摇摇头道：“不行，我整天没吃东西了，身上又不舒服……”

刘二拐子咧嘴道：“太晚了，厨房都封火了。”

姑娘道：“叫他们再升。”

“再……升？”刘二拐子嘿嘿冷笑道：“姑娘你要是住栈，我可以叫人带你去，想吃东西恐怕得上别家了。”

“我就上你们这家，你少噜苏！”姑娘一只手轻托着头，看样子真象是病了。搭拉着眼皮，道：“你们这个地方我虽是第一次来，可是久仰你们红水晶的名号，你们当家的李快刀我也知道，别欺侮我是外来

的。”

刘二拐子怔了一下，想不到对方一个姑娘家说话这么横，尤其李快刀这三个字万万不该出口。在这个地方，提起李某人来，谁敢不恭敬的尊称一声李大当家的，称李快刀，那是存心来找麻烦，找挨揍来的。

一时，在场每个人都怔了一怔。

刘二拐子挑了挑眉毛，眼珠子瞪得滚圆滚圆的，他原本就一肚子的高兴，想不到忽然会来了这么个耍横的姑娘家，这口气他焉能忍得下去。

拄着他的拐子，冷冷哼了几声，却转向身边一个叫马三的伙计说道：“把这位姑娘给请出去，她不是吃饭来的，是来找麻烦的！”

马三这小子，人高体大，最爱人前称能，自对方那个黑衣少女一进门，他就看直了眼，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听了二当家的话，他乐得上前搭讪。当下高高的应了一声，嬉皮笑脸的一直来到了黑衣女跟前，哈了一下腰道：“大小姐，您请吧！”

黑衣少女冷冷笑了笑，说道：“怪不得我听人说李快刀仗势欺人，还说你们这红水晶做的是吃人喝血的买卖，今天一看，果然不错。”说到这里，她眼睛逼向刘二兴道：“你大概就是那个叫刘二拐子的人吧！”

刘二兴登时脸上一阵子发胀。他也跟李快刀一样，最忌讳人家称呼他这个不大雅观的外号，被人家指着鼻子这么诉说，尤其被一个坤道人家这么骂，他还是头一回。一股儿邪火直冲脑门，刘二兴用力的拄着手上的铁拐杖道：“好大胆的丫头，马三，快把她给我叉出去！”

马三应了一声，伸出两只大手，就想往人家姑娘身上抓。

黑衣少女冷叱一声道：“你敢！”

马三登时一愣，黑衣少女眼睛泛着凌芒，冷笑的看着马三道：“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就摔你个半死，不信你就试试！”

马三看了刘二拐子一眼，大着胆子向面前这个黑衣少女一笑，说道：“我怎么不敢，大姑娘，你撒野，最起码也得要看看地方，你请吧！”说着伸手向黑衣少女肩上就抓。

不意，他的手指尚还没有触着对方的衣边，就只见少女那双蛾眉陡地向上一挑，身上的披风不过向外抖了一下，马三嘴里“啊唷！”叫了一声，整个身子，就象是戏台上玩的大扒虎一样，噗通！摔了出去。

这一跤摔得可真还不轻，他身子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却又迎着了座头上黑衣少女的凌空一掌。

黑衣少女那手不过是向外虚空的按了一下，马三的苦子可就吃大了，立时就象是元宝坠地，咕噜噜一连翻了好几个筋斗，只听见碰的一声，脑袋瓜子撞在了墙角上，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黑衣少女没说谎，说要摔他一个半死，倒真是这个样，只是这一手绝活儿，可就把现场十几只眼睛都看傻了！

现场不乏武功高明之辈，就拿当中座头上的那位宏福镖局的总镖头铁翅盛雄飞来说，他的功夫就很不错，只是，当他目睹着眼前这个姑娘所施展的这一手功力时，可就禁不住打心眼儿里佩服。虽然，他不知黑衣姑娘施展的是一种什么功夫，却可测知那是借力施力，属于四两拨千斤一类的巧妙功夫。对方少女娇躯稳坐，举手震衣，从容制敌，这番风采气势，可就更显出了高明不凡。

偏偏那个刘二拐子，就是看不出这个猫头，他早年练过几手功夫，两只膀臂，由于长年拄着拐子，更有千斤之力。当着这么多人面前，这个脸他可是丢不起，嘴里怪叫了一声：“好个丫头！”

别看他一条腿不十分得劲，可是却丝毫不碍他动手过招，随着这声怒吼，他身子向前一纵，霍地来了一个虎扑之势，风也似的已扑到了少女座前，右手铁杖，突地抡起，使了一招“拨风盘打”，直向黑衣少女当头猛力打了下来。

看到这里，现场各人俱都情不自禁的发出了一阵子惊呼，刘二拐子这副样子简直是想要对方的命！

眼看着这只铁拐杖几几乎已经落在了黑衣少女的头上，其间距离，不容毫发。就在这一刻，那根生铁杖，忽地跳了起来，就象是击打在一个气垫上，那只铁杖足足弹起尺把高下。

黑衣少女身子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只是面冷如霜，就在对方铁杖弹起的一刻，她的一只纤纤细手，同时递出，噗的一把，正好抓住对方弹起的那只铁杖的杖身。

顿时，手杖之间，就象是冰冻住，铁浇上了那般的结实，纹丝不动。饭馆里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

好戏难得！就算是花钱可也没地方去看，要不是碍着情面，当中宏福镖局这个座头上，几乎都有人叫出了好儿！

就只见刘二兴当家的一张脸，涨得红中带紫，活象是一个大紫茄子，全身上下更象是吃了烟袋油子那样不停的打着哆嗦。

相形之下，那个姑娘看上去也显得太悠闲了。斜乜着那双剪水瞳子，她那张略嫌清瘦的脸上，带着一丝冷笑。

艳丽、冷傲、不屑、凌厉、憔悴，那是几种不同的气质，揉合在一张脸上，形成一种令人心神荡漾的神采，下意识里呼唤着人们内心的兢栗与同情。

刘二兴象是在死命的争夺着手里的拐杖，却是无论如何也夺不过来。

那根冰铁杖上多了姑娘白嫩纤细的一只手，好象由此而滋生出无比的吸力，那么有力的吸附着刘二兴的身子，象是磁石引铁，一任刘二兴怎么用力，休想挣脱得开，大颗大颗的汗珠子，顺着他紫茄子般的脸上淌下来，他开始牛也似的喘哮起来。黑衣姑娘不当回事的样子。渐渐的那只铁杖向下落压下来，刘二兴的另一只手也抬起来，用两只手去撑着，仍然是阻挡不住，全身摇动得那么厉害，看看这支铁杖已将压在了刘二兴的头顶上，却是忽然停住。

“你听清楚了，我要一碗鸡丝面，要你亲手给我煮好了端过来。”那个姑娘打量着他慢吞吞的道：“可不可以？”

刘二兴心里有数，知道今天可是碰见了厉害的对头，凭着自己天生的神力，居然接不住对方姑娘那只纤纤玉手所传下的力道，果真要是容对方铁杖落下来砸在了头上，那还得了！他哪里还敢不答应，当下连连点着头，嘴里慌不迭的答应着：“姑娘……开恩，手下留情……在下从命！”

黑衣姑娘冷冷的道：“我不愿在这里凑热闹……你顺便到后面客栈给我定下一间雅房，我要在这歇上几天，行么？”

“行！行！”刘二兴汗如雨下，满口的答应着，腿一软，噗通一下跪在地上。

那只原先盘桓在他头顶上的铁拐杖，改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吓得“啊唷！”一声，抬起头却又接触到了对方那双冷电也似的眸子：“大……小姐……你还有什么吩咐么？”

“还有，你们这个地方，可有个叫‘费神针’的金针大夫？”

费神针是宝鸡地面上最负盛名的针科圣手，三岁大的孩子都知道，刘二兴当然知道。

“不错！”刘二兴呐呐道：“有……在南门西头。”

“好！”那个姑娘表情变得温和下来，微微点头道：“那还得麻烦你一下，等一会得请你辛苦一趟，把他给我请来。”

刘二兴连口答应着：“是是……”心里的那份窝囊可就不用提黑衣少女的气似乎才略为消了一些，只是她手上那根铁拐杖，仍然压在对方肩膀头上：“你们红水晶的字号，我早就听说了，李快刀是怎么起家的我更清楚，做生意讲究的是仁义，和气生财，象你们这个样子，岂是待客之道？”说到这里，冷冷一笑，面容寒冰的道：“借你的嘴，去告诉李快刀一声，就说要他小心一点，最好把那个叫什么水晶琴院的妓院给我关了。”

刘二兴只觉得头上轰地响了一下，这个不是他敢答应的。

黑衣少女道：“还有那个赌窟，也早点收拾了，赚钱太脏！也是不人道的。”

“是……”刘二兴苦着脸道：“在下一定把姑娘这番话转告我们东家，至于我们当家的他老人家是不是照姑娘你的话去做，那可就不知道了。”

黑衣少女微笑了一下，露出了洁白的两排牙齿。

的确是美极，美的那么动人！一刹那，每个人仿佛面对着另外的一个人，在对方黑衣少女美丽的笑靥里，哪里看得出一点点的凌厉杀气？给人的感觉，只是那般神秘的美，如沐春风，如润朝阳，实在太美了！只是，那笑靥只是极短的一瞬！不及交睫的当儿，那副美丽的笑靥，却已为另一种冰寒冷艳的气质所取代。大家都见识过她刚才凌厉的一面，此刻无不担心着她翻脸无情。

还好，这位姑娘并没有什么发作，她只冷冷的说道：“你只把我的话转过去就得了，听不听是他的事，与你无关。我肚子饿了，你快升火下面去吧！”说到这里轻轻由刘二兴肩上把这只铁拐杖拿了下来，就手抛了过去。

刘二兴接过铁杖应了一声，缓缓的站了起来。

黑衣姑娘冷笑道：“你可记得我关照过你的事？”

刘二兴道：“都记下了。”

黑衣姑娘道：“还有我刚才骑来的那匹马，你们要好好的照顾着，它可不是一匹普通的马，要是有了点伤，我可是不饶你！”

刘二兴心里那份不自在就别提了。

少女道：“不过有一点，你可安心，给我做事的人绝不会白忙的……”黑衣姑娘说到这里一只手探进皮银囊里，随即摸出一物，抖手丢过来道：“接着！”

一道黄光，直袭向刘二兴面上。

刘二兴眼明手快，一伸手接在了手里。只觉得硬硬的，沉沉的，看一眼金光耀眼，好家伙，敢情是十两一锭的一大块金子。

刘二兴的“二当家的”，只不过是人家嘴里恭维他叫叫而已，不错，钱他是见过，可是象这么出手阔绰，一给就是一锭子的豪主儿，他还是破题儿第一遭遇见过。看看手里黄澄澄老大的一块金子，刘二兴惊得瞠目结舌，一时连嘴都闭不拢来。

钱就是这么一点好处，能够化暴戾为祥和，还能够化敌为友。

眼前这锭金子一到了手里，刘二兴的表情可就不同了，顿时间心花怒放：“大小姐，你太客气了，用不了这么多钱……”刘二拐子哈了一下腰道：“我这就张罗去了。”

黑衣少女点了点头，她神情至为疲惫的挥了一下手，说：“去吧。”

刘二兴忽然又回过身来道：“大小姐……我可以请教一下你的大名是……”

黑衣少女点点头，道：“我姓郭，是从甘肃来的。”

刘二兴顿时怔了一下，在座虽然人不多，可也都是在江湖上跑的人，别的姓他们可能不清楚，可是姓“郭”的他们却是久仰得很。

这年头凡是有耳朵的人，谁又会不知道甘肃有位金大王郭王爷，和他的那位掌上明珠玉观音郭彩绫。

由金大王联想到了这位姑娘的出手阔绰，刘二拐子顿时吃了一惊。他一双眼睛睁的极大，道：“莫非姑娘你就是玉观音郭大小……姐？”

每个人在刘二拐子的话方出口的一刻，所有的眼睛全部向着眼前黑衣少女身上集中过来。

那个姑娘点点头道：“难得你还有点眼力价儿，不错，我就是玉观音郭彩绫！”

刘二兴吓得打了个哆嗦，忽然伸长了脖子，却是什么话也没说，匆匆转身就去了。

宏福镖局的那桌客人，乍听得座上的这个姑娘，原来就是名震西北道，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那位玉观音郭大小姐，一时间，俱都吓呆了，原先有几个还在说话的，也都不敢吭声了。

对于这位大小姐的传说，他们听得多了，事实上只要是有关于这位千金的任何一点点小事，也都会象风一样的传遍了整个西北地方。秦、陇二省紧紧相邻，尤其宝鸡这个地方，更是与秦省位称交界，哪能会没有耳闻？

是以关于这位郭大小姐的传说，他们实在听得太多了，风闻她的嫉恶如仇，风闻她的出手狠，也风闻她的出手阔绰……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传说总归还是传说，想到了这位姑娘的厉害之处，每个人身上都忍不住起了一阵子战栗。

传说之一是，这位玉观音，在秦州有过一天杀了十七条人命的记录。

之二，她不只光杀坏人，好人只要得罪了她，她照杀不误，甚至于她看到不顺眼的人，动辄亦鞭挞相待。

其他类似的各种传说就更多了。

这些传说，在甘秦地面上，到底还有几分真实性，一到了外处，可

就难免人云亦云，完全走了样，十分之中能有一二分属于真的已是难能可贵了。

正因为对于这类的传说听得太多了，玉观音这三个字，在他们耳朵里，简直成了“玉面罗刹”，人们垂涎她的美，固期望着一睹其庐山真面目，但是一想到了她的狠，却又不禁自骨子里打颤。面对着这位传说中的主儿，哪一个还有胆子能在这里坐下去，况乎酒足饭饱，早也就该走了。

铁翅盛雄飞轻咳了一声，向各人施了个眼色，站起来道：“伙计，算账。”

正好，那位玉观音郭大小姐的眼睛往这边看过来，盛雄飞不得不上前一步。

他抱拳陪笑道：“姑娘有礼了……幸会，幸会！”

郭彩绫点了一下头道：“老先生不必客气，请自便吧！”

盛雄飞呵呵笑道：“老朽已经吃饱了。老朽姓盛，盛雄飞，在宝鸡这个地方，开有一家宏福镖局，姑娘与令尊金大王的大名，我们如雷贯耳，真是久仰极了！”

“是么？”郭彩绫微微一笑，站起来指向身边一个座位道：“老镖局请坐！”

“这……”盛雄飞硬着头皮过去坐下来：“令尊他老人家，十年以前往临潼，老朽曾拜识过一面，至今记忆犹深，真是神仙风采，仙风道骨。……那一面，对老朽真有高山仰止的感觉，直到现在，老朽还不敢忘怀！”

提起了父亲，这位大小姐眼圈忽然红了。也因为如此，使得她对于眼前的这位盛雄飞敬礼有加。她点了一下头凄凄的道：“这么说，老先生应该知道，他老人家已经过去了！”

盛雄飞怔了一下，呐呐道：“过去了？姑娘是说他老人家到哪里去了？”

彩绫苦笑道：“先父已于前年故世，这件事你老人家莫非还不知道？”

“啊！”盛雄飞瞪大了眼睛：“啊呀……这……我可是一点也不知道，不是我孤陋寡闻，我看这件事，知道人还不多，郭老王爷他老人家是得了什么病？他老人家那种仙风道骨，岂能……”

对于现场每一个人来说，真是一声晴天霹雳！

简直是难以置信，金大王郭白云，那个传说中的神仙人物，竟然会象一般人那样的死了？

“这件事不要再谈了……”郭彩绫脸上带出了极度的伤感，更有说不出的一种悲愤，她冷冷的一晒，又道：“他老人家是死在仇人手里的！”

“是……”盛雄飞极欲知道那个杀害郭白云的仇人是谁，可是目睹着彩绫的表情，却是不敢开口询问。

那位漂亮的姑娘，对于这件事也不想多说些什么，小伙计一双手献上了一碗茶，她慢慢的拿起茶碗来，吹了一下浮在上面的茶叶，轻轻的呷了一口。

凝着那双淡扫的蛾眉，粉面上轻染着那种淡淡的离愁，那份模样儿看着只是惹人怜爱，实在是难以想象出她凌厉神采的另一面。

“姑娘！”停了一下，盛雄飞不安的道：“你来到我们秦省是为了……”  
郭彩绫淡淡的笑了一下：“我是来找人。”

盛雄飞道：“姑娘你要找的人是……”

郭彩绫微微一顿，那张粉脸上似乎略见晕红，怪不得劲儿的笑了一下。盛雄飞道：“邬大爷？还是司空二爷？”彩绫摇了一下头，心里想着原来这两位师兄的名头这么响，居然连陕西地面上都有人知道。

盛雄飞好象对于白马山庄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见状奇怪的道：“老王爷生前不是只有这两个传人么？难道说还有……”郭彩绫道：“不错，是他老人家晚年最后收的一个弟子，是我三师兄。”

盛雄飞原是心怀畏惧，想不到倾谈之下，才发觉对方姑娘原来是这么和蔼可亲。能够与这位名震西北的姑娘攀上交情，在盛雄飞来说真是无上光荣，盛雄飞简直有点舍不得挪开座头走了。听了彩绫的话，盛雄飞精神振作的道：“噢，这我还没听说过，但不知这位少侠客的大名是……？”

郭彩绫脸上飞起了一片伤感，索然道：“他姓寇，寇英杰，盛老先生，你可听说过？”

“这个……”盛雄飞低头思忖了一下，道：“倒还没听说过，他到宝鸡地面上来啦？”

郭彩绫摇头道：“那就知道了。不过，有人说他来到了秦省……至于是不是在贵地，我就不清楚了！”一种漠漠的表情，轻轻笼罩着她，忽然她变得索然了。

盛雄飞还想搭讪着与她再说些什么，却见对方已垂下头来，只管用那双凝聚着眼睛注视着面前的茶碗。在蒸腾着的一丝袅袅水气里，那双眸子里，似已浮现出了一些晶莹的泪光。铁翅盛雄飞心里一动，可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了。

正好刘二拐子恰于这时由里面出来，他手里托着一个托盘，为这位郭大小姐送面来了。

盛雄飞道了声：“姑娘用饭吧，半天内，老夫专程再来问安，幸会！幸会！”这才躬身告退。

彩绫忽然象是由沉思的梦境里苏醒过来，怪不好意思的站起来送客。

宏福镖局里的一干客人走了以后，红水晶饭馆里才算真正的安静下来。

小伙计上了门以后，偌大的饭馆里，只剩下了郭彩绫这么一个客人。刘二拐子喝退了在场的几个伙计，只留下他一个人在场服侍着。

郭彩绫原是很饿了，只是一想到寇英杰，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感触，勉强的只吃了小半碗，就推碗站起来。

刘二拐子忙上前道：“姑娘不吃了？是我亲手为姑娘下的面，姑娘是嫌味道不好？”

彩绫摇了一下头，道：“我吃不下去，只觉得头发昏，身发烫，看起来，也许要在你们店里病倒了！”

刘二拐子嘿嘿笑道：“哪里话？姑娘要找金针大夫，我这就派人去请他来。”

郭彩绫苦笑道：“不用了，也许睡一下就好了，明天再去请吧！”

刘二拐子哈着腰道：“是是，姑娘，您请便，我这就带您到后面客栈去。”

彩绫这一阵子只觉得脸上热乎乎的直发烫，身上发软，起先还不觉得，现在吃了点东西身上一暖和，反倒是有些挺不住了。她不愿意在人前面现出那种懦弱，只点点头道：“前面带路。”

刘二拐子自从悉知了对方这位姑娘的真实身分以后，可是打从心眼儿害怕，着实不敢得罪。于是，小心翼翼的瘸着腿，一直把这位小姐送出了跨院，来到了红水晶客栈，那里早就有一个小伙计打着灯笼在等候着，老远看见了彩绫，赶忙上前请安问好。

刘二拐子交代说：“把这位小姐带到西跨院雅房去，好好的侍候着，有什么差错，老当家的可是不饶你们！”

那个伙计连声答应着，把郭彩绫的行李接过来，一面高挑着灯笼道：“大小姐您请！”

刘二拐子更是弯着腰道：“我们东家也知道姑娘来了，只是今天晚了，说是明天一早就去给您请安！”

郭彩绫道，“用不着，我是客人，他是老板，我住店他开店，犯不来讨好，只是我要你转告他的话别忘了就是了。”

刘二拐子怔了一下，连口的答应着，那位郭小姐已同着小伙计，向客栈步入。

目送着她离开以后，刘二拐子拐了一个弯儿，来到了饭馆，很不利落的上了楼。

在一个暖间里，那位红水晶的东家李快刀，正斜着身子在喝酒，面前是四样精致的小菜，和一个白铜的火锅，锅子开着，滋滋的往外面冒着热气。

暖厅里布置豪华，红木的靠背椅上加着金丝猴的皮褥子，紫木架子上的黄铜大火盆盆火正旺，这一切使得这间所谓的暖间看上去更暗了。

李快刀，五十来岁的年纪，秃顶瓜，红通通的大肥脸，眯着两只水泡眼，银狐皮袍子翻开一角，露着茸茸的一大片白毛，紧紧偎在他左右的是一双俏丽佳人，要说是佳人，倒也太抬举她们了，不过看上去还算顺眼也就是了。

明白底细的人，也都知道这是李大当家的新收的两房小妾。那个高高的，腮帮子上生着一颗美人痣的叫“银虹”，稍矮一点的，瓜子脸，柳叶眉，灵活的一对眼睛珠子更象是会说话似的，叫“云姐儿”。两个人原都是红水晶琴院艳帜下的宝贝，李快刀对女人眼睛特别灵光，一眼就瞧上了她们两个，歪了歪嘴巴，就把这姐儿两个相继收了房，成了他的后宫专宠。

瞧瞧这份热乎劲儿，银虹那个骚妞儿，伸着一只白酥酥的嫩手，反勾着李快刀短粗的颈项，却把红红的嘴唇儿凑上去，只管咕咕咕咕的在李快刀耳边上说着什么。

云姐儿叉着档，骑在李快刀的大粗腿上，鼓着她那个看上去吹弹可破的腮帮子，有一口没一口的吹着纸煤，在给大当家的点烟。

这暖间里，除了他们三个以外，还有一个人，瘦猴谢七，谢总管。

谢总管也就是谢师爷。瞧瞧他那副个头，一身的皮包骨头，全身没四两肉，却穿着一袭火红色的皮袍子，皮袍子太大，人太小，看上去整

个的人都几几乎缩在了袍子里头，真是毫不起眼，只是那张脸，却是异样的恐怖。

老鹰鼻子鹰子眼，青中带白的一张小巴掌脸，上嘴唇上留着八字胡，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一个极工心计，而难说话的人物了。

人人都知道，这个人李大当家的智囊，李快刀干十件坏事儿，最起码有九件是他给出的主意。这家伙是出了名的滑，官商两面，甚至于地面上的混混，流氓，他全有来往，再棘手的事，他瘦猴谢七一出面，简直没有办不通的。李快刀对他，就象捧凤凰蛋似的，一天到晚都捧着，就这样养成了谢七唯我独尊的气势，在红水晶这一系列的四家买卖里，他只卖李快刀一个人的帐，别人他是谁也看不上眼。

手里端着长长的一根旱烟袋，太湖湘妃竹的烟袋杆子，白铜烟锅，玛瑙的烟嘴。谢七眯缝着他的一双小眼睛，有一口没一口的吞吐着，一股股的白烟，雾也似的向天上散布开来。玉观音郭彩绫在楼下大闹的事，他们当然都知道了，要依着李快刀的脾气，本来打算马上唤来赌场妓院的保镖施以颜色，可是瘦猴谢七却大大的反对，一力的劝说，才把李快刀的性子给压了下来。当然，谢七绝不是真正的好心肠想要放过了她，他只是想另外换个方式而已。

房门开处，刘二拐子瘸着腿走了进来。

李快刀一眼看见了他，就手一掌把骑在他腿上的云姐儿推开，后者差一点跌了一交，一时还只当是犯了什么错了似的，吓的花容变色，另外的那个银虹也忙知趣的闪开一旁。

刘二拐子坐下来，把拐子放下，先搓了一下手再去烤火，却是不说一句。

李快刀忍不住道：“怎么回事，她走了没有？”

“走了？”刘二拐子一笑，道：“在我们客栈里住下了，还有得磨菇呢！”

李快刀道：“什么？”

刘二拐子道：“看上去她大概身上有病，还有得好住呢！”

谢七嘻嘻一笑道：“好汉就怕病来磨，就算她是盖世的侠女，这一病也能把她病垮！”

李快刀冷笑一声道：“要是早先亮着她爹，我还怕她三分，现在她爹既然死了，大可不必顾忌。她真要敢跟咱们作对，哼！我就给她颜色看，叫她吃不了兜着走。”

刘二拐子道，“眼前大可不必，她不动，我们也不动，她要动，我们就动。”

谢七点头道：“对了，她不动，我们也犯不着招惹她，她要是真想跟我们作对，我们就跟她来一个先下手为强，乘着她在病中，给她来个厉害！”

李快刀嘿嘿笑了两声，缓缓点头道：“对！就这样。”说到这里，把一颗寸草不生的秃头伸到了刘二拐子面前道：“怎么，我听说这个丫头生就的一张俊脸蛋子，有西北第一美人之称，真有这么回事？”

刘二拐子道，“这倒是不假。”

李快刀怔了一下，张着嘴，那副样子简直象连口涎都要淌了出来：“真有这么美？”哈哈笑了两声：“真要是有这么美，那我倒还真舍不

得向她下手。”

刘二拐子看了他一眼，道：“美是美到了极点，只是却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可是招惹不得！”

“笑话！”李快刀脑门子直发亮：“我就没听说过，天底下还有不能动的女人！女人要不能动，那就不是女人了，是不是？”说着，他伸出手，在那个云姐儿脸上拧了一下道：“是不是？嗯，云姐儿？”

“你坏死了！”云姐儿的一双粉拳，捶在了他肩膀上：“大当家就会拿我们寻开心！”

李快刀恐怖既去，淫心大发，张大了嘴笑着，就象拿小鸡似的把云姐儿给抓了过来，后者乱蹬着两条腿，猫也似的叫了起来。

这么一来，倒是恢复了先前的轻松气氛！

一想到美人儿，生病的美人儿，李快刀对那位郭大小姐，可就再也不心存畏惧，反倒是心里充满了说不出一种甜甜的感觉，幻想着一亲芳泽。顿时，他的骨头都变酥了。

郭彩绫真的是憔悴多了。面对着铜镜，她忽然兴出了一番感慨，这一年多以来，她马不停蹄的四面奔波，风餐露宿，当真是倍极辛劳，足迹踏遍了整个的甘凉、新、蒙……然而要我的那个人——寇英杰，却是渺如黄鹤。

无情的大漠风沙，漫长的深更寒漏，看似把人都催老了。不过是一年多的时间，然而在她的感觉里，却是那么的长，长得比她整个过去的岁月还要遥远。而寇英杰那个人的影子，却并不曾相对的变得暗淡，反倒越形明显而尖锐，象是一块烙铁，姓寇的牢牢的烙在了她的心上。眼中泪，心中事，意中人……

每一回思索起来，都令她不胜折磨，而变得益形脆弱，她就是这么开始憔悴下来的。

犹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的时候，那是在凉州的小客栈里，双方由于马的问题，谈得很不投机，还几乎动武。

第二次是在赛马会上。那一次这个人给她的印象不但讨厌，简直可恨，好好的赛马给他搅得一团糟。还记得那一顿皮鞭子，当时如果不是卓小太岁在一旁拉圆场，真不知后果如何。

然而，那一天返回之后，忽然间她心里生出了一种不自在，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打进她心坎里面去的。

不过，也只是一种心里的歉疚。那个人——寇英杰给她的感觉，只是怪值得同情而已。往后，他就象阴魂不散，一路跟随着自己。想着这些无边的往事，郭彩绫禁不住喟叹了一声，脑子里思索再转，忆及到兰州大悲寺的那一夜。

那一夜，双方初步交谈之下，虽只是寥寥数语，他却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接下去，在晴天的一声霹雳之下，演变出父亲的死亡，这才知道寇英杰原来是护送父亲灵柩来的。他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倍受折磨，对于她来说，内心的感受，又岂止是感激而已。

那个时候起，她才真正的爱上了他。但是事情的演变，竟是大大的出人意料。

事情发展的结果，竟然会落到这步田地，直到今天为止，她想起来，还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糊里糊涂跟着两个师兄，就把寇英

杰给得罪了。

想着，想着，眼泪可就在她眸子里打起转来。手里紧紧的捏着那个小小的晶瓶，情不自禁的就联想起爹爹当年所说的话了。从爹爹的话又联想到了寇英杰的留书退婚出走，她的心碎了。

想到这里，两眶眼泪再也忍不住，只觉得眼皮一阵发酸、晶莹的泪水簌簌落下。

寇英杰当时的心情，她自是不难体会，一想到他留瓶出走时的感触，她的心更似着了一层冰。“我一定要找着他。”彩绫心里喃喃的说着：“哪怕是天涯海角，十年、一百年，我也要找着他！我要毫无保留的向他道歉，求他原谅我……不管他骂我，打我，我都心甘情愿……”心里呐喊，手里那条银色的链子不住的颤抖着，摇曳的银光，反映着她内心的破碎与沉痛。自从悟事以来，她就从来不曾这么作践过自己。生来又是要强性子，天不怕，地不怕，除了爹爹以外，她又何曾怕过谁？又将就过谁？

昨天伤心了一夜，今天兀自觉得头昏昏，把那条配有晶瓶的链子重新贴着肉戴好，她伸着懒腰站起来，说不出的那种懒散与不开朗，只是感觉到自己是生病了。

窗外雪花片片，几株寒梅迎着瑞雪，绽开着蓓蕾。一只方生头角的小小花鹿，正在树下引颈顾盼着。这红水晶客栈，真有王侯大户深宫禁院那般的排场，然而她却是一百个不开朗。“我是真的病了……”心里想着病，病可是真的就来了，一阵子头昏目眩，只觉得腿上一阵发软，差一点站立不住。方自倒在了床上，可就听见了房外有人敲门。

“大小姐，大小姐。”一听声就知道是刘二拐子来了。“大小姐，给您请的大夫来了。”

郭彩绫欠身坐起来，强自把持着，道：“进来。”房门推开，刘二拐子领着一个身着青袍大褂的白胡子老头，那老头儿胳膊下面夹着一个棉布包儿，见了彩绫深深的打了一躬。

刘二拐子笑道：“这就是本地最有名的金针大夫费神针。”费老头哈下腰道，“大小姐的侠名，小老儿是久仰了！”郭彩绫道：“不用客气，你坐下。”

费老头又应了两声，找了一张椅子坐下。

房子里，两扇窗户都敞开着，冷风飕飕的灌进来，真够冷的！

刘二拐子惊讶的道：“咦，大小姐您房里还没有火盆？我这就叫人拿去。”

郭彩绫道：“用不着，我喜欢冷，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下去吧。”

刘二拐子答应着，随即退下。

费老头关好了门，嘻嘻笑道：“大小姐与老王爷的大名，小老儿是早就听说了，小老儿早就……”

郭彩绫岔口道：“我是等你来给我看病的，不是来听你说闲话的。”

费老头怔了一下，碰了一鼻子灰，才知道敢情这个姑娘大大的不好说话，嘴里连连称是，遂走到床边，含笑道：“姑娘请伸手让老儿给你把脉！”

彩绫缓缓的探出一只手，费老头把着脉，神色略变。彩绫道：“怎么？”

费老头道：“姑娘请出另一只手。”

彩绫就伸出了另一只手，费神针把了一回，收回手来，彩绫注意的看着他。

费老头又看了一下她的舌头，这才点头道：“是了，是了，姑娘发病有几天了？”

彩绫道，“总有二十天了。”

“早医就好了。”费老头说：“姑娘你是底子好，要是换在另外一个人，只怕早就起不来了！”

彩绫微微一愕道：“真有这么严重？”

费老头皱了一下眉道：“请恕小老儿有话直说，我看姑娘你这个病是打心里起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乃成斯疾。应以清心理气为主，始可得望能有转机！”

彩绫脸上一红，呐呐道：“是这样么？”

费老头道：“不会错的，小老儿几十年看的病人多了，象姑娘这种病的，以前并非是没有，姑娘你却要将心里的实话告诉我才好下手医治。”

彩绫轻叹一声，过了一会儿才道：“就算你说的不错，你看这个病要……紧么？”

费老头道：“这可全在姑娘你了。姑娘你是明白人，常言说得好，‘心病须要心药治’，姑娘你须先要说出你心里病的症结，才能对症下药！”郭彩绫微微点了一下头，苦笑道：“这个我知道……大夫，你带针来了么？”

费老头说：“带来了。”说着把随身带来的那个针包打开来，里面是长短不一的二十四根银针。

费老头净手之后，取针在手，道：“姑娘请平仰在床。”郭彩绫注视向他，道：“大夫你叫什么名字？”

费老头谦虚的道：“小老儿姓费名谦，不劳姑娘动问。”彩绫冷冷的道：“你下针要特别小心，要是有一点不对，可怪不得我手下无情，你给我扎吧！”说罢，遂把身子躺下来。费谦怔了一下，遂即笑脸称是。对方是个坤客，他不便要求解衣，好在他针术高明，隔衣认穴，百无一失。只是彩绫深精穴理，他每下一穴之前，都须要有明确解说，才可下针，如此十数针后，已紧张得冷汗淋漓。

郭彩绫显得异常疲惫，费老头收针而起，言明须三天连续下针之后，才可见功，随即告辞退出。

在走廊的另一端，刘二拐子在等着他。乍见之下，刘二拐子紧张复兴奋的走过来，道：“怎么样？成了没有？”费谦回头看了一眼，拐向墙角，刘二拐子跟过来。费老头摇摇头道：“实在没办法下手！”

刘二拐子顿时一怔，道：“怎么会？难道她没叫你扎针？”费谦道：“扎是扎了，但是这个姑娘却是聪明得很，实在是没办法！一个弄不好，只怕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刘爷请转告大当家的，就说这个钱我实在没办法赚，我也不敢赚。”言罢，抱拳作了个揖就要告退。

刘二拐子一把抓住他道：“站住。”

费老头脸色发白的道：“刘爷……这……你不能强人所难呀！”刘二拐子冷笑道：“姓费的，你给我听着，大当家的交待的事情，你非办

不可，要是你敢不遵命行事，我看，你是不想在这个地方混了！”

费老头发呆的道：“这……我不是不听，实在是没有机会，这个姑娘可不是好惹的呀！”

“当然不是好惹的，”刘二拐子道：“给你三天的时间，用针也好，用药也好，反正把她给摆平就没你的事了。你还有机会、先回去吧！”

费谦还要分说，刘二拐子已掉身而去。剩下发呆的费谦、他似乎也只有翻眼的分儿。

夜，雨声淅淅。

郭彩绫在床上反复辗转着，只觉得遍体发热，百骸尽酸、她从来不曾这么难受过，敢情是病势大发了。模模糊糊的睁开眼睛，只觉得口渴难耐，挣扎着方欲坐起，忽然她接触到了一个人的背影，那个人端正的坐在书案前，正自书写着什么。豆大的一点灯光，衬映着这个人魁梧的背部轮廓，他穿着一袭紫色长衣，脑后的两条风翎缎带，勾画出对方的翩翩风度。

郭彩绫猝然一惊，眸子里进现出寇英杰昔日的风采，记得马场初见时，对方正是这等装束。这时所见的背影，更是一般无二。一时间，她惊喜复惶恐，紧张的出了一身虚汗，仿佛精神大振。

“英杰，是你……么？”这几个字一经出口，两汪情泪已禁不住夺眶而出。

那个人先是一愕，放下笔，轻轻的发出了一声叹息，却没有立刻回过身来。

“英杰……你好狠的心……”彩绫落着泪：“我找……得你好苦……你……”

那个人仍然没有回身，似乎又发出了声叹息。

郭彩绫睁大了眸子，她想下床，只是遍体发软，哪里用得上力道。

“寇师哥……”她喘息着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么？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是我错了……”眼泪就象是断了线的珠串，点滴的洒落床旁。她哭得那么伤心，象是小女孩那般无依：“这一年半……我找得你好苦……英杰……你怎么不说话？你回过头来，我有……要紧的话要问你……我……”彩绫用力的撩开了身上的被子，作势想下床，却是力不从心的又躺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坐在桌前的那个魁梧汉子，才缓缓的回过身来。

是一张男人的俊脸，鼻直而挺，目俊而朗，但是，却不是寇英杰。

他是卓小太岁，卓君明。

黯淡的灯光下，两张脸都怔住了。

对于双方来说，都大为尴尬，太窘了。尤其是郭彩绫，在一度惊恐张惶之后，简直难以自处。她想发作，只是发不起来，想走，走不动，失望、悲恸、羞涩……数不清的几百种因素，一下子忿集着她。忽然间，她觉得一阵头昏目眩：“是……你卓君……明？”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全身瘫痪了下来。背过身子，把脸埋在胳膊里，一时只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忍不住悲恸的痛泣出声。

桌前的卓小太岁，一年多不见，他的气质变得深沉多了。那双昔日散放着朗朗神采的眸子，却因过多的沉郁，显得更为深邃，丰润的双颊，也微微陷入，看上去消瘦，浸淫着苍劲风尘之色。他缓缓由位子上站起

来，走过来。

郭彩绫突然止住了伤心，用着那双含满了热泪的剪水瞳子逼视着他。

卓君明后退了一步，在距离床前约五尺左右站住。

“姑娘久违了！”他呐呐道：“听说姑娘玉体违和，特来探视，本想留书作别，却没有想到反而惊扰了姑娘，实在罪过！”

郭彩绫含有责怪的目光，仍在逼视着他，深深谴责着他的孟浪，只是对方明显的一番好意，她也不能过于有悖人情，说他些什么。

她认识他很久了，从第一次赛马大会上，就见过他。她知道他就是在盛京地面上极负盛名的卓小太岁，他拥有的那匹好马紫毛青，更有“八荒第一名驹”之称，脚程几乎比她的那匹火雷红更要快，只是他却有意无意的，在每一次的赛马大会上，总让她跑上个第一，他自己却居第二。就是这样，他才在她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并且也知道他武功极高，人也风流。就是因为他风流，她才不理他。还记得年前的那次赛马大会上，寇英杰误追误闯的跑了个第一，她盛怒下鞭挞寇英杰一场，若非是这个人的从旁劝阻，那一次真可能会把寇英杰打死。多少年来，这个卓君明，总象是阴魂不散，若即若离的跟着她。

比较起来，倒是这一年以来，寇英杰出现以后，他才失踪了。现在，他突然的再次出现，又表示什么？彩绫有些茫然了。

然而，无论如何，这个人在她印象里，比起一般人来总要强多了。离乡背井的此刻，能够看见一个印象并不坏的故人，总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虽然这份喜悦因为对寇英杰的过分渴望淡了，然而，对于他，总还能保持着一份起码的友谊！

轻轻的抹了一下脸上的泪，她窘迫的苦笑了一下，道：“你是不该随便进我房子来的。”

卓君明汗颜的道：“姑娘责的甚是。只是义行不顾细节，心里念着姑娘的病，也就不揣冒昧了，尚请姑娘海涵才是！”彩绫翻过眸子来，看了他一眼，无可奈何的道：“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卓君明道：“在马厩里，我看见了那匹黑水仙宝马，只以为我那英杰兄弟到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姑娘来了。”郭彩绫微微点头，道：“不错，是我骑了他的马，那你又怎么知道我生病了？”

卓君明道：“是我在饭馆用饭时，听见很多人在谈论姑娘，才知道姑娘玉体欠适，听说姑娘还找了费神针扎针，只是看起来，好象并没有什么起色。”

郭彩绫苦笑了一下，她欠身坐起来，用枕头垫在背后，轻声喘道：“卓兄请把灯拨亮了！”

卓君明应了一声，把青纱罩灯，拨亮了一些。这么一来，彼此更清楚的看见了对方。

彩绫脸上带出了一片红晕，她手指了一下桌上的杯子，说道：“卓兄，请烦你给我倒一杯水……”

卓君明立刻由瓷壶里倒了一杯水，摸起来也都冰凉了。卓君明道：“水冷了，我这就到大房去换一壶热的来。”郭彩绫摆手道：“算了，这些日子我早习惯喝冷水了。”卓君明轻叹一声道：“一年多未见姑娘，

姑娘你瘦多了！”彩绫淡淡苦笑了一下：“哪能不瘦呢，先是我爹死了，后来又是仇人上门，家里生了许多事情……哪一件也都够我烦的。”说着，她微微低下头，露出粉酥的一截颈项，一种“美人憔悴”伤怀，淡淡的渲染着。

卓君明眼睛移向一旁，再回过头来，二人目光对视。他点头道：“姑娘家门中事，我都听说了。其实寇英杰与我在秦州初见面时，我已拜叩了老伯的灵柩。这次出来，更到兴隆山白马山庄令尊墓前礼拜，只是我去的晚了几天，英杰与姑娘都已先后出走，只会见了两位师兄，甚是遗憾！”说到这里，微微一顿，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

彩绫强笑道：“我身子一向就好，从来也没有生过什么病，可能是这一次横越沙漠辛苦了些，受了点风寒，才会不支的病倒了！”

卓君明道：“家师留赠给我有几粒驱风健骨丹，能治各种疾病，刚才见姑娘睡着了，不敢打扰，特意留下相赠。姑娘既已醒转，最好现在吃下两粒，我想再过几天，也就差不多可以好了！”

彩绫点头笑道：“谢谢你，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卓君明忙站起，自桌上拿过一个小小瓷瓶，由里面倒出了两粒药丸递上。

彩绫道谢接过一看，不禁惊奇的道：“咦，这不是我爹爹的风雷丹么？怎么你……也有？”

卓君明微微一愕。他当然知道师父成玉霜当年与郭白云的一段夫妻之情，那时期夫妻伉俪情深，同室习技，采百药共炼灵丹，这丹药多半是那时候二人共同配制调炼而成的。

这些话要说起来可就远了，眼前也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当时听在耳中，并不解说，只是淡淡的笑道：“姑娘所说的风雷丹，也许与这药丸很相似，但是效果却不相似，姑娘以前可曾服用过？”

彩绫想了一下道：“吃过，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说着即把两粒丹药服下，点头道：“卓兄坐下说话。”

卓君明自从结识她以来，从未曾见过她这般谦虚待人，不免受宠若惊，微微呆了一下，随即坐下。

彩绫道：“不瞒卓兄，寇英杰蒙先父生前所垂青，收在门下为徒，他千里迢迢运送先父尸身，我和两位师兄竟然误会了他，以至于他师门难留，悲伤出走，如今下落不明，我就是专为这件事来找他的。”

卓君明轻叹一声道：“姑娘的来意，我是知道的。寇兄弟义薄云天，令人钦佩，他是个有抱负血性的人，时时以郭世伯之死与师门荣辱在念，自是不甘寂寞，我猜想他很可能隐居某处，参习郭世伯临终前传授他的武功，此番出世，定是颇有可观了！”

彩绫心里越是难受，当着人前，她自是不会显露出来。卓君明道：“月前我风闻隆中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少年奇侠，竟然于一日之间，将隶属宇内十二令的三处分舵给挑了，三舵主俱受重伤，那个少年并没有留下姓名，只是武功奇高，江湖上风闻他身法奇特，前所未见，能踏波御风而行，不知姑娘可曾听说过此一传说？”

彩绫微微呆了一下，摇头道：“这个……我倒没听说过。怎么，卓兄莫非以为……”

卓君明摇头道：“这就很难说了，土隔三日，刮目相看，以寇英杰

之禀赋，如得高人秘授，并非不可能造就奇功，只是我总觉得太突然了一点，可能是另有其人。不过，这个人居然敢与宇内十二令为敌，却是令人钦佩。我风闻他的神采，真希望与他见上一面才好！”

郭彩绫微微一愕道：“这人姓什么？”

卓君明道：“这个就不清楚了，只是风闻他身法奇特，如金鲤行波，人皆以‘金鲤’称之。”

彩绫登时为之一呆，一时间，她脸上闪烁出一片喜悦。

“金鲤……”她神色紧张的道：“你是说这个人外号叫金……鲤？”

“我是听人家这么说的，详细情形也就知道了！”

郭彩绫轻轻哦了一声，喃喃道：“莫非真的是他……”

卓君明惊道：“姑娘莫非认得此人？”

彩绫摇摇头，说道：“不，我只是瞎猜罢了！”她嘴里虽这么说，可是一颗心却是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若非是身上的病，她真恨不能马上就离开这里，赶到隆中去。然而，转念再一想，寇英杰只不过才离开了一年多的时间，哪里能造就出这等骇人功力，虽然外面传说父亲生前拥有那么一卷金鲤行波的图画，自己却是始终不曾见过。就算是父亲真有此物，以他老人家那等出神入化的身手，多年来都未能参透，又怎能敢以揣忖寇英杰在短短一年之内，竟能习透贯通？实在是过于玄想。

这么一想，她不禁又凉了下來，一时之间，就好象心里倒了五味瓶儿一般，越加的不是滋味，恍惚中发出了一声轻叹，随即闭目不言。

卓君明见状，心内雪然。其实他钟情彩绫，更不在寇英杰之下，只是一旦发觉到寇英杰的受命乃是出于郭白云死前托嘱，他旋即打消了一腔热念，一时间万念俱灰。

在过去的年许时光，他就是在那种心情下度过的。经过了一年多长久时光的痛苦煎熬之后，他原以为对此事已经淡忘了，原以为自己已经变得很坚强了，哪里知道那独自建立的心里长城，却是那般的脆弱。此刻，在目睹着彩绫这个人时，他几乎感到要崩溃了，一种难以克制的痛苦情绪，象是澎湃的怒潮，在他内心翻涌着。然而，他必须要忍耐着。他作出了一种几乎不象是他意识支配下所产生的窘迫表情，狼狈的苦笑里交织着隐隐的泪光。

背过身走向窗前，他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幻想着面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一种侠义的激烈意义，否定了儿女情长。瞬息之间，他立刻又变得理智了。回过身子来，他打量彩绫，道：“姑娘，夜已经深了，你好好歇着吧，我会随时来看你的。”

彩绫看着他，呐呐道：“卓兄也住在这个客栈？”

卓君明道：“不错。”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又道：“姑娘你也许不知道，这所红水晶客栈的东家李快刀，是本地的一霸，劣迹昭彰，姑娘单身住栈，对于此人，却要防上一防。”

彩绫点头道：“我知道，这个人的一切所作所为，我来前都听说了。我有心要为这地方除此一霸，却未曾想到一上来却病倒了！”

卓君明冷冷的道：“姑娘既有此心，正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可以助姑娘一臂之力。”

彩绫笑道：“卓兄如肯插手，那就太好了。只是我们应该怎么下手？”

卓君明道：“姑娘目前自是不宜劳动，李快刀虽说是一介奸佞小人，

但是这些年赚的肮脏钱，实在为数不少，这附近方圆数百里内外，他称得上是个人头，养有不少无赖混混，还有不少江湖败类，依赖他的钱势，也都肯为他效力卖命。”

彩绫冷笑一声，插口道：“就凭这点势力，卓兄莫非就害怕了？”

卓君明道：“姑娘误会我了，就算是不曾遇见姑娘，我也有决心要痛惩此人，只是在动手之前，我不能不把他摸个清楚，以免遗有后患！”

郭彩绫微微颌首道：“还是卓兄想的周到，听卓兄这么说，莫非这个李快刀还有什么权势撑腰么？”

“当然有。”卓君明微微冷笑，说道：“我如果说出了这个人的后台，姑娘就势必更不会与他干休了！”

郭彩绫呆了一下道：“卓兄是说……”

卓君明道：“姑娘也许还不知道红水晶的后台势力。不过我说一个人，姑娘一定认识。”“是谁？”

“鹰九。”

“鹰……九？”彩绫睁大了眼睛道：“卓兄说的莫非是鹰……千里？”

卓君明点头道：“不错，就是这个人。”

郭彩绫沉默着没有说话，只是这个名字显然已勾起了她无边的痛恨，关于这一点，只须要透过她那双锋芒内蕴的眼睛即可知道。过了一会，她才问道：“卓兄这个消息可靠么？”卓君明道：“绝对可靠，关于这件事，我是亲耳由李快刀嘴里听到的，不过好象与宇内十二令并没有什么关联，我只听他们谈到了鹰九这个人！”

彩绫徐徐点头道：“这就对了，宇内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已经占有了我爹的两处金矿，他眼睛里岂会看得上红水晶这点小买卖，倒是鹰千里很可能打着宇内十二令的旗号在外面诈财。”卓君明道：“姑娘说的不错，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既然鹰千里插手其间，也不能说与宇内十二令毫无关系，我以为还是应该先把他们摸清楚了，才好下手。”

彩绫显然因为听见了宇内十二令以及鹰千里等名字，想起了父亲的死，家门的恨，颇是难以自己，再加上病势的折磨，看上去确是显得十分衰弱。

卓君明又为她倒上一杯水，随即告辞道：“姑娘还是好好歇着吧，有什么事须待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彩绫看着他微微苦笑了一下，点头道：“谢谢你，卓兄。我不送你了。”

卓君明转身离开，一股轻烟似的，投身窗外。

雨还在继续下着，站在廊子里，卓君明回过身来打量着彩绫的住房，只见两面纱帘，被风吹得猎猎起舞。想到了房中佳人，正是年来自己刻骨铭心、昼思夜想的人儿，在昔日，彼此虽未能见面，想起来却每生甜蜜之感，而此刻，虽然相距如此之近，近到深宵对面，剪烛夜谈，却反倒冷漠如斯，而有咫尺天涯之感。

人也，时也，地也，造化之弄人，无复奈何，怅望着纱帘内的荧荧孤灯，怀想着美人的惆怅，正是一种相思，两般消受。卓君明脸上带出了冰涩的笑容，这一刻，他真是由衷的对寇英杰深深羡慕。

不可否认，郭彩绫这个妮子已深深的爱上了他，寇英杰虽说是历尽

千辛万苦，到头来能够赢得彩绫这般盖世侠女佳人的回心转意，却也是实足的了。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一时间，他真有置身寒冰的感觉。

感情的枷锁，他是背定了，道义的趋使，更不能容他抖手一走，火般的热情，转瞬间变作冰渣，硬生生的咽到肚子里。凝睇着敞开的楼窗，忖想着窗内的彩绫是否也如同自己一般的痴？他木讷的转过身子来，目光视处，却意外的看见了通向邻院的那个月亮洞门，在高挑着的彩灯里，渲染出一片桃红光彩。恍惚间，他听见了那种醉人的丝竹声，足下也就情不自禁的向着那扇月亮洞门迈进去。

斜风细雨里，他来到了那处最能销魂蚀骨的地方——红水晶琴院。

琴院是妓院的别称，卓君明焉能不知。他一向最痛恨假道学，偶尔在心情失意沮丧的时候，也曾涉足过风月场合，那些倚怀送抱的姑娘，固多下里庸俗，偶尔有那姿色出众善解风情的，无不众所往趋哗然取宠，远非他所乐意接近，难得知心二三，春风一抱，却又平添无限惆怅……

任何形式的塑砌，他都厌恶，尤其是姑娘们的虚情假意，更使他无法消受，是以在基本上，他的涉足与一般人的旨趣大相径庭，排愁解爱的意念远过于欲的追求，是以常常空入宝山，在求知心的一笑，得到了足以缓和内在的那种适度，他随即告辞。

有了这种“怜香惜玉”的心理准则，再加上他的翩翩风度，常常是姐儿们争宠的对象。风流的名声，就是这样扬出去的。

今夜，他尤其感觉到心情的空虚，内在的枯萎。面迎着凄风苦雨，使他想到了埋首一醉。如果此时此刻，能有个善体人意的姑娘，用她那双纤纤柔荑为自己浅浅斟上一盏，该是一种灵性上的无穷安慰。然而，红水晶琴院的金碧辉煌，却大大的破坏了他心里渴望着的那种情调。

一辆马车奔驰过来，飞滚的车辆溅起了大片泥浆，如非卓君明闪身的快，怕不溅得一身。车把式长鞭耍了个花梢，马车突地止住，两个随从从跳下来，拉开了黑漆的车门。

车上人，那个脑满肠肥，黑得发亮，后颈突出一大块的家伙由车上跳下来。

接下来是一声“客来”的吆喝，那么多人，一片粉红翠绿，交织着钗光鬓影莺声燕语的姐妹行列，簇拥着胖子进去了。

卓君明恰于这时来到了门前，那么多的姑娘，他居然会偏偏看见了她们，她也偏偏的看见了他。

原本是一百个不情愿，打心眼儿里委屈的那张清水脸儿，忽然绽开笑脸，她倏然挣开了胖子的手，彩蝶似的向门外扑来，卓君明也不胜惊喜的迎上来。

“卓相公，”她拉住了卓君明的手百合花似的笑着：“你怎么来了，快请进来。”

一身的绿——翡翠的小袄，紧束着细细的腰肢，柳叶弯眉下面，那双大眼睛，更有无比的俏媚。她就是卓君明昔日在秦州结识的那个青楼姑娘翠莲。因擅歌小令，鼓琴瑟而深蒙卓君明喜爱。

卓君明高兴的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翠莲瞟了里面那个黑胖子一眼，后者似乎因为她突然的离开而甚为不满，正向这边直眉瞪眼的怒视着。

卓君明也发觉了，问道：“这人是谁？”

翠莲轻轻一推他，小声说：“走，咱们进去再说。”说着，把卓君明拉到了里面。

迎面又来了几个姑娘，翠莲也没跟她们打招呼，径自把君明带到了一间暖阁里。

这房子里生着炭火，点有一对纱罩红烛，红红的烛光映衬着银红的窗户纸，更有一种旖旎的情趣，垂挂着的珠帘，撞击的叮叮声，象是相爱的恋人在喁喁低诉的情话。

总之，在这里见着知心的人，卓君明有一份意外的喜悦。

翠莲拉着他在一张猩红的缎垫坐下来：“相公您可好？”翠莲眼睛里交织着喜悦的泪光：“一年多没见您了，这会子怎么想着来了？”

卓君明微笑道：“实在说，这一次不是存心来看你，却是意外的碰见了你。”

翠莲耸耸肩膀，撇了一下嘴道，“我说呢！相公您哪会记挂着我们？还不是黄喇嘛卖毯子——早把我们抛在颈子后头了！”说着悻悻的垂下头来，露着白酥酥的一截颈项。

这副模样儿，倒与方才的郭彩菱有几分相似，只是那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卓君明心里微微一动，下意识的探出手轻轻的搂住了她，这妮子嚬然一声，已顺势滚到了他的怀里。把脸贴在他胸脯上，她伸出一双雪藕般的胳膊攀住他：“怎么啦，相公八成是这里有了老相好了，她叫什么名字？”

卓君明道：“别瞎说，今天，我是第一次来！”“真的？”翠莲一个咕噜把身子坐直了，脸对脸的看着他：“您别是哄我吧！”

卓君明一笑，拍着她道：“我哄你干什么，你坐好了，我还有话要问你。”

翠莲撒娇的哼了一声，却腻在他腿上不肯起来。

卓君明道：“你是怎么离开秦州的？蝶儿她们呢？”翠莲轻叹一声道：“别说了，相公走了以后，干娘就逼着我和蝶儿嫁人，嫁给许大器做小的，蝶儿受不了逼迫，就嫁过去了……”

卓君明轻叹一声道：“你说的可是那个贩盐的许大器？”翠莲道：“就是他，姓许的同时看上了我们两个，是我拼死不从，干娘才把我转卖到红水晶……”

卓君明苦笑了一下道：“你来到这里有多久了？”

翠莲道：“才十几天。”

卓君明道：“这么说你才刚来？”

翠莲点点头道：“这里规距更严，日子更不好挨，是我的命苦，一上来又惹了麻烦！”

卓君明问道：“你惹了什么麻烦？”

“相公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不是看见了那个人吗？”卓君明道：“不错，你说的是那个黑胖子？”

翠莲站起来左右看了一眼，小声道：“相公轻声一点，这个人可是不好惹呀！”

卓君明哼了一声，道：“他是怎么不好惹法，我倒想听听看。”翠莲道：“他就是这地方上有钱有势的徐七爷。”

“姓徐的又是谁？”卓君明眼睛里已捺不住迸出了怒火。翠莲是很

明白他的个性，生怕惹恼了他，当时轻轻推着他道：“我的爷，您这是怎么了，可别冒火呀！”卓君明冷冷笑道：“我冒什么火？既然你高攀上了什么徐七爷，又何必再来理我？你接你的贵客去吧，我走了。”说完，把翠莲向外一推，站起来就走。

翠莲娇呼了一声，摔倒在地，爬起来拉住他，道：“相公，你这是骂我……我翠莲可不是这种人……”说着牙咬下唇，粉泪簌簌的泣出声来。

卓君明愕了一下，由不住轻叹了一口气，心中暗自好笑道：我这是怎么了？何必拿她一个可怜人出气！心里这么一想，气也就消了一半。他轻轻叹一声，重新坐了下来，道：“你也别哭了，是我冤枉了你，我给你赔个礼就是了！”

翠莲掏出小手绢，抹了一下鼻涕，怪可怜的道：“我知道相公是气我不该去下海接客，可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到堂子来的客人，又有几个象爷你这么体念我们的好人？谁不打着我们身子的主意……”

卓君明叹口气道：“可是，我也曾留下了银子……”翠莲眼泪涟涟道，“相公留下的银子是不算少了，只是我干娘贪得无厌，受不了‘钱’大爷的怂恿，再说红水晶的李大当家的亲自上门挑的人，我干娘她有几个胆子敢不答应？”卓君明冷冷一笑，说道：“你说的是李快刀？”

翠莲点点头，仍在抽搐不已。

卓君明道：“李快刀是多少钱把你买下来的？”

翠莲红着脸道：“好象三百两银子！”

“三百两银子？”卓君明冷笑道：“好，这件事我知道了！”翠莲一怔道：“相公，你打算干什么？”

卓君明哼了一声道：“不干什么！我再问你，你刚才说的那个姓徐的又是哪棵葱？”

翠莲呐呐道：“他是这里李大当家的朋友，大当家对他十分巴结，听说这个人还有一身好功夫，是干的黑道上的买卖。这里的姑娘，十有八九都是由他从内地给运来的。”

“好！”卓君明冷冷道：“贩卖人口，逼良为娼！”

翠莲脸吓的雪白，站起来握着他的手道：“我的相公，我知道您本事大，可是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呀！你犯不着为我得罪他们呀！”

卓君明冷冷一笑，道：“放心吧，翠莲，你几曾见过我卓小太岁莽撞过了？只要你还是以前清白的你，我就有法子把你赎出火坑，要是你贪图虚荣，受不了引诱，我也就不管你的闲事了！”

翠莲忽然伏在他腿上低声的哭了。

卓君明伸手轻轻摩掌着她，道：“你又哭了！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真心话，只要你拿定主意，三百两银子在我来说还不是个数目！”

翠莲抬起头来，感激而泣的道：“谢谢相公，你对我太好了，我给你磕头。”说着她真的就想跪下叩头，卓君明一把拉住她道：“你这是干什么？”

翠莲忽然抱住他，脸色娇红的道：“相公的意思，真的是要赎我出去？”

“当然是真的了！”

“那……”翠莲的脸色更红了“相公打算怎么安……插我呢？”

“这……”卓君明微微笑道：“出去再说吧！”说着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好了。“翠莲！”卓君明道：“我心里有这么个人，还没告诉过你，我想等你出去以后介绍给你们认识！”

翠莲撇了一下嘴，忍不住落泪道：“我就知道……你打算把我往人家身上推……相公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

“翠莲你听我说……”“我不要听。”她站起来赌气的走到窗前，忽然站在窗户边上哭了起来。

卓君明皱了一下眉，刚刚站起来，就见大红的门帘子忽然撩起来，进来了一个鬓插红花的白胖婆娘。

翠莲乍然发现她进来，顿时止住了哭泣，作出一副笑脸道：“魏大娘来了，请坐！”

白胖的那个魏大娘，寒着一块大烧饼脸，两只手往腰上一插，斜着眼，嗲声嗲气的道：“怎么着，我说翠莲，才来了几天呀你就给我拿起娇来了！”

翠莲顿时花容失色，道：“大娘说哪里话……我不敢！这从哪里说起嘛。”

魏大娘鼻子里哼哼着冷笑了一声，斜过眼睛瞟向卓君明：“是你的老相好？”

翠莲应不是，不应也不是，一脸的尴尬。

倒是卓君明怜香惜玉，笑了笑：“不错，我们是老相好，在秦州我们就认识。”

魏大娘一双眯眯眼，上上下下的在卓君明身上转着：“爷贵姓？”

“卓，卓君明！”报了姓名之后，也同时失去了他脸上的笑容。胖婆娘笑着道：“卓爷大概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吧？”言下的意思，有点象是在责备对方的不知天高地厚。

卓君明点头道，“不错，是第一次。怎么，还有什么规矩么？”翠莲深知卓君明个性，生怕他三句话不对，把事情弄僵了，赶忙上前打圆场：“相公，没有你事。”她又转脸过来，向魏大娘陪笑道：“大娘大概不认识这位卓爷，他是京里下来的，家里做的是大买卖，有的是钱。”

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翠莲这种说法，完全是投其所好，那魏大娘听了这句话，果然脸色缓和了不少，可是她来这里是有使命的。

“哦，原来是卓大少爷！”一面说，她伸出一只白胖的手，把翠莲拉过来，却笑脸向卓君明道：“大少爷你少坐一会，我给你另找一个人来，翠莲还得到另外房里去一趟。走，翠莲！”

“站住！”卓君明冷笑着道：“翠莲留下来。”

翠莲上前小声说道：“我的爷，你……你这是……”

卓君明把她推开了，手指着那个胖婆娘道：“你出去，这里没有你的事，翠莲她从今以后，不接外客，一切的开支，我认了！”

魏大娘着实吃了一惊，却又作出一副笑脸道：“卓大爷大概是喝醉了，堂子里的姑娘，哪有不接客的道理，走！翠莲。”这婆娘嘴里说着，上前一步拉住了翠莲的手，脸上可就现出了鸨儿的那种狰狞：“七爷那边等着你呢！还不快走！”

翠莲被她拉的脚步一踉，由不住就随着她往外走去。

人影一闪，卓君明已拦在了眼前。他身法轻灵，衣衫不整，明眼人

只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不凡身手，可惜魏大娘那等下俚俗妇，哪能有这等见识。

“怎么回事？”胖婆娘翻着她那双眯眯眼：“卓少爷你敢管徐七爷的事？”

卓君明道：“我谁的事也不管，你把她留下来走人，要不然可就怪不得我手下无情！”

魏大娘冷笑一声道：“卓爷，你要想闹事，可也得看看地方，红水晶这块招牌，可不是好惹的！”

说话的工夫，可就由廊道那边，慢慢悠悠的走进来两个人——两个歪戴帽子斜瞪眼的家伙。

两个人慢慢走过来，一左一右在魏大娘身后站定，一个叉腰，一个抱胳膊。叉腰的那个是个黑大个，左太阳穴上贴着一块膏药，这么冷的天，这家伙有意逞能，特别把棉袄前大襟敞着，右胳膊上绕着一条生铁链子，这根铁链子就是他的武器，一声喊打，马上就可出手，打得你鼻青脸肿。抱胳膊的那个，块头也不小，只是较诸那个黑大个却要矮上一些，身上穿着皮小褂，两边小腿肚子上，一边插着一口小攘子。两个人每人戴着一顶黑便帽，帽沿部歪到脑瓜后面去了，活生生的是两个无赖、混混，不用说也知道是两个龟奴，吃的是妓院保镖这行饭。

魏大娘胆气顿时大增，一拉翠莲道，“我们走！”

翠莲挣着道：“大娘！”

魏大娘小眼一瞪，用力的一拉她，喝道：“走！”却有一只手，捏在了她的肥胖的手上——卓君明的手。在卓君明那般神力之下，魏大娘的手不由她不松开，只痛得她嗷嗷的叫了起来。

卓君明冷笑道：“去！”手势向外一带，魏大娘又是一声叫，肥胖的身子霍地向外一踉，一交摔了个黄狗吃屎，顿时撒泼似的大叫了起来。两个龟奴登时一惊，黑大个首先一步抢先，把身子凑近过来，大吼一声道：“好小子，你敢到这个地方来撒野，打死你个小崽子！”嘴里骂着，一抡手上的链子，刷啦啦一阵子响声，直向着卓君明当头打了过来。

这条链子约有核桃那般粗细，照他这般用力的打法，要是一下子砸在了头上，焉能会有活命之理！因为这红水晶里的人平素作恶多端，打死一条人命又当得了什么？可这一次，他们却是遇见了对头，碰见卓君明这个厉害的客儿。黑大个的锁链子才下去一半，已被卓君明伸手抓住了链梢，霍地向外头一带，前者嘴里怪叫了一声，身子已由不住向外踉出，手里的链子已到了卓君明手上。黑大个怒啸一声，拧腰飞足，一脚直向卓君明心窝上踹过来。只听得“哗啦！”一声，卓君明手上的链子就像是怪蛇也似的缠在了他的腿上。

这一次卓君明是存心要给他一个厉害，链子一经缠上，紧接着向外一抡。黑大个成了个空中飞人，呼一声，足足摔出去丈许以外，只听见碰的一声，身子撞在了红石柱子上，当场就晕了过去。

另外那个人在二人动手之初，已把一对匕首取到了手里，这时见状身子向下一伏，随着转身之势，掌中双刀狠狠的向着卓君明背上猛插了下来。卓君明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这等江湖下三流的角色，焉能会看在他的眼中？锁链猝然向下一卷，叮当两声，已把对方手上的一对匕首卷得腾空飞起。这个人惊叫一声，却乘机翻过一双胳膊来，用胳膊肘子

直向卓君明身上撞击过来。卓君明长眉一挑，左掌向外凌空一吐，这家伙登时就象个元宝似的滚了出去，发出了凄厉的一声怪叫，当场也就闭过了气。

卓君明这一手劈空掌看似无奇，其实真力内聚，用的是对付高手的打法，对方自是当受不起。

两个人在不及交睫的当儿，先后都摆平在地。

魏大娘吓得脸色发白，看着卓君明直打哆嗦，忽地掉过头来，忘命般的撒腿就跑。

卓君明冷笑着正要向她出手，却被翠莲一把抓住。

“我的爷……你呀！”用力的把他推到了房间里，关上门，翠莲吓得脸色发青，道：“相公，你可是闯了大祸！”说着，她转过身子，张惶的打开了一扇窗户，一股冷风，直由窗外吹进来，翠莲冷得身上打颤。“相公，你快跑吧！”她指着窗外：“从这里出去，千万别叫人看见了！”

卓君明鼻子里哼了一声，走过去把窗子慢慢的关上。

“你……还不走？”“我本来就没打算走！”

“你……”翠莲走过去两只手拉住他：“相公……那个徐七爷可是马上就来了，他是这地方上一个霸王，可是不好惹呀！你……你快走吧！”

卓君明冷笑道：“你用不着怕，一切有我在，就因为他是这地方的一个霸王，我才特意的要会一会他！”

“相公……”翠莲害怕的道：“这个徐七爷练过功夫，他手底下人又多……”

“你不要说了！”卓君明微微一笑，倒象是把刚才的怒火消了一半，他坐了下來道：“那个姓徐的不来是他的造化，他要是来了，我就叫他尝尝厉害！”

翠莲脸色微微一变，轻叹了一口气，道：“那我就过去看看。”“站住！”卓君明道：“你真要跟我相好，就乖乖的守在这间房子里别动，天塌下来都没你的事，要是你怕事，就只管出去。可是……”他冷笑了一声，脸上浮起了一种凌厉，接下去道：“我们的交情也就完了！”

翠莲聆听之下，忽然落下泪来，嚤然一声，扑倒在卓君明身上泣出声来。

卓君明道：“你又哭了！”

翠莲仰起脸，忍住声音，粉泪簌簌的道：“到了这个时候，相公你还不相信我，我情愿为相公你死了。”

“那又何必？”卓君明微笑着把她拉起来，小心的把她脸上的泪揩拭掉，一种异样的情愫激动着他，忍不住把她揽在了怀里，翠莲受宠若惊的倚在他身上，似惊又喜的睁大眼睛看着他。“你干吗这么瞪我？”

“我……”翠莲狠狠的咬着自己的下嘴唇：“我真想不透你这个人。”

“想不透我什么？”抬起手，摸着她雪白粉酥的脸，卓君明为之一女情长了起来。

翠莲忽然把脸枕在了他的怀里：“要是你心里有我，就该……唉，算了，我哪里配，又哪有这个福气？”说着，她的眼圈又红了。

“翠莲，你抬起头来，坐好了。”

翠莲鼻子里哼了一声，心里只觉得害臊，却经不住心上人那双有力的手，把她的脸硬捧了起来。

她忽然接触到君明的那双眸子，那种灼灼的光采，真把她吓了一跳。

“爷，”她推着他：“你这是干什么！多不好意思！”

卓君明道：“别动，让我好好瞧瞧你！”认识有四五年了，真还不曾这么清楚的看过她。呈现在灯光下的那张脸，细白粉嫩，弯弯的两道眉毛，挺亮挺大的一双眼睛，还有那张小小的嘴，端的是一副美人胚子。只怨造化弄人，却把这么一朵鲜花，糟蹋到这种地方，一种无名的怜惜，蓦地由心上升起。象是忏悔，又似一种愧疚，他忽然觉得过去愧对了她，只把她当成了一个无聊时解闷儿的姑娘，实在说从来也没把她往心里放过，现在想起来，他才忽然发觉到错了。

“相公，”翠莲轻推着他，站起来忸怩着道：“干嘛这么看人家……我给你倒杯茶去。”

卓君明一把拉住她，两个人的手都是火烫的。

“翠莲，”卓君明忽然也变得不自然了：“我住在后面客栈东跨院头上那间房里，你能……来么？”

翠莲的脸蓦地红了，心里就象怀着小鹿似的撞着。想听这句话，不知道盼望有多久了。打从认识他起，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姑娘的身子就是为着他留的……

等凉了心，凉了意，才会有这次的往火坑里跳，想不到正在节骨眼上，他却又来了。“好险……”她心里想着，又再次淌下了泪。

“你不乐意？”

“不，我是太高兴了！相公，你知道，我盼望你这句话有多久了？”她又扑到了他怀里。

卓君明轻叹一声，道：“过去是我错了，以后绝不会了。”“真的？”

“绝不骗你！”

翠莲忽然笑了，象是忽然绽开的玫瑰，用袖子把脸上的泪擦了一下：“哦，我太高兴了……”

卓君明吸了口气，这一会子就象是吃了定心丸那般笃实，他站起来道：“我先走了！”

翠莲看着他，脸上只是泛着那种醉人的酡红：“由窗户走吧？”“不，由哪里来，就由哪里去！”说着他就过去开门，才走了一步，他忽然听见了什么，把翠莲往边上一推道：“人来了，没你的事。”话声才住，就听见门上碰然一声，紧接着嘿喳一声巨响，整扇门破了个稀烂。连带着整个房子都摇晃了起来。门外显然是站满了人！

魏大娘也在，她害怕的站在一边，手指着屋里的卓君明，向其中的一个黑胖子道：“就是他……七爷！”黑胖子显然就是那个所谓的徐七爷了。

徐七爷本名徐有义，少年时出身少林，干过几年和尚，因为爱吃花街之酒，不守清规，方丈一怒，逐出寺外，就这样和尚被迫还了俗，从此以后越加的横行为恶，渐渐成了家乡泉州一霸。泉州那个地方容不下他，再者距离莆田师门少林寺太近，有点碍手碍脚的感觉，二十五岁那年把心一横，这才远走异乡，打出了今日这个土太岁的名头。

徐有义虽然名为有义，其实是专干无义的事，干的坏事简直太多了，细数起来罄竹难书，其中最明显，而使他致富的就是逼良为娼和拐卖少女。在秦陇地方，上百家的窑子，里面的娼妓，有一多半都是他由内地

拐骗来的，他成了这行业中的大龙头，手下拥有几百个如狼似虎的奴才，各以保镖的名目，分发各妓院，坐收红利，不数年间他已是家财千万，俨然这地方的大霸王了。

他与李快刀，可以说是臭味相投，互相借重利用，彼此狼狈为奸。这红水晶虽非他的天下，他却也能称得上半个主人。李快刀都不敢得罪他，卓君明哪里放在眼中！圆瞪着一双鸭蛋眼，闪闪冒着红光，那副样子简直就象是要把卓君明这个人生吞下去。

“小子！”他沉声喝叱道：“你是干什么的？”

“来玩玩的！”卓君明答得好，“来花钱的。”

“揍这小子！”

“打死他！”

显然徐七爷身后的那伙子人都忍不住了，群起鼓噪，为虎作伥。

姓徐的虽然是靠女人起的家，可是倒是名符其实的少林出身，练有一身好功夫，那双“招子”可不含糊。

所谓“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对方是吃几碗饭的，只凭一眼他就能看出来。在他面前的这个年轻人，那种风度气势，他焉能看得出来？

“小朋友，你敢情是个会家子？”

“不敢！”卓君明道：“粗通一二。”

“报个万儿吧！”

“卓君明。请教！”

徐有义眉毛一皱，冷冷的道：“卓朋友你来到这里，难道连我徐七的名字也不知道？”

卓君明微微一笑道：“原来你就是那个专营贩良为娼的徐七，失敬，失敬！”

徐有义脸上一阵发紫，按理说应该发红才是正理，只因他的脸太黑，是以人家发红，他发紫。

“哪里哪里！”徐有义嘿嘿笑道，“卓朋友你这是抬举我了！”

堂子里灯光大作，各房里的嫖客姑娘都出来了，把这片地方围得水泄不通。

徐七爷还在拿对方的斤两：“我风闻关外有个卓小太岁，与足下是不是相识？”

卓君明一笑道：“没有听说过。”

徐有义脸上顿时现出了一种轻蔑，冷笑道：“这地方上，多年来敢给我玩硬的，你是第一个人，今天要是不教训你小子一下，难平众怒。”说到这里，他身子向后面退了一步，一个身材不高，细目黄脸汉子突地由他身后闪出来。

卓君明早就注意到这个人的蠢蠢欲动，心中自有准备，黄脸汉子看来身手不弱，身子甫一闪出，二话不说，足下一上步，陡地出右掌，直向卓君明咽喉上插来。卓君明身子向下一矮，黄脸汉子一掌插空，紧随着他长身而起，一阵风似的由卓君明头顶上掠了过去，紧接着他身子向前一探，双手以“抱树功”猛力的向卓君明两处后肋上抱了过去，这一次却是抱了个实在。

黄脸汉子复姓司徒名威，在徐有义手下数百名黑道人物中算得上是

一把好手，他练过抱树功，双腕上有五百斤的沉力，运劲力夹之下，很少有人抵挡得住。

眼看着他那一双有力的胳膊一下子将卓君明抱住，在场各人俱都由不住惊叫了一声。司徒威心中更不禁为之大喜，他双腿猛的向上一挺，双腕上已运足了力道，霍地向着当中一挤，呃！一声骨响，卓君明的肋骨倒没断，反倒是司徒威的胳膊脱了臼，一阵子钻心奇痛，司徒威脸色骤变，步履蹒跚的一连向后退了三步，大颗的汗珠子顺脸直下。

卓君明掌势一吐，司徒威身子陡地仰面翻倒，一时面若金铤，顿时闭过气去。四周各人，目睹及此，俱不禁发出了一阵惊叫，姑娘们更是惊吓得花容失色，乱成了一片，俱都以为闹出了人命，惊叫声中，纷纷转回房中。

徐有义神色微变，走上几步，弯下腰略为察看了一下司徒威的情形。他显然别有见地，先探二指在司徒威鼻下试了一下，随即以拇食二指略略把司徒威紧蹙的双眉施展开来，面色倏地变得严肃，挥了一下手道：“抬下去！”

身后各人答应了一声，顿时把司徒威笔直的身子抬下去，徐有义鼻子里冷哼了一声：“足下好厉害的‘闭穴三险手’！”他又慢吞吞的道：“如果在下猜的不错，卓朋友当是出身岭南武功一系，这倒是失敬了！”

卓君明倒不曾想到这个俗物竟然有此“目鉴”之力，一时倒也不可轻视。“姓徐的！”他冷冷的道：“我久闻你是本地一霸，素日为恶多端，今天倒要向你讨教了！”

徐有义脸上闪着紫光，嘿嘿笑道：“这么说你是有心来生事的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说了这句话，卓君明后退一步，目光深邃的注视着徐有义：“请吧！”他左手握拳轻轻竖起，右手张开虎门轻轻托在左腕时。这一手看似无奇，其实却显示着一种迹近于“隐象”的高明手法。

徐有义看了一眼，心中着实又吃了一惊：“卓朋友既有意与在下一分胜负，这里不是地方！”

“哪里才是地方？”

“请随我来。”说了这一句，转身向外步出。

他身后跟着四个人，一同向外踱出。

卓君明回头看了一眼，翠莲早已被先前的场面吓傻了。他点点头，说道：“你不必害怕，且安歇去吧！”说完随即跟着徐有义向外步出。

前面的五个人一直走出了长廊，穿过一个月亮洞门，来到了一进院子里。

卓君明远远打量着，只觉得那进院子异常的安宁，积雪被雨水冲化了，只留下点点白痕，五个人进去以后，不曾带出了一点声音。他已经领会出这个徐有义的刁猾，决心要给他一个厉害，当时不动声色，继续向院中步入。在洞门口，他站住了脚步，向着院内窥伺了一下，发觉到是一所梅园，虽不得见绽开的蓓蕾，却有盈鼻的清香。“徐七，我进来了，有什么厉害的手法，你就施出来吧！”话声出口，身躯微飘，已闪身门内。

也就在他身子方自闪进门内的一瞬，迎面倏地响起了一股尖锐风力，一大蓬黑色的物件，昏天黑地，席空盖顶般的直向着他身上拥了过

来。

卓君明早已防到了有此一手，象是展翅的白鹤，一袭长衣陡地随风抡起，迎着空中暗器一兜一卷，只听得一阵了叮咚声响，全数收入衣内化为乌有。

四条疾快的身影，几乎是同时现出，四口刀也同时递出。

在一阵衣袂荡风声里，四个人，四口刀，在同一个扑势里，由四个不同方向，向着当中的卓君明兑挤过来。

天黑，无云，不折不扣的杀人之夜。

这一招联手对杀之势，的确当得上高明二字，只可惜卓君明早已料定了他们会有此一手。看起来真是微妙极了，就在四人猛力向中兑挤的一刻，卓君明身躯陡地向下一矮，四口刀可全数都落了空，非但如此，还险些招呼到了自己人身上。

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刻，在他们四人来说，可是来得去不得，在他们猝然发觉不妙，警觉着待要向后退时，已是慢了一步。

那一袭长衣，抡施得何等美妙！夹杂着一股凌人的疾风，随着卓君明一式漂亮的旋身出手，长衣下襟一平如水，宛若飞云一片，呼啸声中，已由每个人喉下扫过。一时之间，鲜血怒溅。卓君明振衣长身，捷如飞鸟般的由四人之中拔身而起，翩翩落向一隅。

他身子落下的时候，也正是四个人倒地的同时。

四个人分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倒下去，却不见一个人再能爬起来，每个人喉结部位，显明的留下有一道血槽，怒血如箭般地由那里喷出来。

卓君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快手法，握腕之间，连杀四人，却把那个暗中窥伺的徐有义吓得面无人色。

徐有义陡地闪身，待向一棵雪松后面躲去，面前人影闪处，卓君明已拦在眼前：“姓徐的，现在该是我们见见真章的时候了！”

“卓……朋友！”徐有义面色不动，呐呐的道：“好高明的手法！”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卓君明冷笑道：“这梅园端的是安静地方，今夜晚，我就要为宝鸡地方上除了你这个害群之马！”

徐有义嘿嘿一笑，他一双手抄在长衣下摆里，一时却拿不定他是在转着什么念头。听了卓君明的话后，他身子缓缓向后面退了一步。“卓小兄弟！”徐有义皮笑肉不笑的说道：“大概是徐某人不会做人，开罪了地面上的朋友，胡乱的在徐某人身上安些罪名，卓朋友你不深入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就妄断徐某人的为人，那可是天大的冤枉。”

“冤枉？”

“的确冤枉！”

卓君明冷笑道：“只凭你逼良为娼，拐卖良家妇女一项，就百死不赎其罪！”

徐有义一双猪眼，咕咕噜噜的转动着，象是在动着什么歹毒的念头，只是他脸上却作出一副很沉得住气的样子。听了卓君明的话，他嘿嘿一笑，狡黠的道：“逼良为娼，拐卖人口？唉唉！小兄弟，这些子罪名，你可不能随便往我身上安呀！”“废话少说，我接着你的！”说着，卓君明向前逼近一步。徐有义往后又退了两步，他仍是双手抄在袍子里，两腕弯弯的抬起来。这副样子看起来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卓君明却不便把身子逼得太近了。他虽然不知道徐有义这一手是什么名堂，却

可以由他外表上判出来，对方是在运施一种厉害的气功，果真要是没有猜错，在不明情况之下猝然迎身，那可就说说不定要吃大亏。是以，卓君明特意留下了一分仔细。二人保持着三尺的距离，卓君明打量着徐有义的那个胖脸，一时倒也对他莫测虚实。

“卓兄弟！”徐有义冷冷的说：“有句俗语不知兄弟你听说过没有？”

卓君明冷冷道：“在下实在不敢高攀，请不要这么称呼我！”“哈哈，”徐有义朗笑了两声：“那就是卓朋友吧！”“朋友两字意义何等深奥，更是不敢当。”卓君明冷笑道：“什么俗语？”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句话朋友你不会没听说过吧？”

“你是要我不要多管闲事？”“哈，朋友你真是聪明人，一点就透！”

说话时，徐有义肥胖的身子，反倒向前逼近了一步，卓君明却不曾后退。

徐有义必然有感于卓君明身上那种凌人的潜力，他的脸色随即变得异样的阴沉。他早有出手的意图，可是却深深了解到一旦出手，而一击不中的后果。

卓君明也有同样的心思，这就是高手对招异于寻常之处，双方看起来都显得那么慎重。

徐有义赫赫笑道：“同走江湖路，共饮江湖水，卓朋友，你凡事何不留下一条退路？撇开了今天这码子事不谈，徐某人必有份人情！”

“徐七爷，你是在跟我谈钱？”

“哈哈……这么说，太俗了！”徐有义往前走了一步，口中呐呐地道：“怎么样，这个数目？”一面说，他张开了巴掌，现出五根手指：“五百两银子！一点小意思，斧助朋友你回程的川资！”卓君明沉着脸没有说话。

徐有义以为有希望，嘿嘿笑道：“怎么样，这已经是两个姑娘的身价了！”

“哼哼……”卓君明低下头笑了几声，姓徐的要是三分知人之明，也当听出了笑声里隐现出的杀机，只可惜他虽有一身武功，奈何久系商场，终日与钱为伍，养成了金钱万能的观念，却忽视了江湖人物的那种血性。

“卓朋友你要是嫌少，我还可以加……只是徐某人却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还有请求？”

“当然，”徐有义挺了一下肚子：“在商言商，天下哪有大把银子白花的道理？”“什么请求？”

“很简单！”徐有义嘿嘿笑道：“要朋友你另外接下徐某的一份兰谱，铁马令！”

卓君明冷冷的道：“请恕在下听不懂你的意思！”

徐有义嘿嘿笑道：“这还不懂，兰谱乃是兄弟之交，铁马令是患难之交，有了这两样东西，我们不止是朋友，简直就是兄弟了，以后我的也就是你的，可是到了节骨眼上，说不定还得要靠你这个兄弟来出面撑腰！”

卓君明冷森森的笑了一笑。

“怎么？”徐有义说：“你是答应了？”

卓君明道：“你看呢？”

“嘿嘿……”徐有义挺了一下肚子说：“当然你还是答应的好！”

“我要是不答应呢？”

徐有义顿时一征，那双眸子咕噜噜在他身上转着：“小伙子，我知道你很厉害，可是我姓徐的也绝不含糊，你要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说这句话时，他的一只手，已由长襟下摆里缓缓探出来，有意无意的抚在了一棵老梅树身上。顿时，那棵粗若合抱的梅树树干，起了一阵剧烈的颤抖，在簌簌飞雪落花里，整个的树干，向着一边微微倾斜着倒了下去。

这一手功夫，看似无奇，其实却大大的不简单。只凭这棵老梅树树根部位，隆起丈许方圆的那一大块泥土看来，如果没有三四千斤的力道，万万不能致此。

徐有义施了这么一手内功，“按脐力”，嘿嘿笑了一声，向左面迈出一步：“现丑！现丑！”

卓君明表面不颤，内里却吃惊不小，倒看不出来，一个市井俗物，竟然身上藏着如此惊人的内功。对方的这手功夫，无疑的提高了他的警觉力，对方虽是恃以自耀，却也在不知不觉间，自己暴露了弱点。

“高明！”卓君明冷笑道：“阁下原来是少林出身，竟然精擅血气之功！”

徐有义两只手又抄向长衣下襟里面，冷笑道：“你能看出我的出身，也算得上高明！”

卓君明目光深邃，这一刹那，他已作了必要的准备。

“少林气血功，应该是属于‘海底’功力吧？”

“不错……”可是他立刻就后悔了，奈何话已出口，临时再想收回，哪里还来得及。

卓君明已获知了他所要知道的，冷笑一声道：“这么说，阁下的练门，当在两肋之间了？”

徐有义忽然体会出不妙，足下向后急退一步道：“你！”第二个字还来不及吐出，对面的卓君明已狂风般猝然向着他身上猛袭了过来。

徐有义暴喝一声，一双抄在袍襟内的手掌，倏地分开来，掌上夹持着旋风般的两道力柱，猛力的直向着卓君明胸腹上按来。他所施展的，仍然是他自己自恃的“按脐力”，只是在动手过招上来说，他显然已是慢了一步。再者，卓君明既然猛发出难，必然是有恃无恐，出手之快，如电光石火，进身之势却如行云流水。

两个人身子是怎么会合的，简直看不清楚，乍合即分，在匆匆接触一刹那之后，倏地分散开来。

一个南下走，一个北里去，只是姿态各有不同。

卓君明仍然保持住他的那份飘逸，而徐有义却象是喝醉了酒般的踉跄，在歪斜着荡出了七八步之后，身不由己的倚靠在一棵梅树上。

他两只手紧紧按在两肋腰侧，从那里却冒出了大片的鲜血，把他的一双手都染红了，黄豆般的汗珠，大颗大颗的由他面颊上淌下来。忽然间，他的舌头象是变短了许多：“好……好小子，姓卓的……你给我记着就是了……咱们还会见面的！”

卓君明身躯再闪，捷若飘风般的站在了他面前。

徐有义顿时噤若寒蝉。

“姓徐的！你的功夫被我破了！”卓君明慢慢的说：“你本身真气已散，生命不保，给你留一份见面之情，回去料理后事去吧！”说完，他再也不多看徐有义一眼，转身自去。

房间里漆黑一片，卓君明推开门走进去，发觉到房门居然没有锁，灯也熄了，和他离开时情形不一样。

对于一个身藏绝技的人来说，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令他有所警惕，卓君明在门口站立了一刻，便轻轻走进去。

灯光点着了。一片光华闪过，消失了夜的蒙眛。

在锦被叠拥的牙床上，侧卧着楚楚可人的翠莲，她竟然先来到了这里，已经睡着了。长长的一蓬秀发，散置在枕头上，细白的一只玉腕伸出在被外，那么均匀无声的在喘息着。

卓君明看着她，忽然生出了浓郁的一片爱怜，内心却也有一种忐忑的紧张。他悄悄走到面盆边，把手上的血洗干净，然后转到床边，坐下来。

他没想到翠莲会先自己来了，看她的样子，分明已有献身自己的意思。其实卓君明要她来到这里，又何尝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这一刻，他却又生出了一些犹豫。在过去，他虽进出过妓院，结交过几个青楼女子，但是那只是一种惆怅情意的发泄，只是丝竹诗友之酬酢，从来也不曾动过别的念头，所以至今他还保持着童身。曾几何时，也就是在今夜，他忽然不再重视这个问题了。然而，在此一刻，在面对着占有与献出之前，他却又显得踟蹰了。

翠莲脸上洋溢着甜甜的笑靥，到底是风尘里打滚的姑娘，平素里晒风弄月惯了，没有寻常女子那般忸怩作态。

卓君明知道她虽是青楼里的姑娘，却一直是清倌儿，至今还仍是姑娘家的身子，正因为这样，他才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踌躇。轻轻探出一只手来，把她散置在额头上的秀发理了一下，翠莲忽然曼吟了一声，恍惚中睁开了眼睛，她倏地翻身坐起来，亵衣半解，露出酥胸一抹。

“呀！”她拉过被子遮住，脸上飞起了一片红潮：“相公，你回来了？我这就起来。”说着揭开了被子，却发觉到对方的一双眸子，正注视在她的身子上，赶忙的又把被子拉上：“相公……你坏！”说了这句话，她的脸更红了。慢慢的垂下了头，那片红潮起自双颊，却很快的漫漫延到了颈项上，看上去却是粉酥晕润，散发着一种少女的香腻，的确诱人极了！

卓君明的一只手，不由自主的落在了她粉酥的颈项上，翠莲鼻子里轻轻哼着，头垂得更低了。

烛影摇红，面对着翠莲大胆的挑逗，卓君明自负为盖世的英雄，也为之软化了。“翠莲！”他握着她一只手：“你都想过了？”

翠莲点了一下头，缓缓抬起头来，她眼睛里含蓄着神秘的情焰与喜悦的泪光。“爷，”她呐呐的道：“夜深了……外面冷，快进来暖和暖和吧！”

卓君明怔了一下，含笑点点头道：“好，卓君明游戏半生，今天才有了归宿，今夜以后，我必好好待你，你就跟着我姓卓吧！”一面说，

他脱下了外衣。

翠莲忽然由被窝里跪起来，笑道：“我来给你脱。”说着她把自己的娇躯，挨贴着他，玉腕轻起，就动手为他宽解衣服。

她这里息息脱衣，窗外却是悉悉的飘着细雨！

忽然灯被吹熄了，在朦胧之中，郎狂妹娇，交织出燕子的呢喃……

清晨，天是灰灰的颜色。郭彩绫起了个早，其实无所谓起不起早，因为压根儿她昨天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看起来，她脸上红通通的，烧得很厉害。其实她的心更烧，整个夜晚，从卓君明离开之后，她就困思着寇英杰这个人。急躁、渴望……更有无限的情爱与歉疚，必须要促使着她找到他，亲口道出了自己的歉疚与怀念，一直等到了他的谅解，才能心安。

她忽然觉得一天也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必须要马上离开这里，快马兼程追下去。然而追到哪里去呢？她仿佛记得昨晚卓君明提到寇英杰的行止，当时不大好意思追问下去，现在她决心要离开这里，才想到要去找卓君明问问清楚。

身上加披了一件银狐披风，拉开风门来到了廊子里，迎面的寒风，使得她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人是那么的乏力，不过是一两天的时间，身子骨竟然会变得这么的微弱，居然连走路也是那么不带劲儿。她把斗篷的帽子拉起来，手触处，才觉得脸上滚烫滚烫的，禁不住吃了一惊，才断定出自己真是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倚在红漆的柱子上喘了口气，她紧紧的咬着牙，心里是那般懊恼的发着狠。打从懂事以来，还不曾似这个样的病过，要想乖乖的躺在床上养病，哼，门儿都没。她决计不向病魔低头，要硬撑过去。

小伙计顺子打着一把伞，正由雨地里过来，乍见此情景，忙赶上来，看着她发怔道：“这……这不是郭大小姐吗？您这是要上哪去？”

郭彩绫道：“不上哪去。我问你，有个姓卓的客人，住在哪里？”

小伙计顺子道：“噢，我知道，我知道，就在东跨院第一间。我带着您去！”

郭彩绫道：“不用了，你忙你的去吧，我自己去！”

顺子看她这个样子，不禁关心的道：“可是您的病……”

彩绫也没答理他，一个人顺着廊子走了下去，她拐了一个弯儿，来到了东跨院。站在廊檐子下面，可就看见了卓君明的那间房子，正要冒雨走过去，忽然她看见那间房子的门敞开来，却由里面走出了一个打着油纸伞的女人。

郭彩绫心里动了一下，即站住不动。

那个女人散着长长的一头秀发，披着一袭血红色的斗篷，脸上带着笑靥，一只手打伞，一只手提着斗篷的下襞，就这样穿过了雨地，一径的往另一边去了。

郭彩绫特别注意的看着她，见她一直穿过了对院，向着那个月亮洞门里进去，月亮洞门上写着“红水晶琴院”几个字。

郭彩绫心里微微一惊，暗忖道：“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姑娘是个妓女，可是她是从卓君明房子里出来的……”她顿时心里明白了，这个女人昨夜是在卓君明房子里过的夜。想到这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气恼，暗忖着怪不得人家都传说这个卓小太岁的种种风流，原来竟是真的！

顿时，对于卓君明这个人的印象大大的打了个折扣。这么一来，她也不想再进去了，刚想回过身子，却发现卓君明正由房子里走出来。

两个人隔着一块空地对着，卓君明似乎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却也有说不出的尴尬，顿时怔住了。

郭彩绫不理他，掉过身子，刚走了几步，卓君明已由后面追了上来：“这不是郭姑娘吗？”

郭彩绫站住脚，却觉得体力那般不继，身子一软，情不自禁的倚在了廊柱子上。卓君明吃了一惊，忙赶上一步扶住她，道：“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彩绫苦笑着道：“不要紧，只是身上没力。”

卓君明神色一凌道：“看样子姑娘真还病得不轻。外面风大，快请到房子里来吧！”

彩绫点头道：“我自己会走，不用你搀着！”

卓君明是知道这个姑娘脾气的，不敢不依着她。当时答应了一声，把手收回来。

二人穿过了雨地，来到了卓君明房子里。坐定之后，郭彩绫道：“我本来不想来打扰你的……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姑娘不要忙，先喝一口热茶，驱驱寒再说！”一面说着，他献上一碗热茶。

彩绫点点头说：“谢谢你。”她接过茶放置一边，吟哦着道：“我是来向你打听寇英杰的下落。”

卓君明怔道：“我……我只是听说他好象到北面去了！”“他到北面什么地方？”

“这个……”卓君明摇摇头道：“我就不清楚了。姑娘你先歇着，容我再去打听一下，如果他真是传说的那个奇侠金鲤王，一定会有他的消息！”

彩绫冷笑了一声，摇摇头道：“不，我这就去找他，我一定要找着他才能安心！”

卓君明惊道：“只是姑娘你的身子……”

郭彩绫苦笑了一下，道：“今天休息一天，明天也就好了！”卓君明道：“姑娘何不把身子养好了，我也打听出寇兄弟的下落了，然后我陪姑娘一块去！”

彩绫看了他一眼，冷冷的摇了一下头：“我一向是独来独往惯了，不敢劳驾！”

卓君明心里一动，暗忖着这是怎么回事。总共一宿未见，怎么她对自己的神态，变得异常的冷漠？处处显示出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又为何。想到这里，不觉索然。苦笑了一下，道：“姑娘不是要相机除了这个李快刀么？”

彩绫点点头，道：“不错，还要挑了那个红水晶琴院。卓兄，你的意见如何？”

卓君明点头道：“我正有这个意思！”

“你也有这个意思？”彩绫摇摇头，冷笑了一声道：“我看不会吧？”

卓君明凄然道：“不瞒姑娘说，那个逼良为娼，专门拐卖少女的徐七，已被我打成了重伤，恐怕就在今明之内，李快刀将势不与我干休，一场争杀在所难免，我原想姑娘可以与我同力对付他们，看来这个希望

只怕落空了！”

郭彩绫冷笑道：“既是这样，那就是我的眼睛看花了！”卓君明不明所以的说道：“姑娘看见了什么？”

郭彩绫哼了一声，道：“刚才我来这里，看见了一个姑娘由卓兄你的房里走出来，那个人卓兄你可认识？”

卓君明不觉脸上一红。

郭彩绫却很注意的看着他，似在等着他的回答。

卓君明不擅说谎，只是这等暧昧事，又将如何向对方出口？一时不禁怔住。

郭彩绫微微一笑，略带不屑的道：“卓兄是不认识，还是不想说？其实也不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一时好奇罢了。”卓君明窘笑了一笑，道：“姑娘错会了意，其实告诉姑娘也无不可，只是姑娘不要见笑才好！”

郭彩绫哼了一声道：“那却要看这件事好不好笑了！”卓君明轻叹一声道：“那个姑娘名叫翠莲，与我在秦州时乃是旧相识，时常作诗酒之会，却不意竟为那个土霸王徐七逼迫到这里典身为妓！”

彩绫微微点头，还在继续听。

卓君明道：“她虽是风尘女子，但却颇知洁身自爱，徐七与李快刀俱都看上了她的姿色，要迫她献身接客，她不愿意，目前正不知如何是好，却偏偏遇见了我，昨夜那一场争端，就是因她而起！”

彩绫冷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李快刀和那个徐七真有这么大的胆子，简直太也无法无天了！我原想马上就走，既然赶上了这件事，少不了要插手管上一管了！”

卓君明皱了一下眉道：“只是我看姑娘的病……似乎不轻，一切等养好了病体以后再说吧！”

“我知道。”说着，郭彩绫由位子上站起来，身子一歪又坐了下来，卓君明吓了一跳，忙上前去搀她。

“你别管我，我自己会走！”她紧紧的咬着牙，又表现出她那种倔强的性子，似乎跟身上的病别上了。喘了几口气，她硬撑着又站了起来，一张粉脸涨成了通红颜色，向着卓君明点点头道：“我走了。”

这份样儿看在卓君明眼里，真有无量怜惜，真不知道对方何以要这样的逞强？看着她眼下娇弱无力，想到她昔日的耀威马上，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长久以来，对方一直是存在自己心内里的理想良伴，甚至于是一个偶像人物，自己也曾背人发过千百遍的誓言，今生今世，必要娶到此女为妻，就连昔日造就自己的恩师，彩绫的生母，也是这么期望的。然而，曾几何时，人事的变迁，偏偏会跑出一个寇英杰来，更微妙的是寇英杰非但赢得了美人的青睐，甚至于同时也赢得了自己的友谊，为了顾全朋友之间的这份义气，也就不舍舍弃了深藏在内心的这份儿女之私。之所以忽然决定要娶翠莲为妻，也正是想要以事实行动来顾全朋友之间的这份义气，来打消了今后可能会复苏的念头。看见了彩绫的倔强，看见了她的病弱，卓君明内心滋生出无限同情。他真是一百二十万分的想要帮助她，照顾她，然而，在行动上却不得不有所顾忌！目睹着长久魂牵梦系的心上人憔悴如此，他的心中十分痛苦。

千种相思，万般皆存，却只能表现在一个可怜而干涩的苦笑里，却

连一句较为露骨体己的话儿也不便说出来。就这样，他目送着彩绫步出房外。

外面仍在下雨，丝丝的细雨，含蓄着无比的沉郁与不开朗，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离愁别绪，起码在他的内心是感觉到自己已经在离开她了。

目注着她蹒跚的背影，一直来到廊子里，向着对跨院走出去，卓君明狠下心来不再追上去。忽然，前行的郭彩绫站住了脚步，在雨地里回过身子来，眼睛远远的看着他，象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卓君明赶忙追出去，两个人都站在雨地里。

细雨霏霏，在彩绫的秀发上积结了无数的小小珍珠，她的脸色是那么苍白，一副病弱的姿态，只是她的眼睛仍然是那么倔强，沉郁的目神里，含蓄着的那种孤傲，并不曾稍减，在她凝神注视你的时候，自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仪。

“卓兄，”她呐呐的道：“关于那个女孩子的事情，你说的都是真的？”

“姑娘说的是那个翠莲？”

“翠莲不翠莲，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才所看见的那一个姑娘。”

卓君明怔了一下道：“她姓秦，本名叫君仪，翠莲是她的艺名。”

“这些我管不着！”彩绫抿了一下唇上的雨水：“她真的是如你所说的洁身自爱，力争上游的好人家姑娘？”

卓君明点点头道：“当然是真的。姑娘你问这些干什么？”彩绫用袖子擦了一下脸上的雨水，点头道：“她对你可好？”这个……”卓君明尴尬的点了一下头。

彩绫又问道：“你呢？”

“我……什么？”

“你对她可好？”

“这……”卓君明一时不知何以置答。

“你怎么不说话？”

“我……”卓君明忽然硬下心来，点头道：“我对她也好！”郭彩绫脸上绽开了一丝微笑，她点头道：“这就对了。她既是一个可怜的姑娘，你却不要负她才好，这样她跳出火坑，得到了你的照顾，也算是终身有托了！”说了这几句话，她就转身走了。

卓君明却直直怔在雨地里，不知站立了多久，只觉得全身都被雨水打透了。

回到了房子里，郭彩绫用一块干巾，把头上的雨水擦干净，只觉得身上一阵发热一阵发冷，全身上下更是一点点劲道儿也施不出来，只是她的心情，却比去时感到愉快的多。老实说，虽然她一直不曾钟情卓君明这个人，只是卓君明却在她心目中留下有很深的印象，无论如何，这个人的人品武功，都高出侪辈甚多。卓君明一直在暗恋她，她岂能不知？然而她的心里，却实在容立不下第二个人。就这样，她下意识里总是感觉到自己亏欠卓君明许多，却又不知怎么去偿还这份人情。而现在，忽然她听见了卓君明的将有归宿，内心自然极其愉快，这种愉快并不是仅仅基于自私，更多的却是为卓君明与那个姑娘的结合而庆幸祝福。

她喝了一杯水，实在支持不住，就倒在了床上，只觉得脑子里昏沉

沉，用手一摸，身上热得怕人，这番病势来得至为怕人。她想坐起来招呼茶房，偏偏却连坐起来的力量也提不起来。

就在这时房外传来叩门的声音，郭彩绫翻了个身子，振作的问道：“是……谁？”

“是我。”小伙计顺子的声音：“大小姐，费大夫给您扎针来啦！”彩绫精神微振，道：“进来。”

房门开处，小伙计顺子带着那个扎针的老头费神针由外面走进来。

顺子道：“小的看见大小姐你的样子不对，正想去跟您招呼大夫去，费大夫正巧自己就来了！”

费老头打量着郭彩绫道：“怎么，大小姐您淋雨了？”彩绫连话也懒得多说，只略略的点头道：“我烧得难受，你能给我退烧么？”

费老头一笑道：“行行，我这就给你下针！”

彩绫点着头，只觉得身上烧得难受，连眼睛都懒得睁开，费老头呼退了小伙计顺子，关上门，打开了他随身的针包，脸上却现出了一种诡秘的表情。他此行是奉有李快刀的特别使命，要在金针上动些手脚，原是怀着鬼胎来的。先还担心被对方姑娘识破，这时见状，悉知对方被病势折磨得已是自顾不暇，正是下手的绝佳机会，当时取了七根金针在手，来到床边站定。

郭彩绫见他久久不曾下针，忍不住睁开眼睛，费老头嘿嘿一笑道：“姑娘你烧得这么厉害，乃是风寒所侵，我这头三针，旨在为姑娘开穴驱寒，姑娘以前没有扎过，只是稍有痛苦，尚希不要介意才好！”

彩绫烧得受不住，点点头不再多话。

费老头即取针在彩绫足三里、合谷、太渊三处穴道上扎下金针。

彩绫虽是病势不轻，但是到底内功造诣精湛，只因内里气机岔住，一时未能打通，才会形诸病情，此刻费神针这三针下去，使得她部分穴路畅开，精神一振，随即向费老头点头表示谢意。

费神针这头三针，只是一个虚头，旨在换取对方信任而已。接下来的四针，在针术上名唤“四象空穴断命针”，一经下身，端视下针人之手法轻重，可使受针者产生麻、软、昏、死之不等现象，虽是出自医家之手，还可收杀人之效。

他又哪里知道，眼前这个姑娘那身精湛的武功造诣，岂是他所能骗得了的？

彩绫尽管在病弱之中，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她虽不精针术，只是全身上下一百三十六个大小穴道，以及每个穴道的穴位用途，却是了若指掌。

费老头捻动手上金针，随后把三根金针拔出来。这一刹那，他眸子里交织出一种险诡的表情，敏感的郭彩绫立刻心里一惊。

费老头看着她，掩饰的笑了笑，将四根金针分夹在五指缝内，随手隔衣向着郭彩绫颈下那块方寸地方按下去。

那里藏有人身四处穴道，分为俞府、气户、云门、叹中四处重穴，在针术穴上名唤“四象中极”。

费老头不愧是施针的高手，这一手四穴的绝技，确是堪称一绝！四根针分夹在他五指之间，方自向着对方“四象中极穴”上落去，就在这一时，郭彩绫陡地翻起手来，五指轻舒，电光石火般的快捷，噗的一声，

已刁在了费老头的右腕上。费老头大吃一惊，用力的向下一按，还想把手上针强行按入对方穴路，无奈在对方那只纤纤玉手力持之下，一任他施出了全身所有力道，休想按下分毫。这一惊，不禁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这老头儿另一只手上尚还持有三根金针，一不做，二不休，他陡地向下一煞腰，飞快的向着彩绫“心砍穴”上刺来。这一手依然不能得逞，就在他的这只左手几乎已经沾在了彩绫衣边的一刹那，陡地一阵奇酸猝麻之感，透过了他的腕脉穴路，一下子传遍了全身。一个深精穴路，靠认穴吃饭的人，居然会被别人制住了穴道，说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费老头顿时呆若本鸡，全身就象是石头人一般的被定在了当场。他心里可是明白得很，知道自己已被对方拿住了穴道，心里一急，一张瘦脸完全变成了青色，忍不住发出了抖颤的声音。

郭彩绫一个骨碌坐起来，她的那只手兀自紧紧的扣在对方腕脉上，想是用力过甚，深深的摀入对方肌肤之内：“姓费的，你好狠的心！我与你无怨无仇，你竟然想毒手害我性命！”郭彩绫说话时，一双明亮锐利的眸子，狠狠的盯视着费老头，后者情不自禁的身上起了一阵战栗，大颗的汗珠子由他脸上直淌下来。“说！”郭彩绫睁大了眼睛道：“是谁要你这么做的？”“是……”费老头身子虽不能动，尚还能出声发话，当此要命关头，哪里还敢恃强，禁不住连口讨饶起来：“大小姐饶命……小姐饶命。”

“是谁要你这么做的？你说了，我就放过你，要不然，哼！姓费的，你可得小心着我的……”

“是……不是，”费老头上下两片牙关打战：“老夫只是给小姐取穴和血，大小姐您……错怪了我。”

“哼！还想胡说！”一面说，她手下加了些劲道，费老头登时全身麻软，双膝一弯，噗通一声跪倒在地。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就先废了你这只手！”边说边自运劲，费老头顿时就觉出那只手腕上象是加了一面钢箍，在对方五指着力之下，他那只手腕子毫无疑问的随时都将会折断。

费老头杀猪也似的叫了起来：“大小姐饶命，我说……我说……”

郭彩绫身子向后倚了一下，她那只紧抓在对方腕脉上的手丝毫也不放松，费老头身子被她拖得前进了尺许。“你快说！”郭彩绫那双眼睛瞪得极大：“是李快刀，还是刘二拐子？”

“是李……”费老头全身战抖着：“他们两个都有份儿！”

“好呀，”郭彩绫心里狠狠的说着：“姓李的，姓刘的，居然竟敢乘人之危，看我饶得了你们！”

费老头见她听后一直在发呆，只以为她是怕了李快刀，当下呐呐道：“大……小姐，李大掌柜的可不是好惹的呀，他命令我这样做，我敢不从命吗……大小姐，您开恩放了我吧！”

“没这么容易的事情！”郭彩绫冷冷笑了一下，她虽然病势不轻，可是那种锋凌的侠女气质，却在在令人打心眼儿里畏惧。

费老头要是能弯腰早就磕头了，心里一害怕，眼泪鼻涕交相涕泗不已。

郭彩绫打量着他道：“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害我？”

费老头战栗着道：“这个我……我不知道，听说徐七爷身子被一个

姓卓的相公给废了……而那个卓相公却是与大小姐你是一路的！”

郭彩绫冷冷的道：“所以你们就下这个毒手？”

“不是我……”费老头眼泪汪汪的道：“老夫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对小姐下这个手，可是刘二当家的传达李大当家的命令，说是我要不这么做，就要杀老夫全家大小。”说着，竟自呜咽着痛泣起来。

郭彩绫不觉缓缓的松开了紧抓住他的那只手，费老头猝然间血脉流通，嘴里“啊唷！”一声，跌倒在地，在地上翻了个骨碌，他缓缓的站起来，才知道身上的穴脉已经通行无阻，心里好不庆幸，忍不住连连向着郭彩绫打躬作揖，连口道谢不迭。

郭彩绫看着他冷笑道：“李快刀和刘二拐子这么做，是自寻死路，我不会饶过他们的。倒是你身为济世活人的一个大夫，却也这般昧却良知，助纣为虐，实在可恨的很，我原想杀了你……”

费老头吓得怪叫一声，回身就跑。才跑了一步，就听得身后的郭彩绫一声娇叱道：“你敢，回来！”费老头顿时背上就象是着了一把钢钩般的疼痛，身子被硬拉了回来，噗通一声又摔倒在地上。他鬼叫了一声，回身再看床上的郭彩绫，依然是坐在床上原处未动，方才那一抓之力，显然是凌空虚探，这等功力费老头不要说是眼见身受，简直就不曾听过，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全身抖成了一片。“大小姐……饶命……”

“饶了你也太便宜了，我要在你身上留点记号，叫你以后再也不敢存害人之心！”

费老头一时磕头如捣蒜，还想再出声讨饶，不意话还不曾说上一句，即见床上的郭彩绫陡然间向外探出右手，空中就象是猝然间响起了尖锐的一声哨音。

费老头啊唷一声跌倒在地，疼得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才抖颤颤坐起来，一张脸已成了猪肝颜色，再看他一只左手大臂，齐着骨环处已脱开下来。

这种分筋错骨手的施展，即使肉掌相加，也是不易，更遑论隔空出手。郭彩绫似乎心怨他的歹毒，才会施展这种重手法，掌劲里暗含着她苦练经年的素手功，掌势吞吐之间，已把费老头左肩衔环骨节完全震碎，只是仍保留着血气相通，即使他能找到一流的接骨圣手，也休想再能还原接上，费老头这只左手大臂，至此可谓之完全报废了。

费老头在一阵钻心奇痛之后，差一点昏了过去，左面肩头顿时由于充血的结果，肿起了老大的一块，只把身子倚在壁角里，不迭口的唉唷起来。

郭彩绫冷笑着道：“这就是你意欲害人的下场。站起来，跟着我走！”

费老头哪里还敢不依，当时捧着半边身子，抖颤颤的站起来：“大小姐……去哪里？”

“带我找李快刀他们去！”一面说，郭彩绫随手拿起了披风，冷笑道：“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走！”费老头哪里还敢不依，当下唯唯称是。

开了门，费前郭后，二人走出了客栈，来到了通向前面酒楼的那条廊道。

费老头刚想回身，郭彩绫道：“不许回头，走你的！”

二人一直穿过了这道廊子，来到了通向酒楼的一扇内门，一个小伙

计乍然看见，回身拔腿就跑，想去通风报讯，郭彩绫右手轻挥，发出了一粒铁莲子，“噗！”一声，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了那名伙计背后志堂穴上，那个小伙计顿时就定住身子动弹不得。

费老头吓得愣了一下，这才知道对方非但是一身武功精湛之极，即对于人身穴路，也拿捏得远比自己更为清楚得很，观诸对方这一手暗器打穴手法，简直既精又准，令人叹为观止。彩绫这时看上去，却掩不住那种侠女姿态。

二人踏进了酒楼的侧门，费老头吓得全身直打哆嗦，道：“大小姐……我……您就饶了我吧！”

彩绫道：“刘二拐子在这里？”

“是……是，就在前面招呼生意。大小姐……”

彩绫挥手道：“你去吧，没你的事了！”费老头连连称是，歪着身子一溜烟似的跑了。

郭彩绫把一袭火红的斗篷甩向后颈，紧紧咬着一口银牙，她知道一场激斗在所难免，随即强行提起一口真气，大步向前厅闯进去。

这里似乎已于事先得到了消息，她身经之处，人人惊惶回避，纷纷夺门而出。

只见一双大汉陡地由通向前厅的门内扑出来，二人一高一矮，却是一般的粗壮有力。高个子手上提着一把连鞘的长剑，矮子却反手抡着一条包铁的长板凳。两个人甫一出来，正和郭彩绫来了一个照脸儿，顿时拉开架式，拦住了彩绫的去路。

高个子嘿嘿一笑，抱剑道：“郭大小姐，我们久仰你的大名，可是这里是宝鸡，可不是大小姐你撒野的地方，快些回去，养你的病去吧！”

矮个子身子向下一矮，把一条包铁板凳竖举在天上，显然这个人练的是板凳功，这条包铁板凳也就是他拿来对付敌人的兵刃。

两个人四只眼睛，是那么惊惧却又恃强的注视着她，他们焉能不知道这位有“玉面观音”之称姑娘的厉害，只是一来是奉命却敌，再者却欺负对方病势在身。

面对着他们的郭彩绫，哪里会把这两个人看在眼里？她后退一步，一只手扶着门柱，那张秀丽绝尘的脸上现出了一片杀机：“你们两个也想死么？快点闪开，要不然我一出手，你们必死无疑！”

两个人对看了一眼，似乎有点儿心悸。高个子向矮个子施了个眼色，后者忽然暴喝一声，猛地向前一个闪身，手上的包铁板凳陡地抡起来，搂头盖顶的，直向彩绫当头猛砸了下来。矮个子这一手板凳功显然很有几分功力，尺把宽的包铁板凳上夹足了劲风，只听得呼地一声，泰山压顶般的猛力打下，他的身手更不止如此，脚下向前挺进一步，左手霍地向外抖出，手上却又持着一把尺许长的匕首，寒光一闪，直向郭彩绫当胸刺来。这一手盘上刺下，施展得极为狠毒，猝然出手，更令人防不胜防。

原来这一个矮子姓常名山，外号人称“铁板凳”，二十四路板凳功，是他最拿手的功夫，也就是靠着这一手功夫，才蒙得这里的大当家的李快刀特别看重，优于礼待，成了红水晶门下的清客之一。

和他同行的那个高个头，姓许名海，也有个厉害动听的外号，人称“丧门剑”。

两个人平素养尊处优，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今天可是派上了用场，一听招呼讲打，马上就披挂出阵，原以为只是寻常打斗，临到头上，才知道对头人物敢情竟是名震西北的玉观音郭彩绫。聆听之下，不禁吓了个忘魂丧胆，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却也只有硬着头皮上阵，心里多少还存着万幸的打算，幻想着对方不如传说中的厉害，更欺侮对方是在病中功力多少要打上一个折扣。有了这两种想法，他二人才会猝起发难。

铁板凳常山这一招两式打法，还有个名堂，唤作“盘头插花”。招势一经撒出去，真是既快又狠，常山心知对方的厉害，这一手功夫更是用尽了力道，随着他的一声暴喝，上砸下刺，矮壮的身躯配合着出手的招式，硬生生的贴了上去，这种打法真称得上是玩命。他是存心拼命，对方那个标致的姑娘可是并不怎么当他是一回事。

只见她左手轻起，纤纤玉指作了个宝塔形状的向上一托，已经托住了对方劲猛力足的板凳。这一刹那，常山左手的那口尖刀，夹着一股白森森的寒光已经兜心刺到。郭彩绫冷哼一声，左手二指轻轻一捏，已夹住了对方的剑锋。

铁板凳常山大吃一惊，喉咙里厉吼一声，掌中刀贯足了力道，霍地反手向上撩来。

他哪里撩得动！这口刀就象是插在了石头缝里一般的结实。一撩不动他就知道不好，铁板凳霍地向后一收，横腰就扫。板凳上夹着大股劲风，呼地一扫而过，却是空的。

非但是常山吃惊害怕，就连一旁冷眼旁观的丧门剑许海也吓了个胆上生毛。两只眼睛瞪得又大又圆，他所看见的情形，竟是那么的怪异。

那位玉观音郭彩绫全身竟然凌空倒立着，仅仅凭着捏在对方刀锋上的两根指头，竟能使偌大的躯体凌空倒立，这种功力确是骇人听闻。

尤其怪的是，常山并不曾感觉到手上的重量有所增加。这只是极为短暂的一刹那，眼看着对方的躯体凌空倒竖之后，倏地翻身而下，一起一落，有如电光石火。铁板凳常山方自觉出手上一沉，所持在手的那口短刃匕首，已到了对方手上。

第二个念头不容他兴起，对方姑娘已如影附形般地把身子猛然袭了上来。常山只觉得头皮一阵发炸，当下已经顾及不到这种身法在室内是否施展得开，身子向后一倒，足下一蹬，用金蛇穿波的身法霍地向后倒去。饶是这样，他仍是慢了一步，他的身子快，对方姑娘手上的那口刀更快，随着彩绫弯下的身子，刀光一闪，一插即起，“噗哧！”一声，一蓬血光，猝然窜了起来。这一刀郭彩绫显然是手下留情，没有往对方要害上下手，避开了常山的心窝，却插在了他左肩窝里，一进一出，扎了个透明窟窿。常山鬼也似的叫了一声，身子平平的摔在了地上，只痛得满地打起滚来。

郭彩绫一经动起手来，看上去真是全身劲儿，功夫练到了她这般成就，几乎全身是眼，只凭她特殊的感应，即能测知任何方向来袭的敌人。是以，就在她刀伤常山的一刹那，已经感觉到身后的疾风袭顶，用不着回身，随即向侧方挪开了一尺。休要看这一尺的距离，在动手过招上来说，往往以毫厘之差而丧失性命，郭彩绫身子方自挪开，一口利剑，夹带着冷森森一片寒光已滑肩猛砍直劈下来。

险是险到了极点，只是，擦着衣边没有劈着。

一招失手门户已开，丧门剑许海再想抽招换式哪里还来得及？只觉得背肋间一阵发凉，已为彩绫手中短刀在右肋亦插了个透穿，这一刀虽不至死，却要比常山那一刀要重多了。紧接着郭彩绫身躯前倾，左肘猝翻，已击在了许海背上，后者一头扎出去，顿时昏死在当场。

现场一阵大乱，不知何时，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这些人有的是前堂的酒客，有的是红水晶里帮忙的人，原本是看热闹来的，忽然发觉到闹出了人命，俱都叫嚷着惊慌逃开。

郭彩绫自不会难为他们，足下移动着向前堂步入。

通向前面饭馆的厨房里，站满了护院打手，只是这些人难得有一个真正的货色，刚才目睹彩绫与常、许二人动手情形，已自吓了个失魂落魄，这时乍见彩绫长驱直入，哪里再敢轻撻其锋？一时惊惶失措，纷纷散开来，转瞬间逃避一空。

郭彩绫身子向前一窜，一伸手抓在了一名伙计背上，后者吓得大声怪叫起来。“你用不着害怕，”郭彩绫冷着脸道：“你带我找李快刀去！”

那个伙计全身抖成一气，呐呐道：“李大掌柜的不在这里……我不知道。”

“那么那个姓刘的拐子呢？”

“刘二当家的在……在前面……”

“好，你带我去。”

这个伙计哪里敢哼一个不字，当下转过身来前头带路，郭彩绫紧紧随在他后面。不想走了没有十几步，那个伙计腿一软，全身都瘫在了地上。郭彩绫气得睁圆了眼，骂了一声没出息的东西，径自向前面大步走去。

饭馆里似已得到了消息，哗然大乱，郭彩绫一走进来，乱声忽然止住，每个人都吓直了眼。郭彩绫那双充满了怒火，但却不失理智的眼睛，缓缓的扫过每一个人，冷笑一声道：“你们不要害怕，我只是来找李快刀和刘二兴的，这两个人无恶不为，做的坏事实太多了，你们谁知道他们两个藏在什么地方，带我去，我就感激不尽！”

人群里没有一点声音，你看我我看你，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郭彩绫冷笑一声道：“很好，看样子大概你们都不敢说，那我就自己找他们去！”说着她刚要转身步出，就听见一个人出声喝道：“郭大小姐，请等一下，我带您去！”彩绫闻声止步，就见人群里站出来一个穿着灰缎长袍的矮小汉子。

这个人往前面走了几步，瞪着眼睛道：“大小姐你说的不错，这些年姓李的他们坏事都干绝了，我们受他的窝囊气也太多了，难得大小姐你挺身而出，给我们除害，我方孝友第一个就佩服你……”这个方孝友边说边自拍着自己的胸脯，大声道：“姓李的住在后跨院，他跑不了，刘二拐子就在楼上，来，我带着你去！”

彩绫点点头道：“有劳了！”

方孝友抱了一下拳，即大步向前，手指着楼梯道：“就在这上面！”说着他率前行，就往楼上去。

郭彩绫跟着他一直上了楼，这时候楼下众客才又哗然大乱，一时众口纷纭，纷纷传说起来，更有人破口大骂李快刀刘二拐子，把他们往常见不得人的肮脏事，全都抖了出来。在平常这“李快刀”三个字，根本

就没有人敢轻易提起，现在却人人上口，还惟恐说得不大声，一时间整个饭堂子部象要掀了过来。

乱嚣声中，那个叫方孝友的豪爽汉子，带领着郭彩绫来到了楼上，几个丫环婆子远远叫嚷着纷纷回避。方孝友迈着大步，一脚踢飞了一张椅子，进到了一个油漆得十分漂亮的隔间里。那个房子里正有几个拿刀抡剑的人在说话，乍见之下吓得纷纷跳起来。

这时郭彩绫已随着方孝友闪身门前。

方孝友大声嚷着道：“这位就是女侠玉观音，你们有几个脑袋敢给她动刀？她是来找刘二拐子和李快刀的……”

话声未住，却有一人猛然跳出来。

这人手上分持着一对花刀，身子一跳出来，二话不说，双刀齐落，霍地向着方孝友头上就砍。方孝友大喝一声，倏地飞起腿，把这人双刀之一踢落在地，可是这人的另外一口刀，却砍在了他的大腿上，方孝友喔唷叫了一声，身子不由自主的跳了起来。这人一刀得手，大叫一声，猛地抡刀再起，直向方孝友头上砍去。

这一次他可是遇见了厉害的煞星了！就在他的刀方自举起未曾落下的一刹那，身后的郭彩绫忽然冷叱一声：“奴才该死！”随着这声清叱，只见她玉手倏地递出，当空向着这人指了一下，这个人霍地打了个哆嗦，登时就象石头人一般的愣在了当场。

其他各人目睹了此情，一时哄然大乱。三四个抡刀的汉子，霍地向门外抡刀扑出，郭彩绫玉手频翻，一连指了三下。三个人，三种姿态，和先前的那个人一样，俱都定在了当场。

在场各人虽都知道这位郭大小姐施展的是隔空点穴手法，只是对方这种武林风闻的绝技，也只不过是风闻而已，这时目睹着彩绫的施展，俱不禁吓得脸上神色大变，一时噤若寒蝉，哪里再能有所蠢动。

那个叫方孝友的汉子，先时还有些害怕，这时看见郭彩绫如此神勇，不禁胆力大增。当下他抚着腿上的伤，挺身站起，厉声叱道：“郭大小姐是来找李快刀和刘二拐子的，你们谁要敢帮着他们，准是死路一条。还不快把兵刃给丢下来！”

话声出口，各人对看了一眼，纷纷自行把手上刀剑丢落在地，其中一人哭丧着脸道：“刘二爷本来是在这里跟我们说话，后来听见玉观音来了，就跳窗户逃走了！”

方孝友一愣，却喝叱道：“放狗屁，谁都知道刘二拐子是个瘸腿，他还能飞檐走壁不成吗？”

那人翻着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瞅着方孝友道，“我也没说是他自己走的！”

方孝友道，“那他是怎么走的？”

“有人背着他走！”话才出口，面前人影一闪，郭彩绫已到了他面前。

不只是她的人来的快，她的刀更快。那人只觉得项子上一凉，对方手上的那口短刀已架在了他的颈项上，那人吓得双眼一翻，身上起了一阵战栗。“姓刘的往哪里跑了？你实话实说。”

“他……”那人口齿不清的道：“到后院……去跟李大掌柜的会面……去了！”

“李快刀在哪里？”

“在……在后跨院……”没容此人说完，方孝友挺身道：“那地方我知道。来，大小姐，我带着你去！”他一面说，一面用力的按着他受伤的那只腿，鲜红的血不停的往外淌，把他整个的手掌都染红了。

郭彩绫对他的义举很是感动，见状上前看了看他的伤，遂即用手一连在他伤处附近点了几下，顿时止住了流血。方孝友见状大喜，称谢不迭。

彩绫看着他道：“你的伤不轻，不便多走路，我这里有很好的刀伤药，你回去敷几次也就好了！”说罢由身上取出了一个小瓷瓶，连瓶子一并的交给了方孝友。

方孝友接过道：“谢谢大小姐，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我们走吧。”

郭彩绫皱了一下眉，道，“不，你下楼去吧，我自己去还方便些！你快回去吧！”

方孝友一直都咬着牙在忍着，闻言也就不必再硬充英雄，当下低头重重叹息道：“好吧，我就住在二里坡，大小姐有时间路过那里，招呼一声，我随时都听候差遣，告辞了！”说完抱了一下拳，就一拐一瘸的出门下楼自去。

郭彩绫自忖着本身的病势不轻，一直都在强忍着身上的痛苦，只是李刘等欺人太甚，这口气她实在忍不下来，才会一不做二不休，要一举将对方剪除干净。

她坐在椅子上喘息了一会，只觉头昏得很厉害，可能是病中运功，体力大耗之故，眼睛里直冒金星，真恨不能有个床容自己倒下来躺上一会儿才好，可是一想到时机稍纵，李快刀等人即可能逃离，就干脆逞强到底。

当下她冷着脸又站起来，逼着刚才说话的那个人道：“你带路，找着了李快刀或是刘二拐子，就没有你的事，要是找不着他们，可休怪我手下无情，我就先废了你。快走！”

那人呆了一呆，只怪自己多嘴，叹息一声，就推开了通向后院的一扇窗子。

窗外是一片连延的瓦脊，那人说的不错，刘二拐子果然是由这里出去的。大概是那个背着他的人轻功不济，屋脊上的瓦全被踏破了。郭彩绫看了一眼，冷笑道：“他们跑不了的，就顺着这些破瓦往下面追！”那人只好从命，当时翻身出外，施劲儿翻了个身子，跳出了大概有丈许以外。等他身子站好了，再回头看屋里的郭彩绫，却不见对方跟出，心里正自不解，却听见彩绫的声音由身后传过来道：“我早出来了，快些！”那人回头再看，只见彩绫早已站在七八丈外的屋檐角上，正用眼睛瞪着自己，这人心里一阵发寒，忖度着彼此武功，一天一地，判若云泥，也就死心蹋地不敢再玩什么花样，一路带领着郭彩绫直向后院翻过去。

前文曾述过红水晶共有不同的四处买卖，俱都联在一起，占地极大。那人带领着郭彩绫踏瓦行脊，一路向后院奔进，他轻功不佳，足履过处，只听得克克吧吧连声瓦响，已为他踏碎了数千百块。原来这些屋宇脊檐相联，前后纵横相牵，可以畅行无阻。

那人一直奔下去数十丈，来到了一处檐角，郭彩绫紧紧站在他身后：“到了没有？”

“就是那一座楼！”那人伸手遥遥指向一座建筑得极其讲究的红色阁楼，那里山桥荷池，松柏环绕，端的十分雅致。万万想不到里面住的主人，竟是穷凶极恶，庸俗丑陋的势利小人。

郭彩绫站在楼檐角上，打量着这座楼房，心里岔集着难以抒遣的忿恨，唯恐这个带路的人心里有诈，正想要他一同前往，不意话到唇边，尚还未曾开口，陡然间听到了弓弦声响，那带路人忽然怪叫一声，身上已中了两支弩箭，身躯一个倒翻，直由檐上摔了下去。

紧接着又是几声弓弦声响，三四支弩箭，排飞直起，向着郭彩绫身上射来，郭彩绫原还有些犹豫，拿不定这处红楼是否真是李快刀居住，这么一来，足可证明无误。

几只弩箭如何伤得了她？信手以短刀一拨，一阵叮当声响，把来犯的箭矢格落在地。

箭发处，是在一簇花石之后，借着一片假山石与一列矮树的掩饰，四五个汉子埋伏在那里正自蠢动着。郭彩绫居高临下，在檐角上看得很清楚。

就在第三次箭矢扬弦待发未出的一刻，彩绫已自檐角上腾身而起。她虽然身在病中，功力兀自了得。有如飞星天坠，又象怒鹰搏兔，起落间，已扑向敌侧。蓦地，一个汉子由石后跳出来。这人手上持着一对冰铁双拐，看来膀大腰圆，象是孔武有力，身子一腾飞起来，不容分说，两只铁杖拨风盘打，霍地向着彩绫当头直打下来。

郭彩绫冷哼一声，只见她窈窕的娇躯，蓦地向上一长，妙在身躯伸缩之处，恰在对方双杖空隙之中。

这汉子猛厉的一双铁杖，竟然走了空招，砰一声，击落在石头上，一时石屑四溅，声势端的惊人！

一招落空，反弹起来的铁杖，足足跳起三尺来高，就在那双铁杖上的嗡嗡声还不曾消失之前，彩绫手上的那口短刀已狠狠的插进了那汉子胸膛。刀势一插一送，随着那汉子一声嘶哑的怪叫，整个身子推金山，倒玉柱般的倒了下去。

这种白手杀人如探囊取物的行动，无疑的使得现场所有的人都震惊住了。然而眼前形势，如箭在弦，却有不得不出手的苦衷，在一声喝叱里，两个身着红背心的长身汉子已由不同的两个方向同时闪身而出。

原来李快刀自知所行非是，一来为防范武林正义，再者为培养本身势力，是以特地精选了三十名精通武功的壮汉，聘请了几个精于武技的高手，施以严格的训练。

至于那几个应聘的武林高手出处，却是一个极大的隐秘，武林中人万难想到，以李快刀这等市井暴发户，居然会能与名震寰宇，宇内十二令的人物拉上关系，因此外面风传他与宇内十二令中的总提调鹰九爷有所交往，朋比为奸，事情就大堪玩味而绝非是空穴来风了。

眼前临阵对敌的这几个人，正是李快刀仗以自恃的那些心腹骨干，分布在眼前的共有十人，其中之一，一上来就丧生在彩绫短刃之下，余下九人，在一名所谓的教习喝令之下，迅速的分散开来。

其中两名，各拿着一杆勾镰长枪，在快速的一个跃出之后，一左一右用十字枪法，同时向郭彩绫两肋间猛厉刺扎过来。

郭彩绫两臂轻舒，同时夹住了来犯的双枪，她忿怒中娇叱一声，臂

腕着力霍地向上一抡，竟把两名持枪的汉子双双翻上了半天。就动手对招来说，郭彩绫这一招施展极其漂亮，双枪力贯之下，竟把两个持枪人甩上了半天。

猛可里，一人低叱一声，陡地欺身而近，手上一杆虎叉子，运足了力道，霍地一下子，直向郭彩绫背上猛刺了过来。郭彩绫身子向前一折，这人由于力道用得极猛，一下子收势不及，直由彩绫背上翻了过去。不容他翻下的身子站好，彩绫双手送刀，娇躯向前快速的欺近，“噗哧！”掌中短刀已深深的送进了对方胸膛。这个人发出了一声闷吼，一连在地上打了好几个骨碌，顿时一命呜呼。

空中坠下两个人，也都摔得不轻，一个断腿，一个拧了项子，大声的唉唷着，却是站不起来。

举手之间死伤四人，见者无不胆战心惊！

只听见一声胡哨尖响，剩下的几个人张惶的向四周退开来，却有一排凌厉的箭矢，由正面红楼射出来，直向郭彩绫身上招呼过来。

郭彩绫连伤数人，毫无退意，她原来只想找到李快刀和刘二拐子，给他们一个厉害，并不思结怨他人，想不到对方居然恃强结众，连番的对她施展杀手，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不做，二不休，再也顾虑不到许多，也就放开手与对方一拼了。

这排箭矢来得至为猛锐，因为数甚多，其势不便以短刀迎格，郭彩绫一时情急，双足力点，猝然施出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倏地腾起五六丈高下。

那排箭矢在她腾起的一刹那，呼啸着由她足下擦过去，郭彩绫腾在天空的身子，强行向下一俯，海燕掠波般的快捷，已飞身来到楼堂正前。

她身子一落下，尚还未能看清一切，即闻得一人喝叱道：“射！”一排箭矢，迎面再次射来。

郭彩绫心中一惊，短刀上贯足了内力，用拨风旋刃的手法，方自把正面的这排箭矢格落在地，同时间脑后生风，另一排弩箭却向她身后射过来。这排箭矢来得更为快捷，几乎不曾听见弓弦声响，已来到了她身后。郭彩绫身躯往前一折，猝然旋身，方待以蜉蝣戏水的身法旋身而出，她看见堂前人影一闪，现出了一个蓝衫高冠汉子的身影。

这人猝然现身，绝非偶然。他身子方一探出，右手即刻推出，坐身出掌，严然大家身手，哧！一蓬银光，就象是正月里玩放的花炮一样，由他手掌里喷出来。

敢情这人把一掌亮银丸以满天花雨的手法打出来，观其出手之势，即知以内力推送，是以这一掌亮银丸一经出手，粒粒充满了劲道，迤邐当空，散发出一片刺耳的尖啸之声。

郭彩绫一经入目，顿时大吃一惊，紧接着旋身而出，只是顾盼间已慢了半步，猝然间觉得左膝头上一阵疼痛，已吃对方发出的暗器亮银丸打中膝上。

她左膝猝然负伤，弯得一弯，一只弩箭恰于这时乘虚而入，射中在她后胯之上。在两股暗器加身的情况下，郭彩绫兀自余勇可贾，足尖点处，腾纵出三丈以外，蹒跚着一个踉跄，跌倒在地，身后的箭矢尖啸着滑身而过，看上去真是险到了极点。郭彩绫一咬牙挺身站起，反手把中在身后的箭矢拔到了手中。

这当口，人影闪动，那个发出暗器亮银丸的蓝衫汉子已扑到了面前，掌中一柄万字夺，更不丝毫留情，分心就刺，直向郭彩绫小腹上猛力扎下来。

郭彩绫一时大意，吃了大亏，心中不禁把对方这个蓝衫人恨到了极点。

显然这个蓝衫人武功自成家数，卓然不同于其他各人，掌中万字夺更有十成火候，只观其现身，出招，俨然是大家路数。

郭彩绫冷哼一声，短刀下翻，当一声，把对方万字夺格开，左手更不闲着，野马分鬃，猝然递出，一掌向那汉子前胸上按去。想是心街这汉子暗器加害，郭彩绫这一掌提聚了内功真力，掌锋还不曾打中对方胸上，先有一股凌人罡力传出，那汉子猝然接触下，不禁发出了一声呛咳。

蓝衫人凹腹吸胸，一个快捷的纵跃，窜出了三丈以外，郭彩绫那么快速疾劲的一掌，竟是差着一点，没有打实在了。

忿怒中，她娇叱一声，点足而追，只是腰胯间，已失去了原有的力道，和她预期的速度以及进身距离，有了相当的偏差。

蓝衫人似乎早已看清了这一点，他功力精湛，胸中更有韬略，是以才得大用。在宇内十二令那个规模庞大的黑道武林组织里，算得上是一个人物，此次为鹰九爷差遣来到了红水晶，帮助李快刀筹组势力，负责编遣训练，李快刀待之如上宾，倚若长城。

蓝衫人复姓百里单名一个同字，有个浑号，人称铁指金丸，打得一手好暗器，练得一身好轻功，更有韬略在胸，算得上是个文武全才，只是心术不正，阴鸷险诈，贪财忘义，才会坠入李快刀的银钱攻势，屈为奸小所利用。

郭彩绫身子方一扑上，由于力道不济，中途顿住，正待鼓气着力，第二次向对方欺近，百里同已冷笑一声，由侧面反欺上来，掌中万字夺抖出了一点银光，循着郭彩绫腰上就扎。郭彩绫短刀一拨，“当！”架在了万字夺的倒刺上。

要是在平常，郭彩绫真气可以如意运行时，短兵相接，敌我贴身时的场合，足可以施展要命的杀手，百里同要逃得活命之机是千难万难，只是现在气血两亏，要施展这类一沾即发，意到力到的内家绝顶功力可就诚为不易。

狡黠的百里同，似乎早已窥知了这一点，才得有恃无恐的放身而近。

双方兵刃甫一交接，铁指金丸百里同猛然一个快转，与郭彩绫成了照脸之势。他左掌一沉，倏地分开二指，双龙出海，直往彩绫一双招子上扎了过去。

铁指金丸这个外号，正说明了这个人指掌上的功力，事实上百里同这一门功力的造诣也真是不错，双指聚力，足可穿石洞木。二指探处，力道惊人。

郭彩绫近看这蓝衫人，只见他脸上青皮寡肉，少见血色，两腮下陷，露出一对兔齿，两边太阳穴，却高高的鼓起，有似肿起的一双肉瘤。这种现象，不须说明，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内家功力精湛的明显标志。

郭彩绫一开始上来，显然是小瞧了对方，这时乍然发觉到敌人的不可轻视时，其势已似不及。此时此刻，再想逃开对方的双指，已是不易，即使能逃开了一双眸子，对方如化指为掌，后果更是堪忧。郭彩绫一惊

之下，由不住出了一身冷汗，在这要命的当头，别的念头都来不及转，心里一横，决计与对方同归于尽。一念升起，她左掌向下一沉，纤纤玉指在一个利落的上挑势子里，整个掌心已翻吐出来，向着百里同心腹上兜来。

掌出如雷，一闪而至，百里同立感对方掌势的劲道，这当口，他如果胆敢不抽招换式，郭彩绫固然凶多吉少，而他自己在对方凌人的掌力之下，想要逃得活命也是万难，心念一动，凶焰顿减。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百里同力挫右腕，把一双足可制对方死命的手指硬生生的收回来。鼻子里哼了一声，错步闪开。

郭彩绫那只兜心而起的手，差之毫厘没有打中他，只是尖尖的五指，却沾着他的衣边儿，纤指过处，顿时把对方那件漂亮的蓝衫撕下了一大片布来。

铁指金丸百里同原知道对方的不可轻敌，却欺侮她的伤势在身，想不到饶是如此，对方仍是这般厉害，当时吓了个透心发凉。有了这一次教训，他不拟再向对方出手，身躯一个疾转，飘出了两丈以外。这个人鬼诈凌厉之处，乃在于他的杀人急智，比一般人来得快。

即以眼前而论，任何人当此情形下，无不忘魂丧胆，自顾尚恐不及，更遑论出招伤人，然而这个百里同，却多的是败中取胜的凌厉杀招。眼看着他旋飞出的身子，刚刚坠落地面的一瞬，他已把身子拧转了过来，一只左手用龙形乙式穿身掌的打法向外递出，却由掌心里再次的打出了一掌亮银丸。

这一手打法，较诸他刚才的那一手更见高明。掌力一送，银光乍吐，一掌亮银丸呼啸着如同出巢之蜂，没头盖脸的向着郭彩绫身上袭过来。

几乎是同一个势子里，一掌金钱镖以同样的快速，从另一个方向打出来。这掌金钱镖不偏不倚的迎着了来犯的亮银丸，只听得一阵子叮当声响，双双跌落在地。

紧接着西侧方花架子上咯吱一声轻响，一条人影有如冲霄而起的大雁，起落之间，流星天坠般的已落在了面前。

郭彩绫认出来人正是卓君明，心中一喜，不及出声招呼，后者一口长剑已斜劈了出去。

想是他已看清了蓝衫人百里同的身手不弱，一出手就是厉害的绝招，剑光一闪，直向百里同右肋劈过去。百里同身子一个快滚，掌中万字夺架住了对方的剑锋。

卓君明早已料定了他会有此一手，双方兵刃甫一交接，不等碰实了，立刻手腕一沉，用醉舞花丛的手法，刷！一剑倒抡。这一剑施展得堪称一绝！扇形的剑光，车轮般地转了一转，却由蓝衫人左面胸前，溅起了一蓬血光。铁指金丸百里同身子一个疾颤，掌中万字夺当一声撒手落地。

值此危机一瞬间，他只得保命第一，哪里还敢恃强斗狠？身子向左一倒，用足全身力道，猛力窜出去。

一旁冷眼的郭彩绫娇叱一声：“打！”就江百里同身子方自纵起的一刻，翻手捻指发出了暗器“长尾箭”。

这种暗器，她绝少施展，因为收藏不多，一向视为珍品，因其铸制不易，又过于狠毒，所以得擅此技后，还不曾用以对敌。那是一种特制的箭支，厉害之处在于它菱形的管头上藏有三枚巧计安排的钢针，一经

中人入肉，三枚钢针即会自动弹出，中人内脏万无活理，即使是中及在非要害部位，也势必要挖下大块肉不可。

这种暗器乃是当年郭白云亲手所设计，箭矢本身为锡所制，是以分量显得特别的沉重，大小长短不过象人拇指一般，却在尾端部位，拖有一条鲜丽的雉鸡尾毛，一经出手，如彩虹过天，极为美丽动人。

郭彩绫如非恨极了这个百里同，也万万不会这般施展。长尾箭一经出手，发出了极为尖锐的一声情啸，血红的羽毛，就象是一条掠空而过的艳蛇，直追着百里同背影电掣而至。百里同反手一捞，不曾捞住，长尾箭却跳起三尺，不偏不倚，正中在百里同咽喉部位。

这一箭可比卓君明的那一剑要厉害多了，顿时，百里同的咽喉部位，爆开了一朵血花，飞在半空的身子，就象是不曾升起的风筝，一个倒栽的势子，摔在了地上，不过是一连翻了几个滚儿，就不再动了。

卓君明纵身而前，用足尖翻动了一下百里同的身子，证明他确已死亡，这才返身来到郭彩绫面前。

郭彩绫身躯一歪，扶柱而立。

卓君明呆了一呆道：“姑娘你受伤了？”

彩绫紧咬了咬牙道：“不要紧，我们闯进去！”

卓君明看来面色青白，脸上表情严肃，一双眸子里，更似有泪光浮动。

郭彩绫看在眼中，心中一动，正待出言询问，而前人影连闪，扑过来三名大汉。

经过短时的空隙，敌方显然已有了新的布置。三个汉子，二长一短，两个长身汉子各人拿着一杆丈八长枪，那个矮个子却持着一双雪花短刀。

双方乍一见面，两个长身汉子先自大吼一声抖枪而进，向着卓君明两肋上猛扎了过来。那个矮个头更是出刀如电，他显然施展的是地蹚刀法，在一连数十个快速的滚身势子里，掌中双刀旋起了大车轮般的两团白光，在霍然一个长身势子里，双刀齐出，直向卓君明胸上劈到。三个人配合着出手，封外挂中，看上去既狠又准，天衣无缝。

这种两长一短的搭档出手打杀方法，江湖上还不多见，原是宇内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研究发明，用以调教总坛各弟子，以期负责巩固防务，鹰九爷却把这种战术走私外传。

红水晶无论财势，俱难与宇内十二令相提并论，手下人无论人数与武功造诣，更难望其项背，勉强当得上宇内十二令的一处分舵，尚嫌力量不足。虽然如此，这种崭新的战略，一经展出，倒也令人吃惊，不可轻视。

卓君明一惊之下，弓身盘坐，两根长枪，翻起血红的枪铛，直由他腰侧擦了过去。当中那个矮子的两口刀，更象是雪花盖顶，双双劈到。

卓君明冷哼一声，掌中剑横出一架，封住了对方刀式，右腿一曲一弹，“噗！”正中对方前胸。以卓君明之功力，自是了得！这一脚，直把持刀的那个矮子足足的踢了丈许来高，身子向后仰翻了出去，身子还不曾落地，一口鲜血先自喷了出来。

他的剑，向下一沉，鱼跃鸢飞般的抖了出去，“噗！”一剑正中左面拿枪的那个汉子咽喉，那汉子一声闷吼，四平八稳的倒了下来。

就在这一刻，右面汉子手腕子一翻，却用后半截枪身，直向卓君明脸上捣来。这种来回枪的打法，最适于双枪同施，现在只剩下了一只枪，自是威力大减。

这汉子枪杆子才抡起一半，已吃卓君明快剑劈面直下，直听得克喳一声，枪断人亡。带着满脸的血，这汉子仰面直倒下来，半边脑壳，竟被卓君明的剑锋削了下来。

举手之间，三条人命，非但是敌方在场各人看得触目惊心，就是暂作冷眼的郭彩绫也暗自吃惊不已。

卓君明已似杀红了眼，他一向出手心存忠厚，今日情形端的前所未见。

敌人阵营里显然起了一片混乱，在一声哨音里，陆续闯出了两拨类似方才两长一短的杀手来。

卓君明朗笑一声，道：“你们不怕死么？不怕死的尽管上来！”他显然怒发于心，说话时力聚剑身，长剑挥动时，吞吐着冷森森的剑芒，任何人目睹及此，部不会怀疑他杀人的决心。

两拨子敌人蹑蹑的向后面退着，附近还有很多人，只是目睹着现场的两个杀神，却没有一个胆敢上前送死。

郭彩绫在卓君明对敌的时候，草草的料理了一下胯股间的伤势，她虽是出身武术世家，自幼随父练成绝技，也曾驰马沙漠，涉足风尘，只是却从来没有吃过败仗，更不要说负过伤了。

那是何等的威风？玉观音三字过处，几无可战之敌，哪一个胆敢轻捋虎须？想不到在这个红水晶客栈里一下病倒，居然险些送了性命。看着身上的伤，她不禁悲从中来，说不出的又气又怨，真恨不得哭上一场。

她到底不属于那种软弱型的女人，只要有一分气在，就绝不会向命运低头。想到了李快刀、刘二拐子等人的可恨，顿时平添了几分力量：

“走，卓兄，我们往屋里闯！”说着，她腰间着力，弓伸之间，箭矢般的已扑向门前。

一名黑衣汉子，手持着一口九耳八环大砍刀当门而立。郭彩绫身子方一扑到，这汉子怒叱一声，抡刀就砍，一股刀风，劈头直下。郭彩绫手上短刀一拨他的刀身，“叮！”一声脆响，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妙力道，把对方沉重的一口刀拨了开去。

那汉子一刀落空，嘴里“嘿！”一声，错步拧腰，叉开五指，直向彩绫脸上抓来。他的手方才递出一半，彩绫的短刀已由下面翻起来，刀光一闪、那汉子狂啸一声，身子旋风般的转了出去，“叭哒！”摔倒在地，大股的血由他仰卧处溢了出来，到底伤在哪里，却是未曾看出。

彩绫结果了黑衣汉子，身躯毫不停留的闪身进屋，卓君明紧随着也闯了进去。他们身子刚刚闯进来，只听见飏的一声簧弩细响，一双细小弩箭，分朝二人面门上射来。卓君明伸手操住，同一个时候里，彩绫展翅金凤般的已腾身而起，循着发箭处的那个楼角里暮地落下来，一条人影由楼角快闪而出。他的身法快，卓君明却较他更快。在一个飞扑的势子里，卓君明金豹探掌，只一把已抓在这人背上。

那个人方一回头，只觉得项子上一凉，已被卓君明冷森森的剑锋逼在了喉管上。

郭彩绫同时也闪身而近，见状忙道：“先不要杀他。”那人身材矮

小，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一身蓝衫，双方虽不曾正式交过手，可是只凭着此人那一手轻功，显然就高出侪辈许多。

郭彩绫与卓君明对于红水晶一个纯生意的买卖场合，竟然能有这等人物，感觉很是惊异。

那人在冷森森的剑锋逼喉之下，尚还能保持着一份镇定，脸上现出了一片不甘雌伏的冷笑。

卓君明冷冷的道：“你心里还不服么，我可以随时杀了你！”那人翻着一双白眼道：“你请吧，我不会向你们讨饶的……”卓君明鼻子里哼了一声，缓缓的收回了剑。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放开了这个人，其实这个人的感受却并不轻松。外人是看不出来的，这个人却能体会，一股冷森森的剑气，由卓君明掌中剑尖上透出来，显然也透过对方的那袭蓝色长衣。那个人感觉到很不舒服，因此也就不敢轻举妄动。“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卓君明目光直直的逼视着他：“希望你据实回答！”

蓝衫人冷笑道：“那可要看是什么话！”

卓君明道：“先从你身上说吧！”“洗耳恭听！”

“你的功夫不错，怎么为李快刀这类市井俗物所用？”那人嘿嘿笑道：“好说，受人钱财，为人消灾，我和姓李的根本也谈不上什么交情，至于说到在下的功夫，要是功夫真好，也就不会被你一上来就擒注了！”

卓君明道：“你不是这里的人吧？”

“当然不是。”那人冷笑一声，却把一双流光四射的眸子转向郭彩绫：“这位大概就是玉小姐！我们见过面！”

郭彩绫怔了一下，冷冷的道：“什么地方？”

那人森森的笑道：“姑娘真健忘，那一次要不是我们总头儿手下留情，恐怕姑娘你今天也不会来这显威风了！”彩绫登时一惊，凌声道：“这么说，你是宇内十二令的人了？”“不错！”那人冷冷的道：“姑娘如果还能念及年前我们头儿的手下留情，就应该网开一面，放了我，要不然这里的李当家的与我们鹰九爷很有交情，鹰九爷在总坛的地位，我不说姑娘也应该知道……”这个人很懂得心术的运用，翻着一双三角眼，不慌不忙的接下去道：“姑娘你是聪明人，我要是姑娘，我就绝不会干这个糊涂事！”

郭彩绫缓缓走过来，一直走到了那人面前站住：“姓鹰的可在这里？”

那人摇摇头，冷笑着道：“九爷事忙，这里他不常来。”彩绫道：“那么，这里的事，是你负全责！”

“说不上负什么全责不全责，反正我们来了几个人就是了！”“来了几个？”

“四个。”那人似乎认定了对方不会向自己出手，说话的神态语气也就越加的老三老四。

郭彩绫目光看似缓和的注视向他道：“最后再问你一句，你要据实回答！”

“好！”那人笑嘻嘻的道：“我这个人最干脆！有什么说什么！”

彩绫道：“李快刀可在这座楼里？”

“在！”那人答得很干脆，眯着一对小眼睛道，“不但李大掌柜的在，刘二拐子也在，只是就怕你们找不着他们！嘿嘿！”那人笑了两声，

伸出手来在下巴上摸了一把，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郭彩绫冷冷一笑，道：“难道连你也不知道？”

“不瞒你说！”这人油腔滑调的道：“我是不知道。”

“那么说，你活着实在是一点价值也没有了！”

那人似乎发觉出语气不大对，微微一惊。不容许他有任何反应，郭彩绫掌中的那口短剑，已深深的插进了他的心窝。那人的脸一下子扭曲了、喉咙里喔了一声，身子猛抽了一下，缓缓的坐了下来。他眼睛里所交织的那种颜色，显示出他内心的震惊，在他这短暂的一生里，他所一直引为自傲的，无非的自认为机智过人，料事准确，然而，显然的，这一次他却是料错这一次的错误，是永远也无法补救的错误。他死了。

身体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却由楼栏下翻出去，直向着好几丈高的楼厅下面摔了出去。

收回了刀，彩绫的脸雪也似的白，卓君明惊讶的看着她道：“姑娘，你觉得怎么样？”

郭彩绫冷冷的道：“不要紧……李快刀他们既然就在这座楼里，不怕他插翅而飞。我们搜一搜看看！”说罢转身往里面就走，在她转过身来时，卓君明发觉到她背后下侧方已染满了鲜血，心里一阵痛惜。忙自伸手去搀她。郭彩绫苦笑着看着他，点点头道：“谢谢你，我还挺得住！”说完挣开他的手，倔强的独自向前走去。

卓君明看着她凄凉的叹息了一声，其实他内心早已麻木了。忽然，他触及了加诸在身上的那番新仇，顿时如同万针刺体，一股热血上冲脑门，他再也忍耐不住，紧了一下掌中的剑，向前扑进。

二人一连踹开了几扇门，发觉到房里空无一人。

这座红楼占地极大，楼上足有十几间房子，布置得很是豪华。二人一左一右挨个儿的搜，一连闯了好几间都空无一人。最后一间，房门却上着锁，彩绫推了两下没推开，却听房子里人声混杂。郭彩绫正待提聚内功破门而入，卓君明已发出掌力，双掌推处，轰然一声巨响，似乎整个的一座楼房都为之震动了一下，那扇门随即在卓君明的巨大的掌力下被敞开。

屋子里挤满了人，一屋子的女人。这些女人俱都穿着漂亮讲究的衣服，年岁看上去都不大，总有十来个，挤在屋角里，人人面现惊恐，忽然发觉到二人闯进来，情不自禁的同时发出了哭叫声音，郭彩绫倒不禁呆了一呆。

十几个女人哭叫着跪了一地，有的磕头，有的叫饶命，整个屋子里乱成一片。

卓君明手执着明晃晃的一口剑，怒叱一声道：“不许哭！”这一声真管用，房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卓君明恨恨的道：“你们都是什么人？”

十几个女人，你看我，我看你，却是没有一个敢出声发话。

卓君明大声喝道：“说，不说话都杀了！”

鸳鸯丛里立刻暴出了一片哭声。却有一个生得白白净净，年在二十二三的少妇装束的女子膝行向上，向着卓君明磕头道：“大爷请息怒，我……说就是。”

卓君明点头道：“好，你说吧！”

少妇直起腰来道：“我叫秋儿，”一面用手指着身侧各人道：“她们和我一样，都是可怜人家的女儿。”说时，眼泪禁不住连连的淌了下来。

郭彩绫冷笑道：“看你们这种穿着打扮，能称得上可怜么？”

秋儿流泪道：“大小姐你哪知道……我们都是被李人当家抢过来的，我们……”说着她双手捂着脸，禁不住呜咽着哭泣了起来。

彩绫铁青着脸，点了一下头道：“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原来你们都是李快刀的妻妾，可是？”

秋儿止住哭声，委屈的说：“什么妻妾？根本都没有名分，李大当家的高兴就把我们当个人看，不高兴就送到红水晶妓院里去接客，再不就打一顿……”说着又垂下头，呜咽着哭泣了起来。

另一个穿着红袄少妇痛泣道：“前几天，方婷婷就是受不住折磨才上吊寻死了！”

彩绫道：“谁是方婷婷？”

那妇人抽搐着道：“是大当家的新由外地押来的姑娘，她因为不肯顺从大当家的，被脱光了衣服绑着打了一顿，后来大当家就……”

彩绫道：“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说了！”她紧紧的咬着牙，气得身子发抖。

卓君明冷笑道：“好个李快刀，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郭彩绫看着面前的这群妇人，面色转为和善，轻叹一声道：“你们用不着害怕，起来吧！”十几个年轻妇人聆听之下，纷纷磕头站起来。

彩绫道：“你们想不想回家？”

秋儿哭道：“当然想，想死了！”说着触动伤怀，随即放声痛哭，其他各人也都跟着悲伤痛哭起来。一个妇人道：“大小姐，你行行好，放我们回去吧！”另一个眼泪汪汪的道：“我家住在冀北，离家已经两年了，我爹娘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女大王，求求你开开恩，把我们放回去吧！”

郭彩绫心里一阵难受，差一点连眼泪都淌了出来。她苦笑道：“你们都不要再哭了，我也不是什么女大王，只是看不惯姓李的欺压善良，所以才挺身而出，决心杀了李快刀和那姓刘的为民除害，那时候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众妇人一听到这里，俱都面现喜色。

那个叫秋儿的少妇立刻就要跪下来向彩绫磕头，后者伸手把她搀住。秋儿涕泪直淌着道：“女侠客您这么做，真是我们大恩人，我们一辈子都感激你！”

彩绫道：“不要这么说，不过眼前你们还不能走，须要等我们杀了姓李的，把他的势力完全铲除以后才行！”

卓君明这时才插口道：“李快刀是不是藏在这座楼里，你们谁知道？”

秋儿立刻道：“是藏在这楼里。”

穿着红袄的那个妇人道：“这楼里有个密室，李快刀他们就藏在那里！”

卓君明道：“你可知道那间密室在哪里？”

那妇人摇摇头道：“这就知道了，那个地方隐密得很，他们不许

我们接近！”

另一个年纪更小的妇人道：“李当家的身边有两个穿蓝衣服的人保护他，那两个人本事很大，大侠客，你们千万要小心一点！”

彩绫与卓君明忍不住对看了一眼。这个妇人的话，证明了刚才被杀死的那个人话没说错，宇内十二令的确派来了四个人，已经死了两个，另外两个守护在李快刀身边。

郭彩绫冷冷一笑点头道：“我们知道了，你们好好的留在这里！等一会杀了李快刀，再来找你们！”说罢随即转向卓君明道：“卓兄，我们走吧！”

二人刚要转身，就见那个叫秋儿的少妇上前道：“等一下……我好象记起来了……”

彩绫道：“记起什么了？”

秋儿道，“有一次……被蒙着眼睛，好象被送到那个密室去过一次！”

彩绫道：“好极了，你还记得那个地方么？”

秋儿吟哦道：“我当时是蒙着眼睛看不见……不过我好象记得他们在推一堵墙，墙是活动的。”

卓君明道：“是楼上还是楼下？”

秋儿思索着道：“好象是楼下。对了，一定是楼下，来，我带你们去找找看！”说着她就走出房外，彩绫同着卓君明跟出来，秋儿好象显得很兴奋，一个人跑在前面带路。二人跟着她一直下了楼，只发觉到整个大楼空空洞洞，没有一个人。彩绫道：“这里的人呢？”

秋儿道：“李快刀平常是往在楼上，楼下是住着他的护院打手，这些人都派出去对付二位大侠了！”

卓君明冷笑道：“原来这样，他们早已死了多半，看来是不敢回来了！”

秋儿走几步停下来想想，再走几步又停下来想一想，忽然她象是触及了什么，立刻的调过头来，向另一条窄小的过道里走过去。她推开一扇门，进到一间房子里，摸索了一阵，又敲打了一下墙壁，失望的摇摇头道，“不对，这一间错了！”卓君明帮着她一连打开了几扇门，让秋儿进去察看，结果证明都不对。

秋儿沮丧的皱着眉，忽然她象是想到了什么，道：“对了，我记起来了！”说着她放开脚步，一直走到底，又向后退了几步，指着一扇门道：“是这一间！”

卓君明立刻踢开了这扇门，却见是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面空无一物，却吊有一盏大灯。

秋儿呆了一下道：“奇怪……”

她刚要转身步出，卓君明唤住她道，“等一下！”眼睛看着那盏被铁链子吊着的大灯，卓君明吟哦着道：“这么小的一间房子，为什么会装这么大一盏灯？”

彩绫冷冷笑道：“这里面一定有名堂。”

卓君明身形略晃，掠空而起，左手一探，已结实的抓住了吊灯的铁链，使劲儿的向下一拉，就听到一阵隆隆声响，眼看着后面的那堵石墙霍地高升起来，秋儿乍见，惊喜的尖叫一声，猛然扑了过去。

彩绫一惊，道：“秋儿小心！”话声未完，即听见秋儿惨叫一声，

仰身就倒。那张姣好的面颊上，霍然中了一支银色短箭，箭头深入，以至于秋儿连话也说不出一句，顿时丧生。

事出仓促，彩绫与卓君明部大吃一惊。

郭彩绫探前查看了一下秋儿的伤势，认为已是无救，此时卓君明已怒吼一声，窜身掠入暗门。

彩绫几乎与他同一个势子，二人身子先后落入暗门的一刹那，又听见轰隆一声，那扇石壁暗门又再落下来，整个楼全部似乎为之一震，象是要塌下来一般模样，彩绫因系后进，差一点即被落下的石门砸中，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无论如何，两个人都已进入在暗门之内。

彩绫惊魂甫定，一打量眼前情形，只见眼前这间暗室的设计果然十分精妙。在插置石壁的两根油松火把照耀下，里面的布置一目了然。一条尚称宽敞的甬道笔直的伸展出去，甬道的尽头，通向一间石室，石室门扉紧闭，预料着那个李快刀与刘二兴等人，必然是藏身那里。

彩绫冷笑一声，娇躯纵起，起落之间，已扑向门前。她艺高胆大，虽然身入虎穴，仍然一身是胆，身子一扑向前，左掌霍地向外推出，即由手掌心里发出了一股凌人的巨大力道。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那扇门顿时敞了开来。也就在这扇门突然敞开的一瞬，即见眼前蓝影一闪，仿佛一人当门直立。尚还不曾看清那人是怎么一副模样，随着那人衣袖拂处，即有一股极为尖锐的风力直向着彩绫面颊上射了过来。郭彩绫身子一个快转，左手轻抄，已把来犯的这枚箭矢抓到了手中。一支分量颇为沉重的银色短箭。

发箭人显然具有相当的腕力，这一筋之力，相当可观，端的是可穿木碎石，一经射在人身，自是万无活理。

发箭人一身蓝色长衣，黑脸膛，扫帚眉，高而壮的个头儿。然而，使人对他最感奇特之处，却不是他的外型，而是他那身奇异的装配，一双手腕子上的装配。在他那双长而有力的手腕子上，各自戴有一截银光耀眼的钢锁铁袖，看上去，的确奇怪的很，前所未见。那是两截用无数钢片串连起来的两截袖子，其作用似乎是作为护腕之用，只是再配合着一双类如鹰爪般锋利弯曲的手套，看起来可就兼而具有攻击的能力。手套与袖面浑为一体，其间是用无数截细小的钢链串联一体，因此随着这人的每一移动，即会发出一阵唏哩哗啦声响，用以对敌，可以不虑敌兵刃，攻防兼宜，端的厉害之至。

郭彩绫方自将对方暗器抄在手中，蓝衣人已饿虎扑羊般的扑到了眼前。只听见一阵子锁甲声响，这人一双怒鹰般的利爪，已向彩绫面颊上抓了过来。郭彩绫娇叱一声，手中短刀霍地挥出，叮当两声，分别削在了来人的一双手腕上，这人由于钢锁片护着，不曾伤了皮肉，只是以彩绫刀身上所贯注的内家力道，自是可观，以至于那人踉跄着向后面退出，差一点跌倒在地。

这时卓君明却由侧面闪身而前，他倒不是对付蓝衣人来的，身形闪处，快若飘风般的直向这间石室内切入。

卓君明身子一切入，一口厚背紫金刀，搂头盖顶的劈了下来，他长剑一抡，当一声，把眼前紫金刀磕在了一旁，眼睛可就看见两个人，正自张惶万状的向着石室的另一扇门遁出。

两个人当中，一个是柱着钢拐的瘸子，另一个却是秃顶红脸的胖子，

前者不用说也可以想知是刘二拐子，后者也可由他那身讲究的衣着与神态上猜出来，正是那个无恶不为的奸商李快刀。

这两人显然已被眼前的情形吓破了胆，不胜狼狈的夺门向外奔出。

卓君明怒叱一声道：“姓李的，你给我留下命来！”他身子一矮，方待窜身而起，奈何身边敌人，却是饶不过，一口厚背紫金刀，贴着地面卷起了一天金光，分向卓君明全身上下劈扫了过来。

施刀人矮胖的躯体，一身蓝衣，只凭他一连两式刀法，就可测知这人刀功不弱！

至此为止，四个蓝衣人已经先后全都露了脸，这四个人也就是通过宇内十二令那位总提调鹰九爷的关系派来的，负责训练红水晶基层实力的四个高手。

先露面的两个人俱已作鬼，这后两个人，看上去较诸之前的两个人武技更为精湛。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李快刀必然对这四个人许以重金，才迫使得他四人不顾生死的为之买命。

这人一口刀端的厉害，卓君明一时疏忽，差一点为他刀锋砍中，当时被迫退身，一足顿，退出丈许以外。

那人把握住此一刻良机，手腕抬处，克嚓一声细响，射出了一枚袖箭。

卓君明旋身挥剑，叮！把那支来犯的袖箭格开一旁。他震怒之下，猝然以内力加诸剑身，长剑挥处，如影附形般的依附了过去。

那人一口厚背紫金刀方自抬起一半，已吃卓君明长剑隔空划过，在左肋上方留下了一道血口子。

那人恍然觉得对方这一手剑法中混有极厉害的剑炁，不禁大吃一惊，再想从容脱身，哪里还来得及？

卓君明长躯侧转，掌中剑却在侧身背转的一刹那作扇面似的挥出去，那人方自体会到冷芒袭体，其势已是不及。卓君明长剑落处，血光迸现，把这人左面肩头整个的砍削了下来，这人惨叫一声，踉跄跌出了六七步，一跤倒地，顿时昏死过去。

现场另一面，彩绫似乎也占了上风，只是她的敌手，显然是个棘手人物，尤其是那一双锁子护手钢爪，却要较诸寻常兵刃，难敌得多。

郭彩绫病伤压身，自不能全力以赴，饶是这样，对方这个黑大个子在她手下，却也没讨了什么好去，身上已多处负伤挂彩，只是仍然死缠着不放。

卓君明剑劈对手之后，快速扑过来，大声道：“姑娘把这厮交给我吧！”

说话时那人正自滚身而进，猝然乘隙而入，却把一双钢爪斜扬着直向彩绫肋间抓去。

这一来，他可是自寻死路了！原来彩绫自幼随父亲郭白云练功夫，最注重的就是贴身功力，郭白云曾经传授过她一种叫“贴衣七剑”的厉害杀手，最是凌厉无匹。

眼前彩绫故示松弛，予对方以可趁之机，等到那人一贴近身边，想要从容脱身，可就不容易了。

蓝衣人身形甫一滚近，陡地长身而起，双腕乍现，刷刷刷！一连三

抓。

这三抓，还有名堂，叫做“夺命三抓”，可惜他此计早已在郭彩绫算计之中，钢爪落处，对方娇躯不过是左右略闪，随即相继落空。

蓝衣人陡然觉出环身四侧，似为一种无形的力道紧紧束住，方自觉出不妙，待要退出，哪里还来得及？刀光乍闪，一蓬血光直由蓝衣人咽喉部位喷出来。蓝衣人身子旋风似的转出去，一跤跌倒毙命当场。

郭彩绫一刀得手，身后丝毫不停留，足尖点处，海燕般的向门外扑出。卓君明却也与她不相先后的，同时扑向门外。

门外显然是另一番天地，白洁白的一片白雪，覆盖着乱石峥嵘的大片废墟。寒风飕飕的吹着，四下里空无一人，二人四下打量着，卓君明恨声道：“糟了，莫非让他们跑了？”

郭彩绫锐利的目光，却注意着雪地里清晰的两行足迹，她脸色苍白显然由于一连串的对敌聚力过甚，忽然松弛下来，有一点儿脱力的现象。

卓君明已经注意到了，他关心的问：“姑娘你怎么了？”

郭彩绫冷冷摇了一下头，明锐的一双眸子，却缓缓的在附近搜索着。

卓君明正要说话，彩绫向他摆了摆手，指了一下地，卓君明顿时会过意来，暗道了声惭愧，某些地方他所表现的就是没有郭彩绫那般细心。

彩绫微微冷笑了一下，随即往前面走了下去。卓君明心知她必有所见，当下忙跟下去。

二人俱是施展上乘踏雪无痕轻功，是以雪地上不曾留下些许痕迹。

冷风飕飕，当空有几只寒鸦在盘旋着，在一个较为高出的雪丘上，彩绫定下了脚步，这一带由于乱石峥嵘难以再看出明显的足迹，而附近断壁残垣，俱都可以用以掩身。

看到这里，卓君明不禁心里凉了一半，郭彩绫冷笑着道：“你放心，他们跑不了的！”

卓君明道：“姑娘可有所见？”

彩绫那双深邃的眸子，在附近缓缓转动着，却大声道：“走，我们到前面看看去！”说罢踏石出声向前走了几步。

卓君明不知她何以要弄出声音来，却见彩绫去而复返，重重的走，轻轻的回来，不着任何痕迹的又回到了原来立足的这块雪丘上。她这么做，显系别有用心。卓君明顿时会意，不由提高了警觉，静以观变。

二人静静的停立在雪丘上，不曾发出一点声音。又过了一会儿，卓君明几乎有些忍不住了，正想向彩绫示意离开，忽然一粒小石子由侧面的石隙间滚落下来。郭彩绫立刻举手向卓君明示意，双双闪身两侧。

两个人方自掩好身形，即听见一阵细微的“叮叮！”声，铁拐触地的声音。一个颤抖的身影，缓缓的出现在雪地里。用不着看，即可以猜知这个人就是刘二拐子。

一点也没错，就是他，这家伙八成儿是吓破了胆了。只见他弯着腰，小心翼翼的往回路上过来，大概是认定了郭卓二人已经走远了，才敢偷偷的现身出来，他是存心再想转回到那间密室里，却不意正中二人下怀，来到了眼前这个死角。

刘二拐子边走边回头，一双铁拐子插行在崎岖不平的乱石地里尤其难行。他脸色狰狞，唇角上挂着阴险的笑，仿佛已经认定了逃得活命，心里充满侥幸的激动。渐渐地来到了眼前，就在这一刻，彩绫与卓君明

双双现身而出，两个人象是剪空的一双燕子，蓦地现身，不偏不倚的落在了他身边左右。

刘二拐子吓得怪叫一声，霍地举起拐杖，向着先到的卓君明头上就打。

他如何会打得中？卓君明只一伸手就抓住了他的杖头，刘二拐子用力的夺了几下，有如蜻蜓撼石柱一般，休想拉动分毫，吓得他鬼叫了一声，松杖就逃，才跑了两步就倒了下去。

郭彩绫、卓君明两个人，仍然站立在他身边左右。

刘二拐子全身哆嗦着，发出了梦呓也似的声音：“喔……二位大……大侠……饶命……”

他手里还有另一根铁杖，借着翻身的机会，陡然抡起，直向着彩绫身上打来，大概他欺侮彩绫是个女人，且又在病伤之中，却没有想到这个女的更是厉害，铁杖才挥出了一半，只觉得右半边身子，一阵刺痛，顿时，那只举在空中的手，就象是被冰冻凝住了，休想移动分毫。再看当前的郭彩绫挥剑作势，隔空指向自己，自那口短剑尖上，若隐若现的闪烁着森森剑气。刘二拐子虽非是武林中人，可是平素来往和结交的都是此道上的朋友，耳濡目染的却也知道一些武术功力名称，也听过“隔空点穴”这么一种说词。

眼前情形，正是如此！刘二拐子身躯抖动得那么厉害，倾刻间汗如雨下，透过对方短刀指处，他只觉得半边身子酸麻不堪，象是被一种力量强硬的支撑着，上下不得，噗通噗通的心跳声，震得耳鼓发麻，那颗心就象是随时要由胸腔里蹦出来似的，嘴里发出话声：“女侠客……饶命！”敢情他还能说话，只是说些什么，几乎连自己都听不懂，更不要说别人了。

郭彩绫短刃比着他，冷笑道：“刘二拐子，你的坏事做绝了，还想活么？”

刘二拐子下巴打颤道：“饶……命……”

“我问你！”彩绫说：“我与你无怨无仇，你凭什么要姓费的郎中害我性命？”

“我……”刘二拐子口涎象挂面也似的往下淌着：“不是我的……主意……是……”

“是谁的主意？”

“是……李大……大……”一口气说了十几个“大”字，只是下面“掌柜”两个字，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

卓君明在一旁忍不住道：“这种人姑娘还跟他多费口舌，干脆给他一刀，结果他算了！”

刘二拐子听到这里，吓得半颠疯也似的怪叫了起来。

郭彩绫冷笑道：“李快刀在哪里？”

“在……”他想指什么地方，只是身子不方便。

郭彩绫短刃向后一收，刘二拐子身子噗通一下子摔了下来。“在哪里？”郭彩绫眼睛逼视着他。

刘二拐子颤抖的手往前面指了一下：“往那边跑……跑了……”“再问你一句！”郭彩绫说，“宇内十二令的鹰千里可在这里？”“在……”刘二拐子结巴着道：“大……大当家的，已派人请他老人家……今……”

今天就……到！”

郭彩绫点了一下头，道：“很好，现在你可以死了！”一扬手，手中短刃倏地运劲向前一指，以内炁功力透过剑身，点中了对方死穴。刘二拐子喔唷叫了一声，全身颤抖了一下，顿时一命呜呼。

卓君明冷笑道：“姓李的莫非真跑了？”

郭彩绫掠了一下散乱的长发，紧紧咬牙道：“走，我们追下去！”

二人踏着高低不平、起伏峥嵘的乱石，前后左右找了一遍，却不见任何人迹。忽然附近传过来一声马嘶声，二人闻声一惊，相继施展身法，快速的循声扑过去。但只见眼前有一个三五丈方圆的湖泊，这个时令里，湖水早已结成了硬冰，平滑得就象是一面镜子，湖边原本栽种着几棵垂柳，只是早已枯萎，不见绿叶，但见朽树枯枝，倍感凄凉！另外，在环湖周围，衍生有许多高过一人的芦苇，也都枯黄不堪。就在芦苇草丛里，系着三匹壮马，一个蓬头蓑衣的童子，正自惊吓的向二人看着。

卓君明冷笑着向彩绫道：“看来我们是来晚了一步，却叫那厮逃脱了！”说着遂向那童子走过去，披蓑童子抱着两只胳膊，吓得节节退后，一副可怜样子。卓君明站住脚，道：“你用不着害怕，我不会杀你的！”

那童子陡地跳起来转身就跑，才跑了一步，却意外的发觉到卓君明敢情已又站在眼前，他快转过身子，郭彩绫也站在了他面前，两边路都被人家堵上，那童子才傻了眼。

大概是在荒野地里停的时间太久了，冻得他直淌着鼻涕，不时的抬起手来，用破棉袄的袖子揩着。

卓君明道：“李大当家的是不是已经骑马走了？”

那童子点着头。

“往哪里走了？”

“那边。”他伸手指了一下。

“是谁叫你等在这里的？”

“刘二当家的！”大概觉得这男女两个人，不如想象那么可怕，他的胆子也就放大了。

卓君明冷笑了一声，与郭彩绫对看了一眼，思忖他说的都是真话，对方一个不懂事的马僮，也就不难为他。当下，卓君明走过去牵了两匹马，向那马僮挥手道：“刘二拐子已经死了，尸体就在那边，你把他驮回去吧！”

马僮瞪圆了眼，吓傻了。

卓君明遂向彩绫道：“我们走吧！”

郭彩绫显然很失望，猝然间消失了先前的那股子锐气和冲劲儿。飕飕的风吹过来，她觉得很冷，胯间的伤处更不禁隐隐作痛。丢了手上的那口短刀，她无精打采的走过去，翻身上马，径自策马前行，卓君明心情更似较她沉重得多。

两匹马并辔而行，踏过了一片荒地，才看见一条黄土驿道，道上有两条压得很深的车轮印子，却不见有什么人迹来去。二人各怀着满腹心事，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前行了一段路，看见道边石碑上刻划着有箭形的指标，一边指着蔡家坡，一边指着宝鸡。

卓君明冷冷的道：“那李快刀经此一来，早已吓破胆，断断是不敢

再回去了，我们就循着这一条路，往蔡家坡一直下去，一定能追得上他！”

彩绫几乎也没什么主意，略微点了头。

两匹马继续前进，却见道边有一摊新马粪，这一个发现证明了卓君明的猜测没有错，李快刀果然是朝这个方向逃下去了。预料着李快刀前去不久，二人打起精神，双双策马疾驰下去。

这一程快马奔驰，足足跑了一个时辰，才来到了蔡家坡这个地方。

两匹马累得浑身汗下，身上沾满了泥沙，再要跑下去，就非得躺下去不可，不要说马了，马上的人也感觉着吃不消。

彩绫虽然没有说一句话，卓君明却注意到她后胯伤处，渗出了一大片的鲜血，分明是过于震动的缘故。“姑娘可要找一家客店，住下来歇歇？”

彩绫点点头，似乎连说话力量也提不起。

卓君明策马在头里带路，两匹累马拖着疲倦的躯体往前面走，附近民家，都象穴居，难得看见几间象样的房子。前道有一个十字路口，算是这镇市唯一的一条大路，就在道边，盖有一座竹舍，占地颇大，悬有一块“蔡家老店”的招牌。卓君明在店前翻身下马，回身向彩绫道：“就在这里先歇下来吧！”

彩绫点点头，随即翻身下马。

卓君明这才发觉她的坐鞍都染满了血，由不住吓了一跳，彩绫苦笑着把身上的斗篷拉下来，向着卓君明摇了一下头，示意他不要出声。她一向称强好胜惯了，自不愿以伤病示人。卓君明看在眼里，心中好生难受。

蔡家老店门侧搭有一个茅草小棚，是专为南来北往客商钉马掌的铁匠铺，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传出甚远。一个毛头小子由棚子里钻出来，过来就拉二人的马，问明了卓君明是住店的，回头向着里面吆喝一声，也没听清楚他叫些什么，即见由店里跑出来一个伙计。乍看之下，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原来那伙计，披着一整块羊皮，只在皮上挖一个洞，把头钻出来，整个身子连两条腿，全都遮在羊皮里面。猛看过去，真不禁吓上一跳。

卓君明叫他开两间房子，那个伙计用十分惊异的目光，打量二人几眼，才转身向店里步入。

荒村小店，谈不到什么排场，光线也不好，大白天屋子里还点着火把，油烟子把四面墙壁熏得黝黑。这个翻穿羊皮的伙计也看出了来人是两个阔客，特意为二人找了两个上好的洁净房间。所谓上好的洁净房间，其实也不怎么干净，只是在黝黑的墙壁上多贴了一层桑皮纸而已。房子里除了一张炕（注：北方人冬季多睡炕，外系泥灰，内里燃薪，以供取暖），只有一张破八仙桌，两把椅子。

卓君明把一间较为干净的让给彩绫住，特意叫那个伙计把被褥重新换过。

郭彩绫实在支持不住，合衣倒在炕上。

卓君明服侍她喝了一碗茶，发觉到彩绫脸上烧得通红，不由大惊，道：“姑娘你病的 not 轻，得找个大夫来瞧瞧才好！我这就去。”

说罢正要站起，郭彩绫却唤住他道：“卓兄，你先别急着找大夫，还是先到红水晶客栈里去把那几个可怜的女人安置一下才好……”

卓君明叹息一声道：“姑娘你真是菩萨心肠。这些事，我记住就是了！”

彩绫点头道：“红水晶客栈里还有我的一些东西，有我爹留下半瓶灵丹……还有……”

“还有什么？姑娘你只管关照就是了！”

彩绫轻叹一声道：“还有那匹宝马黑水仙，你找着给骑回来……”

提起了这匹黑水仙，卓君明不禁连想到了寇英杰，心里未免有所感触，彩绫更似触及了满腹辛酸，眼睛一红，差一点流下泪来。她怪不好意思的强作微笑道：“这匹马是寇师哥留下来的，总不好在我手里丢了……”

卓君明点头道：“姑娘你安心养病吧，寇兄弟既然已现了侠踪，早晚总会遇见他！”

彩绫苦笑了一下，想说什么，一时未曾说出。尽管在病伤之中，看上去她仍是那么的美，一蓬青丝乌云似的披在肩上，弯而细的两道蛾眉微微的弯着，挺着鼻梁，直直的拉下去，却将玉白粉搓的面颊分成了阴阳两面，在壁灯的映衬下，尤其有一种朦胧的美。她那么半支着脸，睫毛下搭着，方才挥戈逞凶，跃马狂奔的那种豪劲儿，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那种闺房处子的静态美，依人小鸟的那般温顺。

卓君明几乎不能再注视下去了，他内心郁积着过多的感伤，想到了眼前自身的遭遇，顿时有置身冰炭之感。退后一步，他抱拳道：“姑娘自重，我这就去一趟，大概在天黑以前，也就可以赶回来了！”

彩绫感激的点头道：“谢谢你。”她似忽然想到了什么，唤住他，道：“卓兄……”

卓君明道：“姑娘请吩咐！”

彩绫微笑了一下道：“我忽然想起了那个翠莲，你何不把她一起接来？”

话才出口，即见卓君明脸色倏地一变，一种既惊恐又悲恸的表情，猝然使得卓君明身子如同木刻石塑般的怔在了当场。

彩绫吃了一惊，撑起身子来：“卓兄……你怎么了？”

卓君明象是在努力克制着自己，脸上强作出一副微笑，那种笑未免太牵强了。

彩绫惊讶的道：“卓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卓君明紧紧的咬了一下牙齿：“姑娘，翠莲她……她已经死了。”他似乎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凄怆，说了这几个字，忍不住垂下头，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彩绫忽然呆住了：“死……了？”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那个叫翠莲的姑娘她死了？”

卓君明缓缓抬起头来，他双目赤红，目神里充满了极度的伤痛与仇恨，汨汨的泪水点滴溅落下来。

彩绫支撑身子，再追问道：“就是那个要与你成亲的姑娘她……死了？”

卓君明点点头，抬起手，把挂在脸上的泪水抹干净。

郭彩绫噢了一声，缓缓垂下头来。

“是李快刀下的手！”卓君明恨恶的紧紧咬着牙齿：“他竟然对一

个可怜的软弱女子下此毒手。”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要对付我。”卓君明冷冷的道，“李快刀打听到翠莲与我要好，知道我要把她救出火坑，所以就叫人下这个毒手！”彩绫没有说话，她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凌厉，由她目神里所表露出的那种愤慨判断，她恨恶李快刀的程度，绝不在卓君明之下，甚至于犹有过之。良久，她才抬头呐呐的道：“你看见她了？”

卓君明点点头：“尸体就在她房子里……可怜她身中七刀！”卓君明痛苦的道：“这都是我害了她……她要是不遇见我，又何会落得这般下场？”

彩绫苦笑了一下，同情的看着他：“事情既然已发生了……卓兄你要想开一点！”

卓君明表情异常冷酷，他虽然不再流泪了，可是那张脸看上去却是沉痛，紧紧的咬着下唇，几至于咬出血来。

彩绫想安慰他，可是一时却又不知怎么说才好。

两张充满了悲愤、伤感的脸，木讷的相看着。

象是忽然触及了什么，卓君明点头道：“姑娘休息吧，我走了！”风门拉开又关上，留下了满室的沉痛与肃杀。

勉强的吃了半碗面，彩绫只觉得身子异常的乏力。

冬日天短，不知不觉里，天已经黑了。

卓君明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带回来她要的药，她感觉到病势的益形加剧，头晕得几乎支持不住，全身骨节，酸疼得都象是要散了开来，禁不住发出了呻吟。

窗外风萧萧，桑皮纸的窗户，被吹得呼噜噜响着，不时窜进来几股冷风，袭在人身上，真有如冷箭一般的锐利。

她蹒跚的下了火炕，把窗户关紧了，才发觉到贴在窗框子上的桑皮纸，有许多已经破了，关上和开了没有多大的差别。

不过才走了几步路，她已经难以支持，全身发软，发烫，嘴里更是干渴得很。恍惚里，看见了八仙桌子上的那个盛有茶水的瓦壶，想着要过去倒碗水喝，勉强的走过去，才拿起壶来，只觉得一阵子天旋地转，一跤栽倒地上，顿时人事不省。

午夜时分，天更黑，风势更紧。

窗框子被西北风刮的咯吱咯吱的响，风里渗含着小石头子儿，吹打在瓦面上，刷啦啦的那种声音，让人感觉到今夜所刮的那种风，非比寻常！

蔡家老店陷于一片黑暗里。

两排竹舍，在骤风里微微摇晃着，发出一片轰隆声，象是随时都会倒塌下来。毕竟，它还屹立着，并没有真的要倒下来。

彩绫恍惚的惊醒过来，只觉得身上异常舒泰，那种舒泰的感觉，并不是全身一致的，而是局部的，随着一种奇怪的力量导引着，所到之处，酸疼顿止，那种感觉，象是一双有力而又拿捏得当的手，正在身上按拿着。她随即不自觉的，发出了微微的呻吟声，浓重的睡意，仍在侵袭着她，只是她实在不得不睁开眼观察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那双手实在拿捏得太舒服了！随着那双手十指的灵活运用，更似有

一种极其温和的劲道，奇妙的灌流到她身体里面，从而洋溢起她体内所潜伏的真元内力，顷刻间上下贯通，仿佛全身的穴道全都为之通畅了。

毫无疑问的，那必然是一双男人的手！这个念头一经掠过彩绫模糊的意识，顿时使得她为之大吃一惊，倏地睁开眼睛。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悬在墙上的那盏昏暗的油灯，即使火焰并不强烈，在猝然接触之下，也使得她目光为之一眩，紧接着，她就看见了一个人，一个身着玄色外氅，面系黑巾的长身汉子伟昂的站立在她面前。

这汉子正自稳重专心的运施他的一双手，隔着一层外衣，在她身上各处拿捏着。双方目光乍然交接之下，彼此都似乎吃了一惊。

黑衣人正在运转的一双手，忽然停住了，他那双露出在面中之外的眸子，这一刻交织着极为错综复杂光采，似喜又惊，又怜又怯……紊乱的目神里，更似包含着无比的情意，伤感与迷惘。

郭彩绫怔了一下，继而睁大了眼，等到她确定了眼前所看见的，绝非幻觉，而是实在的，她的惊讶才突地表露出来：“你是……谁？”随这声问之后，她倏地欠身坐起，只是不知内力不继抑或是黑衣人加以制止，总之，她的身子才仅仅有探起来的意识，却立刻化为无形。

黑衣人的一双手，正抚按在她前躯的俞海穴上，从那双手掌里流灌进大股的热力却将她欲聚的真力整个的包在了一团。

“绫姑娘！你还不能动。”说话的声音，压得那么低，象是在掩饰些什么似的。

彩绫果真就不动了。事实上她全身的各处穴道，气脉，全在这人的一双手掌控制下，这人如果真要不怀好意，探手之间，即可取其性命。

对于一个练武的人来说，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也是最无可奈何的一种忌讳，此时此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使你有托天盘地的威力，又能奈何！所可告慰的是，黑衣人似乎并没有存什么歹意。这一点，似乎可以认定。

然而，对于郭彩绫来说，惊吓固所难免。岂止是惊吓，这里面还包藏有无限的羞窘与忿怒，一个自视极高，守身如玉的少女，绝不容许异性轻易的接触自己身子，况乎这人显然已在她全身上下任意的摸按一通。羞忿，一时间使得她面飞红潮：“你……你到底是谁？”目瞪着他，她整个的躯体几乎在战抖：“你要干……什么？”

黑衣人一双精锐的眸子注视着，深邃的目光里，显示出无比的关怀，他没有说什么，两只手继续运行着。运用他的一双掌心，飞快的转动着，掌心所接触之处，全系她身上的各处穴道，随着这人运动的双掌，立刻她通体大为舒畅。黑衣人以行动代替了他的答复，彩绫顿时息止了内心的疑惑。

只是，即使对方是心怀善意的为自己医治病痛，他这样莽撞的作风，也不可原谅。郭彩绫疑惑虽去，心里还生着老大闷气，她睁着大眼睛，狠狠的瞪着他，希望对方能够由自己的眼神里，判别出不友善，从而知趣罢手。但是，她的这种愿望落空了，因为对方根本就不再看她一眼，他只是聚精会神的在运转着他的双手。

渐渐的彩绫就体会出来，这人的手法迥异，而且，使她感觉更惊异的是，对方显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异内功，那种内功妙在即使见多识广的郭彩绫，也分辨不出它的行径与路数。须知彩绫出身武术世家名门，

一身武功，得其父郭白云亲授手传，一身内外功造诣，足可独步当今，睥睨武林，以她造诣来说，纵使当世仍有许多她未必能擅精的武功，却断断不会幼稚到即使连这种武功名字也叫不出来的地步。眼前，她显然就遇见了这个使她想不通的问题。这个人所施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功力？透过黑衣人的手掌，所传递出来的内功，显然有冷、热两种不同的极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道，何以能同时汇融于同一双手掌心里，这却是彩绫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

显然，黑衣人左掌心所运施出的是极热之流，右掌心所吐出的，却是极冰之流，妙在这一热一冷两道功力配合得恰到好处，热气在先，冰气在后，二气分功，各具其妙。就在冷热两种功力气流运施之下，郭彩绫身上的关节俱都一一为之启开。郭彩绫很快就体会出来，对方所以要这般的施展，主要在于激荡起她身上潜伏的内在元力，从而使得她元气聚结充沛。

这种治愈伤病的手法，实在极其高明，绝对不同于一般，一般医者也万万不能模仿。渐渐的，彩绫身上已见了汗，同时她对于这人的忍耐力，也达到了极点。

她绝不能容许对方这个陌生人这般放肆，即使他是好人，也要自己允许在先。所幸，就在她将要发作之前，黑衣人陡然的停住了双手，并且向后退开来。也就黑衣人散开双手的同时，郭彩绫才感觉到身体内的内力猝然集结一气，她倏地欠身坐了起来。

“行了！”黑衣人口气里微微现出一些疲累：“我已用极功力，为姑娘打通了全身穴道，再服用令尊灵药之后，休息几天，即可痊愈。”

彩绫在对方提到灵药二字时，目光一转，已清楚的看见自己遗忘在红水晶客栈的那瓶丹药，正置在桌面上，她不禁更为吃惊。莫非眼前这个蒙面的黑衣人，是卓君明所乔装的？

不！绝对不是！卓君明无须要这么做，也不必要！

“你到底是谁？”彩绫那双惊异的眼睛，上下打量着他：“再要不说出实话，你可别怪我要对你失礼了！”

那人不作表情，事实上即使他有所表情，碍于悬在他脸上的那层面巾，也难以窥知。象是久别了多年的亲人故友，那双目神里，所表露出来的只是无比的关怀，亲切，以及更深的情意。只是这些表情对彩绫来说，却是一时难以体会出来罢了。

“你……”彩绫看着他大为惊奇的道：“你到底是谁？快说！”

黑衣人在彩绫咄咄逼问下，更似难以出口。他表情必然十分窘迫与尴尬，在彩绫的逼问下，他情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两步。

“不许你走！”郭彩绫大声的嚷着，双掌向后一按，身子已平窜起来，象是一片云般的飘落门前。

黑衣人眸子里惊得一惊，道：“姑娘，你还不便施展功力！”

彩绫大声道：“不要你管！”她长发披散，苍白的脸上显出了无比的惊疑：“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蒙着脸……？”

黑衣人身子颤抖了一下，他的情绪必然十分的激动，在彩绫一再的逼问之下，更显得张惶失措：“姑娘……你又何必多问？我确实是没有恶意……姑娘珍重，我告辞了！”说罢身形一闪，待向窗外扑去。

郭彩绫显然防到了有此一着，不待他身子扑到，先已闪身眼前，冷

笑一声，纤手猝出，快如电闪的直向黑衣人脸上抓去。她显然是想抓下对方脸上的黑巾，一探对方庐山真面。纤手猝出，五指尖上传递出凌人的尖锐力道，以此功力，简直无须手指真的抓实在，只凭传出五指尖上的无形力道，也能够揭下对方那方面巾。

然而这个黑衣人，却端的不是易与之辈。

这个人非但不是易与之辈，简直具有罕世的身手，就在郭彩绫透着凌人力道的五根纤指眼看着已将触及黑衣人面门的一刻，后者身势霍地向后退了一步，却并没有闪躲的意思。

彩绫心方一喜，五指抓动之下，眼看着即将把对方脸上黑巾抓下来。蓦地，感觉出透过黑衣人全身上下，传出了一股无名力道，郭彩绫立刻感觉出一层莫大的阻力，象是一幢无形罩子，一下子将对方全身上下罩定。

这种无形的内炁功力，是内功达到顶点之后，才可有所表现，对于彩绫来说，原不是稀奇，只是黑衣人的这种防身潜力，显然别具一格。就象方才他用以引渡彩绫身上的那种气机一般，除了应有的强大阻力之外，更有一种奇热炙肤的感觉。

郭彩绫五指一触之下，几乎有置手于炉火的感觉，一惊之下，忙的缩回手来，黑衣人把握住此一刻空隙，倏地侧身，向门外扑出。

立刻郭彩绫就感觉出那种强大的力量，含有奇热如焚的那种奇异力量，象是一堵墙，一座山那般的巨大不可撼摇。郭彩绫就算是身上没有伤，也未曾生病，面对着如此轩然凌人的巨大力道，也是万万阻挡不住。她身子不由自主的被这种力量向一边荡了开来，那扇门更不例外，随着黑衣人前进的扑势，尚还离有数尺，随即自动的敞开来。

黑衣人就象一阵风似的掠了出去，“呼！”一股骤风狂飚而出，房门在一度敞开之后，迅速的又关上，发出了匡当一声巨响，整个房舍都连带的为之一震。似乎威力尚不止如此，随着黑衣人去势之后，房子里旋荡起一股疾风，那盏悬挂在壁间的豆油灯，在长焰一吐之后，顿时为之熄灭，房舍里顿时漆黑一片。

郭彩绫显然为之一惊，这一惊纯系惊于黑衣人那不可思议的罕世绝功。她蓦地扑过去，开门纵出。院子里一片漆黑，狂风下飞沙走石，哪里还能看见对方人影？郭彩绫身形再闪，纵上了瓦面屋脊，环目四顾，依然看不出对方黑衣人丝毫踪迹。

夜风呼呼，吹得她阵阵发冷，她确知，以黑衣人的那身功夫，即使是自己不曾负伤生病，想要追上他，也是万难。说句实在话，她自幼活到现在，象方才黑衣人那么杰出功力之人，确信还是第一次见过，若论来去身法之快，即使父亲郭白云在世也未见就能胜得过他。一时，她几乎呆住了。站在屋脊上，发了好半天的愣，一阵冷风袭过来，使得她机伶伶打了个寒颤，才蓦地又回到了现实。懒洋洋的飘身落地，一脚轻一脚重的摸黑回到了房间里，找到了火摺子点燃了灯。这个人真使她无比的困惑！

他到底是谁？

谁又会这么好心来为我治病呢？

想到了病，猝然才使得她觉出自己身上舒服多了，而且负伤的胯股部位，也似不如以前那么疼痛，用手一摸，不禁暗吃一惊。原来先时负

伤之处，显然已经过一番重新包扎，而且由伤处一片清洁的特殊感觉里可以断定必然已经过一种新的药物敷治。这一切，当然毫无疑问的是黑衣蒙面人所为。想到这里，郭彩绫的脸，可就情不自禁的红了。羞急之下，使得她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姑娘家，竟被别人剥光了衣裳，上药包扎……简直是羞人的事情！

黑衣人纵然是义行不顾细节，但是在身受者，守身如玉的郭彩绫事后想起来，却是羞愤难当。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已会睡得这么死，以至于在黑衣人动手做这些动作时，自己居然毫无知觉。然而，立刻她就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对方黑衣人在动手为自己上药治疗时，必然先以点穴手法，使自己沉睡于无知境界，然后才予以治疗。

羞、惊、怒、忿、懊恼、惭愧……说不出的各样感觉，一股脑的盆集在她心里，她真想倒头痛哭一场。如果眼前那个黑衣人重现眼前的话，她必然会毫不考虑的扑过去向他猝使杀手。然而眼前，她却只能自个儿的在这里生着闷气。想着想着，两行热泪情不自禁的滑下了两腮。

忽然，她的眼睛接触到室内的两张座椅上，意外的发觉到自己遗忘在红水晶客栈的行李革囊，连同自己的一口心爱长剑，俱都陈列面前。这些东西，她曾面托卓君明代自己去取回来，莫非卓君明已经回来了？不会，如果卓君明真的回来了，他断断乎不会冒失的就这么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而且，他就睡在隔壁的房间里，岂能对于方才所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这么一想，思虑的焦点立刻又集中在方才那个黑衣人的身上。从方才黑衣人嘱咐彩绫服食她父亲留下的灵药一节推想，对方黑衣人对她的动态，分明知悉甚清，简直了若指掌。

郭彩绫思虑渐渐冷静下来，对于这个人，她继续的推想下去，眼前恍惚的记起了那人的一切，那人的身材、仪态……最后忆记到那人精光四射的一双眸子。她反复的回忆着那双眼睛，思虑的触角越发的敏锐。渐渐的，她脸上泛起了一种激动，苍白的面容上，泛起了一丝红晕。敏锐的思索力，帮助她在一团乱丝般的千头万绪里忽然找到了那个丝头。

一时间，她显得那么激动，无比的羞、窘、愤、怒，一股脑的都化为乌有，代之的却是一阵狂喜。她几乎跳了起来：“寇英杰！”

她心里大声的呼唤着：“一定是他，寇英杰！”所有的疑惑迷团，就在她想到了寇英杰三个字时，立刻为之烟消云散。她的心跳得那么厉害，如非是她反复回忆证实了那双露在黑巾外的眼睛，毫无疑问必是寇英杰，她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如非是她先已听卓君明说过，外界对于寇英杰种种的离奇传说，她也万万不敢相信，那身负罕世奇技的黑衣人就是寇英杰。有了两重关键，再经过她进一步反复推敲的结果，她已经可以断言，那个黑衣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寇英杰。

她几乎喜悦的哭了起来！然而，在一度极剧的喜悦之后，心情又重回到了凄凉。原因是他又走了！

又怎么能知道，他这一走还再回来？说不定又象以前一样，他这一走，很可能又是长年累月的渺无音讯。这么一想，她顿时如同置身寒冰，心里遗憾、紊乱，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就这样她忧一阵，喜一阵，一回伤心，一回断肠，几象是着了魔似的。

不知不觉里，天竟然微微的亮了。

郭彩绫就象是变了一个人儿似的，这一夜，她还渴望着寇英杰的重

现，不只一次的，她推开了窗扇，向着漆黑的夜色里凝望着。

她失望了！

小店里已经有人起来的声音。

郭彩绫独守了一夜之后，重新兴起了浓重的睡意，不觉倒向热炕。这时候，却听见室外有敲门的声音，卓君明的声音。“姑娘睡着了么？”卓君明急促的声音道：“是我，卓君明。”彩绫顿时精神一振，坐了起来，道：“卓兄请进来。”一面说着，她随即下了炕头。

卓君明推门步入，形容至为疲惫，但是当他目睹着彩绫的神情焕然，不禁怔了一下：“姑娘你的病……”

“好多了！”郭彩绫微微苦笑道：“卓兄请坐下说话！”卓君明目光一转，看见彩绫的行囊及宝剑俱都置在桌上，脸色更为惊异，随即坐下。

郭彩绫道：“卓兄你才回来？”

卓君明点头道：“姑娘这是怎么回事？我去为姑娘索取衣物马匹时，店中人发觉到连同那匹黑水仙宝马，俱都无故失踪，我只当是他们有意侵吞，原要给他们好看，后来见他们哭死哭活，情形又似不象，是以我又到李快刀住处搜索他的踪影，也不见他回来。”

彩绫关心问道：“那些可怜的妇人呢？”

卓君明点头道：“姑娘放心，我已遵从姑娘的吩咐，将李快刀现有的财物，悉数分给她们，可以变卖的东西，也叫她们任意取拿，打发她们去了。”

彩绫这才稍微安心的点点头。

卓君明冷笑道：“我找李快刀不着，一怒之下，把他的妓院赌馆都拆了，等了他半夜不见回来，因为惦记着姑娘的病，这才匆匆转回来。”他奇怪的打量着彩绫的行囊各物，道：“看来姑娘的东西都已取了回来，那匹黑水仙宝马，也好好的拴在槽里，这又是怎么回事？”

彩绫倒不曾知道那匹爱马黑水仙也已牵回，聆听之下微微一惊。她不禁又想到了蒙面的寇英杰，内心更有说不出的惆怅凄凉，眸子一红，差一点落下泪来。

卓君明一时为之坠入五里雾中，怔了怔道：“姑娘……这……这又是怎么回事？”

彩绫忍着泪看了他一眼。“你不知道……在昨天夜里，已有人过来了……”

“谁来了？”

“是……”寇英杰三个字几乎已经出口，临时却又吞在了肚子里，摇了一下头，说道：“我也不知道。”

卓君明更迷糊了，只是看着她发愣。

“我猜想他是……寇英杰。”

“寇英杰？”卓君明大吃一惊，脸上现出了一片喜色：“他来了！在哪里？”

彩绫苦笑着摇摇头，轻叹一声，道：“他又走了！”

卓君明呆了呆道：“姑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

彩绫缓缓抬起头，冷冷的道：“我也说不清楚，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也只是猜想而已，当时他是蒙着脸，仅仅露出一双眼睛。”

卓君明失望的道：“那姑娘又凭什么猜想他是寇英杰？”“我是凭他的声音，和神态……”一时间，她眼睛里似乎又看见了那个蒙面人的影子，脑子里不禁又追忆起那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顿时，她脸上的神色，充满了自信。“是他……”她呐呐道：“一定是他。我听出了他的声音，也认识他那双眼睛。”卓君明怔了一下兴奋的道：“既然是这样，他又为什么不留下来？他上哪去了？”

彩绫苦笑。低下头冷冷的道：“也许他不想再见我，也许还有些什么别的原因。”

卓君明顿时不再吭声。他虽然不知道彩绫与寇英杰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可是很显明他们之间必有芥蒂。至于详情如何，自己却不便过问。

彩绫随即把昨夜所发生的一段经过摘要诉说了一遍。

卓君明听完之后，默默的点头道：“姑娘这么一说，我看也是寇兄弟不会错了。”

彩绫苦笑道：“一年多不见，想不到他的功力竟然精进如此，以我目前功力来说，简直难以望其项背，实在令人出乎意料！”卓君明不胜向往的道：“这就是所谓的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只可惜昨天夜里我不在，要不然我一定不会让他轻易的离开。”“不过，”他接着说：“姑娘不必懊丧，我想他一定还会再来的。”彩绫道：“为什么？”

卓君明道：“他对姑娘一定放心不下，我想在你病势未曾痊愈以前，他不会离开的。”

郭彩绫摇摇头，苦笑着不再多说。

卓君明忽然一笑道：“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个好消息，姑娘用不着担忧，暂时好好在这里养病，要是寇英杰现身与我们一见，那是最好，要不然这里的事情一完，我们就找他去，他总不能真的狠心不与姑娘你见面。”

彩绫轻叹一声，站起来，缓缓踱向窗前，向外面凝望着。在昔日，她根本就无从体会伤感二字，可是如今，却饱经折磨，忧伤的情绪一再的折磨着她，把她个性里的那些有尖有棱的部分都磨平了。对于寇英杰，她真有千种愧疚，万般忏悔，另外更多的却是感情上的依恋。这么多的情绪困扰着她，使得她每一念及，即会迅速的陷入痛苦的深渊而难以自拔。

她只是愣愣的向外面看着，心里象是压着一块铅那么沉重。

卓君明冷眼旁观，岂有看不出这番微妙的道理？他心里深深的滋生出同情，对于寇英杰与郭彩绫之间的恋情，他不再有任何非分的感触，只是衷心的祈求着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高尚感情的升华，是在翠莲死后才使他有所彻悟。看着彩绫这副样子，他心里更有说不出的难受，一时却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才好。

“姑娘的伤病还没有完全好，多休息吧！”卓君明道：“我就在隔壁房子里，有事随时叫我就是。”

彩绫回过身来，点头道：“谢谢卓兄。可有那个鹰千里的消息？”

卓君明忽然一怔道：“有，姑娘不提起来，我还几乎忘了！”他又坐下来道：“我正要告姑娘，红水晶客栈里的人，都盛传那个宇内十二令的鹰总管鹰千里已经来了！”

“啊！”郭彩绫显然吃了一惊：“这是真的？”

卓君明道：“详细情形，我就知道了，不过据客栈里一个姓刘的管事告诉我说，鹰千里确实已经到了，并且说李快刀就是赶下来跟他见面的！”

郭彩绫冷笑道：“很可能。好呀，这个姓鹰的我更恨，他来的正好，倒省了我再去找他了。”

卓君明自然知道宇内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与郭家的仇恨，郭彩绫之恨恶鹰千里，是必然的，只是他久闻鹰千里其人，料必一身武功定是了得，彩绫目前又在伤病之中，一个失策，保不住就会在他手中吃亏，这倒是大意不得。当下他道：“姑娘目前养伤第一，一切等身子复原以后再说，姑娘你休息吧。”说着他遂由椅子上站起来，抱拳告辞。

彩绫道：“卓兄你上哪里去？”

卓君明道：“姓鹰的既然来了，我们大意不得，我打算在这附近查访一下，看看有没有他们踪影，一切等姑娘身子复原以后再说。”

彩绫感激的点了一下头，卓君明退身自去。

须臾店小二送来了洗脸水，侍候彩绫漱洗。用过早餐，郭彩绫也情知大敌当前，不敢掉以轻心，遂安心在房中养病，不再外出。

渭水与蔡家坡一水相隔的高店，一夕之间，来了几个特殊武林人物：凤翅铛关雪羽、雪豹子白胜、一掌金钱念无常，再加上那个位重权高，职掌宇内十二令总提调的鹰千里。这几个主儿可都是当今武林黑道上响叮当的角色。

四个人如今虽是都在宇内十二令食俸当差，可是在投身宇内十二令以前，已都是各有盛名，凤翅铛关雪羽出身长白山，雪豹子白胜是关外巨寇，也是一名独行大盗，比较起来倒是那个一掌金钱念无常出身还算正常一点，他是昔年襄樊武林名门“念子帮”的嫡传弟子，只是后来亦不免失身草野，落草为寇。

如今他们可以当得上发迹了。谁叫他们跟对了主子，那位宇内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

当今天下，黑白两道，无论你是什么角色，提起了这位铁总令主的威名来，无不谈虎色变，要你倒抽上一口冷气。水涨船高，连带着他手底下的这些人，无不神气活现，莫怪乎铁总令主自今秋以来，要重划势力范围，将宇内十二令扩大为宇内二十四令，较原先扩大了一倍。深入中原内陆，边及荒外沙漠，无不有他的组织存在。

组织系列依序是“总令坛”，下辖“二十四分令坛”，每一分令坛设令主一人，下分为四舵，各设舵主一人，除去总令坛的天、地、乾、坤四坛分别总管各事，另有组织以外，只是这直系二十四令，九十六舵，蛛网也似的遍布各处，总人数在万人以上。

这么庞大的黑道组织，端的是武林罕见，称得上旷古烁今。铁海棠称霸天下武林的用心，至此已是昭然若揭，人人得见了。莫怪乎凡是得能在宇内十二令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也都自比为朝廷命官一般的风采，耀武扬威，神气活现的不可一世。

话再绕回来，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人：关雪羽、白胜、念无常，就是标准典型的这类人物。由于总提调晴空一隼鹰千里在总令主面前的保荐，这三个人如今可都是令主的身分了，鹰千里带着他们三个巡视一周

之后，特意的来到了高店这个地方歇脚。高店在他们组织里是属于长白令的辖区，长白令的分坛也就设置在这里。凤翅铛关雪羽也就是长白令的令主。

鹰千里之所以能与李快刀这个人勾搭为奸，主要全靠凤翅铛关雪羽这个人居中拉的线。以鹰千里、关雪羽这类人如今的身分，李快刀想结识他们自然是高攀了。鹰千里当然不会白白结交他，好在李快刀有的是钱，只为了培植他成立一份武力，李快刀少说在鹰千里身上就花了十万两银子。

钱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会嫌多的。姓鹰的尝到了甜头，食髓知味，第二度卷土重来，下榻在老地方，高店的铁记马场。

铁记马场也就是长白令令坛所在地，明面上是经营贩马的生意，暗地里却是干着附近五百里内外黑道生涯，马场的场主也就是长白令的令主，场子里的任何一个人，也无不深通武功，是不折不扣的马贼。

铁记马场里，由于总提调鹰千里，连同白胜、念无常这几位贵客的忽然光临顿时热闹了起来。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红水晶的那位大东家李快刀也赶到了这里，他可不是凑热闹来的，是逃命来的。

听完了李快刀一番诉说之后，鹰千里漫不经心的往天上喷出了一口烟，他轻蔑的在听，大刺刺的倚坐在铺有缎垫的太师椅上，一双细长的眸子，微微眯缝着，隆起的背部，乍然看上去就象是背了个包袱似的累赘。一年多不见，他的头发都白了，只是脸色看上去却是那么的红润，十根手指上也都留着长长的指甲，一副雍容华贵形象，哪里象是身藏绝技的武林中人。

另外几个人，俱都在座。那位红水晶的大东家李快刀，却象是斗败了的公鸡，一副懊丧神情。

听了李快刀这一番诉说之后，鹰千里慢条斯理的喝了一口茶，却把一根讲究的白铜旱烟袋，在火盆上轻磕着，发出了一阵清脆的响声，这才开口说话：“你是说，那个姓郭的丫头来了！”

“是她！”李快刀犹有余悸的道：“他们都管她叫玉观音，这个女人可是厉害得很！鹰爷你老可曾听说过么？”

鹰千里嗞嗞有声的吸了两口，冷笑着由嘴里吐出白烟，道：“听说过。哼！多新鲜！”

凤翅铛关雪羽在一边呵呵出声笑道：“李大掌柜的，这一趟，你算是没有白来，这个丫头，也正是我们要找的人，你倒好好说清楚了！”

姓关的四十开外的年岁，豹头环眼，身材不高，却生有一丛绕口的落腮胡子，比起形容猥琐，小鼻子小眼睛的雪豹子白胜来，可就魁梧多了。

李快刀似乎精神一振，道：“这个姑娘，身上带着病，可是还真厉害，我手下的人，竟然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说到这里，由不住叹了一口气，苦笑着又道：“不瞒四位说，贵帮的常、许、刘等四位师父，也都不是她的对手，先后都遭了她的……毒手。”这几句话顿时使得各人一惊，鹰千里的那张脸，忽然就象是罩了一层冰般的冷。

“什么？”他的烟也不抽了：“你是说我们派去的四个人，全部死了？”

李快刀那张大胖脸，一时间涨成了紫水晶的颜色，期期难以出口的

点了点头。

鹰千里霍地怒立而起：“混蛋！”

李快刀吓得也跟着站起来，肥胖的身子一个劲儿的打着哆嗦：“鹰爷！开恩！”嘴里说着，一双膝盖直打战，差一点就要跪下来。

雪豹子白胜看出了瞄眼，噗哧一笑道：“大掌柜的，你用不着害怕，我们九爷也不是发你的脾气，他老人家是在生那个姓郭的丫头的，气，你请坐！”

李快刀心里才松了口气，哆哆嗦嗦的坐下来，白胖的大肥脸上沁出了一层冷汗。这些主儿，他可是领教过，一个不高兴，瞪眼杀人，可不是好玩的！

“鹰爷，”他结结巴巴的道：“这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姓卓的……”

鹰千里冷笑一声，又坐了下来，一声不吭的抽着烟。

凤翅铛关雪羽接嘴道：“卓什么？”

李快刀用力的挤着他那双猪眼，总算被他想起来了。“叫卓……卓君明！”他说，“这个人跟那个玉观音是一路的，厉害得很。”

鹰千里徐徐的喷出一口烟，又恢复了他倨傲的神态，他冷笑着摇摇头，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不错，有这么个人！”一直没开口说话的一掌金钱念无常却在一旁搭了腔。这个人黑紫的脸膛，五十出头年岁，两道黑长的浓眉向上斜挑出去，目光炯炯有神，表情沉着而阴霾。“九爷应该听说过这个人！”他转过脸向着鹰千里道：“在关外，以养马起家的卓七爷，九爷会不知道？”

鹰千里顿时表情一怔，道：“卓铁宣，会是他？”

“当然不是他！”念无常阴森森的笑道：“是他的宝贝儿子。”然后他冷冷的接下去道：“不错，这个人我知道，一身功夫，自称打遍关外无敌手，人称卓小太岁，仗着家里有钱，到处吃喝玩乐，结交了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一身本事也确实不错！”

提起卓小太岁来，在座各人似乎都恍然记起。

鹰千里缓缓的点着头：“卓小太岁，唔！我知道这个人，我知道。”

凤翅铛关雪羽点头道：“这个人听说每一年都参加在秦州举办的赛马会，还有一匹叫紫毛青的好马，你说卓君明我不知道，说卓小太岁，我可就知道了。”

李快刀如丧考妣的在一旁叹息道：“我的买卖，如今可都砸在了这男女两个人身上了，全都完了……”

鹰千里沉着声音，嘿嘿笑道：“现在我知道了，总共不就只是这两个人么？”

李快刀点着头，苦着脸道：“两个人已经要我的命了！”

鹰千里慢慢吞吞的道：“现在我们来了，你可放心，明天一早，我们就陪着你一块回去，姓郭的丫头，跟那个姓卓的不来则已，再要敢来，哼哼，管叫他们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李快刀神色一振，立刻站了起来，向着鹰千里，作了老大的一个揖：“一切全仰仗你老了！”

鹰千里冷森森的笑道，目光如隼的注视着李快刀，徐徐说道：“李掌柜的，你的事，我们一直都全力支持，只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

一句话说得李快刀透心发凉，他哪里会不懂得，分明对方这个老狐狸要狮子大开口向自己开价了。姓李的岂是大方的人？只是这个节骨眼，对方要是不伸手帮忙，眼看着红水晶这块招牌就要完了，非但是红水晶这个买卖，甚至于自己这条命也保不住了。他虽是爱钱如命，可是眼看着身家性命不保，两样权衡之下，自然还是保命第一。当时只得硬下心来，长叹一声，道：“鹰爷，你老对我的好处，我岂能忘怀……我知道，我知道。”

凤翅铛关雪羽在一旁笑道：“光知道不行，李掌柜的你得开个价码！”这个家伙比鹰千里更厉害，在要紧关头谈斤论两。

李快刀用力挤了一下他那双猪眼，发了一阵子呆，象是斩了他的肉也似的难过，半天才伸出了两根手指头，“这么吧！”他狠心地说：“各位爷要是能杀这男女两个人，保住了我的这份买卖，我愿意拿出这个数目，绝不食言！”

鹰千里喷出一口烟，冷冷的道：“这是多少？”

李快刀咬着牙道：“黄金两千两！”这个数目，在他来说，简直已经是不可思议的“空前”了，说出了嘴，心里还在一个劲儿的后悔。可是，却未曾料到，并不能满足对方的野心。

听了他的话，鹰千里忽然怔住了。“多少？”鹰千里牢看着他：“你再再说一遍！两千两，黄金！”鹰千里冷森森一笑道：“李大掌柜的。你简直太大方了！”

李快刀两眼发直道：“鹰爷，你老的意思是……”

鹰千里斜过眼睛盯着他道：“就只四条人命，也不止这个数目呀！大掌柜的你大概是吓糊涂了，你再好好想想吧！”

李快刀脑门子一阵发炸，嘴里连声答应着：“是是，我是糊涂了，我再想想……我再想想！”一面说，李快刀把一双眼睛看向一旁的凤翅铛关雪羽，盖因为他之与这个鹰千里搭上关系，全赖关雪羽拉的皮条，以后的交易互利，也全赖关雪羽从中斡旋左右，在这个紧要关头，希望他能够从旁边帮着说几句话，敲敲边鼓。

关雪羽是说话了：“二千两太少了！”关雪羽的脸简直比鹰千里更冷：“九爷说的不错，四条人命该值多少钱？大掌柜的你看看，这四个人是不是为了你才死的？”

话是一点部没错，把命和钱搭在了一块，这个价码儿可就大了。

李快刀再转过脸来看另外两个人，雪豹子白胜和一掌金钱念无常。这两个人的脸色更不好看，看样子这个价钱要是谈不拢，不要说玉观音郭彩绫和卓小太岁来了，就眼前这四个人，也能马上要了他的命。

李快刀心里一盘算，看着鹰千里，伸出了一个巴掌：“那就五千两。”

鹰千里摇头。

“六千两！”

鹰千里还是摇头。“七千两！八千两……”答案还是摇头。

“那么……”李快刀的身子象皮球也似的瘫了下来：“那就一万两吧！这个数目，已是我所有的财产了，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他的魂魄似乎在说了“一万两”这个数目的时候，已跟着这个数目字同时飞走了。

鹰千里噗一声，把旱烟袋杆儿里的烟烬吹出来，当当有声的又在铜

火盆上磕着。

“大掌柜的你太客气了！”他慢吞吞的喝了一口茶，又说：“就这么办吧，一万两黄金，我们接下了，只是另外还有个附带的条件！”李快刀咽了一下唾沫，呐呐的道：“还……还有个附带的条……件？”

“不错！”鹰千里干咳了几声，说道：“总令主的意思，宇内二十四令现在要积极的扩充，所以，我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增设一个分舵！”

李快刀点头道：“这……当然好。”

鹰千里接下去道：“只是却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所以想把你的地盘要下来……”

“什……什么？”李快刀只觉得头轰了一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要……下我的……买卖？”

“不错！不过你先不要急，并不是把你所有的买卖都要下来。”李快刀满脸淌着汗，看样子一口气接不上就要完了。鹰千里却是不急不缓，慢条斯理的接着道：“你仍然可以保有你的饭馆，不过，客栈、赌馆、妓院都得归我们了……”“不！”李快刀杀猪也似的叫着：“不行！这绝对办不到，绝对不行！”

鹰千里那张灰白的脸，顿时罩起了一层寒霜，手拍着椅子叱道：“放肆！”

李快刀吓得忽然愣住了，可是接下来，他又象喝醉了酒似的摇着头，身子瘫赖在椅子上面，“不……行……不行……”他嘶哑的叫着：“鹰爷，你不能这么狠心……吞了我整个的买卖，这万万办不到……办不到……”

鹰千里狞声笑道：“我的条件开出来了，办不到也得办，掌柜的你放聪明一点！”说时，他那双鹰也似的眸子里，闪烁着凌人的目神，两只瘦手，更象是鹰爪般的弯曲着，那副样子看上去简直象是随时都能探手取人性命。

李快刀抱定了不妄动的态度，只是一个劲儿的摇着头，嘴里象是梦吃般的说着什么，谁也听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凤翅铛关雪羽再要不打圆场，眼前可保不住也要闹出了人命。到底李快刀活着，对他有利，所以他赶紧的起来代他打圆场：“李掌柜的！你是聪明人，还是想清楚一点的好！”关雪羽点醒他道：“不要忘了，你是靠干饭馆子起的家，还可以从头再来。”

“关爷！”李快刀眼泪涟涟的说道：“你要替我在鹰爷跟前说话，要多少钱都可以，就是不能要我的买卖，我就指靠着这个吃饭的呀……”

关雪羽眼睛向鹰千里瞄了一眼，后者脸上所显现出的那种神色，是丝毫也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个忙他实在帮不上，也不想帮。当下冷冷一笑道：“大掌柜的，你可是要想清楚了，这件事是你来求我们的，可不是我们去找你！如果你认为我们条件开得太高，尽可以一走了之。不过，那么一来，一切的后果，你可要自己伸量伸量！”这最后的一句话，却是大堪玩味。换句话说，要是李快刀真的站起来走路，他所面临的敌人，已经不是郭彩绫和卓君明这一方面，要提防着宇内二十四令这一方面。

李快刀有几个脑袋？胆敢向宇内二十四令挑战？聆听之下吓得他一阵子发晕，那张大胖脸上，早已经丧失了血色，起了一阵痉挛。

鹰千里看到这里，微微笑道：“李掌柜的，你用不着这个样，我们对你已经够客气了，要是按照组织的规矩，在我们势力范围之内，根本就不容许你这种人存在，现在给你留一条生路，你要是再不知道好歹，嘿嘿！那可就真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了。”

李快刀倒抽了一口气，总算忽然想通了这当中的利害关系。问题是现在他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鹰千里的话倒也不是危言耸听，如今是答应最好，不答应更糟，自己有什么力量拒绝？想到这里，两行眼泪，却又汨汨的由眸子里淌了出来，他连连的点着头，表示完全同意了。只是，要让他亲口答应，一时却是万难。

鹰千里微笑道：“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会答应的。”顿了一下，他偏过头来看着凤翅铛关雪羽道：“雪羽，你扶着李掌柜的到后面房里去歇着去吧，跑了大老远的路，我看，他是累了！”

关雪羽答应了一声，离座走向李快刀，笑道：“大掌柜的，你请吧！”一面说，一面已伸手把他由位子上搀了起来。

李快刀流着泪，看着鹰千里作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又向在座白念二人点了点头，才向屋外步出。

外面正刮着寒风，一阵风吹过来，冻得李大掌柜的直打哆嗦。

“关爷！”他扭过脸来看着关雪羽道：“我们是老朋友了，过去我对你不错，只要你开口，我从来就没有少过你一文，现在……你怎么不帮着我说话呀！”

关雪羽冷笑道：“我实在无能为力！”

李快刀看着他无情的脸，长叹一声，道：“我只当是我的救星到了，谁又想到你们这帮子人更狠……更厉害！”

凤翅铛关雪羽脸上，并不现出一些怒容，闻听之下反倒是笑了：“大掌柜的，你应该知足了！”到了这时候，他无须再隐瞒对方或是买对方的帐了。”老实告诉你吧！”关雪羽说：“你找错对象了，刚才鹰九爷说的已经够明白了，能够给你留下这条命，还给你保留一处买卖，已经不错，别不知足了。”

李快刀大声的咳嗽着，脚下一步重一步轻，那副样子真象是喝醉了。

夜象是墨漆的一般黑，马场里又没有点灯，只在远处栏栅，和马棚边沿的地方悬挂着几盏光度极暗的红纸灯笼，被风吹得滴滴溜溜的打着转儿。

关雪羽摸着黑，陪着李快刀，践踏着稀烂的黄泥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走到了后院。那里有一连五间平顶的舍房，门柱上插着一盏油纸灯笼，一个长身黑衣汉子，正自背身站立在灯下面。关雪羽架着李快刀，来到了第一间舍房前，却向着灯下黑衣汉子招手道：“来来来，过来，过来。”那汉子其实不待他招呼，已经走了过来。

关雪羽吩咐道：“把门开了，生一盆火，再烫一壶好酒给大掌柜的暖和暖和。”

黑衣人脸上不着丝毫表情。

凤翅铛关雪羽正要出声喝叱，忽然觉出了不对，原因是对方这张脸太生了。

来人顶多二十七八的年岁，穿着一袭黑色长披，生得眉清目俊，鼻直口方，衬以猿臂蜂腰，端的是一个魁梧英俊少年！他确信自己马场里，

绝对没有这么神俊的一个人物。

关雪羽忽然瞪大了眼，后退一步道：“你是谁？是干什么的？”

那人距离关雪羽不过咫尺，在对方虎视之下，丝毫也没有退缩之意。

“足下可是姓关，”这人打量着关雪羽，冷峻的道：“关令主？”

“不错，我就是。你是谁？”一个身上有功夫的人，绝不容许人家贴近自己身子，是以，关雪羽话声一落，本能的把身子向后挪开了三尺以外，右掌贴胸微沉，力贯丹田，只要些微不对，这一掌就可随时递出去。

只是对方并没有丝毫动手的意思。

“先用不着管我是谁，”这人目光又转向李快刀，冷森森的道：“这位想必就是红水晶的那个李大掌柜的了，是不是？”

李快刀仿佛一下又变得清醒了！打量着这个人，李快刀身子一个劲儿的向后面缩着：“你是谁？”

那人冷笑道：“你不用问我，我就是说出来姓什么叫什么，你也不会知道。”

“那么尊驾是……”

“我是来取你性命的！”他是那么沉着复冷静，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来，目光一转，盯向关雪羽道：“还有你！”话声甫落，关雪羽顿时就感觉到透过那人身子，传过来一种劲道。这股劲道，同时就象是一道无行的绳箍，缠住了他的身子，使得他立刻就感觉到一种拘束。

凤翅铛关雪羽登时大吃一惊，他久走江湖，阅历精湛，是以立刻识出了来人的非常身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抱着这个宗旨，凤翅铛关雪羽二话不说，猛快的向前抢上一步，嘴里怒声叱道：“去你的！”右掌翻处，用进步降龙掌一掌直向对方的脐上击打过来。关雪羽因知道对方绝非易与之辈，是以这一掌贯足了内力，五指间所聚集的力道，便似一面钢钩，足可破石裂革。

他对这个人的估计差得太远了。就在他这只递出的手，眼看着已将触及到黑衣人身上一刹那，猛可里，他觉出一股奇热如焚的力道，由对方躯体里溢出来。那是一种他前此从来也没有过的感受，这种热力方一接触在他手掌上，紧接着给他的感受，有如触了电，遭到雷殛那么强烈的震撼了一下，足足把他身子弹出了七尺以外。

关雪羽双掌上自信有十年以上的深湛造诣，然而对面这个黑衣人，甫才出招的第一式，即大大的觉出了不敌，一只手，齐根酸痛，几乎有折断的感觉。

动手过招，讲究的是快，谁能快到较敌人领先一瞬，谁也就有了制胜之机。关雪羽一掌落空，眼看着对方那个黑衣人，就象疾风里一朵黑云，飘忽之间已临面前。关雪羽一惊之下，身躯向下一蹲，右腿用旋风铁犁之势，陡地一腿扫出，叭一声，扫了个正着。

黑衣人固若磐石，关雪羽却退势如潮。

这一腿力道不小，以关雪羽自己判断，足可以扫断三根木桩，以之加于人身，其威力可想而知。

受害是必然的！只是这个人却不是黑衣人，是关雪羽。随着关雪羽扫出的右腿，在一阵子连心痛楚之后，随即为之麻木，不需多看一眼，他也知道，这只腿已经废了。

黑衣人目的要他死，那么快速的身法，以及丝毫不着痕迹的动作，在武林中，确是空前未见。

象是鬼影子一般，在凤翅钗关雪羽惊惶兼顾的一刹那，对方已第二次贴近身前。

双方距离，不过咫尺之间，关雪羽咆哮一声，霍地分开双臂，用抱树功向着这人双膝上抱去。一下子抱了个正着，因为黑衣人根本就没有闪躲。

关雪羽能否败中取胜，就看他这一手了，所有的愤恨，怒火，尽在这一抱之中发泄无遗。

他施展了全身的力道，双臂用力向着当中一勒，不禁吐气开声，发出一声嘶吼。

黑衣人身躯纹丝不动，他那双站立在地上的腿，不象肉体的化合，却象是一对精铁所打铸的钢桩。

关雪羽运施的力道显然不小，事实上这也是他所仅能施出的最后杀手，自是惟恐不用其极。全力运施的劲道之下，他身子猝然间起了一阵颤抖，紧接着象是炒豆也似的起了一串儿脆响声。

一串清新的骨折声，黑衣人挺立依旧，关雪羽嘶叫更烈。

两个人身子依附得那么紧，在一阵剧烈的颤抖之后，忽然分开来。

然后，其中之一——关雪羽的身子终于向前扑了下去。他双臂寸断，两肩片碎，强烈的依附之力，使他整个两肋胸骨尽碎，连同着胸腔之内的心肝五脏，也为内里急旋的气招破坏殆尽，没有一样再能保全完整，整个身子，就象是一具破皮囊，一口口浓黑的血涌出来，不过三四口之后，随即一命归天。

黑衣人表情沉着，其实在整个杀人的过程里，他根本不曾出过一招，坦白说一点，关雪羽无异就是死在他自己手上的。

夜风呼呼，呼啸来往的风势，把那悬在屋檐下的油纸风灯吹得高高抛起来，就象是秋千也似的在空中荡着。

站立在灯下的那位李大掌柜的，其实已经不再是“站”着了，看上去似乎矮了半截，整个身子蹲踞一角，缩成了一团，他显然不曾见那个黑衣人出手杀人，但是关雪羽的死，却是事实。世界上怪事固然很多，在他想来，却莫过于此。关雪羽一直在动手打人，黑衣人根本没有回手，但是被打的人没有事，打人的人却尸横就地，莫怪乎李快刀想不通了。

上述的打杀过程，说来甚费周章，其实在当事现场来说，却不过只是几个照面而已。李快刀不是没有想到要跑，而是根本就没有时间，最大的因素还是他的两条腿根本就不听他的指挥，等到他忽然发觉到关雪羽死了，想到要跑时，才一挪步，就变成了眼前的这副模样。

黑衣人一步步的走到了他面前。

李快刀身子一用力，勉强的站了起来：“你是谁？”他的声音就象他脸上的肉一样颤抖着：“我……我不认识你呀！”“可是我却认识你。”黑衣人又向前逼进了一步。冷峻的声音，锋锐的目光，使得李快刀原先颤抖的身子，忽然不再抖了，换了一个姿态，象是忽然被冰住了一般。

“姓李的，你的坏事干的太多了！”黑衣人冷锐的目光盯着他：“今天是你遭报应的时候了！”

“不……我，没有！没有！”

“你的事我听了，也曾亲自去调查过，我不会冤枉你的。”李快刀结巴了半天，才说出几个字：“你……你打算怎么……办？”

“我杀了你！”

“啊！”李快刀真象是挨了一刀似的，大胖脸一阵子发抖：“这位壮士……我可以给你，给你钱，随便你要多少……”有钱人的法宝，好象只有这么一样，任何情况下都忘不了这个钱字，事实上也是有用，灵验的很，百试不爽看来黑衣人好象也被这一记“银弹”攻势说动了，那冷漠的脸上，绽开了微微笑容。“谢谢你！”他打量着他缓缓道：“不过我想你一旦死了，这些钱也就不是你的了！”

李快刀呐呐道：“你……我……”身子猝然向后一缩，却把身后的那扇门撞开来，一个筋斗翻了进去。

黑衣人跟着逼进来，李快刀一个骨碌，由地上爬了起来，大声地吼叫着道：“救命！救命呀！”

那人冷笑一声，缓缓抬起一只手来，骈二指向他凌空指了一下，李快刀顿时就象是被一口锋利的匕首，忽然刺中了心脏，全身打了个急颤，登时定立在地。渐渐的他那张胖脸上，已失去了原有的颜色，变成了灰白惨凄的一片。他死了！黑衣人显然是施展那种隔空点穴的手法，致他于死命的。武林中尽管奇人频出，可是能够擅施这门功力的，到目前还极为罕见，不过三数人而已。而眼前的这个黑衣人，却并不属于这三四个人的范围之内。

尽管室外寒风凛冽，可是李快刀临死前的那几声吼叫，却是太凄厉了，对于鹰千里这些有着敏锐观察力的武林异人来说，任何一点点风惊草动，都足以令他们有所警惕。

鹰千里忽然放下了他的烟袋杆子。

雪豹子白胜怔了一下。

一掌金钱念无常忽然搁下了他手里的鸡心茶壶。

三个人虽然表情各异，动作亦有先后，可是却有一点，显然是共同的——那是他们都确实听见了什么。

鹰千里一双灰白的眉毛，倏地向两下里一分，一对招风耳，本能的向后移动了一下。

三个人都安静下来，却是再也没有听见什么。

“九爷，”雪豹子白胜道：“你听见什么了？象是有人在叫。还是牲口？”

鹰千里摇了摇头，冷笑着说道：“不象是马！”

一掌金钱念无常眉头皱了一下：“老关送客也该回来了！”雪豹子白胜伸手操起了他的虎尾鞭，道：“我瞧瞧去。”一边说，一边伸手推开了扇户。外面黑漆漆一片，冷风袭进来，真有股子冷劲儿。

鹰千里轻咳一声道：“白老三，带着你的暗青子，万一发现了有什么不对，记着吆喝一声！”

雪豹子白胜嘴里答应着，却不经意的笑道：“真要是有什么，那个人准是瞎了眼了，敢在你老爷子面前闹事，岂不是活的不耐烦了！”话声一落，就手由椅子把上，拿起了他装盛暗器的豹皮革囊，囊中是一叠甩手箭，这二十四支甩手神箭，对雪豹子白胜来说，堪称一绝。再者，他那一身杰出的轻功，也是好样的，只见他单手向窗外一探，矮小的身

躯，在一个极其利落的翻身势子里，唳一声，已倒卷出去，轻比狸猫似的已踏上了瓦脊。往四下里打量了一眼，哪里还有什么风惊草动？雪豹子白胜略一顾盼，遂即展开身法，施展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三起三落，已经扑出了十丈以外。

面前是一片泥泞混淆的马场，隔着这片场地，才是沿着场边建立的几排房舍。雪豹子白胜身子由瓦脊上拔身而起，平沙落雁似的向着场子里飘身下落。他身子方一站定，却觉出面前人影一闪，一股衣袂飘风之声，直向他面上卷了过来。雪豹子白胜几乎连什么人都没有看清楚，只觉得黑忽忽一领衣衫迎头袭到，他肩头晃动，向左面跃出了一丈五六。尽管如此，他仍然被那领衣衫上所带动的劲风，大大的震摇了一下，尤其是右面肩头，就象是被人抽了一鞭子那般的炙痛。

白胜这一惊，只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右手伸处，缠在手腕上的那根虎尾鞭刷啦一下子抖了个笔直，鞭梢指处，这才看清了眼前站着的那个人：二十七八的一个大小伙子，一身黑衣服，灼灼的眼神里含蓄着那种“杀之而后快”的仇焰，高身材，当得上雄姿英发。白胜禁不住吃了一惊，他已经确定不认识这个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方根本无需多说一句话，那种显露的敌意，已昭然若揭。

“朋友，你好大的胆子！”白胜自恃着一身武功，又因鹰千里、念无常呼之即现，为此却不曾把来人看在眼里，“这铁记马场也是你来的地方！”他冷笑道：“你报上个万儿来，好容你白三爷打发你上西天去！”说话时，他手里的那根虎尾鞭，仍然平持在手，笔直的指向对方面门。

软兵刃能够这么使唤的，在武林中还不多见。

黑衣人看着他点了一下头：“你大概就是那个叫雪豹子白胜的人了！”

白胜嘿嘿一笑道：“不错，朋友，你报个万儿吧，白三爷的耳朵有点聋，你得说大声一点！”

黑衣人笑了一下，露出了嘴里的白牙：“姓白的，你大概自恃着你的功夫不错是不是？”他冷冷的道：“这一次你可碰见了厉害的对头了！”

白胜自然知道对方不是易与之流，二人对答之际，他已暗自运气，把内力聚集双腕，力道转移，虎尾鞭哗啦一声软垂了下来。

一叶知秋，黑衣人诚然当得上是高明的人物，木讷的脸上，带出了轻松的笑容，笑容却含蓄青几许诡异。

雪豹子白胜早已等不及，就在虎尾鞭方一垂下的当儿，他足尖飞点，捷比飞鹰般的已向着黑衣人腾身扑到。他早已窥好了下手目标：黑衣人的那双“招子”。瘦小的身子，缩成了小小的一团，在甫临黑衣人当头的一刹那，蓦地成了头下脚上之势，鸟爪似的一双瘦手，各分二指，直向黑衣人一双眸子上强摘了过去，真是既快又狠。

一出手，就看出了白胜其人的凶狠阴毒。如以这个人一身轻功而论，确可当得上高明杰出，二人距离甚近，雪豹子白胜早已盘算好了，他这一手“巧摘天星”，自问施展得十拿九稳，以过去经验而论，还很少有人能够逃的开的。黑衣人说的不错，白胜这一次可真遇见了厉害的对手了！

眼前这个黑衣年轻汉子，似乎惯于以静制动，如非必要，简直难以看得出他出手还击。

雪豹子白胜那么快的身法，加之于面前的这个黑衣人，却仍然慢了一步。

只在微微的一个点头势子里，白胜双手同时落空，瘦小的身躯一个快速的挺翻，已经转到黑衣人身后。这一手在他来说，象是早已盘算好的，一招落空，紧接着这第二手“倒点天心”，看来较那一手“巧摘天星”更见狠毒。

只听见刷啦一声，虎尾鞭抖直了，以鞭代剑，直向黑衣人背后志堂穴上点了过去。他的鞭势一递出去，才知道敢情又落了空招。

这么近的距离竟然会扎了个空，实在是有点出乎意料，一鞭扎过去，才恍然觉出那袭黑衣人之后，敢情是空洞洞的，一招失手，可就有丧命之危。雪豹子白胜大惊之下，掌中鞭向后一撤，接着用劲一甩，虎尾鞭梢怪蛇也似的倒卷起来，想认着对方脑袋上抽过去。黑暗中却探出了一只手来，看上去真比电还快，只一闪，已拿住了他的虎尾鞭。雪豹子白胜一惊之下，才恍然发觉黑衣人敢情站在自己身后。夜色本黑，对方又穿着身黑衣，再加上他行动如风的飘忽身法，简直无从辨别。白胜一惊之下，手脚并起上劈华盖，下踢丹田，同时向黑衣人再番攻到，一招二式，黑衣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全心全意的与他对手，带着三分作耍，七分认真的神态，只是拿对方试探着他诡异的身手。这时见状，他冷笑一声，不慌不忙的一起手中鞭，不过是用五成劲道。

五成劲道，也足以惊人了！雪豹子白胜竟是难以阻遏住他所加诸在虎尾鞭上的那种劲道。只听见“哗啦！”一声鞭响，白胜的身子足足飞起了有七八尺高下，一跤栽倒在烂泥地里，“雪豹子”成了“泥豹子”。

在泥里打了两三个骨碌，才站起来，虎尾鞭敢情已到了对方手上。“姓白的，你还差的远！”黑衣人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神态，冷冷的看着他道：“有什么本事你尽管施展，看看能伤得了我一根寒毛不能！”

雪豹子白胜看着对方，心里是透骨发抖，他知道遇见了厉害的对头了，原想出声吆喝，只是他素日要面子惯了，这副狼狈样子如落在了鹰千里眼中，简直太丢人了。再说，就这么甘拜下风，也实在有点不甘心。

“相好的，”他紧紧的咬着牙道：“铁记马场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小子，你接着我的吧！”话声一落，身形猝然向后面一拧，左腕翻处，刷！刷！刷！一连发出三支甩手箭。三支甩手箭一经出手，却是上下连成一线，黑夜里夹着几缕劲风，一闪而至。

黑衣人轻晒一声，鞭势轻抖，只听见“叮！叮！叮！”三声脆响，三支箭来得快，退得更快，随着黑衣人挥动的鞭势，分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散落开来。

雪豹子白胜怒吼一声，身形再转，身子如同旋风般的向左面挪开来。随着他身子挪动的这个弧度里，一口气发出了七支箭。

七支箭虽说是出手略有前后，可是由于手劲的不同，最后到达目标的时间却是一致的。如果仅以暗器手法上来说，雪豹子白胜这一手“七星伴月”的打法，堪称绝妙！

七支箭，七个角度，却在同一个时间内同时袭到，就暗器手法上来说，称得上是无懈可击。

夜色里，那个黑衣人身子象陀螺似的一个疾转，飘出了丈许以外。

雪豹子白胜特别注意的看着他，才发觉到七支箭敢情一支也不曾射中，非但都落了空，而且一支也不少，全部落在了对方手上。白胜只觉得脑门一阵子发炸，顿时愣在了当场。

人影一闪，黑衣人又到了他面前。雪豹子白胜倏地一惊，后退了一步，那人冷锐的一双眸子紧紧的逼视着他，使得白胜几乎连反身逃走的勇气都为之丧失。倒不是他没有想到要逃，而是逃不逃得了的问题，以其逃不了，干脆就不要逃还好些。

“你……到底想干什么？”看着对方，雪豹子白胜情不自禁的兴起了一阵子战栗。

黑衣人冷冷的看着他，道：“宇内十二令的气势差不多该尽了，这个组织里，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都逃不过应该遭到的报应，你虽然不过是一个小角色，却也不例外。”

在他慢吞吞的说出这些话的时候，雪豹子白胜忽然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潜力，忽然由对方站立之处溢出来，一时间自己全身都处在对方这种无形的力道控制之中。

他顿时面色大变，由于那股淬然加身的无形力道，奇寒刺骨，使得他的身子更加战抖剧烈。

黑衣人根本无视于他的反应，他手里玩着那一束七支甩手箭。

这些箭矢，每一支仅不过只有半尺长，粗如小指，却系精钢打制，属于宇内十二令专属的兵器制造所所铸造，每一枚上面都铸有这类字模标志。

那也许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动作，只见他右手二指比作剪刀的形状，向着一支箭矢上剪去，两指夹箭之下，这支箭矢登时从中一折为二。

第二支也是如此。

第三支、第四支……七支都是如此。

雪豹子白胜只吓得胆上生毛，他睁大了眼，仔细的打量着对方的这些动作，只见七支甩手箭，在对方那双肉指剪夹之下，已变成了十四支，纷纷坠落地上。

白胜两片牙骨在战抖，呐呐的道：“你……到底是谁？”那人看了他一眼，微微冷笑着，不予置答，却又继续的玩弄着手上的那根虎尾鞭。在他双手玩弄之下，粗如鸡卵的虎尾鞭身，一节节的折断在地。

雪豹子白胜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眼前的一切，都是再真实不过。

甩手箭腰折十四，虎尾鞭变成七截，黑衣人显然具有传说中的那种“气炁”功力，否则万难致此。

其实气炁这两个字眼，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功力，白胜根本就搅不清楚，只知道有这么种称呼罢了。

黑衣人把手上的破铜烂铁清理干净以后，向着他面前的白胜一晒，道：“你知道这种功力么？”

白胜战栗着，说道：“是……气炁功夫……吧！”黑衣人冷笑道：“这真难为你了。”

白胜害怕的说道：“请……开恩饶命……我……”黑衣人脸色缓和下来，点头道：“我正是在等着你说这句话，我想你会说的。”说到这

里，脸上显现出一种快意：“我原以为你们宇内十二令的人都是什么了不起的汉子，今天一看，不过尔尔，令人齿冷！”

白胜双膝在抖颤着，差一点可就要跪了下来。

黑衣人冷笑道：“你既然已经开口讨饶，我却就不便再赶尽杀绝……”白胜心里一松，刚要出声道谢。黑衣人却笑道：“只是却也没有这么容易就放过你！”

白胜打了个冷战，才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黑衣人话一出口，身子已如同电闪而进。

白胜自忖着他要向自己出手，大吼一声，双手同时撩起来，用“双插手”的狠厉手法，反向黑衣人两肋上插了过去。

那真是一式巧妙的动作，黑衣人的双手，那么翩然的翻起来，有如骤展双翅的鹰鹫，连同着他那魁梧的身子，也象是忽然升高了三尺，紧接着那双翻起当空的手掌，却有如山沉大地般的落下来，其势有如奔雷骇电，快到难以想象。

白胜立刻就为那种巨大的力道镇压住了，全身上下象是勒了一道紧身箍。他的手不过才递出一半，只觉得肩上一痛！彻骨的一阵奇痛，两处肩头，已吃对方黑衣人抓了个结实。

雪豹子白胜怪啸一声，还想在危机一瞬，以双手插入对方的腹腔，只是他却失去了这个机会。黑衣人那双搭按在他肩头上的手掌，忽然一收，仿佛听见咔嚓的骨折声，在他十指力抓之下，白胜的两处肩骨，已碎成几节。

黑衣人双手猝翻，白胜身子就象箭也似的掷了出去，在泥地里打了几个滚儿，当场疼昏了过去。

一声尖锐的胡哨，划破了眼前的静寂，紧接着是一人破锣般的噪音，大声的在吆喝着：“拿人呀！”

“不好了，死了人呀！”

锣声当当，静夜里分外刺耳，听得人毛骨悚然！

马场四周的舍房里，立刻亮起了灯光，无数条人影，相继的包抄过来。

灯光、火光由四面集中过来，清晰的照见了场子里的那个黑衣人。

他好象根本就没有逃走的意图。脸上罩着阴沉的气色，目光炯炯，神采飞扬，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的英雄气概。

一个扑上来的人，也是最早发现他的那个更夫。一手持刀，一手提锣，这小子大概是仗着人多势众，要显显他的威风，身子一扑上来，二话不说掌中刀搂头盖顶的直向着黑衣人顶门上直劈下来。

黑衣人抬手拿住了他的刀锋。这名更夫虽然施出了他吃奶的力气，却休想夺下他那口刀来。黑衣人根本就不把他当一回事，甚至于不看他一眼，那双充满了炯炯智光的眸子，只是打量着四下里扑奔而来的人群。

灯光、火光、刀光熔成一片，全马场的人都出动了。

黑衣人那种气势，好象并不曾把这些看在眼里，那双深邃的眸子，在略一顾盼之后，随即向一个人身上集中。这个人似乎深具不凡，在众相奔啸的同时，却保持着一份属于他自己的宁静。

宁静并不就代表和平。透过这个人那双深湛的眸子，可以窥测出他深深压制在内心的那种愤怒与惊讶。

鹰千里似乎在第一眼里，已经认出了眼前的这个黑衣人是谁。他的惊讶似乎不无道理，因为他已经发觉到对方那个黑衣人，显然已非当年“吴下阿蒙”。

一个身具异功的人，绝不会轻举妄动，鹰千里这么老远的打量着他，并非是没有道理，他是在窥伺着对方的实力，出手的招式，在哪里能发现出某些空隙与破绽。

一掌金钱念无常就侍立在左侧方。这个人似乎和鹰千里一般的阴森可怖，由他的平静表情里，可以猜测出这个人的遇事沉着。

更夫仍在用力夺他的刀，一张脸涨得面红耳赤，只是虽是施出了平生之力，也休想夺下来，甚至于那口刀在对方二指拿捏之下，连动也不曾动一下。

黑衣人的眼睛只被一个人所吸引，鹰千里。除了这个人以外，好象在场的任何人，都不曾瞧在他的眼睛里。

一片乱器里，这些人已把他团团围住。

灯光聚集之下，把这个黑衣人照得一清二楚，他那双眸子，却有如磁石引针般地，只是打量着一个人——鹰千里。那种表情显示出，好象只有鹰千里这个人，才称得上是他的敌人，只有这个人，才够资格与他一争长短。当然，他也并没有疏忽站在鹰千里身边的另一个人——一掌金钱念无常。

人的神态与气势，本身就是用以自防的一种武器。

黑衣人虽不曾开口说一句，可是显示在他冷峻面颊上的那种神采，却使得这些来犯的人都有所恐惧，不敢贸然近身。

夺刀的更夫，仍在夺他的刀，他似乎有不得不夺的苦衷，因为那只持刀的手，已被刀柄上所传出的一种力道紧紧的吸住，因此他并非是在夺刀，而是急欲想摆脱那种力道，这种情形自非本人所能洞悉。

忽然，黑衣人象是厌倦了更夫的纠缠，只见他那只拿刀的手轻轻向外挥动了一下，那名更夫连同他拿在手里的钢刀，一齐被抛向了天空，足足飞起了三丈高下，一头扎在了烂泥地里，登时就闷了过去。

仅凭二指之力，一举手间，把一个人抛上了高空，这种武功端的是不同凡响，现场各人在目睹及此的一刻，俱都吓得呆住了。

跑在最前的两名驯马师，各人挺着一杆长枪，由于奔驰甚急，演变成非刺不可的情势，随着其中一人的一声断喝，两杆长枪一左一右，同时向着黑衣人胸侧刺到。

血红的枪穗子象是两朵红花般的猝然爆开来，枪尖子象流星似的划出了两道亮光。

这么近距离的狠挺直扎，确是骇人！

众人爆雷般的，吆喝了一声，取意自壮声势！

眼看着雪亮的枪尖即将贯扎入黑衣人左右两肋，臆测着一旦刺中之后的结果，各人心里的激动，汇集出一片狂流。

就众人眼看着即将爆发出的那声吼叫之前，黑衣人的双手恰于这时同时递出。

深悉各类武功的鹰千里与念无常，看到这里，都禁不住心里动了一动。

黑衣人施展的是一手“燕双飞”，这一手脱胎于武当派的徒手招式，

还不曾见过有人施展得这么利落，不文不火，不快不徐，就一个练武者来说，功力达到这种境界，那是极为罕见的造诣！

两杆长枪的枪锋，已被黑衣人抄在了掌握之中，枪身是粗如核桃般的紫藤心，具有坚韧的弹性。

两名马师是安心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露上这么一手，力量运足了，狠命的挺刺之下，足能裂革洞石。

只是在黑衣人坚而有力的手握之中，两位马师的这股力道，却是无从发挥。

眼看着两杆长枪的枪身，在巨力加诸下，变成了弓也似的形状，随着黑衣人的拧枪上撩，双双飞天而起。由于枪身本身的弹性，再加上黑衣人的推波助浪，两个人飞起来的势子，可要比方才那更夫要高多了。

足足弹起来有四五丈高下，噗通！噗通！两声巨响，不象是人，倒是象空中坠下了两个大冬瓜，这一次可保不住要出人命。两个人在泥巴地里相继的翻了个身子，随即不再移动。

灯光连同着的脚步，迅速的移了过去。乱噐里，有人高声叫嚷着二人的死讯，晴空一隼鹰千里脸上再也挂不住了。由嘴角轻轻拉起了一丝冷笑，鹰千里的身子真象是鹰隼一般的快捷，起落之间已腾出三丈以外。也就在他的身子方自落下的一瞬，一掌金钱念无常也跟踪着来到了眼前。

晴空一隼鹰千里那双细长的瞳子，在对方身上转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肯定自己并没有认错了这个人。

“如果鹰某招子不空，”鹰千里冷冷的道：“我们以前应该见过，是不是？”

黑衣人点了一下头道：“不错，我们是见过。”

鹰千里往前迈了两步，道：“在秦州？”

“不错！”黑衣人冷笑着道：“甚至于再前一点，在四郎城我们也见过。”

鹰千里那张满布皱纹的苍白老脸，突然变得更冷了：“这么说朋友你是姓寇了？”

“不错，寇英杰！”

鹰千里重复的念着寇英杰这三个字，忽然象夜猫子似的怪笑了一声：“我记的你，记得很清楚！”鹰千里打量着他道：“那夜你背负着郭老侠与我为敌……我不会忘了你的。前此在白马山庄，你那条命，更是拣回来的。姓寇的，你这一次来，是想干什么？”

黑衣人敢情是阔别甚久的寇英杰！除了满布的风尘之色，看上去他倒也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体魄似较以前更为魁梧，再者，紧扎在他背后的那口长剑，更似较诸一般宝剑，要长出许多。听了鹰千里的话，他微微冷笑道：“姓鹰的，你们宇内十二令也该收敛一下了，太猖狂了，我是在代你们整顿一下门风！”鹰千里冷森森的笑着：“这么说，前些时候，连挑了我们三处分舵的人就是你了？”

“不错，是我。”

“你的胆子不小！”

“胆大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干，”寇英杰慢吞吞的接下去道：“我的计划很扎实，先小后大！譬如说，先拿贵坛的分舵下手，再下去是十

二处分令……”

鹰千里哼了一声：“然后呢？”

“然后再拜访你们的总令坛。”

“哈哈！”鹰千里再一次的发出了那种笑声，细小的双眸倏地睁大了许多：“姓寇的，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眼前有姓鹰的在这里，你接得住么？”

寇英杰微微一晒道：“试试看吧！”

面前人影一闪，跑过来一个人，张惶的向着鹰千里道：“回总爷的话，已经找着了关令主和李掌柜的。”

鹰千里道：“人呢？”

那人向着寇英杰看了一眼，呐呐的道：“都……死了！”鹰千里哼了一声，紧紧的咬着牙，那个人匆匆退了下去。双方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是有经验的人，都能感受出来那种郁积的浓厚气氛，现场一片肃杀！

鹰千里缓缓的抬起一双手，整理着头上的顶一顶缎质风帽，两只白瘦的手，微微颤抖着，实在难以想象出这样的一个人，还能够有什么杰出的武功。

寇英杰却绝不轻视他，他冷锐的一双目光，紧紧的逼视着鹰千里，深知这个人的诡计多端与阴险成性。

“李掌柜的可是死在你的手下？”鹰千里紧紧的咬着牙，这些话几乎全是用鼻音发出来的。

寇英杰道：“不错，是我下的手！”

“为什么？”

“为民除害！”

“为民除害？”鹰千里嘿嘿低笑着，矮小佝偻的身子已转向一旁。

忽然，站在他身边的一掌金钱念无常往前面挺进了一步，这一步看似无奇，其实却深具作用，鹰千里与寇英杰之间的紧张气氛，大大的为之缓和了下来，双方已将具体成形的战争形势，忽然被念无常踏进的一步，消弭于无形。

岂止是寇英杰，就连鹰千里也大感出乎意外，他素日只知道念无常这个人，武功出众，在本门众多手下，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只是至于对方到底杰出到如何一个程度，他却是并不清楚。而眼前这一刻，只凭念无常这前踏的一步，忽然使得鹰千里了解到了这个人的高明程度。重点就在念无常踏进的这一步上，能够在举步之间消弭了战争的形态，当然大不简单。只凭这一点，也足以令鹰千里暗自里击节赞赏。

其实战争的形态不应该说是消弭，而是转移了。

现在面对着寇英杰敌视目光的人，已经不再是鹰千里，已换了念无常。

念无常当然知道面前的寇英杰大大的不可轻视，否则鹰千里绝不会与对方僵持这么久。念无常其实根本没有制胜对方的把握，然而这一场硬架却势在必打。在宇内十二令总坛里，他一直被讥讽为“吃闲饭”的人，天生的硬骨头，再加上口齿笨拙，不会奉承钻营，眼看着别人个个都发了，深得重用，却独独只剩下他一个，现在好不容易补上了一个令主的缺，却又是无名无实，眼前正好是一个好机会，凤翅铛关雪羽死了，他这个令主的缺可是又是空了下来，一掌金钱念无常想这个缺可不是一

天半天了，他可不愿意再拱手让给别人。就因为这样，他才挺身而出，要在众人面前立功。

这个机会，实在不容再错过。鹰千里实在巴不得有一个得力的人，为自己接下这一阵，倒不是他怕了寇英杰，而是以今日的身分，实在不便轻易出手对搏。在他看来，念无常足以对付这个寇英杰。是以，就在念无常踏进的同时，他身子已巧妙的退到了客卿的位置。

他无需要再出声招呼念无常注意对方，因为后者自从一踏进了眼前战圈，立刻就体会出来自对方敌人的强大压力，他身子一连向左面旋开了几步，才在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上站了下来。尽管如此，在念无常感觉来说，依然大不轻松。

寇英杰在念无常旋身避走时，同时向前踏进了三步，因此在念无常一经站定之后，才发觉到情形益加险恶。

这种情形，对于现场每一个人来说，除了鹰千里以外，都是大惑不解。他们绝难体会出这种动作的用意。只有鹰千里心里明白，他打量眼前二人的情势，即可确定他们双方事实上已经在互搏了。他的猜测果然没有错！

念无常、寇英杰，两个人四只眼，磁石引针也似的吸在一块。却不要小看了这种战斗的形势，当事者之一的念无常已经有不胜负荷之苦。他忽然感觉对方这个姓寇的，敢情比自己想象中要强大的多。

简直是出乎他意外的强大，透过对方身上所逼近过来的那种凌人的气概，已象十数只无形的手，或是无数个对方这般的人，分峙在他身侧左右，他立刻就感觉出被那种无形的力道紧紧的控制住，休想转动自如。这种感触在他来说，还是平生第一次。过去虽然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一两次动手方式，只是由于对方的功力不纯，万万不同于眼前这个寇英杰。忽然，他后悔了，恐惧亦随之而起。心里已经感染了恐惧的气氛，则形诸于外的气势，顿时相形见绌。

寇英杰一连踏进两步，念无常双足虽是固守住原来的位置上，只是身躯却有如稻草人那般的摇晃起来，一时，他紫黑的脸膛上，现出了大颗的汗珠，上胸剧烈的起伏不已，那种情形就象是他肩负着千斤重担，大有不胜负荷之态。

反之，寇英杰却表情泰然。他决心要给对方这个强出头的念无常一个厉害，是以一经选定对方为敌之后，即刻全神贯注。

强大的内在潜力更向对方伸延过来，须知寇英杰得力于朱空翼杰出的内功传授，其中石穴风柱一功，更是前古未闻的空前造就，一经提聚逼运而出，即形成无形而有劲力的强力感应。这种强大的内聚力道，不要说眼前的念无常惊惶失措，只怕当今武林除了朱空翼之外，再也难以找出第二个人能够提供抗拒这种力道的经验。

随着寇英杰的脚步一步步踏进，念无常的表情也愈见狼狈。

寇英杰在距离念无常约十步左右的地方定下了脚步，念无常似乎勉强的可以松下了一口气。只是他才一松气，强大的内潜攻力，已自他口鼻间扑了进去。

念无常猝然间发出了一声呛咳，全身一阵大摇，随着寇英杰向前再踏进一步，他却是再也难以把持住固立的双腿，身子一连后退了三步，紫黑的脸膛上一阵发黑，倏地张嘴，喷出了一口血箭，身子随即向后面

仰翻了下去。

这种情形，无疑使得现场各人大吃一惊，这是他们前所未见的怪现象。未曾交手，即败阵负伤，这种情形在他们想起来，真是闻所未闻的怪事。在一阵惊惶失措之后，现场随即爆发出一阵混乱。

大群的人涌过去，自地上把负伤的念无常搀扶起来，后者这一时面如白纸，牙关紧咬，早已昏死了过去。

灯笼火把……人声喧杂，大伙只是叫着嚷着，认为是天下怪事。这个当口，寇英杰却默默的退身到丈许以外。

念无常在昏迷中，陆续的又吐出了两口血，他全身发冷，摸起来如同冰块。

大家七嘴八舌的嚷着，有人说是中了风了，又有人说大概是旧病复发。

叫着嚷着七手八脚的，把他身子抬了起来。忽然，鹰千里来到了面前：“你们不要乱动！”他寒着声音道：“念令主是受了内伤，折腾不得。”说话之间、念无常上胸一阵起伏，倏地又喷了一口鲜血，身子剧烈的抽动不已。鹰千里探出了一只鸟爪般的瘦手，把侍在他腕脉上，探摸了一下，那张苍白的脸上，更现出了无比的惊异表情，随即点头道：“抬下去，让他平睡着。”

人声答应着，即把念无常抬下去。鹰千里临时想起什么，却又唤住他们道：“记住，千万不能给他喝水，房间里给他多生两盆炭火。”众人答应着，抬着念无常匆匆离去。

鹰千里那双蕴含着精光的眸子，才回视向场子里的寇英杰，后者依然如故的站在原处未曾移动。

“小兄弟，土别三日，刮目相看！”鹰千里冷笑道：“好厉害的冰魄神功！”

寇英杰微笑道：“冰魄神功？这个我倒是不清楚，不过，我已对他留了一分情谊，这一点谅必阁下也很清楚。”

鹰千里那副表情，恨不能把对方一口吞进到肚子里去，只是经过了甚长时间的观察之后，他已经把对方的实力摸得很清楚。越清楚对方的实力，心里也就越害怕，也就越加的不敢轻举妄动。

寇英杰冷冷一笑，微微抱拳道：“鹰爷，该你了。”

鹰千里目光一转，森森的笑着，一时确实摸不透他心里打着什么主意。只是，无论如何，寇英杰已表示了他强者无惧的姿态，只见他双手缓缓地向两边伸展开来，那种形样，象是在推开两扇其力万钧的巨门，足下也跟着向前逼进了五六步。

一股奇大的劲力，海波怒潮也似的涌了过来，鹰千里长眉一挑，足下通通的一连后退了三步，才拿桩站稳，那张原先苍白的脸，这一刻忽然着了一层红潮。

这老儿如果就此败阵，退身逃走，并非无望，只可惜他却不甘心就这么认败服输，生就了要强好胜的脾气，说白了也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小子，我要挖了你的心！”嘴里低声的说着，他的两条腿已情不自禁的向两边跨迈开来。

鹰千里一身武功，无论内外功力，俱已臻至炉火纯青地步，尤其近年来由总令主铁海棠就近指引，创习南岳气功以来，其功力更是突飞猛

进，有一日千里之势。这时他料定了来人寇英杰已非当年吴下阿蒙，心中再也不敢存下半点轻视之心，是以一上来就运施出这门深具功力的南岳气功。强大的功力，顿时随着他展开的架式，霍然向外溢出。紧接着他的身子似蹲非蹲的向下面矮了一截，两只象鸟爪般的瘦手，作势向胸前微微抱起，那副样子就象是手里在玩着一个球似的。

寇英杰脸上带出了一丝冷笑：“鹰老头！”他目光炯炯的注视着他道：“你狗眼看人低，眼前我就要给你一个厉害，你可要小心了！”说话时他摊开的两只手，已经向当中收拢过来。强大的风力，依附在他的双掌、腕肘之间，随着他收回的手势，既阔大而深锐。

蓦地鹰千里的衣角飏然扬起，风力非只是刮起了他的衣角，已经强大的压迫着他了，渐渐的他头上那顶软帽的两支风翎也飏然荡起，箭也似的甩向后肩。

鹰千里表情甚是狰狞，一双三角眼，在对方无形的压力之下，眯成了两条线。他脸色铁青，牙关紧紧咬着，抱在胸前的两只手，缓缓的转动不已，瘦小的身躯一次又一次间歇性的抖动着，每抖动一次，他身上的那种功力也就越增强了一些。

双方这种战斗的方式，很快的已使得现场各人有所感觉，于是围绕的圈子渐渐的就扩大了起来。

鹰千里环抱的两只手，在一连好几次抖动之下，忽然大张开来。就在人们惊于他何以门户大开时，他的身躯已经快速的转了半个圈子，一只右手已隔空平胸推出。空中发出了尖锐的一声疾啸，这一掌蕴含着鹰千里苦练多年的内家乾元功力，虽是隔空击出，也是足以取人性命。

一掌击出，寇英杰身躯却纹风不动，甚至于他那一袭黑衣都不曾飘动一下。

鹰千里虽然甚觉奇怪，只是他这劈空三掌，乃是采取连锁性出击方式，一发三掌不得中断。第一掌一经出手，第二掌，第三掌更是丝毫不延迟，紧接着快式劈出。“呼——呼——呼——”即使是局外人也能领略出这种掌力的惊人。

然而对于那个年轻人寇英杰来说，显然并没有构成任何的威胁，和先前一样，甚至于他的衣角都不曾飘动一下。

鹰千里陡然间倒吸了一口冷气，如非是亲眼看见，他绝不敢相信所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这可就应上了“羞刀难入鞘”那句话了。鹰千里一连三掌不曾见功，已深知敌人的强大，只是此时此刻，却万万不能中途罢手，势必要放手与对方一拼。立时，他瘦小的躯体霍地拔空而起，足足腾起了三丈高下，晴空一隼鹰千里这个外号也就是这么来的，眼看着他腾起当空的身子，活象是一只大鹰。

众人惊呼一声，却见他起在空中的身子一个倒翻，成了头下足上之势，流星天坠般的直向着寇英杰身上冲了下来。

那一瞬实在是太快了，四只手掌在快不交睫的一刹那，忽然拧在一块，两个人象是麻花卷儿般的一阵子打转，黑夜里简直看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样的搏斗。

两个纠缠在一块的身子，忽然分了开来。其中之一——鹰千里的身子，更象是一枚弹子般的，蓦地弹了起来。他已经不能保持住优美的姿态了，身子沉重的落下来，在泥泞满布的地面一连冲出了七八步，才得

站定。

反之，寇英杰依然保持着他从容的风采。“姓鹰的！”他冷笑着道：“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纳命来吧！”

鹰千里暂时站定，却是一声不吭。方才四掌接触时，他已感觉到由对方掌心传过来一股奇热的劲道，直到此刻，那股奇热的劲道，仍在身体里鼓荡不已。

鹰千里在调息着，久久始平息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寇英杰一直盯视着他。

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忿恨，震动着他，鹰千里已经不再顾虑着自身的安危，他要在马场里数十双眼睛的目睹之下，为自己找回面子来。只见他喉咙里发出了咯咯的怪笑声，陡然间由腰间取出了一只银光闪烁的手套，戴在了左手上。

寇英杰过去曾经亲眼看见他施展出过这种奇形兵刃，悉知是一双两只，可是鹰千里却只取出一只在手上戴好。他另外的那只手上，并不空着，却掣出了一柄阔首薄刃的短刀，刀身其亮似银，一望即知是上好精铁打制。

原来鹰千里当年在郭白云手下出丑，险些丧命之后，发誓要练成绝技，才特意打制了这口至为小巧灵活的独门兵刃——剖心刀。所以命名为剖心二字，那是因为刀身至为小巧，施展起来甚是灵活，一旦与敌人接触，可以上下其手，剖心破腹犹余事耳。

鹰千里的自信，似乎在这两件兵刃一经出手，已找了回来。刀锋拍打在铁质的手套上，发出一片叮当声音，他的那双深深凹下去的三角怪眼，更不禁放出了狠厉的凶光。“小子！”他咬牙切齿的道：“我要你尝尝鹰爷爷这一把剖心刀的滋味，保管你受用的很！”

寇英杰面临着对方再一次的攻势之前，依然那么沉着，他早已确信自己能够胜过对方，只是在盘算着如何予他一种适当的处罚。心里想着，他的一只手已紧紧的攥握在背后那口长剑的把柄上。

鹰千甲有了前次的经验，已不敢那么的冒失。

四下里围观的人，看到这里俱不禁出声呐喊，为鹰千里助起威来。

鹰千里一步步的向的逼进着，忽然他身势向后一挫，看上去真比箭矢还快捷的已经向着寇英杰面前扑到。银光闪烁里，间带着那只铁质手套的叮当声响，那只形若鸟爪般的怪手，已向着寇英杰脸上抓了过去。那种势子实在是快极了。风到人到，人到出手，看上去几乎是同一个姿势。马场里的人，看到这里，俱都大声喝起彩来。

寇英杰身子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镇定，但是绝不呆板，就在鹰千里那鬼爪子堪堪已经接触到他脸上的一刹那，忽然间向着一边错开了半尺。鹰千里那么迅疾猛快的一抓，竟然会抓了个空。

这个老头儿技俩当然不止如此，一抓落空之下，他身子绝不逗留片刻，拧腰，纵身，身子象雪花也似的舞了出去。这一招外行人绝对看不出高明来，何以他不曾出刀？场子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发出了这个疑问。谁也想不通这是为了什么？似乎只有当事人心里才有数。

寇英杰脸上带出了一丝冷笑，似激赏又似忿怒，对于鹰千里的机智与狡黠，他已有所领教。

诚然，鹰千里不曾出刀，是高明的，不如此，他就难以逃开寇英杰

的剑锋。

这种情形，即使说明了也很难使得局外人有所了解，只是当事者二人彼此心里有数。

鹰千里当然不会就此而罢，一招落空之下，他身子在快速的一转之后，由斜刺里四十五角猛然切了进来，这种身法真是奇快无比。鹰千里决定要在这一招式里给自己找回面子，对于这一招，他早在出手之前，已经盘算好了，身子一袭过来，左掌猝然向外递出，发出了凌厉的一股掌力，在掌力尚未完全递实之前，右手剖心短刀已经吐了出去。一股尖锐凌厉的刀风，衬托着他出手的刀势，刀势呈一个大“之”字形状。这样的刀式，事实上已把寇英杰全身上下控制在刀锋之下，无论寇英杰如何闪躲，都难以逃躲开他锋刃的刀口。

几乎在同一个势子里，寇英杰已经挥出了他背后的那口长剑，天空中猝然闪出了一道奇亮刺目的光华，紧接是两三声清脆的兵刃交碰声。

寇英杰浸淫在这口长剑的力道端的惊人，以至于在最后一声叮当响之后，鹰千里已由不住被逼得向后面踉跄退开。

鹰千里嘴里发出了凌厉刺耳的一声轻啸，第二次作势要挥刀出手，寇英杰已经不再给他这个机会，闪电般的剑光，带着一声尖锐的呼啸，迫蹶着鹰千里的身子，猛的向上一个急挥猛旋，唳一声，一蓬血光爆炸了开来。就在这蓬血光里，杨起了鹰千里的一只断臂，那只戴有铁质手套的右腕。

鹰千里在泥里打了一个滚，站起来，痛得全身一阵子打颤，却是不曾哼出一声。他知道现在大势已去，取胜无望，逃命第一。一念及此，还来不及付诸行动，对方寇英杰魁梧的身影已如影附形的袭了过来，他的短刀还不及扬起，寇英杰掌中剑已经抵在了他的咽喉要害。鹰千里身子一阵子的战抖，登时移动不得。冷冽的剑光，在眼前晃动着，他的心同剑光一般的寒冷，无穷的战志，在这一时间，打消了一个干干净净。他不能死，还不想死，看着对方这口寒光刺眼的剑，他矮小的身子情不自禁的起了一阵子兢栗。

他的左腕齐中折断，鲜红的血，象是泉水也似的向外怒涌着，鹰千里除了没有出声讨饶以外，他的一切表情，已显示出他的畏惧与图生。

这一现象，同时也使得现场所有的人都惊愣住了。大伙亲眼看见鹰千里断腕受制，顿时噤若寒蝉，再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声音来，空气就象是一下子被胶住了。

寇英杰的剑尖，只需再向前吐出一寸，鹰千里必死无异，然而他却不忍心：“鹰老头，你可服气了？”鹰千里就象是傻子似的翻着一双白眼珠。

寇英杰冷笑道：“你可是想死？”鹰千里微微摇了一下头。寇英杰冷冷的道，“带着你的断手回去吧！回去告诉姓铁的，叫他赶快把这个什么宇内十二令给我关了，要不然，很快的我们会见面，那时候、哼哼……”

鹰千里只是无力无神的打量着他，面部表情宛如槁木死灰。

寇英杰目光四周扫视了一圈，忽然退后一步，向着鹰千里冷笑道：“这里的几处令坛，马上关门遣散，只要再被我看见，可休怪我剑下无情！”剑势一转，只听见呛啷作响，一口长剑已插落鞘里。

众目睽睽之下，他起身如虹，不过是闪了几闪，已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

李快刀的死讯，很快的传遍了全城。对于本地所有的人来说，这都不啻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新闻，众口交谈，人人称喜，茶楼酒肆，坊邻街头，无处不谈，无人不谈。

树倒猢狲散！不过几天的工夫，李快刀生前偌大的几处买卖行业就解散了。

李快刀生前的一些造孽钱，统统由一个姓卓的出面负责接收，又再转手发放附近的贫户。

对于那些善良的贫户来说，这实在是天大的好消息，消息已经传出，附近数百里内外的穷人，全部出动了。

姓卓的居然把这件义举办的有声有色，使得远近数千贫户，人人都落得了实惠。

这个姓卓的，也就是久享侠名的卓小太岁卓君明。

房间里烧着一盆炭火，天气出奇的冷。卓君明倚身在炕头上喝着闷酒，面前放着一包花生，一包咸牛肉，他喝一口酒，吃一个花生，又咬一口牛肉，就这样打发着时间，盘算着他的心事。

隔壁的那位玉大小姐，一大早就骑着她的黑水仙宝马出去了，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卓君明知道，她是打听寇英杰的消息去了。这件事他甚至要比她更急，真恨不能马上就能找着寇英杰的下落，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在他一连找寻了三天之后，对方的下落，却是始终渺如黄鹤。他就是因为这样，才暂时不能离开她。

他怎么能狠下心来一个人就此离开，而留下彩绫一个姑娘家不管？然而，这么厮守着，又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每一想起来，卓君明都会情不自禁的发出叹声，内心更有说不出的一种感触。

失情、失恋，再加上翠莲的死，已使得他心如冰炭，仿佛一下子变了一个人，对什么事都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

一口口的苦酒灌进到喉咙里，化成了一团团的烈火，在他心腹里燃烧着，他忽然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灰心，厌倦。

想到了爹、娘，还有未出嫁的妹妹，老两口子一天到晚在为他这个儿子的婚事发愁，自己的出走，未尝不是在逃避这种亲情所构成的枷锁。然而三年了，三年的风尘追逐，天涯浪迹，满打算凭着一身所学，能够挣下些什么来，能够娶到那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人，但是到头来，却是落得一场空。卓君明忍不住发出一声嗟叹！对于寇英杰与郭彩绫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弄不清楚，他实在不懂，寇英杰何以会这么狠心，真的就抛下彩绫不予理睬了。

这当中到底有什么蹊跷？犹记得那一次与寇英杰见面时，曾经听他亲口道出对彩绫的情谊，甚至于他还受有彩绫之父郭白云的临终托嘱，留有信物，按说这两个人的结合，该是极为理想顺理成章的事情，想不到这其中仍然会生出想不到的阻挠，想到这里，他真恨不能马上见到寇英杰，要好好的骂上他几句才能泄了这口气。

天可是慢慢的黑了下来，卓君明懒散的下了炕，把吃剩下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了一下，心里的那种沮丧和不开朗，真非言语所能形容。

怅怅的站立窗前，可就又听见那个破锣嗓子的老房客，在唱那出他

所熟悉的秦腔。

“店主东牵出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唐王身前保过驾……”苦涩、凄凉，典型的秦腔。

这种音腔甚至于这一段“卖马”，对他来说，都熟悉极了，只是却没有这一次让他心里这么激动，这么感伤过。推开窗，院子里更是一片凄凉，两只黑老鹅在低飞盘旋着，黑色羽翼牵引着黄昏的即将来临。

风檐下有一个老鞋匠，正在拉着鞋底，看着卓君明老远的咧着嘴在笑着，露出了黄焦焦两排被烟叶子熏黄了的牙齿。卓君明重重的叹息一声，自忖着：“我这是干什么？不会自己找乐子去吗？”

刚要转身去拉开房门，可就看见了彩绫窈窕的情影，正跨进了这片院子。

她穿着一身杏黄色的衣裙，半长筒的软皮马靴，手里紧握着马鞭子，长发散拂在肩上，衬以亭亭玉立的身材，端的是风采！每一次，卓君明不意的看向她时，都会情不自禁的觉出眼前一亮，震慑于她的绝世风华，心情而有所异动。四只眼睛远远的对在了一块，彩绫作了一个不自然的微笑，随即回到自己房中。不用说，此行准没有什么收获。卓君明整理了一下身上，来到了她房门外，轻咳一声道：“姑娘我来了！”

房间里传出彩绫的声音道：“我累了，卓兄，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吧！”

卓君明叹息一声，转回身子。

忽然房门刷的一声拉开来，彩绫叉着腰现身门前，卓君明吓了一跳，只以为自己冒犯了她：“姑娘……你……”彩绫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直瞪着他：“你不是要进来么，不进来就算了。”

卓君明苦笑着道：“是是……我进来，进来。”进门之后，彩绫指了一下桌上的茶壶道：“壶里大概还有茶，你自己倒着喝吧！”

卓君明应了一声，却见彩绫用力的踢下她足上的靴子，她蛾眉紧锁着，粉面上罩着了一层霜似的寒冷。

换上了一双便鞋，拾起一对雪白的皓腕，把披散的长发挽了一个大发髻，拿起一根玉钗随便的插进去，模样儿似乎又变了，变得更加明艳动人！

“他过来了！”她冷着脸说：“铁记马场的人已经证实了。”卓君明一愣道：“姑娘是说寇英杰真的过来了？”

“错不了！”彩绫哼了一声道：“他不但来了，而且还露了一手儿，铁记马场就是他给挑的。”她回过身子来，睁大了眼睛又道：“听说宇内二十四令死了好几个人，就连那个掌有大权的总提调鹰九爷，也在他手里吃了大亏，叫他给砍下了一只胳膊！”卓君明惊得一惊，面现喜色道：“真有这么回事，这都是真的？”

彩绫点头道，“是马场里的人亲口告诉我的，那还错的了。而且，他们又何必造这个谣言！”

卓君明低头寻思了一下，似喜又忧的道：“这么说外面传说的那个人，就是他了？只是他既然现了侠踪，又为什么不和我们见面呢？”

彩绫苦笑了一下，似怒又怨的挑了一下细长的眉毛。卓君明呐呐说道：“姑娘莫非已经见着他了？”

彩绫摇了一下头，忽然落寞的道：“你还看不出来么，他是存心不

打算和我见面，要不然……”说到这里忽然语音哽咽，不再说下去，晶莹的泪水，却在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打着转儿。卓君明心情也就情不自禁的变得沉重，他干咳了一声，站起来倒了一杯茶，送到了她面前：“姑娘先喝口茶吧！”

“我不……渴。”她想强作笑，只是无论如何却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悲哀情绪，不笑还好，这一笑却使得噙在眸子里的泪水，象是断了线的珍珠般的，一颗颗洒落胸前。忽然，她伏在桌子上伤心的大声抽泣起来，卓君明呆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才试图着劝解道：“姑娘你这又何苦！你是误会他了……”

“我怎么误会他了？”彩绫忽然扬起脸来，眼泪还挂在脸上，接着：“你还看不出来，他根本就是在躲着我，他讨厌我……他……”

“姑娘越说越远了，这怎么会！”

“怎么会？他讨厌我，我知道。”她几乎由椅子上跳了起来，来回的走转了一圈，又停下来，眼泪涟涟的道，“我反正知道就是了……”

卓君明苦笑道：“姑娘你想错了，我想他必然是热衷为师门复仇，倒不是存心冷落了姑娘……”

彩绫冷笑着想说什么，却又气馁的轻叹一声坐下来。

卓君明端过茶来，说道：“姑娘先喝一口吧！”

彩绫抬起脸，看着他，苦笑着点点头道：“谢谢你，卓兄，唉……这些日子，多亏了你，真的，我倒不知道应该怎么谢谢你。”她接过杯子来，轻呷了一口，两只眼睛却睇着杯子，现出了一种迟犹豫滞：“寇师兄，他这又何必？”她喃喃的道，“其实他心里有什么……又为何不跟我说明？就算他不乐意……”说到这里，忽然她的脸红了，足下的一只绣花鞋在盘弄着。

卓君明原想说些什么，只是一时间作声不得。他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真恨不能把她搂在怀中，只是他仅余的一些理智不容许他这么做。天知道，这一时间他心里的心神交战是多么激烈，激动的泪水，在他那双神俊的眸子里打着转儿，皇天有知，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对她存下了多少绮想？种下了多深的情谊？然而这一切，只为另一个人的忽然介入，使得这份深情硬生生的吞回到肚子里。几回悲忿，几回凄怨，又几回自怜与感伤……冷静又冷静，痛苦再痛苦，终于筑下了心里的长城，只是在目睹着心上人伤心垂泪的片刻，这座城墙眼看着有覆倾之危，他也就坠入到痛苦的深渊里。

一时，他呼吸沉重，意态恍惚，彩绫蓦然有所惊觉。她抬起脸惊惶的打量着他：“卓兄你怎么了？”

“我……”卓君明象是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蹒跚的向后面退郭彩绫更为惊讶，站起来道：“你……不舒服？”说着，她蓦地走过去，扶着他：“你到底怎么了？”

“我……”卓君明用力的摇着头：“我……没什么……”

彩绫疑惑的道：“不，我看你神色不对，快坐下来吧！”她一面说，一面扶着他坐下来。

忽然，卓君明握住了她的手。

对于他们双方来说，这个动作都太突然，都太刺激了一点。卓君明

更好象是触了电似的，忽然又松开来。

然而，无论如何他已经无能为力再去掩饰他的尴尬与狼狈。那张俊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彩绫十分惊讶，她不是傻子，卓君明这种无心的动作，确是把心里所隐含的感情表露无遗。以她过去性子来说，就许马上翻脸，给对方一个下不了台。然而对于卓君明来说，她却不能这么做。一时，她的脸也红了，心里更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由于事出突然，心里毫无准备，尤其是涉及这一方面的事情，她简直不知道怎么去应付才好。

卓君明那张通红的脸，渐渐变白了，瞬间的冷静，使他如宿酒新醒。对于刚才的孟浪，只觉得愧疚难当：“姑娘……你千万不要生气……”他呐呐道：“我……我错了！”

彩绫忽然明白了他的心。他哪是什么病？分明是心里有鬼。她的脸更红了，一双蛾眉陡地竖了起来，眼睛里交织出一种忿怒。然而，当她眼光接触到对方无限惊惶愧疚的那张脸时，这满腔怒火，却是无论如何难以发出。她自己深为情苦，故而体会得出这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滋味，况乎卓君明更是一片痴心，千里相随，病中服侍自己的恩人，一个人喜欢一个人，难道这是罪么？彩绫忽然体会出这其中的微妙，顿时就再也狠不下心来了。缓缓回过头，打量着这个痴心的人。

卓君明几乎难当她那双剪水双瞳，表情益加张惶愧疚，彩绫反倒不忍有所怪责了。

“卓兄，你这又是何苦？”她只说了一句，随即垂下头来。卓君明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苦笑道：“我……只是一时忍不住……在你面前，我终于出丑……我……”说到这里，叹息一声，摇摇头。

彩绫道：“其实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又何必自责过深！”卓君明愣了一下，终于剖心陈言道：“只是，你看得见我的心么？”

“你心里又想些……什么？”

“我……”卓君明用力的摇着头，却不便再说下去。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全部知道了。”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一瞬间，她脸上又带出了那种冰寒，“卓兄，你如果真的有那种意思，我劝你还是永远留在心里好了。”卓君明黯然点着头。

彩绫缓缓抬起了目光注视着他：“人的一生总有些不能如意的事情，其实我心里的滋味不见得比你好受……”卓君明冷冷一笑，脸色里白中透青，道：“但是，姑娘绝非是一个轻易就肯放弃原则的人吧！”

这句话有很深的涵意，彩绫焉能听不出来？她呆了一下，愣愣的道：“但是你呢？”

卓君明苦笑着难以出口，长长叹息了一声。郭彩绫的话就象是一根锐利的钢针刺进了他的内心深处，一时不能说什么。“卓兄，这就是你优于一般人的一面！”她深邃的目光盯着他：“也是让我更尊敬你的理由。”

卓君明几乎震惊了。

彩绫在这一刹那间，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平静：“有些事我以为就让它永远留在心里反倒更为美好，是不是卓兄？”“姑娘，我懂得你的意

思！”

“你应该知道，我……”彩绫迟疑了一下，呐呐道：“我实在是亏欠寇师兄太多……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找他的理由。”卓君明道：“我懂得，姑娘你找寇英杰的目的，莫非仅仅只在于报恩？”

“那……倒也……不是……”尽管她心迹十分光明磊落，然而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讨论这些事情，总是不大自然。她的脸又红了，低下头，眼睛又注视向她那双薄薄的绣花弓鞋。纸窗上浮现出一片夜色，附近一棵老松树上聚满了吵噪的黑老鸱。

卓君明忽然觉出了一种松快的感觉，他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一想起就烦，然而此刻，因为彩绫的直爽，自己的孟浪。居然正视了这个问题，把它发掘出来，很可能连根铲除。他走过去，打着了火，把壁角上的一盏油灯点着了。

就在灯光乍亮的当儿，他仿佛看见了一条人影，突然自左侧方那半开的窗扇前，忽然闪开去，那是一种极为快捷的身法，如非是卓君明正好站在那个角度，简直是难以看清楚。

自然，既被他发现了，就不会轻易放过。“谁？”一声喝叱出口，挥袖拧腰，刷一声，已向窗外扑出。

他身子方自扑出窗外，即发觉到十数丈外的屋舍顶角上，有一条人影，不过是闪了一闪，已向院墙里消逝。唯一所能看见的，就是那人穿着一袭黑衣。

树上的黑老鸱显然被那人的身法所惊，鼓噪着纷纷振翅而起，一时间黑羽遮空，群相叫鸣，一时蔚为奇观。

彩绫也从房里出来了，惊讶的问：“真的有人？”

“错不了！”卓君明说：“姑娘你从那边走，我由这里追下去，就不信他能跑了。”

彩绫点头道：“这人什么样？”

“没看清楚，只看见他穿的衣服是黑色的。”说着他已经把身形拔起来，落向屋脊，再煞腰，直认着方才黑衣人消逝的方向倏起倏落的直追下去。

彩绫显然被“黑衣”这两个字惊住了，微微一呆，随向着卓君明指处追下去。

卓君明施展出燕子飞云纵的杰出轻功，一连十数个起落，扑出了十五六丈以外，掠出客栈。这时夜色已沉，能见度不高，但是在那片旱田庄稼里，一延百十里，并没有任何高出的障碍物遮拦，只要你的视力好，能看多远就可以看多远。他又看见了那个黑衣人，依然是背向着这边。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跑，站立在收割以后的麦梗堆上。雪化了以后的积水，在那片田地里形成了千万点闪亮着星光的水潭子。

风势疾劲，猝然加身，有如万刀刺体。那个人仿佛是施展金鸡独立的姿势立在麦梗上，一条腿微微曲起来，黑衣飘扬，看上去就象是麦子新熟时，立在旱田里的稻草人儿似的。

卓君明暗自里狞笑一声，心说：这一回我看你怎么走？他却是忽略了，对方何以站身不动？如果他真的有意思想走，早就走了。

足下踏着干枯了的麦堆，卓君明施展出上乘轻功——蜻蜓点水，星丸跳跃似的，一连十数个起落，又扑前了数十丈。

两者的距离更拉近了。

那人虽不曾回身看上一眼，却似已知道卓君明已经近身，于是身躯再移，快若箭矢似的继续向前移动。

卓君明眼看着已接近这人身后，却想不到对方又自前奔，身法奇快，转瞬间又是百十丈以外。

“小辈，”卓君明冷声道：“我看你往哪里跑！”拧身点足，卓君明施展出全身功力，一路追赶下去。

黑衣人身法实在是快得惊人！使卓君明更为惊讶的并非是对方那种前进的速度，而是那种悠然的步法。上肩不动，一平如水，仅仅是腰胯以下在向前跨动，看似缓慢其实绝快，他只需前跨一步卓君明就要以双倍的时间才能跟上。这种身法，卓君明的是前所未见，一时既惊又忿。

对方绝非是存心卖弄什么，而是要把卓君明诱到一个他认为妥当的地方。

眼前是一所耸立在旱田中央的茅舍，茅舍里堆满着干枯的麦梗，并没何一个人居住在里面，黑衣人身势一转，到了茅屋背后，卓君明快速的追上来。他虽然轻功绝佳，但是这等快速的疾奔，却是前所未有，已禁不住有些喘息。等到他转向屋后，才忽然觉到，那个黑衣人赫然在目，这一次他不再跑了。

两者距离不足一丈。

这人枣红色的一张脸膛，当得上面苦重枣，浓眉，宽额，翘下巴。这等长相的人，简直是少见，如果说卓君明以前见过，那大概只有在戏台上了。

卓君明显然是吃了一惊，那人面对面的看着他，未曾出声。

卓君明已难以按捺住心里的恼火，对方隔窗窥探，分明已听见了自己与彩绫的对答，那是他最感恼火而无法原谅的。他冷笑一声道：“在下与朋友素昧平生，何以窥人隐私。这等鼠辈作为，令人不齿！”

那人鼻子里似叹息又似冷漠的哼了一声，身形略闪，向外窥伺了一下。

卓君明只当他又要逃走，哪里容得，足下一滑，已把身子凑近过去，右手倏出，用穿心掌势，一掌直向这人背上戳过来。

黑衣人右手微扬，叉开虎口，向着卓君明递过来的手腕上就拿。

一个身怀绝技的人，即使他有心藏拙也不是容易的，黑衣人掌一出，卓君明只感觉到有如金刀劈风般的一股风力朝着自己腕子上切下来。

他心里一惊，忙不迭的撤回了这一招，身形疾转，翩若飘风，只一下，已到了黑衣人背后。

这一次卓君明决心给对方一个厉害，他双掌一合，猝然提聚真力，用双掌开山的功力，霍地直向着这人背后磕了下来。掌势一撒，其力万钧，黑衣人黄龙翻身般地一个倒转，双手合捧着向上一扬，施展出一招漂亮的韦陀捧杵的招式。

四只手掌乍然接触之下，卓君明即感觉出由对方掌心里逼传出一股难以令人当受的巨大力道。这股力道到底有多大，卓君明也难以判断出来，只是使他感觉到，如不急忙撤招，这双手掌就休想保全，势必将会为之折断不可。

卓君明双手出得快，收得更快，他的掌才一收回，对方黑衣人也收

回了掌势。

看样子对方黑衣人分明是心存忠厚，并无意出手伤人，招式一出即收。尽管如此，在卓君明来说，也有难以承受的感觉。

一股无形的潜力，在对方出击之初，已大片逼运过来，此刻随着对方掌势的收回，忽然也向后一收，虽不曾真的击出来，只是余波荡漾，却也使得卓君明身子通通，一连后退了好几步。卓君明内功已甚为精湛，立刻判断出一旦对方乘势击出，自己万难当受得住。

卓君明一向是不大服人的性子，可是现在只与对方比划了一下，已知自己绝非是对方的对手。

他还不甘心，借着收回的掌势，卓君明的身子向左面一个快闪，却在错步拧身之间，左掌倏出，用拿云手的手法，直向着黑衣人肩头上拿了下去。手势方一递出，黑衣人右手亦起，凌空虚递，再次的比划了一下，卓君明立刻就觉出大股的气机逼运过来，最惊人的是对方掌劲里那种火辣辣的感受。他不得已向后退了一步，对于卓君明来说，已经发觉双方在功力上那股显著的差距，这个架，实在是不好再打了！

他脸上一阵子红，抱拳道，“朋友好佳的功夫，既然有这么一身的功夫，就绝非是无名之辈，请报上个万儿吧！”

黑衣人轻叹一声，抱拳道：“卓兄，请恕我的不得已……”

卓君明倒抽一口冷气，睁大了眼。

黑衣人象是在苦笑，只是脸上表情却不明显，象是很木讷：“你我两年不见，莫非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你是……什么人？”卓君明肯定的摇着头道：“老兄，你大概记错了，我并不认识你。”

那人一笑道：“错不了！”一边说一边抬起手，就脸上一揭，已把脸上的那方人皮面具揭了下来，顿时现出了他的本来面貌。

虽然是天黑了，这张脸卓君明看得很清楚，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是你……寇兄弟。”

寇英杰脸上现出一抹笑意：“大哥，这两年可想煞我了！”张开双手，紧紧抱着了卓君明的双臂。

两人十分的激动，都互对拥抱。

卓君明道：“兄弟，你可是来了，来的正好，你等着。”边说着，卓君明忙自闪开身子，却被寇英杰一把抓住：“大哥，干什么？”

卓君明说道：“我去叫彩绫来，兄弟，她……”

寇英杰摇头插口道：“不，大哥不要叫她。”

卓君明怔了一下，不胜惊异的打量着他。

“大哥，我特意把你引来这里，就是不希望惊动了她！”顿了一下，他叹口气道：“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苦衷，我……我暂时还不能见她。”

“这……这又为什么？”

寇英杰脸上带出了一丝笑容：“大哥你可以暂时不问原因么？”卓君明微微的愣了一下，点头笑道，“好，那我就先不叫她。兄弟，快两年不见你了，你还好吧？”

“我很好。”

“我看得出来，”卓君明打量着他：“兄弟你好俊的一身功夫，比起你来，我简直差得太远了。”

寇英杰道：“这一年多来，多蒙我义兄教导有方，总算光阴没有虚度。”寇英杰说道：“大哥你当然不知道，这件事我们先不去谈他，这段时间里，大哥你可好？”

卓君明叹息一声，微微苦笑道：“还是跟从前一样，哪里谈得上好？”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手拉寇英杰道，“走，跟我回客栈去，我们慢慢再谈！”寇英杰站着没有动：“还是在这里谈谈比较好！”

卓君明忽然想起他不愿见彩绫的事，遂点头道：“我又忘了，唉！兄弟，你这又为了什么，彩绫姑娘为了找你，这些日子可是吃尽了苦头，你这又是何必呢！”

寇英杰冷冷一笑，抬腿踢开了面前的一扇门，走进茅屋。卓君明跟进去。

茅屋里满堆着麦梗，干柴。二人分别就在柴堆上坐下来，光虽很暗，但是彼此却都能看清对方。

“我此行为自己立下一个志愿，”寇英杰咬着牙说：“如果不能为先师复仇，如不能振兴白马山庄，我就自刎在先师墓前以谢师恩。”顿了一下，他呐呐的接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再多想……”

卓君明点点头道，“兄弟你这个志向自然可嘉，只是彩绫姑娘与你之间的事情……”

寇英杰霍然站起来，走向一边。

事出突然，倒使得卓君明吃惊了，话声因而中断，又停了一下，他才呐呐道：“兄弟，你岂能忘记，这些也是郭大侠生前的嘱咐呢！”

寇英杰冷冷笑道：“我当然不会忘记，只是我确信我问心无愧。”话声一停，他显得异常的气躁，来回的踱了几步。“兄弟！”卓君明苦着脸道：“玉姑娘年轻，不懂事，你难道还记恨她什么吗！你真是这样，我可要怪你了！”

寇英杰定下脚步，道：“我岂能恨她什么！只是……我却不愿意……让她为难！”

“让她为难？为什么难？”

“因为……”寇英杰脸上带出了一片凄凉，道，“我在想，也许大哥你与彩绫姑娘倒比较……”

卓君明的脸一下子变了，他霍地站起来，怒声道：“兄弟，你这是说些什么！简直是胡说！我……”

“大哥，你先不要生气，坐下来听我一言如何？”

卓君明愤然坐下来。

寇英杰叹息一声道：“我一直都不知道大哥你心里的感情，刚才大哥与彩绫姑娘之间的一切，我也都看见了，我心里很有感慨……”

“兄弟，你……你……唉！”卓君明简直不知怎么解说才好。

寇英杰带笑道：“大哥你又何必瞒我，其实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再正常不过。”

卓君明面色赤红，他不能不说话，即使再尴尬，再难解释他也要说清楚，否则可就等于默认了。“兄弟，你错了！”卓君明苦笑着道：“既然你已经看见了，我也就不再瞒你，只是兄弟，这种事，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你知道玉姑娘的心么？”

寇英杰道：“她对你总比我好多了。”

“哈哈！”向空中干笑了一声，卓君明站起来走了一转，道，“兄弟，你要是这么想，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卓君明回过脸来道：“我可以告诉你，她心里只有一个人，那人就是你，而我……”他用力摇着头，落寞的缓缓坐下来。

寇英杰的脸一下子冻结住了。他走到门前，让阵阵的冷风侵袭着自己，显然他心里淤积着太多的犹豫、哀痛与仇恨。对彩绫他何能忘情，只是他忘不了过去的一切，忘不了过去她所赐与自己的无情与冷漠，凡此均非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所能忍受。然而，自从这一次他目睹着病中的她之后，他的坚持与决心为之动摇了。这两天以来，他就是深深为这番取舍所苦，直到刚才那一刻，他目睹着卓君明的真情流露，内心才猛有所省，于是他决心让情卓君明，成全这位心目中的至友。听了卓君明的话，他心里实在乱透了。

卓君明拍着他的肩：“兄弟，你来的正是时候，玉姑娘病已经好了，你们志趣相同，目标一致，你就该同她一路前往，轰轰烈烈的有所作为……你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寇英杰用力咬着下唇，一言不发，卓君明以为已经说动他了，心里甚是高兴。却没有想得到，寇英杰忽然回过身来，他用力的在地上跺了一脚道，“不，我不能这么做！”卓君明呆了一下。

寇英杰凌声道，“我不能要她瞧不起我，我……与她之间看来不会有希望了！”

“为什么？”

“为……”寇英杰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刚要开口说话，忽然神色一变道：“啊！”

卓君明也似忽然发觉了什么。

就在这时，一条人影闪身步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郭彩绫。

寇、卓两人顿时都呆住了。

彩绫似乎哭了，脸上挂着泪痕。当她与寇英杰的目光乍然交按时，有如磁石引铁，双方都被吸住，再也分不开来。“寇英杰！你总算说出了你心里的话，我都听见了。”她的脸色其白如雪，声音里充满了颤抖。

寇英杰更是呆若木偶，一时作声不得。

彩绫身子轻微的颤抖着：“是我太傻了，寇师兄，你放心吧，以后，我不会再缠着你就是了。”

卓君明抢上一步道：“姑娘……你别走，唉唉……这话可怎么说呢！寇兄弟，你倒是说一句话呀！”

寇英杰呐呐道：“我……姑娘我……”彩绫冷冷一笑，说道：“你用不着再说了，我爹总算没有看错，收了你这个徒弟……为师门扬眉吐气……过去，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说到这里，眼泪由不住夺眶而出，一滴滴向下坠落着。“可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我们总算还有同门之谊……为我爹爹报仇，我的责任比你重得多，这一点不敢劳驾你，你多珍重，我走了。”说完，含泪看了一旁的卓君明一眼，倏地转身而去。

卓君明大惊，追出道：“姑娘留步！你别走！”他身子追出舍外，黑夜里却看见彩绫的身影，早已纵出数十丈外，有如弹丸抛掷似的，不过是眨眼的工夫，已遁走无踪。

卓君明叹息一声，还想再追下去，偏头一看，却见寇英杰也已步出。

他忿忿的道：“兄弟，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追呀！”

寇英杰冷涩的脸上，漾起了一片苦笑，摇摇头没有说话。卓君明不甚释怀的道：“这……兄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玉姑娘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呀！”

寇英杰冷冷的道：“是小弟福浅，没有这个福气消受！”卓君明呆了一下，说道：“兄弟，你……你变了……”“人总是会变的！”寇英杰轻叹一声，道：“大哥要是不急着回去，我有几句话要跟大哥说说。”

卓君明颇不以为然道：“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跟我说又有什么用？”

寇英杰苦笑道：“我这个师妹，生性太要强了，我是怕她为了跟我赌气，铤而走险，所以……”

卓君明道：“你既然知道，又何必让她伤心失望？走，我们到客栈里去，八成她还在那里没有走。”

寇英杰摇摇头。“你不愿意？”卓君明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那副样子真象是随时就要光火翻脸。

寇英杰道：“大哥如果还以为她在客栈里，那就错了，她的脾气我最清楚。”

“你是说她走了？”卓君明脸上带出了一种怅惘，感喟着说道：“那可怎么是好？”

“不要紧！”寇英杰道，“我知道她去什么地方。”“去哪里？”

“依我看，她多半往宇内二十四令总坛去了！”

卓君明登时一惊道：“真的？”

“错不了。”寇英杰道：“她为了不愿意假手于我为郭先师复仇，必然要自己下手，可是……唉！以她目前武功造诣，却万万不是铁氏夫妻的对手。”

卓君明表情微微一愕，道：“这可怎么是好？”

“所以大哥你还是要多照顾她！”

“哼！”卓君明冷笑着道：“兄弟，这种千斤重担，你可不能随便往我身上一推，再说以我武功，并不见得就能胜过绫姑娘，她不是铁海棠的对手，再加上我一个，还不是一样的白饶？”寇英杰冷冷一笑摇头道：“如果大哥肯插手其间，这件事就不同了！”

“怎么……不同？”

寇英杰微笑道：“因为大哥你身后有高人保护，铁氏夫妇碍于大哥身后那位前辈的情面，就不得不手下留情！如此就可有较为缓冲的时间……我必然可以随后赶到，如果侥幸得大哥身后那位前辈的援手，倒铁之事就要方便得多，所以于公于私，大哥你都偷闲不得。”

卓君明怔了一下道：“我身后的那个高人又是哪个？”

寇英杰摇摇头道，“我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

卓君明想了一下，心里略有所知，沉吟的道：“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不去？兄弟，不是我说你，绫姑娘为了你可是受尽了折磨，你可不能这样对她。”

寇英杰苦笑笑了笑，似有满腹辛酸，却又不便出口。

卓君明一怔道，“莫非，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寇英杰目注向远方，长长吁了一口气，“大哥，我的心又岂能瞒得了你？”

卓君明越加不解的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寇英杰意味深长的道：“我指的是对彩绫的一片深心！”

卓君明冷笑道，“你总算坦白承认了，既然如此，你又是何苦？”

寇英杰沉声叹道：“可是我心里充满了矛盾……”说到这里，他下意识咬了一下牙，脸上充满了忿意：“我忘不了她过去加诸给我的冷漠与无情！她的大小姐脾气使我受不住……我想，我配不上她，也实在无法与她相处下去……”过去种种，象是无数枝冷箭纷纷射在了他身上，对方衷心所爱的，也许不该用仇恨二字来形容，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他心里的那种忿恚，永无发泄之日，一想到这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悲忿、遗憾……这些情绪错综，似乎形成了他内心一个永远也挣不开的枷锁。

“爱之深，恨之更深！”

他就是这样爱恨混淆着，并深深的苦恼着他，爱到极处则恨生，恨到无奈爱再来，就这样，他深深的被苦恼着，每一回想到这里，他都会感到有一种难遣的痛苦。

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种不能提供经验来解决的棘手问题。是以，从而所滋生的一切思虑，也都是不正常的，绝难以此作准。寇英杰所谓的矛盾正是如此。

卓君明不曾有过这种经验，可是却能体会出他的这种矛盾痛苦。

旁观者清。卓君明忽然发觉自己的顾虑纯属多余，随即也就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那么，”卓君明吟哦着道：“你目前打算上哪里去？”

“白马山庄。”

“回师门去？”

寇英杰点点头。想到了师门，也就情不自禁的想到了想加害他的两个师兄。大丈夫恩怨分明，对于他身上所承诺的任何痛苦他都不会忘怀，尤其是大师兄妙手昆仑邬大野，更对其有刻骨之恨，他是不会忘记他的。“我离开师门已经很久了，也应该回去看看。”

事实上是他已经风闻了消息，大师兄、二师兄如今为了争权夺产已反目成仇，互不上下，如今的白马山庄已完全为大师兄妙手昆仑邬大野的势力控制，二师兄一提金司空远被迫撤出，却紧紧守着凉州的两处珠宝业不放，正在招兵买马，意图大举反攻，并想向属于邬大野势力所及甘州的一处珠宝买卖下手，两位师兄各凭所能，恃强斗狠，眼前情势发展正是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寇英杰本着郭先师临终所交付的使命，实在难以袖手，所谓安内攘外，实在这“安内”一步，却远较“攘外”更为迫切。有了这层原因，所以他才决定先转回师门一趟。

卓君明对于白马山庄目前的发展，也有些耳闻，一听他这么说，心里顿有所悟。当下他点头道：“兄弟，你这么一提，我忽然想起了外面的一些传说，不知道当言不当言？”

“什么事？”

卓君明道：“我也是最近听说的，听说你的两位师兄，如今为了争产起了内哄，闹得很厉害。”

“不错！”寇英杰道：“这件事我也知道。”

卓君明冷笑了一声，道：“好象事情还不止此。”

“大哥你只管说吧。”

在寇英杰催促之下，卓君明才道出：“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风闻你那个大师兄邹大野好象态度有所转变！”“怎么，什么转变？”

卓君明道：“事情是否确定了，我还不能证实。不过，外传这个邹大野最近与宇内二十四令的少令主铁孟能走的很近，所以有人传说，邹大野意欲投靠宇内二十四令，挟铁氏的威名而自重！”

寇英杰突然一惊，道：“这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我可不敢说！”卓君明冷笑道：“不过消息是来自你二师兄司空远那处，据说铁海棠很有意思把他宇内二十四令的总坛，迁移到你们白马山庄去，并有意委邹大野为堂内四香主之一的名分。所以，邹大野已有些动摇了。”

寇英杰微微一笑。

他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一双眸子里，却隐隐现出了难以掩饰的精光：“这件事大哥听说多久了？”

“是最近的事。”

“彩绫姑娘可曾知道？”

“不，”卓君明说：“我没敢告诉她。再说这件事只是传闻而已并未能证明。”

寇英杰点头道：“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在这件事没有弄清楚以前，最好不要让彩绫知道。否则一起了内哄，岂非亲痛仇快？”

卓君明道：“你说的不错。所以，你回去一趟，倒也有必要，只是绫姑娘……”

寇英杰深深一拜，说道：“一切偏劳大哥了。”

卓君明一把搀住他道：“你这又何必！这……”

寇英杰道：“我此刻归心似箭，先师临终前委以振兴师门之重任，实在不容我有任何疏忽，这件事刻不容缓，万一白马山庄一旦落入敌人手里，后果之严重简直不堪设想，我也只有一死，以报先师在天之灵。”说到这里，一时痛心，忍不住热泪滂沱直下。

卓君明怔了一下，咬牙道，“兄弟不要慌，我跟你一块去！”

寇英杰噙泪道：“大哥盛情，感戴不尽，只是我师妹年幼任性，她如果为逞一时意气，轻犯敌穴，后果亦是堪忧，还是大哥在一旁就近照顾的好。”

卓君明轻叹一声，嘴里虽不便明说，心里却是雪然。

原来这位兄弟心里对于玉姑娘，还是一百个一千个放不下，似乎不能再推了，他只好点头答应道：“好吧，我定量力而为。”顿了一下，他苦笑道：“不过，你也知道她的脾气，你都侍候不了，我更不见得能行，我暗中留意就是了。”

寇英杰才似放了些心，他叹息道：“我这次回来，不但要为师门湔雪前耻，报仇雪恨，更重要的是重建师门，果真二位师兄有通敌之实，也就怪不得我下手无情，白刃相交了！”

卓君明道：“这件事关系重大，千万不可草率，你要慎重处理呀！”

寇英杰心情至为沉重，归心似箭，恨不能膀生双翅，飞回兴隆山白马山庄。

卓君明看出了他的心里的急，即道：“兄弟，你走吧，咱们后会有期。”

寇英杰苦笑道：“我知道。”看了他一眼，抱拳作别，身躯微闪，已飘出了丈许以外，夜色沉迷里，他壮大的身躯象是一片雪，一阵风那般的轻飘，不过是几闪，已自无踪。

须知卓君明幼承成玉霜悉心指导，练成一身绝世武功，尤其是轻功提纵方面，更有深湛造诣，他素日也自负极高，只是此刻，当他目睹了寇英杰离去的身法时，亦不禁由衷的钦佩之极。对方分明足不沾地，双脚之下，象是践踏着两个无形的气垫，看上去似乎离着地面尚有数寸左右，随即弹了起来。

如非象卓君明这等具有高深武功造诣的人，万难窥出其中堂奥，而此刻，卓君明一经入目，即知道寇英杰这等身法，实在已达到了轻功之极的“悬升”境界。

老实说，这种功力他也只是由师父成玉霜嘴里听说过，得悉是一种全系气机提升，使肉体轻若无物的极上轻功，也就是传说中的陆地飞腾之术。目睹寇英杰的这番施展，卓君明只惊得瞠目结舌，少不得滋生出无限感触。

站立在草舍前，打量着无边的沉沉夜色，卓君明呆呆的发愣。寇英杰交待了他一个烫手的好差事！这是他心里极不愿为的一件事。一想到玉观音郭彩绫，他就由不住遍体生凉，有置身寒冰的感觉。然而对方的冰姿玉貌，神秀骨清，未始不令他为之荡魂。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常常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这种情操一旦演变为刻骨的爱情，更非人力所能化解挽回。正因为卓君明了解到自己感情已有这种微妙的发展之后，才使他心里由衷的生出了警惕，偏偏情势的演变，却又使得他不能就此抽身，势将更要沉沦下去，这种内心的矛盾，是极为痛苦的。

一声清晰的马嘶声，划破了夜的寂聊，在卓君明的意识还没有明朗之前，一匹墨光油亮的黑龙驹，风驰电掣般的，已来到了面前。马是龙驹，人是彩凤！可不是那个任性娇情的姑娘么！

这会，她骑着那匹黑水仙去而复还。脸上罩着一层薄怒，郭彩绫紧紧扣着丝辔，却把一双又大又圆的剪水瞳子，注视着卓君明。

卓君明吃了一惊，道：“姑娘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说着，她翻身下马，道：“寇英杰呢？”一面说，她那双含蓄着精光的眸子，灵活的在四下里转动着。

卓君明呆了一呆，道，“寇兄弟他已经走了。”

“走了？”郭彩绫冷笑了一声，却也掩不住她内心里的失望情绪，那张清水脸上情不自禁的带出了不自在，从而演变成为一种悲忿：“他上哪儿去了？”

“这个……”卓君明呐呐道：“大概是回白马山庄去了！姑娘你……”

彩绫冷笑道：“我是还他马来了。不要紧，早晚我们还是会见面的。”说着扳鞍上马。一阵冷风袭过来，飘起了她头上的长发。

卓君明发觉到她那张娟秀的面颊，变得异常的白，异常的冷。

她柳眉倒竖，一双大眼睛里，似有泪光在转动着，只是软弱的气质绝难与凌厉的倔强抗衡，自从她懂事踏入江湖以来，她就从来没有把自

己当成软弱的女孩子看待，决心要凭一身所学，与男儿一争短长，她不能就此示弱。这一刻，她克制着内心的伤感，硬生生的把眼泪吞到了肚子里。

“姑娘，你如果转回白马山庄，一定就能见得着他，你还是回去吧。”

“哼！”彩绫冷笑道：“我当然要回去，可不是现在，我要让寇英杰瞧瞧，没有他，我照样也能斗得过姓铁的！我走了。”话声一落，急带马缰，神驹黑水仙唏聿聿一声长啸，倏地扒开四蹄，一阵风似的驰骋而去。

卓君明想到要向她关照些什么，待唤阻时却已不及。现在他已经确定的知道她将要去何地方了，寇英杰没有猜错，她果然是要去宇内二十四令，想独自为父亲复仇。这是极为狂妄不自量力的一个念头！

一想到她的只身冒险，卓君明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当下不假思索的转回客栈，备马急急追下。

凉州城第一块招牌：小凉州。

戌时前后，一片灯火辉煌。

约莫上了有八成客。这种天气，这个时候，能有八成客已经很不错了。

小凉州是个饭馆子，它之所以能在这个地方上树起名望字号，当然是有原因的。这里的师傅是远由长安聘请过来的，一道“烧鹅掌”、“口蘑辣羊肉”，最是远近驰名。这个天，你约上个三五知己，叫一觥子“二锅头”，一面喝着酒，一面撕着肉，那个味儿可是够瞧的，莫怪乎来到这里的人，都象是屁股上生了浆糊，一坐下来可就不想走了。

嘴这玩意儿，在人身上可以说是最特殊的一个部分了，不但能进——吃，而且能出——说，所以名之“出纳关”，那可是一点也不错，恰当得很。

嘴也是最闲不住的东西，吃饱了，喝足了，尤其是再灌上了两杯酒，话可就不打一处来，再要有个三五知己，你一句我一句，废话儿大车也拉不完。

这个时候，东家长，西家短，什么闲话都出来了，你说女人是长舌妇，看起来这些个大男人，实在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这个座头上，一共是七个人。看样子吃的是差不多了，只是酒兴还浓得很，酒保来回的送酒，少说有七八趟了，个个喝的红着两只眼，闲话可就象决了堤的河水一样，哗哗的顺嘴向外面流着。

“我说，”那个人又往嘴里灌了一口酒：“这可真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谁又能想到，凭他‘金宝斋’郭大王爷三十年的老字号，竟然会说关就关了呢！”

金宝斋是城里最大的一处珠宝号，这地方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这家伙活一出口端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莫怪乎所有吃饭的人，都放下了筷子，人人的眼睛都发了直。

说话的人，六十二三的年岁，一身讲究的狐皮褂袄，黄焦焦的一张脸，却留着一部花白长须，姓白，叫白三泰，人称白三爷。过去是开镖局子的，后来发了一笔横财，现在改行干“茶市”，更兼家财万贯，手底下养着七八十口子人。他老人家黑白两道上都很叫的开，在凉州，可算得上是个小小的“人头”。

白三爷的话不但说的是金宝斋，更扯上了这地方上一向敬若神明的郭老王爷，郭老王爷也就是那位已故的郭白云郭老侠客。他老人家同他那个女儿郭彩绫名号几乎是一样的响，是以，只要一提起他老人家的名字，无人不知。

白三爷这一桌客人，不乏本地知名之辈。

长的黑瘦高长的是李五爷，李大官人。

白白胖胖的是卢大爷，本地珠宝号的名人。

面若金靛孔武有力的一位姓黄叫黄习孔，是这地面上通武镖局的总镖头，人称“镇凉州”。

这些人，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大人物，却也都是提起来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的人头，莫怪乎，这小凉州饭馆子的主人要格外的巴结了。

白三爷的话非但是惊动了饭馆子里其他的客人，甚至于连他同桌的几个人也惊动了。

反应最快的是卢大爷：“这……是真的？”卢大爷仰起了他肥大的下巴：“我怎么没听说？”大概因为他也是珠宝业的，所以对于同行道发生的事情，也就显得特别敏感与关心。

白三爷嘿嘿一声冷笑，一只手捏着他胸前的胡子：“这地方上，什么事情能够瞒得过我姓白的。不信，你们问问老黄看看，他绝不能不知道。”

老黄指的是那位通武镖局的总镖头镇凉州黄习孔。大家伙的眼睛，很自然的就注视向黄镖头脸上。

镇凉州黄习孔果然知道。他点点头道：“三爷说的不错，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听说司空二爷这两天愁得很，正在想法子调兵遣将。不过，我看这一回他是欲振乏力了。”

卢大爷翻动着肿眼泡，更惊讶的道：“这又是为什么呢？”

黑瘦的李五爷也希罕的道：“是呀！司空远那一身好功夫，谁又敢招惹？再说谁不知郭老爷一死，他与郭大野师兄弟两个都发了大财，有钱有势，还有谁敢招惹呀？”

白三爷嘿嘿笑着：“这可就是我常说的那句话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

他的话分明透有弦外之音。

卢大爷马上接口道：“三爷说的是，莫非司空远遇见了强硬的对手，硬把他的招牌给砸了？”

“恐怕比砸他的招牌更严重吧！”白三爷自个冷笑着：“对方已经放下话来了，十天以后要金宝斋自动关门，号里的金珠细软，一些也不许带走，人却一个也不许剩下。”

“哦！”李大官人眼睛发直的道：“谁？谁这么厉害？”

卢七爷也哦了一声道：“怪不得我那个买办说金宝斋这两天自动歇市，原来是这码子事呀！”

白三爷对这件事可称得上了若指掌，他冷笑了一声道：“这你们可就不知道了吧！要说这件事，我可是知道得最清楚不过了。”一面说着，这位白三爷斜乜着眼，带着三分醉的挽起了袖子，神气活现的冷笑着道：“你们可知道吧，”他左右顾盼了一下，嗓子压低了一些，生怕别人听见：“这是铁老爷子手底下人干的。”

大家伙的脸色部情不自禁的为之一变。盖因为这两年，铁老爷子的名声实在太响了，谁要是不知道铁海棠铁老爷子的大名，那他小子准是个白痴！

“你是说宇内……”李大官人的话才说了一半，就让白三爷摆手给止住了。

“嘘！”白三爷怪神秘的道：“知道就好了，别说出来，别嚷了。”

李大官人发着愣道：“铁老爷子怎么能干这个事？我看不实在吧！”

镇凉州黄习孔肯定的道：“三爷这话没错，我手下就有人看见，说是由北边来的人，坐着金漆大马车，下榻在果子园蔡家，那个地方现在门禁森严，附近十几里都不许寻常人接近。”

卢七爷睁圆了眼道：“好家伙，这么说，敢不是铁老爷子自己下来了？”

“不，”白三泰的头摇得跟小鼓似的：“别瞎猜，老刘说的不错，果子园蔡家这两天是来了贵宾，不过，哼！凭他蔡驼子，还巴结不上铁老爷子，据我所知，老爷子是没下来，不过他老人家的那位少爷跟小姐，八成是来了。”

“啊！”李大官人道：“这是真的？”

“八成是错不了。”“那又是为什么呢？”李大官人费解的道：“凭他姓铁的当今这个气势，要什么没有，又何必把事情做的这么绝，还在乎小小的一号珠宝买卖？”

“这你就不懂了！”白三泰不愧在武林中闯过几天，见多识广，“老弟，你是文人，哪懂得江湖武林中的风险，你知道吧，如今的情形，可不同往年了，铁老爷子的势力可就要过来了，他老人家目的不是只在金宝斋一号子买卖，恐怕以后这地面上这行子买卖，嘿嘿！可就不大好做了！”

卢七爷那张大胖脸顿时一变，道：“三爷，你是说……”“嘿嘿！”白三泰用力的抹了一下被酒扭曲了的脸：“我什么都没说。我们今天可是闲聊，一走出了这个门，可是问我什么都不知道。”

镇凉州黄习孔一笑道：“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说说有什么不可以！老实说，姓铁的干的这一手，我就第一个不服气！”

白三泰冷笑道：“老黄，你小声一点！”

镇凉州黄习孔哈哈一笑道：“怕什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姓铁的是什么样的身分，今天落井下石，再来欺侮人家一个门下，这就不算是什么英雄！”

白三泰陡然酒醒了一半，被他这一嚷嚷，吓得脸都白了：“咳咳……我说老黄，你这是怎么了？”

“我清楚得很，”黄习孔嗓门更加的大，“司空远那小子，固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可是说起来总是我们一个地头上的。再说，他还是郭老王爷的嫡传弟子，不看僧面看佛面，要依着我，咱们就该团结地方上，给他们来一个公道。”

卢七爷点头道：“对！这话有理！”

白三泰白着脸道：“小声哪，小心着隔墙有耳。”

说着隔墙有耳四个字，只听见了呼的一声，一隅包厢座头上的蓝布门帘子倏地揭开了。

白三泰顿时一呆，大伙的眼睛，情不自禁的都移了过去。就看见那个座头上走出来三个人，一老二少。

老的一个，瘦长的个子，双颧高，一袭鹅黄色长披深垂地面，却在连接处，结着一个元宝大小的金质纽扣，这人生就的鹰鼻子鹞眼，两道扫帚眉又黑又浓，看上去确是一个不好说话的人物。

在他身边的两个年轻人，也都有三十开外，每人身上也和老者一样，披着一袭长袍，只是颜色不同，老者身上的披风是黄色的，这两个人都是灰色的。

二人一高一矮，一脸的精明干练！

一老二少三个人有个共同之点，每个人脸上部象是罩着一层寒霜。

显然是镇凉州黄习孔的话把他们激怒了。

三个人六只眼，一出来就认准了白三泰这个桌子，往这边走了过来。

白三泰神色一变，打量着镇凉州黄习孔，后者也傻了眼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包厢雅座里还藏着三个人。三个人躲着喝闷酒，居然没有出一点声音，不能不说是奇怪。

老少三个人一直走到了面前，站下来。黄衣老者鼻子哼了一声，打着一口浓重的陕北腔调道，“刚才是哪一位朋友指着姓铁的在骂街？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位朋友！”

白三泰酒可是早就醒了。凭他的阅历，只一眼也就看出了这老少三个人的身分，正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不用说这三个人准是跟着姓铁的一块来的。他为人够滑溜，见风转舵是一大特长，当下一转身走下座头，冲着三个人一抱拳，“三位好说！”白三泰嘴里打着哈哈道：“哥几个喝多了酒，一时口无遮拦，三位请卖个交情，就当没有听说过，来来来！请坐，请坐。”一边说，他就伸手去拉那个为首的黄衣老人。

黄衣老者浓眉一挑，叱着：“这里去。”不过是抬了一下胳膊，白三泰足下打了个踉跄，一家伙可就摔了出去，要不是面前有根柱子挡着，他可就保不住当场摔个黄狗吃屎。

镇凉州黄习孔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出手打人，要讲打，他可是谁也不含糊：“好你个老小子！”嘴里叱喝一声，黄习孔身子一个猛转，已经到了老者左侧方：“你敢打人？看打！”

黄习孔练就的“绵掌”也有八成的火候，怒火中也就顾不了下手轻重，右手一翻，直向黄衣老者背上拍了下来。

那个高瘦的老人鼻子里哼了一声，倏地一闪身子，黄习孔的一掌可就落了空。

瘦老人怪腔嚷着：“你是想死！”一只瘦手倏地向上一翻，由上而下，不偏不倚的已经拿在了黄习孔的手腕子上。

黄习孔吃了一惊，用力的向外夺手，奈何黄衣老者看似枯瘦的一只手掌，力道却是大得出奇，一任黄习孔施出了全身之力，却是挣脱不开。他恼怒之下，大声喝道：“好你个老小子！”嘴里喝叱着，左掌一翻，却用乾坤翻天掌势，直向老人头顶上力拍下来。

也就在黄习孔的手掌方拍下的同时，只听得瘦老人嘴里怪啸一声：“去。”他那只紧握在黄习孔右腕子上的瘦手，陡地向上一提，只听得呼的一声，黄习孔偌大的身子，象猫也似的被摔了出去。

老黄表演了一手黄狗吃屎，一下子砸在了一张桌子上，一时间，碗

飞盘碎，菜汁四溅。

那一桌的几个客人，吓得哄然四散，彼此吆喝着，哪里还敢再在这里停留，纷纷走避一空。

黄习孔由菜桌上翻身站起来，一身酒菜淋漓，脸也破了，红的是血，黄的是菜，一盘蚂蚁上树（肉炒粉丝）整个的扣在了头上，唏哩哗啦着，那份儿狼狈简直就不用提了。

按说黄习孔一身功夫，虽说不上十分高明，却也断断不止乎此，奈何他上来轻敌，一出手即吃了大亏，他身为通武镖局的总镖头，在本地大小也是个人头儿，这个脸可是丢不起。忿怒之下，怒吼了一声，腰眼上着力一拧，唿一声已把身子拔了起来，直向着那个黄衣瘦老人身边凑了过去。

瘦老人哪里会把对方这样一个人看在眼里！他单手插腰，只等着黄习孔身子凑近了，霍地抡手一掌，直劈向对方面门。

这一手看似无奇，其实更为厉害！瘦老人显然练过劈空掌一类的功夫，掌势一出，黄习孔尚还离着甚远，却为瘦老人这股掌力震得全身一颤，翻身就倒。

黄衣老人决心要拿黄习孔这个人下手显一显他的威风，掌势一出，身子便如野鹞般地霍然腾空而起，起落之间，已袭到了黄习孔的跟前。他的出手更快，身势甫一落下，右手一抖，叉开中食二指，直向黄习孔瞳子上就点。

在场各人，目睹着瘦老人如此武功，这般棘手，俱不禁发出了惊呼之声。

黄习孔菜汁覆面，粉丝罩顶，再为对方劈空一掌，打了个头昏眼花，哪里还看得真切？眼看着钢叉也似的一对手指，即将插入双瞳之中，以瘦老人那般功力，其实无须要插实在了，仅凭着他聚结在一双指尖上的风力，也能把对方的一双眼珠子挖出来。

似乎是高潮迭起，在人们惊叫预期着惨厉下场的片刻，陡然间现场人影一闪，一条疾劲的影子，电也似的快捷，配合着那人身上的一袭长衣，呼噜噜一声巨响。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来得及看清是怎么回事，更没看清来的是何等样的一个人。然而，那个人却是千真万确的来了。其实来人本身就是现场众多酒食客人其中的一人。从一开始，他就孤伶伶独自坐在那个角落里，谁也不曾注意他，他也似乎不曾注意任何人。

观诸他这般起身的势子，称得上静如山，动如风，就在人们那声惊叫尾声尚未消失以前，这人已来到了瘦老人与黄习孔二人身边。随着这人铁腕轻伸，手上的一双竹筷，不偏不倚的已夹在了对方瘦老人伸出的胳膊上。

休要轻看了这一双竹筷之力，瘦老人那只右腕，少说也当得七百斤的巨力，然而在那人一双小小的竹筷夹持之下，却是转动不开。何止是转动不开？简直就是丝毫也动弹不得。透过细小的一双竹筷之力，黄衣瘦老人一任施运出全身力道，却是动弹不得，那张长脸更是一阵子红一阵子白，象是吃了烟袋油般的一个劲的打着哆嗦。

那双小小竹筷非但阻止了瘦老人的出手，更兼具有镇敌的效果。观诸那双筷子着力之处，正是瘦老人右腕曲尺穴上。莫怪乎老人会有这么一副表情，敢情是一上来就吃对方拿住了穴道。

人声大哗着，这才把来人看清楚了。

好一副威武的外貌！面若重枣，眉似墨染，宽额头，翘下巴。

在这个人那双竹筷的力夹之下，瘦老人的那手慢慢的垂了下来。

镇凉州黄习孔惊魂乍定，慌不迭向后疾退两步，一打量前面这个人，确信自己不认识这么一个人。

那人直把瘦老人一只手硬生生的按下来之后，才松开了手里的那双筷子。黄衣瘦老人也在这一霎才解开被对方上来拿住的穴道。一股无名火上冲脑门，只气得他鼻子里哼了一声，正思向对方出手。猛可里人影一闪，跟在他身侧两名灰衣汉子之一，已闪身而前。这人身子一扑上来，冷叱一声，右足向前一抢，随着他右腕翻处，一口厚背紫金刀，已撤了出来，刀身一抡，刷一声，直向那黑衣魁梧汉子当头直劈下来。

黑衣人脸上不着丝毫表情，就在灰衣人这口金刀堪堪已将劈向面颊的一刹那，前者才忽然抬起手来，手上的那双竹筷再次的一翻，叮的一声，不偏不倚的正好夹在了后者灰衣汉子金刀之上。

这一招看起来，较诸先前对付黄衣老人那一手，可要凶险凌厉多了。抖颤颤的一口厚背紫金刀，在细细的一双竹筷之下，却有如铜铸铁浇一般的牢实。

那灰衣汉子似乎面临着与方才瘦老人一般的情况，恁是施展出吃奶的力气，也休想把夹在对方竹筷下的那口刀夺了出来：“凭你们这点能耐，也配给我动爪子！”黑衣汉子冷笑着，那双精芒内敛的眸子，却移向那个黄衣瘦老人脸上：“不用说，你们一定是字内二十四令的狗腿子，今天碰到了我的手里，却叫你们尝尝我的厉害！”话声一落，那只持有竹筷的手，倏地向外一抖，轻叱一声：“去！”持刀的那名灰衣汉子，看上去是真听话，整个身子在对方喝叱之下，空中飞人般的穿身直起。“哗啦！”大响声中，撞碎了一扇窗户，整个身躯已跌落街心。这手功力说来轻松，其实却极为惊人！

黄衣瘦老人虽说是败军之将，可是除却黑衣人之外，现场各人还算他武功最高，阅历也最丰富，当他目注这个面目狰狞魁梧的黑衣人施展了这手飞筷掷人功力之后，禁不住吓得全身打了个冷战。是以，就在他身边另一个灰衣人还待向前出手时，他却猛然的一把抓住了他。

灰衣汉子一愕，转目看向他，道：“葛老大，你……”

瘦老人冷笑道：“稍安勿躁！”

众目睽睽之下，这个黄衣瘦老人铁青着一张脸，趋前一步，向着黑衣人，拱手抱了一拳：“朋友，好俊的功夫！老夫真是佩服得很！”

黑衣人冷冷一笑，却把那张重枣般的面颊转向一旁入口。紧接着足步声响，先前被他掷出的那个灰衣汉子，持刀怒闯进来。只见他一副狼狈模样，身上衣衫破碎，多处皆有擦伤，身子一扑进来，抖手把掌中刀直向着黑衣人身上掷来。

众人目睹及此，忍不住又是一阵子惊叫。

黑衣人手上既持有那双竹筷，这双竹筷子无疑的也就成了他应敌的称手兵刃。只见他竹筷一扬，挣然声中，已把迎面掷来、金光耀眼的那口厚背紫金刀接在了手上。紧接着他手腕上一翻，象是打了个闪电似的，金光乍现，那口厚背紫金刀已电闪而出，笃的一声，紧紧贴着那灰衣汉子的面颊，深深钉入门板之上。

也就在同一时候，另一名灰衣汉子抖手掷出了一双柳叶飞刀。哧！疾光闪电处，这双薄薄的柳叶飞刀，直认着黑衣人的面门、前心两处要害上飞来。

黑衣人不差先后的，同时掷出了手上的竹筷。竹筷迎着了刀尖，铮锵声里，两口刀纷纷坠落地上。这一切，在黑衣人施展起来，极其自然，秋毫不惊，寸尘不沾，却把一番凌厉杀机，消弭于无形之间。

灰衣人呆住了。黄衣的瘦老人也呆住了。现场所有人都呆住了。

空气一下子冻结住，每个人的脸上都象罩了一层冰，内心俱部情不自禁的升起了一片寒冷。

良久，黑衣人才慢慢的走过来。他一直走到那个黄衣瘦老人身前站定，后者脸上顿时罩起了一层紧张，他本能的把一双手掌，护住了前心部位。

这时，他却已清晰的体会出由对方黑衣人身上，所传出来的那种内家力道，这种无形的内功潜力，已经毫无掩饰的说明了来者黑衣人的那种强者的姿态。

瘦老人在对方强而有力的内家功力逼袭之下，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一步。“你……”他吃惊的注视着对方：“你……想怎么样？”

黑衣人那张脸上看不出丝毫表情，倒是那双闪烁着精光的眸子，看上去并不呆板：“回去给我带句话。”黑衣人面上毫无表情，用着冷峻的口音，冷冷的道：“告诉铁海棠，得罢手时且罢手，能饶人时且饶人，凉州府这趟子买卖，有我在这里，他是绝对称不了心的！”

话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的，在场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的听在耳朵里，再清楚不过。大家伙吃惊的是来人敢情有天大的胆子，竟然胆敢向称雄天下武林的第一块招牌——宇内二十四令的总令主铁海棠，当面划下了道儿。惊诧复激动，使得每一个人都由不住变了颜色。

瘦老人老半天才转过念头来，由对方语气里，他已经听出来，黑衣人不至于再向自己出手。顿时，他的胆子就大了。

“咳咳！”一连冷笑了两声，他打量着对方道：“尊驾原来是冲着我们总令主他老人家来的。”

黑衣人点点头道：“一点都不错。”

瘦老人耸了一下肩，冷笑着，“这可不得不令尊驾你大失所望了！”

“怎么回事？”

“我们总令主的车驾，这回子大概还在北沙漠地里，嘿嘿！”瘦老人连口向嘴里吸着气：“尊驾要是有空儿，不妨自己跑上一趟，这个话，只怕老夫我一半时还传不上去。”

黑衣人点点头道：“你是说铁海棠不在凉州？”

瘦老人露牙冷笑道：“总令主的金驾，哪是这么容易就来的，朋友你扑空了！”他的话声还没有住口，已由不住连连打了两个冷战，忽然觉出对方袭过来的那种无形潜力变得更为紧迫袭人，奇寒冷骨，情不自禁的使得他心里生出了一片寒意，那腔好强逞胜之心，登时掩灭了下去。

黑衣人目光如炬，紧紧的盯着他。那种情形，使得瘦老人不得不小心提防着他的随时出手。如果黑衣人果真一旦向他出手，瘦老人自知是万万无法躲得过，多半是死路一条。是以，他在一度恃强之后，心里又情不自禁的生出了无比的畏惧。

黑衣人冷森眸子，仍然盯着他：“那么你告诉我，贵门目前来到凉州的都是些什么人？”

说到这里，黑衣人向前跨进了一步，距离着瘦老人更近了一些。

瘦老人感觉着自己身侧四周，象是加了一道无形的钢箍，简直是进退两难，黑衣人的眼神，使他不得不实话实说。

身上打了个冷战，瘦老人呐呐道：“少总令主跟小姐，都……都在这里。”说了这几个字，他才忽然发觉到嗓子眼走了音，当时重新咳嗽了一声，呐呐道：“朋友你报个万儿吧！”

黑衣人冷冷道：“你不必问我是谁，现在还轮不着由你来问话。

瘦老人脸上作了一个倔强的表情，可是却不敢有所发作。

黑衣人冷笑一声，接下去道：“你是说铁孟能和铁小微都来了？”

瘦老人点点头道：“不错。”

“好吧！”黑衣人道：“情形也是一样的，你就把我刚才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兄妹就是了！”

“可是……”瘦老人呐呐的道，“尊驾的大名是……”

黑衣人道：“用不着知道我的名字，早晚他们会和我见面的。”

瘦老人脸上虽带着阴狠的冷笑，可是骨子里却是怕得紧，聆听之下，未置可否。

顿了一下，黑衣人道：“我的话已经说完，带着你的人，你们可以走了。”话声一落，身子向后退了一步。

瘦老人立时就感觉出来加诸在身上的那种强力压迫感觉忽然为之消失。此刻不走，更待何时？瘦老人身躯一闪，向着旁边跃出了半丈左右。是时，那一双灰衣汉子也转过头来，双双闪向黄衣瘦老人身边站定。三个人无疑俱是对方手下败将，即使是联合出手，也休想占得了一点便宜。

想方才对付镇凉州黄习孔是何等一番气势？现在又是如何一番气势？两样比较之下，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老少三人彼此对看一眼，心里充满了怨气，却没有一人再敢发作。

瘦老人干瘪的脸上，作出了一片冷笑，双手抱拳道：“多谢尊驾手下留情，尊驾既坚不留名，我等也只有返回之后照实禀报了。”说罢，转脸看向二灰衣汉子道：“我们走吧！”三个人转过身来，再也不说一句话，相继狼狈的去了。

火爆的场面，突然松弛了下来，客人重新落座，纷纷议论起来。

镇凉州黄习孔上前几步，来到了黑衣人面前，深深一拜道：“多谢仁兄仗义援手，得免黄某当众出丑，实在感戴不尽，仁兄请共饮一杯如何？”黑衣人点点头道，“黄兄不必客气，在下正有几句话，要向兄等请教。”

这时白三泰，卢七爷以及李大官人，也都匆匆来到了面前，纷纷通名见礼。

黑衣人象是换了个人似的，丝毫也不见先前对付黄衣老人那副做态，随即被请在了白三爷等的桌上坐下。

白三泰唤来酒保，添酒加菜，重开筵席。各人敬酒一觥，黑衣人酒到杯空，显然沧海之量。

白三泰干下一杯酒后，抱拳道：“仁兄真天上神人也，在下等今天总算开了眼界，钦佩之至，钦佩之至！”

各人又重复着恭维了一阵。

黑衣人目注向白三泰道，“白兄太恭维了，在下有一事，想请教兄台，尚请据实相告才好。”

白三泰忙抱拳道：“仁兄请教，在下是知无不言。”

黑衣人道，“方才在下似乎由白兄嘴里听到有关金宝斋的一些事情，不知白兄是否再肯赐详！”

“哦……”白三泰尴尬的笑笑道：“这个……在下只是听人这么传说罢了，仁兄之意是……”

黑衣人道：“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既然有这种传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

“是。”白三泰附和着道：“一定是有原因，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关于金宝斋的传说，又是些什么呢？”

“是这样的，”白三泰咽了一口酒，呐呐地道：“有人传说，是宇内二十四令的人，找上了金宝斋的司空远，逼着他交出买卖。”“后来呢？”

“后来司空当家的不答应，好象彼此就闹翻了……”一想到了宇内二十四令在江湖中的威望，白三泰的舌头顿时就象少了半截似的，一时张口结舌，再也不敢说下去。黑衣人还在等着听下文，白三泰尴尬的叹了一口气道：“事无凭证，人云亦云，仁兄听过之后，也就不必当真，再说……”

“再说什么？”

“再……再说，”白三泰脸涨得通红，呐呐道：“宇内二十四令的人……可真是招惹不得！仁兄刚才见到的，只不过是铁总令主手下的几个小喽罗而已。仁兄，你千万要小心才是。”

黑衣人象是冷笑了一声，奇怪的是却看不出他脸上的表情：“这个不劳仁兄费心了。”黑衣人语音冰寒的道：“我此刻只是想了解一下那位司空当家的情形。”

一旁的镇凉州黄习孔冲口道：“我知道，我不怕宇内二十四令的人！”说着他仰首干了一杯酒，挺着胸，胸上满沾着菜汁，他头脸各处虽然部挂了彩，只是不过是些皮肉之伤，对他还不足为害。“仁兄你是问那位司空二当家的事么，我最清楚。”顿了一下，他才接下去道：“是这样的，司空远叫人家给打了，听说伤了胳膊……”

黑衣人闻言，显然怔了一下，问道：“有这种事？”

“千真万确！”黄习孔道：“听说那一天夜里，去了一辆金漆马车，司空二当家的不服气，跟他们动了手，被他们之中的哪一个当场用厉害的手法，伤了二当家的肩上，到现在司空二当家的那只胳膊还不能动。”

“这些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黄习孔道：“我手下的人亲眼看见的，错不了。”

“那么，这位司空二当家的，如今又待如何？”

“他不服气。”黄习孔道：“听说已经差人快马到兴隆山白马山庄传消息去了。”

“去找邬大野？”“不错。”黄习孔道：“大概是讨救兵去了。”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邬大野为人更为阴险，听说他与司空远水火不容，早已起了内哄，如何又会去管他的闲事？”黄习孔愣了一下，翻

着一双红眼道：“这……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黑衣人冷冷一笑道：“黄兄你以为我的武功如何？”

黄习孔先是一怔，随即点头道，“仁兄武功诚然是了得，当得上一等一的高手了！”

“好！”黑衣人道：“我此刻就下榻在凉州城的凤凰客栈里，大概还有两天的逗留，我有心要为这位司空二当家的打上一个抱不平，只是，却因与这个司空远素昧生平，黄兄你……”黄习孔大喜道：“听仁兄之意，莫非想要出面，对付宇内二十四令的来人？”

“不错！”黑衣人说道：“我正是这个意思。”

黄习孔哈哈笑道：“这太好了，这件事如果有仁兄出面，情形就不同了！”说到这里，他离座站起来道：“这么吧，我这就同着仁兄你上金宝斋去一趟，司空二当家的一定欢迎的很。”黑衣人冷冷一笑道：“黄兄你也许错会了我的意思。”“这……”黄习孔顿时又怔住了。

黑衣人道：“我果真有帮助司空远的意思，但是却也没有这么方便，黄兄要是存心管这个闲事，那么就烦请转告他一声，请他今夜午时纡尊降贵，移驾到我下榻的凤凰客栈来一趟，有什么事我们当面再谈。当然，如果他二当家的要是嫌烦，或是不愿意，也无所谓，反正今夜他不来，以后再想找我可就难了，一切就让他看着办吧！”说到这里，霍地站起，向各人抱了一下拳道：“打扰，告辞！”

各人忙自站起来，即见黑衣人由衣袖里，取出了一锭约有二两重的小金锭子，放在几上。

白三泰摆着手道：“这……这就太不敢当了，哪里还要仁兄你付酒钱。”

黑衣人却也不答理他，径自转身，离座而去。

黄习孔还要上前去留住他，却为白三泰拉住道：“算了吧，老黄。”说着叹息一声，道：“这位仁兄可真当得上是个奇人，只是，他到底是什么用心？”

李大官人连口不迭的道：“看样子，这个人是为对付宇内二十四令那帮子人才来的，那一身功夫，可真是好样的！高，真高！”

卢七爷仰着他的大胖脸道：“老黄，不是我多事，我可真有点替你担心，你插上一腿，这……这犯得着么？”

黄习孔冷笑一声，道：“有什么犯不犯的着，人家已经欺侮到咱们的大门口了，还能装聋作哑吗？”

卢七爷皱眉道：“可是，这个人准能对付得了么？”

白三泰点头道：“这话可说的是，凭他一个人两只胳膊，哪能是宇内二十四令的对手？我看是不行。万一他要是打输了，拍屁股一走了事，剩下的这个破烂摊子，老黄你收拾的了么？”

“这个……”黄习孔怔了一下，摇摇头，道：“我看不至于吧！再说，还有司空二当家的。”顿了一下，他又重重的叹息了一声道，“唉，反正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各位都看见么，刚才那三个鬼蛋是怎么一副狗仗人势的模样！我镇凉州黄习孔活这么大，也没受过这个窝囊气呀！他娘的！拼着我这条老命不要，我也要跟他们干上了。”

李大官人呵呵一笑，翘着拇指道：“好，行！凭着黄兄你这两句话，我李赛白就第一个服了你。来，干一杯。”

黄习孔被人家这么一夸，一时满脸飞金，一仰脖子，把杯中酒喝光，那份光彩和刚才吃鳖受辱的情形，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干下了这杯酒，他大声道：“各位慢慢的吃喝，我这就往金宝斋走上一趟，去见司空二当家的去了。”言罢站起来，抱拳告退。

各人也因方才那个黑衣汉子走了，生怕那个瘦老人回去搬兵再来寻各人晦气，当下纷纷起身，唤来酒保，结帐告退。

其他的酒客见状，也都纷纷学样结帐退出，偌大的一处饭店转瞬间客人走了一空。

“小凉州”也就无可奈何的提前打烊了。

凤凰客栈。

午夜时分，一条黑影，在冷月之下，显得异常清晰。在一连串三个起落里，这条影子已经扑到了西面的那片院落里。夜风飘拂着她的一头长发，身上的那袭紫红云披，更象是一面绸子似的，紧紧裹住她的丰满的胴体。

美的脸，可人的身材，利落的身手。三者合一，加在了一块，就是眼前这个姑娘的素描。不是玉观音郭彩菱，她是铁小薇。

两年不见，她变得瘦了，眉眼之间，象是抑郁着一抹淡淡的轻愁，平素挺爱笑的那张脸，打从那一天开始，已经冰封住了，不再笑了。

为什么？她也不知道，反正是不高兴。一千个不高兴，一万个不高兴，看什么都不顺眼，听什么都不顺耳。今夜，她就是专为找碴儿来的。

接到了手底下人的回报，知道葛青等三个人，在小凉州叫一个陌生人给修理了，经过了一番探查，才把这个人下榻的地方给摸清楚了。现在，她就是专为找这个人算帐来的。

一口带鞘子的长剑，紧紧的抱在怀里，脸冷的象一块冰。

说不上那算不算是一段情，总之，从她第一次见过寇英杰那个人之后，她心眼儿里可就觉出了不对，往后的几次邂逅，非但未能把心里的那个情结解开，还把那个结变成了解不开的闷说是闷结一点都不错，直到如今，一想起来，她还有说不出的闷气。就那么一忍两年，直到如今。如今她心里早已没有爱了，就只有恨。恨天，恨地，恨人！一点不称心的事情就能使她大发雷霆，出剑伤人。在她来说，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

客栈旅客花名簿上，这个人登记的姓名是齐天恨，年岁、籍贯一概不清。

齐天恨——好狠的名字。不看人，光只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人准不好惹！

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家伙居然敢独自一个人来到凉州，公然的跟宇内二十四令的人叫上了字号，嘴底下毫不含糊的带上了总令主铁海棠和自己兄妹的名字，就冲着这一点，铁小薇也绝不能放过了他。

“姓齐的，你出来吧！”看着那扇门，铁小薇轻轻的招呼着，然后点动足尖，向后面退出了三步。她确信声音虽然低，也一定能传进去，传入那个齐天恨的耳朵里。

那间房子里还亮着灯，只有豆大的那么一点点灯光，不过仅仅能称得上亮着就是了。

铁小薇招呼了这么一声，却没有听见任何回音，显然微微吃惊。

一个身藏武功绝学的人，绝不可能会有疏忽，哪怕他是在酣睡之中，也都会随时保持机警。这个齐天恨岂能是这般无能之人？

铁小薇缓缓伸出右手来，凌空虚拍了两下，门板上顿时传出了“啪！啪！”两声。不料两声门响之后，那扇房门居然自行启开来。

敢情这扇门未曾上锁，铁小薇惊得一惊，再向房中一打量，才发觉到房间里空无一人。她陡然心里一动，身形微晃，捷如飘风般的已闪身室内，随身所夹带着的风力，使得那盏灯的灯焰子，霍地吐了一吐，随即熄灭。铁小薇刚要探手摸出火摺子，就觉出背后风声有异。

象她这等功力之人，已足可由袭身的风势觉察入微，现在这股风势一经传过来，顿时使她感觉出有人向她身后强袭过来。铁小薇一惊之下，嘴里轻叱一声，整个身子刷的向后倒拧过来。随着她转身的势力，两只手“夜叉探海”，摸着黑直向这个人两肋部位上插落下来。

这一手功夫，看似无奇，其实却是厉害绝顶，仅仅凭借着来人随身所附带的那股子风力，她即可忖度着来人的确定部位，双手间力道至猛，有如刺肋直下的一双匕首。

饶是这般快捷，却仍不及对方那人的身手利落。铁小薇仿佛觉得肩头上麻了一麻，感觉出为对方的指尖所触及，顿时那双探出的手即为之中途止住。这种现象的显示至为明显，她已为人拿住了穴道。对方并没有伤害她的意思，似乎意在警戒。是以就在铁小薇方自有这番感受的一瞬间之间，那人却已起手，疾若旋风般的退身于寻丈之外。

铁小薇这一惊，不禁吓了个忘魂丧胆。事情至为明显，对方这个人虽只是一出即收，却已明摆着较诸铁小薇要高明许多。

即以方才那一手而论，他已有足够能力，借一指之力，杀害铁小薇于无形之间，眼前情形，如非他存心相让即是故意羞辱。

铁小薇无论如何是难以咽下这口怨气，在她一惊之下注目再向对方看时，却又已飘出了三丈以外。

黑夜里那人身法至为灵巧，就象是一只掠空翩然腾飞的蝙蝠，身法快极了，美极了！就铁小薇记忆所及，简直还不曾见过这么利落漂亮的身法。

只见那人展拂开来的长衣，就象是黑色的阔翼，微微向下一垂，弹起来，却直向院墙外掠飞了出去。

铁小薇只以为他存心脱逃，哪里容得，嘴里娇叱一声，纤指微弹，几丝尖细的轻啸，天空中似有几缕细白的光华闪得一闪，随即无踪。

那几缕尖细的啸声，也同那几缕细白的光一般，一出即逝，正是铁海棠的极具功力的不传之秘——弹指飞针。

然而，铁小薇却已惊觉到，这五支弹指飞针显然也已打空。一股无名之火，陡然升起，随着她的一声清叱，婀娜的体态已凌空拔起，紧跟着那人前掠的身子，箭矢也似的追了出去。

客栈外是一条黄土驿道，驿道两侧，种植着高高的榆树，风吹树摇，发出了呼呼的一片响声。

铁小薇身子倏起倏落的踏上了驿道，正待施展身法快速追下去，蓦地面前人影一闪，那个人已经拦在了眼前，事出突然，铁小薇几乎站立不住，与那人撞上一个满怀。

借天上的月光，铁小薇已把那个人看清楚了：身着黑衣，面若重枣，

宽额头，浓眉毛，翘下巴，好骇人的一张脸！

铁小薇猝然一惊，禁不住后退一步。

黑衣人冷峻的目光，直直的逼视着她：“足下大概就是铁总令主的千金铁小薇，铁姑娘了？”声音说得甚是低沉，却很富有磁性，衬着他那张威猛骇人的脸，更是神武不可一世。

铁小薇微微怔了一下，冷笑道：“你怎么认识我？”

黑衣人沉声笑道：“这还要说么，舍弃了你们铁家人，谁还会这么不讲理。”

铁小薇娇叱道：“胡说！”娇躯一闪而前，扣手一掌直向黑衣人脸上击去。

这一掌看似无奇，其实却暗含毒招，凌厉的掌风象是一面铜板，直向黑衣人面上袭来。

黑衣人似乎表情木然，直到对方这只手掌，几几乎已经触及到脸上的一刹那，才倏地翻起手来，分开三指，直向铁小薇脉门上拿去。

铁小薇心中一惊。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根本无须与对方真的接触，只要领略到对方指尖上的那种风力，就知道绝非易与之辈。是以铁小薇也就保持着格外的机警，那只击出的手掌霍地向后一收，左掌突翻，用金鸡剔羽的招式，纤纤五指，直向对方面门上反手撩去。

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目光益见锋锐。

铁小薇不知怎地，心里忽然生出了一片寒意，不待对方出手还招，随即娇叱一声，腾身直起，施出了一招漂亮的鹞子凌翻，呼一声，已翻到了黑衣人身侧左边。铁小薇决心以奇招取胜，即以此刻这一招论，简直就有些出乎常情。身子霍地向下一落，吐气开声，“嘿！”这一手白猿献果施展的极其漂亮，一双纤纤玉手双双向着黑衣人胸前逼进过来。她虽然一上来连续的施展了三招，但是真正具有实力，称心如意的却只有这一招。

黑衣人的一双眸子倏地一睁，道：“不敢当！”话声出口，魁梧的躯体倏地转过来，一股透有冰寒气机的内在潜力，蓦地由他身上传出来。

铁小薇的双手虽还不曾击中到他身上，只是由对方身躯内所逼运出来的那种潜力，已使得她的身子难以欺近，被逼的向后打了个踉跄。然而铁小薇毕竟不是一般易欺之流，用千金坠的身法，猝然把向后踉跄的身子定了下来，同时她的两只手，仍能保持着原来的姿态，直向对方前胸力击过来，“膨！膨！”两声，俱都打中了，黑衣人身子就象不倒翁般的摇晃了起来。

铁小薇只觉得一双手掌打击的不是肉躯，倒象是一只吹了气的羊皮筏子一般，眼看着对方伟岸的身子，在自己掌力之下前后摇晃得那般激烈，只是那一双脚步，却象是打在了地里的桩子，未曾移动分毫。

这一惊，使得她打了个冷战！这才知道，对方这个人简直武功高不可测，自己绝非其敌。一念之起，铁小薇娇躯一转，即向侧方窜出去。

“且慢！”两个字音方一吐出，黑衣人身形已电闪而前，不偏不倚的拦在了她面前。

以铁小薇这等身法功力之人，居然没有看出来对方是怎么来的，转动之间，翩若飞云。面对着对方那一张骇人的脸，铁小薇猝然兴起了一阵子心惧，右手一抖，分中食二指，往对方眸子上就点。黑衣人面颊一

转，一颗头颅硬生生的却向着一旁错开了半尺。

铁小薇手式一翻，改向他颈项上切去。即使这样，仍然不足以奏功。黑衣人头颈乍翻，铁小薇的那只手，却几乎是擦着他的脸切了下去。

仍然是走了空招，铁小薇身子由不住向前一踉，她就势脚尖用力，唳一声纵出两丈以外。

这几式招法施展的极为快捷，直到目前为止，对方黑衣人根本还不曾向她出手，然而铁小薇却已感觉出他凛然不可侵犯的强者风范，自忖着绝非其敌，是以第二次生出了逃意，只是黑衣人却不会放过她。也就在她身子方一落下的当儿，身后的黑衣人也同时落了下来。

铁小薇逃走无望，厉叱了一声，拧身现时，刷一声抡剑在手。宝剑猝出，黑夜里就象是猝然亮起了一道闪电，铁小薇一不做二不休，心一狠，掌中剑向外一展，匹练般的闪起了一道寒光，一泓剑气，直由剑尖上猝吐而出，作扇面状的向黑衣人身上劈了过来。

黑衣人虽是身藏绝世之功，却也不敢让对方剑上光华劈中，在冷森森的剑气之下，他身子猝然向后退出了三尺。

铁小薇第二次翻起剑身，改侧面而向正前方出剑，就在这一刹那，黑衣人猛然把身子袭近过来，就在铁小薇掌中剑还来不及抖出的一刹那间，黑衣人的一只手，追星拿月般的已然递出。他二指猝开，只一下已拿在了对方剑锋之上。铁小薇只觉得剑身一震，一股极大的力道隔着剑身直袭了过来。非但如此，给铁小薇的感受，更象是触了电似的，手腕子一阵发麻，由不住五指一松，掌中剑已到了对方手上。

那口剑就空一折，掉了个势子，剑把子已到了对方手上，一片剑光，象是一天剑雨般的直由剑身上喷出来。

铁小薇只觉得身上一冷，已为这蓬冷森森的剑气由头而脚的罩住。那蓬散出的剑气，显系为对方内力所趋使，成为有形的剑锋，正是剑术中至为高奥，武林中不曾一睹的极为上乘剑道菁华。

铁小薇几乎以为自己眼花了，然而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冷森的剑气，有如是一面奇寒刺骨的冰罩子，将她整个身子一下子冰镇住。她出身剑术名门，虽然不曾涉猎过这门功力，但是却不乏对这类功力的认识。以此而观诸对方剑术上的成就，那是极为骇人的！对方黑衣人分明已深具剑道火候，称得上剑侠一流的人物了。

铁小薇果真还能保持住原有的傲气，那可就有有些不近情理在黑衣人剑刃罩体之下，有如冰露当头，即连身上的血液，都似被冻结住了。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以眼前情形论，铁小薇再想逃开黑衣人剑下，可真是妄想，黑衣人要想杀她的方式至为简单，只须劲力一吐，只凭所泛出的那蓬剑炁，也能取她性命在弹指之间。

铁小薇眼睛里交织着无比的张惶与恐惧，她自忖必死无疑，却连开口说话的能力也没有。那蓬剑炁上所泛出的寒光，有如万斛冰珠，其上所加诸的奇寒气质，简直非人力所能抗拒，不过刹那间，已在她乌黑的秀发上结了一丛寒霜。她感觉到全身的血，已不再流畅，几乎都要凝结住，胸前更似压住了一块万斤重石，连呼吸也感觉到困难，眼看着性命即将不保。

蓦地，那蓬罩体寒光，象闪电也似的晃动了一下，铁小薇心中一惊，暗忖着必死无疑，却未曾想到，那蓬剑光在一度电闪之后，却有如长鲸

吸水般的收了回去，迅速的消失于对方剑锋之上。

铁小薇猝然间打了个冷战，寒光既去，身上重新回复了原有的温暖。

黑衣人一口长剑缓缓垂下来。他的脸虽然一如先前，未曾有过任何变化，只是那双眸子里，已似失去了原有的凶狠与凌厉。

对于铁小薇总不似对于别人那样能狠下心来，他有不能下手的隐情与苦衷。铁小薇怔了一下，恍若梦中：“你怎么不下手？”

黑衣人目光如炬的注视着她，道：“铁姑娘，宇内二十四令多行不义，眼看着大势已去，我劝你还是及早抽身，回头是岸的好！”

铁小薇又是一呆，冷冷的道：“难得尊驾还有这一番仁义之心，哼！”她冷笑一声又道：“只是我与你素昧平生，你何故要对我手下留情，好言相劝？”

黑衣人顿了一下，呐呐道：“那是因为姑娘劣迹不多，要是令兄今夜犯在了我的手里，只怕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了！”铁小薇一双眸子，迷离的在他的身上转着，道：“今天在小凉州欺侮我手下的人，可就是你？”

“不错！”黑衣人道：“我并且要他们带上了一个口信儿，问候令兄妹，想必姑娘已听见了。”

“我听见了。”铁小薇青着脸，紧紧的咬着牙，接道：“这么说，齐天恨，你是存心跟我们宇内二十四令过不去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黑衣人声音里充满了冷峻，冷声道：“并非是在下要与贵帮过不去，而是贵帮逼得在下无路可走，只得起而反抗！”

铁小薇仔细的辨认着他道：“逼得你……无路可走？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齐天恨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过。”黑衣人冷冷笑着，声音里充满了仇恨：“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他忿忿的道：“我总不会无缘无故就来的。”“可是……”铁小薇实在不解的道：“齐天恨，你到底是谁？”“这话可太好笑了！”黑衣人不动声色的冷冷道：“齐天恨就是齐天恨，就如同你铁小薇就是铁小薇一样。”

铁小薇摇摇头，费解的道：“不，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你……”说着，她再次的打量着对方那张脸。黑衣人缓缓的向后退了一步。

铁小薇呐呐道：“请恕我多疑，齐天恨……这个名字真的是你的名字？”

黑衣人冷笑着道：“这个名字又有什么不妥？”

“那倒……不是。”铁小薇似乎以为自己错了。

这个齐天恨出现得太突然，就象他那一身奇特的武功一样突然，突然得令人难以接受。

“姓齐的！你虽然对我手下留情，可是我还是要警告你，宇内二十四令的事情，你最好少管！你管不了的。”

“我管定了。”齐天恨冷冷的道：“姑娘，你要是聪明人，就该规劝令兄，不要插手金宝斋与白马山庄的事情。”

铁小薇呆了一呆，打量着对方这个人，想到了他那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由不住有些心悸。

齐天恨手腕轻振，一道寒光脱手而起，直向铁小薇头顶上直落下来。

铁小薇只当对方重施故技，禁不住大吃一惊，正待闪身跃出，已是不及，眼前已是剑光罩体，只觉得头顶一寒，耳听得“呛啷！”一声脆

响，肩后微微一震，她惊魂乍定，伸手一摸，才知道原来宝剑入鞘。敢情对方把自己那口剑原物奉还，双方距离寻丈，那剑鞘更是背在自己身后，对方竟是拿捏得如此之准，以此而观，对方真要取自己的这颗人头，又有何难？一念及此。铁小微直似置身寒冰，半天着声不得。

黑衣人齐天恨却已抱拳而退，身起处如长空一烟，转瞬之间，已失去踪影。

一辆黑漆双辕二马的漂亮马车，在凤凰客栈门前停了下来。车把式，那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跳下前座，开了车门，由里面出来一个瘦身材的蓝衣汉子。读者如果不健忘，当能记得这个人，一个小人物：位列白马山庄十二星宿之一的天狗星冯同，司空远手下死党之一。

冯同还不配有这个派头，只见他转过身来，弯下腰招呼道：“二爷，凤凰客栈到了。”

车里答应了一声，老半天才看见那位金宝斋的大掌柜的一提金司空远，慢吞吞的从车厢里迈步踱出。

这位昔日白马山庄的二庄主，一向以俊美出名，他本人也曾为此自负，只是现在看起来，可是有些令人失望，而且身子骨也显得不大利落。敢情他身上挂了彩了。那张原先颇为俊美的脸，半边充满了瘀血，而变成了青的颜色，一只胳膊不知怎么回事，大概是扭了筋或是脱了臼，用白布绑着，吊在脖子上。腰好象也不十分得劲儿。总之，一切看上去都不大对劲儿。然而，尽管如此，却并不能消除他脸上的那种骄傲气质。

本来嘛，凭他司空人掌柜的，白马山庄的二庄主，金大王郭白云的嫡传弟子，这么多一连串的金字招牌，尤其在凉州，提起他的大名来，连三岁的孩子也都知道，他的傲气之养成，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了。

现在，不少的人都已经知道他碰见了厉害的对头，栽了大跟斗，而且他那个日进斗金，仗以致富的买卖金宝斋现在已面临着倒闭的威胁。

对方的条件很苛，一句话，要他无条件的出让，双手把买卖奉送。

凭他司空二庄主，岂能吞下这口恶气？然而对手实在太强了，丢人挂彩之后，不得已才请讨救兵来了。

凤凰客栈的东家胡老三，狗颠屁股的迎上来，鞠躬哈腰道：“这不是司空二庄主吗，怎么想起光顾小号来了，是要住栈吗？”司空远还没说话，他身边的天狗星冯同却冷笑道：“少废话，我们是找人来的。”

“找……人？”胡老三翻着一双白眼道：“找什么人？”天狗星冯同怔了一下道：“这个……我倒是还不知道。”说着他遂向司空远陪笑道：“二庄主，这个人的大号我们还不知道，不是笑话么！”

司空远脸上一直现着沉郁，眉头紧皱着，聆听之下，冷笑道：“黄习孔带的话不会错，这个人长相威猛，穿一身黑衣裳，举止阔绰，出手大方。”

冯同道：“对了，”他转向胡老板道：“你想想看，可有这么一个客人没有？”

胡老板顿时想起来，点头道：“哦，是有这么一位，姓齐，齐大爷！”

坐在柜台上的那位账房先生，立刻道：“不错，这位客人姓齐，叫齐天恨，住在西院里一号。”

胡老板立时把身子趋近了，小声道：“这位齐爷可真是大方。就没见他用过银子，一出手就是整块的黄金。”

司空远点点头，道：“这么说，一定就是他了。”他随即转向冯同道：“冯同，你去一趟，把这个姓齐的给我请来。”天狗星冯同答应了一声，刚要起步，司空远唤住他道：“慢着！”冯同转身道：“二庄主还有什么吩咐？”

司空远道：“黄习孔的话未必可信，你不妨伸量伸量他，要是不值得抬举，我们也就省得再麻烦了！”

冯同一笑道：“这还要当家的关照吗，属下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说着他招了一下手，即由一个小伙计带领着他来到了西院里。

西跨院搭着一个天棚，姓齐的那个客人就住在第一房间里。

小伙计同着冯同一路走过来，老远就看见第一号房间房门大敞，那个姓齐的客人正叉着两条腿，坐在门口晒太阳，脸上遮着一块市巾，一副闲极无聊的样子。

那带路的小店伙站住脚，向着姓齐的，指了一下，龇着牙笑道：“呸，那不就是齐爷吗！”

冯同点点头，挥手道：“没你的事了，你走吧。”

小伙计退开之后，冯同独自慢慢晃了过去。他一直走到了姓齐的座椅正前站定，打量着对方这个坐象，心里禁不住想笑。当下，他咳了一声，道：“齐朋友你好惬意呀！”

姓齐的鼻子里哼了一声，抬起了一只手，把脸上布巾抓下来。

冯同乍然看见了对方那张脸，由不往吓了一跳，呆了一下，才陪笑着抱了一下拳道：“请恕冒昧，足下大概就是齐天恨齐朋友吧！”

姓齐的冷笑道：“你怎么认识我？对不起，我看着你却是眼生得很。”说着，侧过身子来，又把那块布巾盖在脸上。

天狗星冯同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强压着心里的那份不自在，嘿嘿笑了一声，道：“齐朋友当然是不认识在下，只是在下对于朋友你却是听说过。”

那人哼了一声道：“说说看！”

冯同心里那份不自在就更别提了，只是他胸有成竹，既有二庄主的关照，他乐得要拿出几分颜色来要对方瞧瞧。当下干笑着道：“齐朋友，昨天晚上，你在小凉州露的那一手儿，可真有两下子，真有你的！”

姓齐的冷笑道：“昨天晚上我可没有看见你。”

冯同干咳了一声又道：“当然，在下昨天晚上原本就没出去。”他一面说，一面分出一只脚来，勾住了对方坐下的那根椅子腿儿，忽然用力的往后一拉。

在他想来，对方即使是身上有些功夫，在此不经意的情况下，也必然势难顾及，出丑在所难免，哪里想到这一勾之下，那椅子腿儿，居然重有万钧，不要说倒了，简直连动也不曾动一下。冯同一惊之下，这才知道敢情这个主儿太不简单，当下不动声色的把伸出的腿又收了回来。

姓齐的象是没事人儿似的，慢吞吞的道：“还没请教贵姓？”“这个……在下姓冯，冯同。”

“冯兄有什么事么？”

“嘿嘿……”冯同低笑了两声，心里充满了怒火：“齐朋友莫非忘了昨天晚上交待的话了？”

“我交待了什么话？”他仍然保持着方才的样子，甚至于连脸上的

那块布都不拿下来。

“齐朋友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冯同冷笑着道：“如果那个传话的人没有说错，阁下好象有意要为金宝斋打抱不平，有这档子事没有？”

姓齐的哼了一声道：“不错，有这么档子事。”

冯同嘿嘿笑道：“那么在下就是为这档子事儿来的。”姓齐的冷冷的道，“司空远来了？”

在这里敢直呼司空远其名的，绝无仅有。也就是这三个字，把冯同的怒火拉到了顶尖儿：“不错，咱们二庄主来了。”“二庄主？”姓齐的一下子坐正了身子，就手把脸上的那块布拉了下来，“你是说司空远已经来了？”

冯同已有足够的理由下手教训对方了：“不错！”冯同道：“就在门外。”

“怎么不进来？”姓齐的身子又靠了下去，一副托大模样。

冯同忍无可忍的道：“想见二庄主可也没这么简单，齐朋友你大言包揽金宝斋的安危，想必手底下一定有过人的功夫，在下实在有点不敢相信！”

姓齐的冷冷的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齐某人说出来的话，向来都是不打折扣的！”

“这个……”冯同的一双手，由于力道聚结过久的结果，微微显得颤抖，“冯某人不才，倒想要见识一下齐兄你的那身真功夫。”

“你？”姓齐的一双眸子，这才缓缓的移向冯同的脸上。

冯同退后一步，冷笑道：“怎么，齐朋友！你愿意赐教么？”

姓齐的微微摇头道：“你还不配。如果你的主子司空远有心要伸量一下我的能耐，那就应该由他自己来，打发一个奴才，能有多大的本事！我看你还差的远。”说到这里，微微一顿，挥着手道：“去吧，叫司空远来。”

冯同实在忍不住，双手伸收之下，全身骨节，发出了一阵清脆的串响：“姓齐的，你站起来。”

姓齐的仍然坐在那里：“我已经说过了，你不配。一定要出手，不妨你就试试看！站起来？我看那就不必了。”

冯同心里咒着好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你是狗眼看人低，我站着要是连坐着的人也打不过，我这一身功夫算是白学了，这可是你自己找的。

其实他又哪里知道，对方这个姓齐的更是存心想要激他出手，安心想要给他一个厉害。

冯同一念即生，嘴里怒叱了一声，足尖一点，施了一个虎扑之势，疾若旋风般的已把身子袭了过来。他决心要给这个姓齐的一个厉害，是以，身子一扑近，二话不说，施展出全身劲道，陡地一拳直向着对方脸上打了过去。

冯同既为白马山庄最得力的十二名弟子之一，武功当然有些根底，这一拳他施展的是“独臂螳螂”，明是照顾对方面门，其实连对方咽喉、前胸等处部位。也无不在威胁之中。

一股疾劲的力道，夹着一团拳影，猛可里向着姓齐的面门打到。冯同还有一个如意的想法，只要这个姓齐的略有闪动，他另一只手的一式琵琶手，也必将毫不迟疑的挥出去，对方是万万闪躲不开。

他分明是吃定了对方是坐着，无论如何也不易闪躲，却是万万不曾想到，对方根本就没有要闪躲的意思。就在他一拳挥出的当儿，猛可里一股砭骨的冰寒气息，陡地由对方身上逼出来。这还不足为奇，奇的是随着那股冰寒气息之后，就象是有一面无形的弹力软罩，陡然罩住了自己全身上下。

冯同这一拳距离对方那张脸，眼看着只差半尺光景，竟似忽然打在了一个松软的气垫上一般，非但是运施不出半点力道。竟连原有的力道，也在接触的一刹那间，化解了一个干净。

情形更不止如此。等到冯同一惊之下，想要用力的收回那只拳头时，才忽然发觉到，自己这只拳头，象是陷到了泥沼里的一只脚，居然收不回来。大惊之下，他左手施展出十分的劲力，直向着姓齐的前胸插下去。

情形是一般无二。这只左手更不比那只右手好，反而情形更糟！由于他用力过猛，几乎连整个大臂也陷了进去。一股透体的奇寒，电也似的传遍了他全身上下，那看不见的冰寒气罩，更似有无比的收力，紧紧把他身躯用力的吸住，使得他足下顿时失却了重心，整个身子向前倒了下去。

冯同虽然说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武功，可是却称得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象眼前这种怪功，不要说看，他真是听也没有听过。这阵子冰寒砭骨的痛苦，可真是冯同自出娘胎以来从来也没有受过的，一刹那，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似凝结住了。

冯同发出了凄厉的一声惊叫，眼看就要昏死过去，这才见坐着的那个姓齐的，右手平空挥了一下，冷叱一声道：“去。”

那股冰寒砭骨的无形力道，霍地向回一收，随着对方右手的挥势，一股强大的劲风，疾卷而出，冯同哪里当受得住，为这股子强劲的力道倏地卷出，足足摔出了丈许以外，噗通跌倒在地。

这一下子摔得可是不轻，幸好，斜刺里伸出了一只手，不偏不倚的正好抓住了冯同的一只胳膊，往上一提，就把他给提了起来，否则冯同还要摔得更重些。

惊魂甫定，一打量来人，由不往脸上一阵子发热，无限窘迫的低唤了声：“二庄主来了！”

一提金司空远，面上表情很不自然。所谓打狗看主人，自己手下丢人现眼，连带着他也脸上无光。“没有用的东西，下去！”

冯同一声不吭的转身退出。

一提金司空远往前走了几步，一打量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心里惊得一惊，强作笑容道：“这位想必就是齐天恨齐兄了，手下无知多有冒犯，齐兄你是大人不见小人过，还请多多包涵！”

姓齐的朗声笑道：“好说好说，贵手下摔着了没有？倒是齐某人失礼了！”

司空远心里一动，发觉到对方这个姓齐的口音甚熟，只是却又想不起在哪里听过。心里想着，司空远继续跨前一步，道：“齐兄好精的功夫，佩服，佩服。”

姓齐的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好说。”只见他坐着的身子，向前微微挺了一下，司空远忽然脸上一阵子发红，由不住身子晃了一下，向后退了两步。原来两个人方一照脸的当儿，已经暗中较量上了。司空远

脸上的那阵子红，好半天才褪了下去：“司空远有眼无珠，齐兄高人万祈海涵。”司空远好生敬佩地说道：“眼前不是说话的地方，齐兄如若不嫌弃，就请移驾寒舍一谈如何？”姓齐的一笑道：“足下就是大名鼎鼎，富甲一方的司空二庄主了，久仰；久仰！”

司空远两道长眉挑了挑，不胜汗颜的道：“兄台不用客套，在下今日此来，就是专为接迎齐兄来的，齐兄你请吧！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

齐天恨冷笑道：“多谢司空二庄主抬举，在下这个人可有个怪脾气，生平最喜打抱不平，每爱意气之争，却也爱财如命，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司空二庄主你在请我之前，不妨心里先好好琢磨，看看这档子买卖划不划得来，免得事后上当吃亏！”司空远先是一怔，紧接着狂笑道，“齐兄快人快语，这么一说，足见是性情中人了。钱财是小事，只要齐兄你开口，在下绝不讨价，也绝不让齐兄你失望，车子就在外面，齐兄你快说吧！”

听到这里，姓齐的呵呵一笑，道：“丈夫一言！”

“驷马难追！”

“好！”齐天恨陡地由位子上站了起来：“咱们走。”雷声隆隆，大雨倾盆。

百十股水柱，分别由蔡家前厅琉璃瓦上奔流直下，哗啦啦溅落在院子里，激起了白濛濛的一片水光雾气。电光、雷火，狂风、骤雨，演变为此一刻的天摇地动，声势端的是惊人已极！果子园蔡家，是这里有数的富户之一，主人蔡三多，是个茶叶商人，在凉州他除了经营茶市之外，另外还兼营果市，因此致富，其财势足可与西域的司空远相抗衡。

尤其是当他攀附上了宇内二十四令这个江湖上的靠山之后，声势更为显赫，买卖更称霸道，曾几何时，这个昔日称为殷实的商人，如今却称得上是凉州城里的一大恶霸了。

蔡三多本人并不擅武，文采更谈不上，是个典型的老粗，可是由于他与宇内二十四令拉上了关系，使得他家里一年四季都少不了江湖武林人物的来来往往，无形中已是宇内二十四令在凉州城的一处分舵。

就在蔡三多正沾沾自喜的当儿，却不知不觉的大权旁落。

铁海棠虽不曾明目张胆的侵吞他的家财，可是却间接的已控制了他所经营的两大财源：茶园与果园。更有甚者，更直接的控制了他这两方面的人事，说明白一点，蔡三多如今只是个挂名的主人而已，铁海棠只要高兴，随时吩咐一声，就能不费吹灰之力的一切接管。

曾几何时，蔡三多已不再快乐了。他倒不失为一个通达的人，明白明哲保身的道理。如今，他是什么事也不再过问了，每月只由帐房支上几百两银子，一家老小倒也堪可温饱，这样他也就很满足了。

蔡家似乎又在进行着什么新的任务。

大厅里点着十数盏明灯，摇曳的灯光，间杂着闪电的强光，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显示出一种阴森、刻板的气象。

宇内二十四令的两位少主人，铁孟能与铁小薇都在座。然而在这个大厅里，他们兄妹却算不上是身分最崇高的人。身分最崇高的，是坐在正当中的太师椅上的一双红衣银发老人。

这两个人，对外人来说，是绝对陌生的，即使对于宇内二十四令本门这个帮派来说，他二人也并不尽为人知，依然有着相当的神秘性。

大多数的本门弟子，甚至于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两个人。然而凡属本门的资深弟子，或是职位在舵主以上位置的人，提起这两个人的大号：“风雪二老”来，却是无人不知晓。

风雪二老不只是代表这两个人的大号，在某一方面甚至包含着某种神秘而具有警戒性的意义在里面。

国有国法，帮有帮规。风雪二老就是手持宇内二十四令法规的两个执法监察人。

他们这两个人，既是代表帮法和执法的一面，自然有其神圣尊严，在宇内二十四令这么一个庞大的江湖组织里，如没有一种有力坚强的约束力量，只凭总令主等有限几人的名号，是难能赖以巩固坚强的，于是才有执法监察职务的产生。

风雪二老，正是职掌“风律”、“冰雪”二堂的两位堂主。在任何情况下，这两个人的出现，都会被认为是不吉利和不受欢迎的。换句话说，只有本门出现了某种大战，或是门下弟子须要大肆整肃、清除的时候，这两个老人才会忽然出现。他们的出现，绝不可能是偶然，更不会无的放矢。

风律、冰雪二堂，在宇内二十四令这个组织里，正因为如此，才显得高高在上，它们并不属于内四坛天、地、乾、坤任何一系列，就职位来说，两堂堂主的身分，和内四坛坛主的身分是平行的。可是如就他们的职掌上来说，即使是内四坛的坛主，也在他二人的监察约束之列。

风律、冰雪二堂，前者代表帮规的维持与调查，后者却象征着更严厉的整肃与执行。是以，在甄选这类人选之时，除了人品以外，武功必然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风雪二老，是风律，冰雪二堂职司的简称，由于二堂堂主，都有一大把年岁了，所以合称二老，分开来各以风老人与雪老人称之亦无不可。风老人个子较高，雪老人较矮。前者较胖，后者较瘦。除此以外，两个人倒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两个人都喜欢红衣，尤其每人都留着一部雪白的胡须，从面相上来说，二老也极为相似，每人都生就一张木讷的白脸，很少人看见过他们两个笑过。乍然看上去，人们会疑心他们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其实大谬不然。

风老人姓苏名雨桐，雪老人姓李名云飞，前者是陕西人，后者却是道地的江南人氏，那是截然不同的。

蔡家大厅里，由于有这两个人存在，莫怪乎显得一派严肃，人人脸上看过去，都象是罩上了一层霜般的严寒。大厅里，坐着的一共是七个人。除了铁氏兄妹与风雪二老之外，另外三个人看上去显得更为拘谨。

一个是黑脸凹目，貌相狰狞的汉子——宫铁军；

宫铁军左首是一位瘦脸，浓眉的紫衣汉子——江猛；

江猛邻座才是上次在酒楼受辱的那个鹰面老大葛青。

大厅里另外还有许多人，只是显然由于身分不够，虽有许多空着的位子，却没有人敢随便坐下来。

宫铁军与江猛，都是外坛身领一令之主的身分，鹰老大葛青的身分最低，仅仅是一处分舵的舵主而已。

雷声很大，掩盖他们之间彼此的对答，两名专司弟子，把前厅敞开的巨窗上的一面巨大的帘子放下来，才似乎略微掩饰了雷电的咆哮，也

利于彼此之间的对答。

雪老人一只手托着青瓷的盖盅，另一只手用盅盖子撇着茶叶，就嘴喝了一口。他转过头来，看着面前的一名灰衣弟子道：“什么时候了？”

那弟子欠身恭声道：“申时刚过，现在是酉时初，请示堂主，什么时候进膳？”

雪老人道：“还不忙。”

这时坐在他右面隔几的铁孟能，却陪笑道：“两位堂主远道而来，一路风霜，弟子已吩咐厨上准备一桌丰盛筵席，为二位老人家接风洗尘。”

话方到此，首座的风老人却比着手势，阻止住铁孟能的话，道：“不忙，吃饭的事慢一步。”顿了一下，他才冷冷的道：“孟能，小薇，你们两个虽然武功不弱，只是经验阅历都还太差，而且你们对于各路分舵组织上联系实在是不足，就拿这件事来说吧，帮子里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居然还蒙在鼓里，莫怪乎总令主怒发如雷，要办你们两个人。”

铁氏兄妹大吃一惊，两个人对看了一眼，禁不住脸上变色。铁小薇吃惊的道：“帮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怎么我和哥哥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雪老人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当然不会是什么好事，要不然也不会轮着我们两个亲自出动了。”

铁孟能铁青着脸道：“两位老人家也不要再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事，还请快说吧！”

风老人干咳了一声道：“你们两个就快要知道了，这可是俺们帮子里一件大事！”说到这里，他目光逼视向铁孟能道：“孟能，吩咐香案伺候！”

铁孟能倏地脸色一阵大变，铁小薇更惊得站了起来。兄妹二人对看着，一副张慌失措的模样。铁小薇忍不住害怕的看着二老道：“怎么……我和哥哥犯了什么大法？二位老人家竟然要用帮规来处置我们？两位老人家，你们倒是说呀！”

风老人苏雨桐一双银眉皱了皱道：“小薇，你胡说些什么，真要办你们兄妹，也就不叫你们坐着了。”

铁小薇心里一松，却疑惑的道：“只是……既然这样……又为什么要摆香案呢？”

雪老人冷冷笑道，“姑娘你少问一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铁小薇久悉这两个老人个性怪异，就是爹爹见了他们两个，也都要避让三分，自己哪里惹得起。谛听之下，她忙即应了一声，乖乖的坐下来，不敢再岔口多话。

这时铁孟能已代为宣令，布下了香案。等到香烛点燃之后，大厅里更显现出一片严肃。凡是宇内二十四令门下弟子，俱都知道本门的严刑峻法非比儿戏，一般弟子绝对不会有这般排场，设非是本门重要的人物，万万不会有这般布署，当然也不会惊动风雪二老本人，而由他二老亲自主持了。人人心里都拴着一个疙瘩，怎么也弄不请这两个老头子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大厅外雷雨咆哮如前，明灭的电光照射着每个人的脸，显现出深刻的阴阳对照，那张脸上更象是涂抹了一层石膏般的呆板木塑。

铁孟能被这种气氛压的几乎透不过气来，他再也忍不住，遂向风老

人苏雨桐抱拳道：“堂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本门中有人犯了欺上逆行的大法不成？”

风老人哼了一声，看看他点头道：“你说的不错，正是有人犯了这法令！”

铁孟能心头一凛道：“这个人是谁？”

风老人哼了一声道：“本门的两个败类，你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谁。”

铁孟能与铁小微相继一呆，对看了一眼，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两个欺上逆行的人到底是谁。

风老人苏雨桐嘿嘿一笑，刚要开口说话，只见窗外电光一闪，响了震天价般的一声大霹雳，各人俱不禁被这声霹雳吓了一跳。

就在这时，门帘子掀处，进来了一名灰衣弟子，向着铁孟能抱拳道：“少总令主，坤坛的岳坛主来了。”

铁孟能一惊道：“啊！”顿时站起了身来。

原来，宇内二十四令除了总令主铁海棠之外，就算是天、地、乾、坤四坛坛主与风、雪二堂的堂主身分最为崇高显要。

这个岳坛主，正是四坛中坤坛坛主墨羽岳琪，四坛坛主位高职重，平素不离职司所在，何以突然来访，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铁孟能一惊之下，忙把目光向着座上风雪二老望去。

两位堂主对看一眼，略略颌首，象是事先早已知道。

铁孟能奇怪的道：“是岳大叔么？他怎么也来了？”

雪老人李云飞冷冷一笑道：“贤侄你不要多疑，正是岳琪坛主，令兄妹还不快快出厅迎接，请恕我二老职责在身，我们就不出去了。”

铁孟能答应了一声：“是！”遂与铁小微以及宫铁军，江猛二位令主匆匆离座向外步出。

蔡家这座宅院，建筑得极具气派。一行人步出大厅，来到了搭有天棚的前面院子，即见一辆漆有本门标志的金漆马车，正自第一进院子向厅前驰过来。凡是本门中人，却也都知道，只有总令主夫妇与四坛两堂首脑才有资格乘坐这种金漆座车，即可证明来人正是坤坛的坛主本人无疑。

巨雨闪电里，这辆金漆座车，一直驰到了大厅正前方的天棚前面才戛然停住。坐在前座的车把式自前辕一跃而下，张开了纸伞，随即敞开了车门，即由车厢里步出一个身披黑丝面子大氅，生得长眉细目，四旬左右的斯文文士样人，自车厢内步出。

铁氏兄妹一齐抱拳执礼，那人一笑道：“难得你们兄妹都在这里，岳某这不速之客未免来得太突然一点了！不敢当，不敢当！”

宫铁军等人亦相继上前行礼见过。

这位看来年岁并不大的坛主一笑道：“各位少礼，本坛这一次来，是为了配合风雪二堂主，为本门料理一桩公事的，”说到这里微微一顿，目光视向铁孟能，道：“怎么，二老还没有来么？”

铁孟能道：“风雪二位老人家已经来了，现在大厅，因公职在身，所以没有出来，特命我们兄妹出来迎接坛主。怎么，莫非本门有什么大事不成？”

墨羽岳琪点头道：“这就是了。”说到这里，转向雨地里的金漆座车，突地面色一冷道：“总提调，你们可以下车了，地方可是到了。”

铁氏兄妹不禁又是一惊。

“怎么？”铁孟能惊讶的道：“鹰大叔也来了？”话声未落，即见由金漆车座内相继走下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各人都不陌生，尤其是走在前面的那个人，非但是不陌生，简直是太熟悉了。正是那位职掌宇内二十四令总提调，位高权重的晴空一隼鹰千里。

鹰千里身后的一个人，各人也认识，黑紫的脸膛，浓眉凸目，面色阴沉，他是新近才放为令主的一掌金钱念无常。

这两个人的忽然出现，俱都令各人惊讶不已，尤其是那位职掌宇内二十四令总提调的鹰千里，看上去面若黄蜡，一脸忿容。令人惊骇的是，这位平素八面威风的鹰九爷一只左腕，居然齐肘断失，垂飘着半截空袖子，衬托着他瘦小的身躯，看上去无限凄凉。

宇内二十四令总提调这个职位，在帮子里不过是仅次于总令主，比之四坛二堂并不逊色。由于职掌有别，平日并无权属之分，而今一旦屈居人下，是他绝对不能甘心雌服的。

铁氏兄妹虽然已经猜出几分，料知这位素日大权在握的鹰千里，必然是身犯了帮法，才会为岳坛主押回，接受风雪二老所主持的帮法处置。话虽如此，在事情尚未明朗以前，却也不敢妄自猜测，当下双双上前见礼。

铁小薇一派天真，惊讶的道：“鹰大叔，你的手怎么了？”

鹰千里鼻子里哼了一声，那双深陷如鹰隼的眸子在他兄妹脸上转了一下，点头道：“很好，你们兄妹两个都在这里。老太爷可是来了？”

老太爷指的就是宇内二十四令的总令主铁海棠。

铁小薇摇头道：“爹没来，风雪两位老人家来了。”

一听见风雪二老来了，鹰千里那张憔悴的脸上陡然兴起了一片惊惧之色，突地站住了脚步。那位坤坛坛主墨羽岳琪，立刻警觉的身子向外一闪，挡在了鹰千里身前。立刻，就有一股强劲的潜力，由他身体传出来。这股内潜之力的对象自然是鹰千里，鹰千里顿时脸上现出无可奈何的一副失望表情。

墨羽岳琪道：“你可得认清楚了！你跑得了么，认命吧。”

鹰千里把一嘴牙齿咬得咯吱吱直响，冷森森的笑道：“姓岳的，在鹰某人跟前，你神气个什么劲儿！除了老太爷本人降罪，看你们谁又敢把我鹰某人怎么样，走！俺们进去。”说完不待吩咐，率先大步向厅内行进。跟在他身后的那个一掌金钱念无常，目睹及此，由不住发出了一声叹息，满脸哀容，一言不发的跟着鹰千里向大厅步入。

墨羽岳琪紧紧跟在念无常之后向内步入，铁氏兄妹与其他人这才随后进入。

大厅内已多了八名护法的黄衣弟子，八弟子每边四人分左右侍立在香案两侧，更增加了肃杀的气氛。

鹰千里率先方自踏入厅内，一眼就看见了当堂居中而坐的风雪二老，当然他也不曾遗漏了正中的那个香案。顿时他脸色一变，变得雪也似的白。身子向后退了一步，打量着居高而坐的风雪二老，鹰千里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他那只独手拱了一拱，冷峻的道，“苏李二兄别来无恙，久违了！”

雪老人李云飞引臂寒脸道：“鹰总提调请坐。”

鹰千里脸上带出一副暴戾表情，大步向前，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

一掌金钱念无常双手抱拳，向着风雪二老深深一拜道：“卑职念无常，参见二位堂主！”

雪老人点头道：“念令主请坐。”

念无常应了声：“不敢！”深深一拜，退向一侧，不敢就座，却挨着鹰千里座边直立在侧。

风雪二老随即由座位上站起，与坤坛坛主墨羽岳琪相互见礼，岳琪随即落座，弟子献茶退下。

风老人目注岳琪道：“岳坛主一路辛苦，功不可没。”墨羽岳琪微笑点头道：“苏堂主说哪里话，本坛受总令主密令所嘱，敢不从命，倒是二位堂主来得恰是时候，使本坛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踏实了。”

雪老人李云飞点头道：“这件事若非是岳坛主出面，只怕没有这么方便，老朽二人职掌所在，亦不敢掉以轻心，此次奉命行事，只求公正断案，以不负总座期望！”

岳琪道：“老堂主断案素称公正，况乎更是奉命行事，自然不会错了。”

雪老人聆听之下，微微点头道：“既然如此，老朽也就不再多说，且把这桩公事料理之后，再与岳坛主叙旧吧。”岳琪含笑道：“二老公事要紧。”

风雪二老各自点了一下头，彼此对看一眼，随即由那位风律堂的堂主苏雨桐首先发话。只见他面色一沉，却把一双锋芒毕露的三角眼，瞪向鹰千里道：“鹰千里，你还有什么话说么？”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使得客厅内各人俱都为之一怔。

晴空一隼鹰千里那张瘦削的脸上，猝然刻划出两道极深的纹路，只见他冷森森的笑道：“苏堂主这句话，说得好无来由，你我同帮共事，平常职司有别，向无过往，我又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雪老人李云飞聆听到此，陡然火起，手拍椅把，发出了叭的一声：“大胆叛徒！”他厉声叱道：“事到如今，你还敢如此猖狂，须知我二人断案向无私心，慢说此行受有总座亲口托嘱，即使没有，只要罪证确实，却也容不得你欺上瞒下这般横行。”

各人目睹着雪老人李云飞这般词色，俱不禁吓了一跳，再看座上的鹰千里，却是面现狞笑，并无丝毫畏惧之色。

聆听之下，鹰千里猝然发出了猫头鹰似的一声怪笑，这般盛气，使得在座各人更不禁吃了一惊。

笑声一顿，鹰千里目射精光的道：“李云飞，你少给我来这一套，鹰某人当年随同总令主打江山的时候，帮子里还没有看见你这一号，你又神气个什么劲儿？”

雪老人神色一凌，道：“好可恶的东西，竟然敢在我二人香堂设处这般气焰，平素是如何的可恶，也就可想而知了，说不得要请出大法来对付你了。”说到这里，偏头向一旁的铁孟能道：“孟能听令！”

铁孟能呆得一呆，站起抱拳说道：“弟子在。”

雪老人宏声道：“香烛侍候。”

铁孟能闻言又是一呆，随即应声道：“遵命！”

在座各人也都知道香烛一经燃起，即所谓开了“香案”，眼前风雪二老，即将要以帮法来对付鹰千里了。

晴空一隼鹰千里神色一凌，霍地站起来道：“李云飞，你敢！”

雪老人一只手捋着下颌上那部雪白的胡子，连声冷笑不已，即见香案上烛火香檀俱已燃起，却有一方覆有黄绸子的木架，供在案中，不知是什么物件。风、雪二老各自由座位上站起，特向案前走去。

鹰千里忽然一声断喝道：“慢着！”

二老止步，互看一眼。风老人苏雨桐长眉一剔道：“鹰千里，你胆敢阻扰香堂不成？”

鹰千里怒声道：“无耻的两个老匹夫，明明是你们几个私设香堂，意欲加害于我，却要假公济私说什么受意总令主的口令，既是总令主的命令，可有什么凭证？要拿不出凭证，私设刑案，鹰某人岂能心服？”

风雪二老对看一眼，各自点了一下头。即见风老人苏雨桐冷笑一声，点头道：“好吧，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本堂这就出示总令主的金令与你看个仔细。”言罢右手一拂，一点金光直向鹰千里面前打到。

鹰千里虽是丧失左腕，一身武功兀自了得，迎面飞来的一点金星，只见他右手突扬，随手一抄，已把射来的那点金光接在了掌中。

各人目光也都情不自禁的向着鹰千里手上去，只见鹰千里手上拿着一枚金光闪烁的金球，那金球象是纯金所铸，约有鸡卵那般大小，其上满镂着凸出的缕缕花纹，正是总令主铁海棠的随身信物“金球令”。凡是本帮中人，无不知悉这个小小的金球令，所代表的神圣威严，无论何时何地，金球令出现，均不啻总令主亲身面临，在场各人目睹及此，均不禁纷纷离座，向着鹰千里手上金球令躬身下拜。

鹰千里把这枚金球令审视再三，亦不禁为之变色，他自忖不妙，却力持镇定的冷冷一笑道：“总令主与我亲若手足，我不信他老人家就会对我下此绝情，这分明是有人想要陷害我，我这就去面见他老人家，好当面向他老人家请示个明白！”言罢信手把那枚金球令向怀里一揣，肩头微晃，捷如电闪的直向厅外掠去。

鹰千里这一手其实早在风雪二老意念之中，一旁冷眼旁观的墨羽岳琪，亦不感到意外。三个人几乎是同一个动作，但只见空中人影电闪，落下的三个人，无巧不巧的横成一列，正好拦在了鹰千里身前站定。

鹰千里想是自忖不妙，决计想脱身外出，这时见状更不迟疑，厉叱一声道：“闪开！”他左手虽然折断，却碍不着这只右手行功运掌，只见他这只手霍地向下一沉，紧接着往外一翻，吐气开声的叱了一声：“嘿！”五指指尖向上倏地一扬，即有一股巨大的风力，形同是一根风柱般地，直循着正前方的雪老人李云飞当胸猛击了过去。

李云飞冷叱道：“大胆！”声出掌现，两只手不偏不倚的迎在了一块儿。

二人功力原来相差不多，只是鹰千里自断腕之后，气血大亏，相形之下，已不是雪老人李云飞对手。两只手掌方自向当中一凑，却如同一双燕子般地，倏地向两下分了开来。这其中却也有强弱之分，雪老人李云飞身子向下一落，不过是前后晃动了一下，反观鹰千里，却是情形不大相同，只见他身子向后一连几个踉跄，却不禁直倒了下去。

晴空一隼鹰千里该是何等狡智之人？他知道自己落在了素称铁面无

私的风雪二老手中，万无一失，眼前正是脱逃的唯一良机，真要等风雪二老拿自己开了香案，再想脱身，只怕万难了。有见及此，他哪里敢放过眼前良机。当时趁着向后踉跄的势子，蓦地向后一倒，就在地上打了个滚儿，独手疾翻，发出了一掌暗器铁莲子。这一掌铁莲子，他是用倒打满天星的手法打出去的，一片呼啸声里，十数缕尖风分别向风雪二老以及墨羽岳琪等三人全身打了过来。

这种打法实在厉害，加以谁也没有想到鹰千里居然会有此一手，俱都不免吃了一惊，相继向一边躲闪开来。

晴空一隼鹰千里这一手当然是有作用，并非是真的想伤了他们三个人，此举不过是为了要掩饰他逃跑的意图。就在风雪二老与岳琪三人闪身躲避暗器的一刹那，鹰千里滚贴在地面的身子，倏地腾身跃起来，随着他腾起的势子，活似一头巨鹰般的，直向着大厅右侧，那排落地轩窗扑了过去。

这时雷声显已势微，只是雨势看起来却较先前尤为猛烈。鹰千里把握着这一刻良机，倏地腾身扑出，随着他那个空中疾滚的势子，右手挥处，只听见“哗啦！”一声巨响，整个一扇大窗在他巨力之下，整个地破碎倒落，鹰千里也倒扑在雨地里。

各人目睹及此，俱不禁为之大吃一惊。

鹰千里身子在雨地里一个疾翻，箭矢也似的直向着对面屋檐上窜纵过去，却有三个人紧蹑其后。对于风雪二老以及墨羽岳琪来说，鹰千里的逃走，不啻是奇耻大辱。

他三人职责所在，焉能就这般的听令鹰千里脱逃？况且总令主铁海棠的金球令还在他手中，果真让他逃脱，以此号召，今后更不知有何等严重之事陆续发生。三个人由三个不同方向，直循着鹰千里身后疾扑而来，风雪二老由两侧，岳琪却是直扑正中，几乎不约而同的同时纵起。

雪老人李云飞怒叱一声，右手抖处，发出了一支甩手箭，哧的一股尖风，直袭向鹰千里侧背。

鹰千里偏身一闪，人已向瓦面坠落，双足踏处，哗啦啦连声碎响，踏碎了大片瓦砾。风雪二老与岳琪身子，已先后扑到。

雪老人第一个扑到，他也是最恨对方的一个人，嘴里怪啸一声，怒鹰也似的，扑袭了过来。

大雨里，这几个人全身水湿，看上去不胜狼藉，却也更显得那种拼命怒杀的狰狞！

鹰千里当然知道这三个人俱是劲敌，以自己此刻情形，对付其中一人已是不易，更何况以一敌三？心里一急，足下着力，却把一叠瓦片飞踢而起，散发如雨，分向三人身上击去。借着这一刻，他身形倒仰，却施展金鲤倒穿波的身法，“唳！”又窜出了三丈五六，向院子里纵落直上。他虽百般思逃，却仍然未能逃开眼前三人的纠缠，身形方起，即落入三人的三角阵势之中。

雪老人厉叱道：“我看你往哪里跑！”身子向前一欺，两只手分左右直向鹰千里两肋上直插了过去。

鹰千里单掌一起，身形略闪，用单掌伏虎之势，向着雪老人腰上就切。

这时风老人怒啸一声，由他身后袭到，右手一抖，用劈挂掌势，暗

藏着鹰爪手，直向鹰千里背上抓到，鹰千里只觉得背上一紧，对方的那种充沛力道，显然已经将自己护身的游潜抓透。鹰千里心中一惊，也顾不得再去伤雪老人，掌势一起，往后就闪。足下花步错乱，疾快无比，这种步法名为退身踩云步，鹰千里施展得尤其快速，闪得一闪，已退出丈许以外。他虽然狡诈诡秘，连续躲过了风雪二老的厉害杀手，却并不能逍遥脱身，似乎那个墨羽岳琪早已把他的伎俩摸熟了。鹰千里身子方自闪开来，猛可里疾翻压顶，来人这种欺身之势，诚然说得上高明，事先丝毫不现端倪，等到鹰千里发觉时，已是躲闪不及。只觉得两处大臂上一麻，已吃来人一双铁掌拿住了他的一双琵琶大筋。这两处地方一旦受制于人，就算是个铁打的英雄，也不得不伏首称臣。鹰千里身子挣得一挣，哪里能挣得脱？

墨羽岳琪冷森森的笑道：“鹰老九，这可是你第二次落在我手里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鹰千里只觉得身上痛麻不堪，全身抖作一团，哪里还能说得出话来？只把一双狰狞眸子，打量着面前的风雪二老，脸上表情更是说不出恨恶模样，直似要把他三人生吞下去才得消气一般。

四个人无不全身水湿，尤其是风雪二老，散发长须一经着水，那副样子简直就象是二个鬼。

雪老人李云飞探手自鹰千里怀内，摸出了总令主的金球令，伸出了鸟爪也似的一只瘦手，搭向鹰千里肩上，他恨透了鹰千里，手触处，五指力收，深深抓捏进鹰千里的肩肉之内：“岳坛主，交给我吧，他跑不了的。”

墨羽岳琪随即松开了双手，打量着鹰千里道：“鹰千里，你自作自受，我看你还是认命吧！”

鹰千里为雪老人五指抓得痛穿心肺，有此一闹，他自忖必死，当然更不甘心雌服听令受刑：“姓李的，你敢！”嘴里说着，他倏地咬碎舌尖，仰翻过脸来，噗地向着李云飞脸上啐出一口血沫。

雪老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是无法闪躲，竟被啐了满脸都是，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怪叫。

休要小看了这一啐之力，在一个内功精湛的人施展出来，却不可轻视，这种咬舌喷血的功力，还有个名字叫碎舌功，又名血箭。原是被害者绝望时与对方玉石皆焚的狠毒招法，旨在伤害对方一双眸子。施功时力聚口腔，粒粒血珠之内俱都聚积着凌厉的力道，功力精湛者，更能洞骨碎脑，使敌人亡命于弹指顷刻之间。

晴空一隼鹰千里当然不曾有这般精湛的内功，又加以伤痛在身，无形中又打了一个折扣。虽然如此，却也不可轻视。雪老人李云飞在对方回脸喷出的一刹那，才陡然想到了是这种血箭之功，其势已是不及，总算他见机的早，本能的闭上了双目，及时的偏过了面颊，饶是如此，却也受伤不浅。

一口血沫，就象是一蓬飞针似的锋利，全数都中在了李云飞半边脸上，刹那间，在他脸上爆开了大片血光，那副样子，简直就象是开了一朵血花。

雪老人负痛之下，左手外穿，施展的是小天星掌力，“砰！”一掌击中在鹰千里背心上。后者猝呛一声，随着雪老人手推之势，噗通栽倒

在雨地里，当场吐血昏死了过去。

雪老人虽然掌伤了鹰千里，自身亦由不住踉跄退后，却为风老人一把揽住：“你怎么了？”说了这句话，才发觉到雪老人半边脸连着颈项间，一片血肉模糊，敢情受伤不轻，不由大吃一惊。

是时墨羽岳琪，也由雨地里把鹰千里抱了起来，身后足步声响，大厅内多人也陆续赶到。

原来就在风雪二老与岳坛主分别追蹙鹰千里时，另一个待审的本门叛逆，一掌金钱念无常也有了异动，却为铁氏兄妹及时予以制服。

一行人返回大厅之后，风老人面色忿忿的道：“这两个本门败类，居然胆敢藐视总令主的法令，怒闯香堂，罪加一等。孟能，你且好好把他二人给我上了锁，稍候片刻，再开香案，重新审问不迟。”

铁氏兄妹因见雪老人手捂着半边脸，一片鲜血淋漓，情知有了意外。想不到素称纪律严明的本门中，一夕之间，竟然生出了这许多事，自是始料非及。

墨羽岳琪心中关怀雪老人的伤势，问道：“李堂主要紧么？”

雪老人李云飞冷哼了一声道：“还死不了！”他平素最是自负，一身武功更是了得，想不到一时大意，竟然吃了这么大的亏，内心之懊丧自非言语可以形容。当下风老人苏雨桐匆匆陪着他入内看伤更衣不提。

铁孟能又嘱咐手下侍候岳琪入内更衣，重新把大厅整理了一番，他遵令特为鹰千里念无常二人加了镣锁。

此时鹰千里才三魂悠悠的醒转过来，铁氏兄妹平素在家，与这位鹰大叔最称亲密，这时目睹他断臂负伤之后犹未能免却刑难，内心至为沉痛。鹰千里这时看上去，可是至为衰弱了。

“鹰大叔，你这是何苦？”铁小薇目睹着他，一时禁不住热泪汨汨的淌了下来。

铁孟能甚为尴尬的在一旁，看着鹰千里道：“鹰大叔，小侄是不得已……还请你老原谅！”

鹰千里喟然长叹一声，看着他兄妹二人，闭上了一双眼睛，只是他哪里能定下心来，随即又睁开来：“孟能，小薇，”他声音和谐的呼唤着二人道：“你鹰大叔这是命犯小人。”说到这里顿住，苦笑了一下，才又接下去道：“你们是最了解你大叔的……我跟你们爹爹这么些年以来，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过去真可以说得上情同手足，我真不信他会对我下这个毒手。”狞笑了一下，他接下去道：“总令主不是这种人，要说是他老人家的命令，叫风雪两个老儿来整我，我是怎么也不信！”

“可是，”小薇道：“这又怎么会错得了呢！大叔难道没看见爹的金球令吗？”

鹰千里狞笑一声道：“这……保不住是他们弄的手脚，我死也不相信总令主会这么对付我。”

铁孟能心里却很明白，毫无疑问，这一定是爹爹的意思，他更知道爹对付那些反叛自己的叛徒，一向是毫不留情，这件事设非是爹本人的意思，任何人也不敢假传意旨。只是，问题就在这里，鹰千里到底犯了什么大罪，竟然要用这么严厉的方法来对付他？“鹰大叔！”铁孟能看着他正色的道：“事到如今，你老也不必再装糊涂了，到底是为什么？”

你老要说了实话、我们才能想法子代你求情，要不然风雪二堂主香案一摆，可是谁也救不了你！”

鹰千里脸色变了一下，却倔强的摇摇头道：“我犯了什么罪？孟能，你大叔老实跟你说吧，姓鹰的绝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们铁家的地方，要说起来，只有你们姓铁的，对不起我姓鹰的！”这句话语气铮铮复狂傲无比！听见了这句话，在场各人俱部面色一变！

铁孟能面色一沉，冷笑道：“大叔，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我们父子对鹰大叔你，还有什么……”

他的话却被鹰千里的一声冷笑打断了。“孟能，你看见没有？”鹰千里晃动着他那只折断了的胳膊道：“我这手是怎么断的……是为谁断的？”

这倒是铁氏兄妹所不知道，也是极想知道的。

“老实告诉你们吧，是为你们铁家。”鹰千里象是很伤心的样子，声音叫得极大：“是为咱们帮子里，我鹰千里拼着性命干，为的是什么？想不到到头来，却落下了谋叛这么一个罪名，我可真是死也不肯甘心！”他一面说，一面用那只独手用力的拍打着地，哑声应道：“老天爷，天理何在！天理在哪里！”

铁氏兄妹默默无言的对看着，铁小微女孩子家，心地到底善良的多，见状忍不住眼圈一红，簌簌落下泪来。“大叔！”她一面擦着泪，一面好心的安慰对方道：“你老人家也不要难受了，我这就去求求风雪两位老人家去，叫他们务必开恩，先饶过了你。”一面说着，她刚转过身来，却意外的发觉到风雪二老以及墨羽岳琪，不知何时都已经现身，站在大厅一隅，虎视眈眈的向这边怒视着，紧接着各人也都警觉了。

风老人苏雨桐怒声喝叱道：“香案侍候！”

侍立的八名弟子立刻答应了一声，一齐向正中香案两侧行去。风雪二老随即大步向案前走过去，墨羽岳琪却就案边一张座位上坐好。

香案上二十四盏白烛，象征着宇内二十四令，一鼎四钵象征着一主四坛，一时间，这些白烛俱都全数亮起，钵内的香枝亦经燃着，袅袅冒起了白烟。

风雪二老脸上带起了一片肃杀，尤其是雪老人李云飞，他虽然侥幸未曾被鹰千里的血箭伤中了眸子，可是半面脸却惨不忍睹，此刻已经密密包扎，仅仅露出一只闪烁着狰狞厉光的眸子。

二老相继坐定之后，风老人手拍椅案，厉叱一声道：“开香案！”

八名弟子又是一声叱喝，一时队形交插着，在案前变换成了一个十字形。眼前这八名弟子为平时服侍风雪二堂的门下，自是熟悉一切刑堂规矩，一声叱喝之下，各自由腰侧取出了一柄看似银质的匕首，同时以右手亮出，银光灿然，动作整齐划一，煞是好看。

这种情势，正是宇内二十四令的香案开式，情势演变至此，似乎已经没有缓和的余地。

鹰千里虽是惯施诈术，可是当他目睹着眼前这种情形，也禁不住吓得呆住了。

一掌金钱念无常，更是吓得面无人色，不等待着风雪二老呼唤，即已忍不住噗通跪倒地上，手足上的镣铐，发出了叮当一阵子碎响。

风老人大喝道：“奉总令主口令，刑处本门叛徒鹰千里、念无常二

人，客地设坛，一切就简，宇内执法，毋枉毋纵，提主犯鹰千里上来答话。”

八弟子又是一声叱喝，外八字形的变换着，同时向两侧闪了开来。为首的两名弟子闪动之间，已到了鹰千里两侧，同时探手向鹰千里两肩上抓去。

鹰千里狂笑一声，霍地挺身站起道：“大胆！”

二弟子为他喝声所阻，突地中止动作。

鹰千里狂笑一声，嘴角淌着血沫道：“苏老头，你用不着神气活现，鹰某人岂是你所能欺凌之人，今天落在了你们手里，一切由着你们，你们就看着办吧！要杀要刚，悉听尊便！只是，你们却要说出一个名堂来才行。”一面说他拖着足踝上的链子，唏哩哗啦的已走到了风雪二老面前站定。

风老人苏雨桐怒叱道：“大胆叛逆鹰千里，在风雪堂内尚敢逞威，还不跪下！”

鹰千里冷森森道：“你我同帮共事，岂能跪你？”风老人神色一变，霍地站起来怒声道：“反了！鹰千里，你敢睨视本帮堂规。本座马上就废了你！”

雪老人李云飞在一旁厉声叱道：“八弟子听令，将这个无耻叛徒乱刀分尸！”

八名持刀弟子齐口一声吆喝，一拥而上。

“且慢！”那位坤坛坛主墨羽岳琪，忽然站了起来。八弟子顿时中止住前进的动作。

墨羽岳琪在宇内二十四令地位崇高，从不轻发其言，自有其威严之一面。岳琪眼前这种情形，显然却有侵犯职权之意。风雪二老是出了名的难说话，自是难以通融。

雪老人冷笑一声，把半边脸转向墨羽岳琪，道：“怎么，岳坛主对本堂的处决，有什么不满么？”

岳琪深知这两个老人是出了名的难缠，一个弄翻了，自己先落下侵犯职权一项罪名，实在是担受不起，况乎他丝毫没有偏袒鹰千里之意。便道：“李堂主你误会了！”岳琪尴尬的笑着，抱拳一拱，又道：“鹰千里罪行确实，本座更奉了总令主口令，配合二位老人家，将他拿讯归案。”

雪老人冷笑摇摇头道：“不错，岳堂主确实为此出力不少，只是审判这两个叛逆，却是我二人职责，况乎尚有总令主事先交待。怎么，莫非岳堂主你认为老夫的判决有什么不对么？”

“李老言重了！”岳琪含着笑脸，说道：“本座岂能会这般认为……只是，小弟临行之前，承总令主关照，有关鹰千里叛逆之实，务必要掌握确实，任何同谋，都不得轻易放过，况且……”说到这里，顿了一顿，上前一步，微微一笑道：“据小弟所知，最近江湖上盛传出现了一个武技惊人的怪客，此人似乎对本帮怀有深切敌意！”

他的这番话方一出口，顿时大厅里起了一阵骚动，传出一片喁喁私语议论之声，盖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个独行怪客都有所风闻，是以一经岳琪提起，俱都有所心会，忍不住交谈起来。

雪老人脸色更为难看的看向岳琪，冷笑道：“有关那独行怪客之事，

老夫一路之上也风闻不少，只是这件事与鹰逆又有什么关系？”

“不，”岳琪极为谦虚礼貌的道：“以小弟所知，似乎他们之间曾经有所遭遇！”

风老人插口道：“哦？”

岳琪一笑抱拳道：“是以，小弟认为二位堂主如能由鹰千里事件，对那个独行怪客有所了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是否这样，尚请二位裁定，小弟无权过问。”说罢抱拳打了一躬，又自坐好。

风雪二老对看了一眼。风雪二老在愤怒之下，恨不能立时将鹰千里处死乱刀之下，只是岳琪所说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总之，鹰千里负伤断臂，复加以大刑，罪证既经掌握，谅他无从狡辩，更不虞脱逃，这一点倒可不虑。

雪老人不愿因私涉公，授人以口实，当下点点头道：“吴堂主这个意见很好，倒是老夫失之草率了！”

岳琪抱拳道：“哪里，”微微一笑又道：“鹰千里虽是罪逆之身，但他在本帮地位崇高，二老何妨赐他一个座位，让他好好答话，不知二位以为然否？”

风雪二老彼此又对看了一眼，顿时明白了这位岳坛主的用心。

在场本门弟子众多，似不应以鹰千里如此身分之人，当众受辱，这一点也象征着本门各职的威严不容侵犯，虽是罪逆之身，在刑责未确定前，亦不容例外。

墨羽岳琪话说得很含蓄，但是语气里却处处在影射暗示着什么。

风雪二老实在是因为刚才一搅，雪老人更为此受伤，才会冲动的乱了分寸，此刻经墨羽岳琪这么一提，不禁有醍醐灌顶之势，顿时有所领悟。

风老人闻言，顿时点头说道：“岳坛主说的是。”立刻吩咐道：“赐座！”

一张檀木椅子平整的抬放居中。

风老人转向鹰千里道：“鹰千里，你可以坐下答话。”

鹰千里微微耸了一下肩，随即走过去，大刺刺的坐了下来。

风、雪二老相继入座。阴森森的气氛，再次的散置开来，每个人都能感觉出那种紧紧压在血脉里的肃杀。

风老人一双闪烁着凌厉凶光的眸子，直直的射向鹰千里，道：“鹰千里，你可知罪？”

鹰千里冷笑着摇了摇头道：“本提调只知有功，却不知有罪！”

雪老人又是一声暴叱道，“还要狡辩！”

却不意鹰千里聆听之下，却象是夜猫子般的发出了一声怪笑。

笑声一敛，他怪声怪气的道：“各位眼睛不花，都可以清楚的看见，鹰某人这只胳膊可就是最好的证明，有功不赏，无罪刑罚，虽总令主在座，本职一样要向他老人家讨回一个公道！”这几句话说得大气磅礴，倒好象他真有满肚子冤屈似的。

风老人冷笑一声，道：“鹰千里，你不必叫屈，有关你的一切罪证，老夫二人收集的十分齐全，老夫铁证之下，你虽百口，亦不得擅辩一词！”

鹰千里怔了一下，道：“风老头，你倒是把话说清楚，鹰某犯的是什么罪？”

风老人冷冷一笑道：“有关你的行为，总令主无时不在注意之中。鹰千里，这些罪证实说，早已握在总令主手中，总座知道的比我们更清楚。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到这里，探手由胸衣内取出了一本活页的折册。

在座各人，固是不知道金色活页折册是什么玩意儿，可是铁氏兄妹与岳琪、鹰千里这几个人，却都心里有数。

这本金色小册子，正是总令主随身所带的“金批令谕”，在本帮，这本金批令谕所显示的权威性，更有甚于那枚金球令。

后者是代表总令主的身分，前者却代表那位总座的亲口令谕。

在本帮，任何一个人，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在面对这本金批令谕之后，尚能有所抗拒，也绝对不容许任何一个人对这本金批令谕有所置疑。是以，在风老人这本金批令谕一经取出，鹰千里所剩余的一点优越感，连同着他最后一线希望，也紧跟着一并都为之消失了。一阵子战栗，起自鹰千里那看来瘦小单寒的躯体上，在极短的一瞬，他那张瘦削的脸上变幻了好几种颜色，最后却在惨白那个颜色里定了下来。

跪在他一边的那个念无常，更不禁全身上下抖成了一片：“二位堂主开恩……开恩……”一边说，频频叩头不已。

大家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鹰千里身上，显然忽略了念无常这个人。谛听之下，才似忽然想到了现场还有一个人存在。

风雪二老目光一扫念无常，似乎忽然想起什么，风老人苏雨桐一声冷笑道：“念无常，有关你的罪名，也是一样，等一会本座自会有所发落，你且少安毋躁！绝不会冤枉你的。”

念无常磕了一个头，直起脖子，面目狰狞的道：“卑职所行的一切，均是遵照鹰总提调指示而行，请两位老人家明察！”这几句话，在此时此刻一经道出，可是十足的惊人，当真是打自招。

鹰千里倏地神色一变，厉声喝道：“念无常！”

无奈此时此刻，性命攸关之际，这个昔日被他呼来唤去，唯命是从的手下，却是再也不听他招呼了。他甚至于连看也不再看鹰千里一眼，却频频向着堂上二老叩头道：“卑职实在是冤枉的，卑职实在是冤枉的，西二厂的金子，也是鹰九爷命令卑职去劫的……”

众人俱都大吃一惊。

鹰千里陡地一声咆哮，旋身而起，直向着念无常身前扑去。可是一旁的墨羽岳琪，身法却比他更快得多了，鹰千里身子方一袭近，却吃岳琪迎面拦了个正着。

“总提调，你想干什么？”墨羽岳琪一只手半提前胸，这种情形，只要鹰千里胆敢再前进一步，他这一掌必当迎面劈出，以鹰千里此时情形，那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挺受得住的。

这时堂上的风老人也大声断喝道：“鹰千里，你好大的胆子，你要是胆敢不归座，我马上要你血溅香堂！”

鹰千里环顾左右，各同门人人虎视眈眈，就连方才甚为同情自己的铁氏兄妹也都变了另一副脸色。他面对着如此众多的敌人，自忖万万不能取胜，长叹一声，随即转身回座。

一掌金钱念无常见状，胆子登时放大了，“敬禀二位堂主！”他大声道：“那批金子鹰九爷藏金的地方，卑职都知道。卑职是一时糊涂，

受了他的骗，卑职可是一个子儿也没有落着呀！二老开恩……二老开恩……”一边说，他竟自咧开嘴号啕大哭了起来。

堂上的雪老人冷笑一声，道：“无耻狗才，你早干什么来着！这件事你既坦承罪状，本座自会量刑而处。你现在不必多说，在一旁候着，知道吧！”

念无常连连叩头道：“卑职知道，卑职知道！”

雪老人这才转向鹰千里冷冷的道：“鹰千里，你可听见了？”

鹰千里狞笑一声，一时无言以对。

风老人遂把手上的金批令谕翻开道：“总座对你一举一动，了若指掌，这上面，一共列有你三项大罪，你仔细听着！”

鹰千里的狞笑，不知何时已变为苦笑。

“第一！”风老人朗声道：“本年二月十四日，有蒙面匪五人，入侵本帮西河第二厂，抢走了地窖里的十七箱黄金，事后你却久旷时日延迟上报，总座令你彻查，你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交待，这件事总座暗中观察的结果，认为你嫌疑重大，谕令本座与李堂主暗中调查，我们查证的结果，确系你动的手脚。”说到这里，顿了顿，他脸上现出了一抹冷笑：“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须要再多问了！”他的眼睛看向一旁的念无常，冷冷说道：“念分令主已经有了最好的说明，鹰千里你有什么话说？”鹰千里一时面如死灰：“苏堂主岂能听信姓念的一面之词，”鹰千里紧紧咬着牙道：“念无常纯系小人，他因衔恨我没有在总座前推荐他为实在的分令令主，所以对我怀恨在心。嘿嘿，我看这件事八成就是他干的，请二位堂主当面严刑拷问，看他招是不招！”

念无常陡地由地上跳起，道：“鹰千里，你胡说八道！”风老人一声叱道：“跪下。”

念无常吓得重新跪了下来，一时叩头如捣蒜：“鹰千里这是反咬卑职一口……请二位堂主与卑职做主。”

风老人嘿嘿冷笑着道：“本座二人要是连这么一点观察真伪的眼力也没有，也就不配职掌本帮风雪二堂这么重大的职司了！”念无常连连应着：“是！是！堂座明察，堂座明察！”风老人随即转向鹰千里，冷冷道：“鹰千里，这件事你用不着狡辩，我们当然不会只听念无常的一面之词。”他冷笑了一声，接下去道：“好在除了念无常以外，我们另外还有两个证人。”一听到这里，鹰千里乍吃一惊：“什么……证人？”

“当时参与其事的人！”风老人道：“据本座事后调查的后果，你们当时一共出动了五个人，是不是？”

鹰千里呐呐道：“什么五……个人？”

“你！”风老人一顿，再转向念无常道：“他！另外还有三个！”他胸有成竹的接下去道：“凤翅铛关雪羽、雪豹子白胜、血刀子尚信，对不对？”

鹰千里摇摇头道：“我不知道苏堂主你在说些什么！”“鹰千里，你当然不肯承认，也难怪你不肯承认！”风老人狞笑着又道：“因为除了念无常与你本人以外，另外的三个当事者，现在都已经死了，你当然不会承认。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两个活着的证人。”“是谁？”鹰千里一双眼睛几乎都要喷出火来。

“李五与丘大木。”

“李五？丘大木？”鹰千里怔了一下道：“你是说西二厂的那个总管事与采办？”他一面说，脸上已经情不自禁的冒出了汗珠。呐呐道：“他们两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不错！当时确是死了！”风老人道：“可是后来又救活了。”“啊！”鹰千里呆了一下，硬硬的咬着牙道：“这又能说明什么？”“你听着！”风老人冷笑道：“据此二人亲口供述，他二人当时是因为受令于你的调度而离开现场，却被狙杀于中途。”“不错，”鹰千里说：“我当时是因为一件特殊的事，须要他们两个协助办理，但是，却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竟会被匪徒狙杀于中途！”

“这么说你自承你自己是匪徒了！”

“这话怎么说？”

“还要说么？”风老人冷下脸来道：“因为那个杀人的匪徒就是你！”

“我？”鹰千里强恃着镇定，冷冷一笑，道：“苏堂主，你有何证据，你不能血口喷人！”

“我用不着诬陷你！”风老人凌厉喝道：“据事后他二人生还之后的口述，那个杀害他们的人，虽是面罩黑巾，但是，身材语言与你极为酷似。”

“一派胡……说！”

“鹰千里，你先不要急，我还有下文。”风老人一针见血的道：“有力的证明是，凶手所持的兵器是一把剖心短刀，这是你鹰千里独门的兵刃，江湖上舍你以外，还不曾听说有第二个人用过这种兵刃。”

“这……”鹰千里冷笑道：“你们怎么能确信他说的是真的？”“当然不能确信。”风老人继续道：“经我二人细察他二人伤处，刀锋出入的大小，正与你那柄剖心短刀的尺寸相吻合，这一点，你又如何解释？”

鹰千里怔了一下，作了一个苦笑。

风老人道：“还有，丘大木有一点明确的提供，这一点，你也无词可遁！”

鹰千里呐呐道：“什么……提供？”

风老人道：“凶手左手腕上戴有汉玉镯子一个。”

鹰千里登时面如死灰，过了一会儿，他冷冷笑道：“这些并非不能模仿，如果你们根据这些就断定这件案子一定是我干的，那可未免有栽赃之嫌！”

雪老人怒叱一声道：“住口！无耻的东西，罪证俱全你还要狡辩。”

鹰千里冷笑道：“空口无凭，李五、丘大木明明已死了，你们硬要说他们活着，捏造出一派胡言，居然想嫁祸于我，岂能要我心服？”

雪老人一声断喝道：“来呀！把人证李五、丘大木带上堂来。”顿时有人应声入内。

鹰千里呆了一呆，频频眨动着他那一双三角眼，脸上表情简直既惊又疑，在他想来这简直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他绝不敢相信这两个人还活着。

奇迹出现了！李五与丘大木双双现身大堂。看上去他们两个人身上的伤可真是不轻，一个伤在前胸，一个伤在腹部，可都是足以致命之处，然而两个人竟然死而复活，当真使鹰千里吃了一惊。

他二人一个是西河二厂的总管事，一个是负责外务进出的采办，凡

是在宇内二十四令手下干活儿的人，没有人不擅武功，他二人也不例外。

李五生得中等身材，有点痴肥，丘大木倒真有点象是一根大木头，又直又高，只是这两个人现在看上去，可是弱极了，每人伤处都经过一番包扎，而且还上两片夹板，如果不是各人身边都有两个人搀扶着，看过去简直是举步维艰。鹰千里登时呆住了。

雪老人凌笑一声，道：“鹰千里，你可看见了？”

鹰千里打了一个冷战，倏地站起来，仔细的注视着二人道：“你们两个居然……还……活着？”就算是再不明白事理的人，听见了他这两句话也都明白了，鹰千里的这句话，毫无疑问的已经自己承认了他的罪状。

他说了这句话后，立刻发觉了这句话所显示的语病，顿时改作出一副笑脸，缓缓坐下来，又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倒要恭喜二位了！”

听了他这句话，那个西河二厂的采办丘大木抖颤颤的一直走到了他面前。站定之后，他手指向鹰千里，面色苍白的道：“姓鹰的，你好狠的心，居然对自己人施展出这么卑劣的手段，下这种毒手……你以为脸上蒙了一层布，姓丘的就认不出是你了？”

李五更为愤慨的冲过来，大声嘶叫道：“姓鹰的，你要偿……命！”若不是他身边有两个人拉着，他真要扑了过去。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五与丘大木乍见仇人，那副样子简直就象是疯了一般，这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什么话也不须要再多说。

雪老人挥了一下手道：“李五丘大木，你们先下去吧，一切事我们会给你们作主的。”李五与丘大木不能不遵，当时被搀扶着向后面步入。

风老人怒声道：“鹰千里，你还有什么话说？”

鹰千里冷笑一声道：“我什么话也不用说，这些事我绝不承认。”

雪老人应声叱道：“不由你不承认。”

风老人苏雨桐冷笑道：“李堂主，你用不着激动，罪证俱实，他承不承认，也都无所谓了！”说完这几句话，他随即把眼光移向鹰千里，慢吞吞的道：“那么，我再问你第二件事。鹰千里，你假总令主之权势，私下里任用私人，厚植自己势力，分明意存叛逆本帮，可有此事？”

鹰千里心里着实吃惊不小，暗中叹息一声，自忖道：“我命休矣！”

风老人不待他有所抗辩，随即宣示出这一罪状的细节，举凡鹰千里如何安插私人凤翅铛关雪羽、雪豹子白胜等多人为各分令令主，继之又收买商人李快刀，倾吞其财，复调用本帮教习常山，私下里训练新人，以图另谋组织……有关这一件事的记述至为详尽，在场各人只听得瞠目变色。

任何人都难以想象，这个鹰千里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胆子，鹰千里本人更是脸色惨变，因为风老人对于这一件事的细节条陈的至为详尽，而每一件事的发生，都列举有一二名参与其事的证人，这些证人也同方才的李五丘大木一样，只要鹰千里胆敢怀疑，立刻呼之即来。

鹰千里显然不敢再轻言抗驳，他其实是极其聪明之人，眼前情形多言无益。众目睽睽之下，他简直无词可遁。忽然，他发出了一声叹息，面对着在场数十双明锐的眸子，他惨笑了一下，终于垂下头来。

看到这里，风雪二老已是心内雪然。他二人目光略一交换，即由风老人苏雨桐出声道：“鹰千里，罪证斑斑俱实，不容你狡辩片语只词，

本座与李堂主奉命行事，今日此刻就要将你以帮规处置，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没有？”话说的至为明显，眼前就要行刑了。

即使一个最坚强的人，在面对着人生最难以看开的生、死关头，也会有所犹豫。

鹰千里到底不愧是一个坚强的人，只是面对着死亡的来临之前，他仍有太多的遗憾，“雨桐兄！”他至为憔悴的看着风老人道：“我错了，现在什么话我都不想再多说了，但是，我还有一个请求，只请老兄看在我们同帮共事多年的分上，无论如何，要帮小弟这个忙！”

这倒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情，以鹰千里方才那么狂傲的神态，谁也没想到竟然会有这么突然的一个转变，倒是出人意外。

风老人一双细长的银眉，向两下分了一下道：“这可要看什么事情了。”

鹰千里道：“我别无所求，只求面谒总座，能够最后拜见他老人家一次，虽死无憾！”

风老人面色一沉，摇摇头道：“这个办不到。”他冷笑一声又道：“总座根本就无意见你，这一点在我等来时，总座已有明确的指示，你大可不必多此一举！”

鹰千里怔了一下，面色惨白着摇头苦笑道：“我随总座多年，亲逾手足，他岂能如此无情？”

雪老人嘿嘿笑道：“是你丧义于前，岂能怪总令主无情于后？鹰千里，目前本帮显然已临多事之秋，本座二人尚有许多要事待理，却不便再为你多事耽搁，你就不必多说了。”

鹰千里又是一呆。惨笑一下，点头道：“也罢，看来鹰某这条命是保不住了。”

风老人道：“你也曾为本帮立过不少汗马功劳，身后事，本座定会替你禀明总座，一切从优发落，舍弃面见总令主这件事，其他你若有什么嘱托，本座亦愿为你尽力办到，你尽管说吧！”“那倒是不必了！”鹰千里冷森的笑了，脸上罩下了一层惨灰颜色，忽然他象是变得很开脱，丢开了眼前的生死。“既然如此，我已无话可说了！”鹰千里冷森的道：“你们看着办吧！”风老人转向雪老人道：“李堂主请宣示他应得之罪吧！”雪老人李云飞目射精光道：“鹰千里，本帮帮规，你应该知道，这还要问么！本座判你乱刀分尸之刑，你可服气？”鹰千里尚未说话，只见一旁的铁小微哭着扑上来，猛地跪倒地上道：“二位堂主，请……开恩……饶过了鹰大叔吧！”这一突然的举动，不啻使得大厅里每一个人都为之大吃了一惊。因为按照本帮规矩，这扰乱香堂一项罪状，就是处死有余。

铁孟能想不到妹妹竟然会有这种突然的举止，不禁大吃一惊，顿时怒叱一声道：“小微！还不回来。”

铁小微充耳不闻，却向着堂上叩头道：“鹰大叔虽身犯重罪，尚请二位老人家看在他身负重伤的分上，暂缓执刑，一切留待日后见着总令主之后再为决定吧！”

雪老人先是呆了一下，紧接着一声断喝道：“铁小微你好大的胆子，这香堂开案的规矩，你岂能不知！再敢胡言乱语，休怪本堂铁面无私，还不下去。”

铁小微不禁吓了一跳，她抬起头来还想再说什么，却被铁孟能上前硬把她拖了下来。

两老人生恐迟则生变，当下陡地一声断喝道：“八弟子听令！”八名黄衣弟子一声吆喝，同时抱拳拱身听令。

雪老人霍地站起道：“鹰千里厚植私党，杀害本帮同门，筹谋叛逆，罪不可恕，着令立刻执刑，乱刀分尸！”

八弟子又是一声吆喝，八口短刃，同时抡起，转侧之间，已快速的向着鹰千里身前偎了过去。

鹰千里忽然发出了一声怪笑，厉声道：“且慢！”他虽是待斩之囚，只是由于昔日在本帮身分崇高，平素威严既重，自有其神圣不可侵犯之一面，这声断喝，顿时使得八名弟子闻声止步，一个个面现不安，一时举棋不定。

雪老人怒叱一声道：“反了！”他亲自步下位来道：“鹰千里，你胆敢违抗本帮帮令不成？”

鹰千里嘿嘿一笑道：“李云飞，自古艰难惟一死，既然是死定了，何必劳驾费事，鹰某自己了断就得了，你且退下去，免得鹰某热血溅了你那一半脸，往后你就难以见人了！”

雪老人倒不曾想到他竟然会有此一说，那露出的半边脸，气得一片雪白，聆听之下，冷冷一笑，挥了一下手，吩咐各弟子道：“退下去。”

各人身子皆向后退了几步，只是有了前次经验，每人都心里存下了警惕，深深提防着鹰千里再有脱逃之心。是以各人虽是向后退去，却都暗中严于戒备着，只要鹰千里略有显示，即当乱刀齐下绝不留情。

然而他们的这番用心，却是多余。就在他们各人身子方自后退的一刹那，鹰千里的一只右掌已然陡地翻起，直向自己脑门击落下来。噗地一声，击了个正着。鹰千里这一掌显然用力至猛，掌势下，一时血脑飞溅，足足喷溅出丈许以外。

那些环立在他身边的人，许多人皆为血脑所沾，弄得不胜狼藉。

鹰千里矮小的身子，蹒跚着向前走了几步，忽然失去重心，沉重的倒了下来。

目睹及此，每个人心里都罩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铁小微女孩儿家心地慈善，不失纯真，由不住痛哭出声。

一旁目睹的一掌金钱念无常看到这里，不禁吓得全身战抖，冷汗涔涔直下，他心情骇惧，几难开口出声，只是向着堂上频频叩头不已。

风雪二老目睹着鹰千里的尸身，也不禁相顾失色，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鹰千里居然会这么干脆的用自己的手来结束了自己。

微微惊愕了一下，风老人才吩咐身边弟子道：“把他尸首抬下去。”尸体匆匆被抬了下去。

地上的血渍也经过了一番擦洗，但是无论如何仍抹不掉染在每个人心灵上的那层恐惧与肃杀！整个大厅里，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念无常叩头的声音，也许他已经感觉不出疼痛，失去了知觉，只是不停的以头触地，发出了“碰！碰！”之声，给人的感觉，似乎整个大厅都为之震动。

风雪二老重新落座，各人的注意力，一齐集中在一掌金钱念无常身上。

风老人冷笑道：“念无常，你不用再磕头了。”这句话一直重复的

讲了三遍，才被念无常听清楚，他怅惘抬起头来，各人才发觉他前额早已皮破血流，鲜红的血染了满脸都是。

“二位堂主……饶命！”念无常语无伦次的说道：“卑职什么都不知道，卑职是冤枉的。”

风老人嘿嘿冷笑道：“你无须再多狡辩，你的事，跟鹰千里一样，本座二人都清楚得很。”

念无常吓得魂不附体，一时瞠目结舌。

“不过，”风老人的语气大有缓和：“事有轻重，罪有主从，你虽然论罪当死，到底是听令于鹰千里的策谋，如果能就此洗心革面，未始不可以对你网开一面。”

念无常心情猝然一松，三魂悠悠的才似回到了现实：“谢谢堂主的开恩，念无常有生之年，绝不敢忘却二位堂主的大恩大德！”

雪老人冷冷一笑道：“你说得好轻松，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念无常，你应该知道风雪二堂断案，一向铁面无私，你的一切罪状，本座二人了如指掌，也无需多问，你也不用多说，以你所犯之罪，死有余辜，念在你受人唆使，本座法外施仁判你刀削双足，你可服气？”

念无常打了一个哆嗦，由心里升起了一股冷气。

雪老人不待他答话，随即大声喝道：“行刑！”

八名弟子向前一偎，只听得念无常惨叫一声，一双足踝，连带着其上的一副镣铐，已被斩落下来。

一掌金钱念无常再次发出一声惨叫，登时昏死了过去。他倒卧在血泊里的身子，很快的被抬了下去。

在场各人虽然不少杀人高手，只是在面对这番惊心动魄的杀人处置之后，也都瞠目变色，从而认识到宇内二十四令的帮规之严，以及风雪二老的铁面无情，从而由衷的生出警惕之心。

一场血淋淋的堂刑，至此总算告一段落。

蔡家大厅再一次聚满了人，却不是摆设什么香案，而是在商讨着另一件大事。

鹤发银髯的风老人面色凝重的道：“各位，也许你们已经知道了，最近那个风闻江湖的独行客，闹得很厉害，本门受害很大。”顿了一下，他才接下去道：“这件事如果不能迅速的压制下去，我们宇内二十四令将会受害很大，假使长此所其发展下去，后果将更严重，我们这个庞大的组织，简直就形同虚设，要全面瓦解了！”

各人顿时吃了一惊。固然，这些日子以来，他们已经陆续听到了一些消息，关于一个行踪飘忽，武功极高怪人出没的消息，可是除此以外倒也所知不多。是以，在风老人说罢这番话后，每个人都相继瞠然。

铁孟能首先忍不住道：“你老人家说的可是一个姓齐的？”

风老人冷冷的道：“这人确实的姓名，尚待证明，关于这件事，我与李堂主已经为此调查了三个月之久，只是对方这个人行踪飘忽，简直有意在跟我们开玩笑，有几次我们已经快要摸上了，却又让他巧妙的避开……”

“不错，”插口说话的是内四坛坛主之一的墨羽岳琪，他脸上现着十分详泰温文的笑容道：“风老说的一点也不错。老实说，我这一次出来，主要就是为调查这个人，至于拿办鹰千里，那只是附带的差事。”

顿了一下，他继续道：“总座对于这件事很是重视，‘极边舵’被挑之后，他老人家曾经亲自去看过。”

“啊！”风老人甚为惊讶的插口说道，“总座居然亲自出动了？这一点，我倒是还不知道。”

“知道的人很少！”岳琪眉头微轩说道：“总座曾经亲自验看过极边舵舵主海鸟周波的伤口，得下了一个结论，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

“什么结论？”风老人问。

岳琪冷冷一笑道：“也许是总座高估了对方。”

风老人再追问：“总座怎么说？”

岳琪面色阴沉的道：“总座细查海鸟周波伤势之后，认为那个下手的人手法迥异，举世无双！”

“啊！”这一次轮着雪老人惊讶了：“什么人竟有这等手法？”

墨羽岳琪道：“这可是一个谜了。总座认为这个人是本帮开帮以来，最大的一个劲敌，所以私下里甚以为忧！他老人家甚至于为此大生隐忧，最近与夫人闭门谢客，专一练功，以防必要时与那人放手一搏。”

铁孟能吃惊道：“这人可是姓齐，叫齐天恨？”

“这个……可就知道了。”说了这句话，岳琪微微一愣，反问铁孟能道：“少君所说的这个齐天恨又是什么人？”

铁孟能道：“最近凉州府出了一个怪客，好象专跟俺们过不去，葛卫士差一点丧了命，在他手下吃了大亏！”

岳琪登时一惊。

风雪二老也面现惊异，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的移向侧座上那位蓝衣老人葛青身上，后者顿时脸上现出了一片尴尬，窘迫的站起身来。

墨羽岳琪冷笑一声道：“葛侍卫，有这么回事么？”

在宇内二十四令，曾由总令主亲手甄选调教出一批近身侍卫，以衣色区别划分为蓝、黄、灰三种，其中蓝色一等卫士为八人，武功最高，黄色七十二人较次，灰色一百零八人又较次。

眼前这个葛青，正是八名蓝衣一等卫士之一，这一次经令主指派他随同铁氏兄妹来到凉州，原是想借助他的经验武功来协助铁氏兄妹完成大事，不想中途忽然冒出了一个齐天恨，使他吃了大亏。

葛青人称人面佛，那是因为他的一张脸过于瘦削，这时经岳琪这么一问，那张瘦脸上现出了一片赤红。当下他前跨了一步，躬身抱拳道：“回坛主的话，的确是有这件事……卑职武功不济，请坛主降罪！”

岳琪摇头道：“葛侍卫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并无怪罪你的意思，你只把当日情形，详细说与大家听听。”

人面佛葛青苦笑道：“当日卑职在本地小凉州用饭，因闻得一干人放言无羁，损及本帮与总令主名誉，乃上前察问，不意这个姓齐的中途插手，卑职与他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来……”风老人插口道：“后来呢？”

“后来……”葛青呐呐道：“那人的武功实在过于高强，卑职难于抵挡，当场就败下阵来！”

岳琪皱了一下眉道：“是怎么一个高强汉子，葛侍卫你该清楚。”

“是……”葛青涨红了脸道：“这人武功格式十分奇特，为卑职生平仅见，卑职无能，实在难以窥出那个人的门径。”风老人一愣，转向

岳琪道：“这么说，此人很可能就是总座所判断的那个人了。”

岳琪吟哦着向葛青说道，“这人是什么长相？”

葛青道：“面若重枣，浓眉，翘下巴。”

岳琪微微摇了摇头道：“这么说，可就错了。”

“怎么？”雪老人在一边岔口道：“那个人又是一副什么长相？”

岳琪道：“据我事后各方调查，那个连续挑我们‘剃子窑’的人，却是眉清目秀神情英挺的美少年，这么一说就不对了。”雪老人冷冷的一哼，道：“莫非竟会是两个人？”

岳琪转向葛青道：“你说的这个人，武功有何特征？你想想看。”人面佛葛青想了想苦笑道：“卑职实在是……说不出来。”“我知道。”说话的那个人，由一旁闪身而出，居然是一直不曾开口出声的铁小薇，大家都有些出乎意外。

墨羽岳琪一笑道：“姑娘何以会知道？莫非见过这个人？”“不错！我见过他。”她冷冷道：“不但见过他，而且还和他比划过。”

“啊！”铁孟能惊讶的道：“你怎么没告诉我？”

岳琪忙插口道，“算了，这都不要紧，姑娘且把这人的身手形容一下，看看与总座所判断的那人是否相仿佛？”

铁小薇点头道：“葛侍卫说的对极了，那人武功的确是别成一格，怪极了。”微一思索，她接下去道：“这个人身侧环身左右，包藏有一种奇怪的潜力，冷热兼有，极不易令人近身，我想爹爹说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他。”

“但是我刚才说了，那个人是个貌相英俊的年轻人，与你们所说的大是不符。”话方出口，岳琪立刻又象是触及了什么，顿了一下道：“我几乎都忘了，这人很可能擅易容之术，或是巧于化装。”

“对了，”铁小薇眉头一皱：“我也有点怀疑，很可能他脸上有一方人皮面具……”

风老人点头道：“这么一说就对了。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既然来到了凉州，少不得我们要会一会他。”

铁小薇一想到那日与他动手时的情景，犹自有些不寒而栗，一时显得意兴阑珊。

铁孟能道，“你莫非也不是他的敌手？”

铁小薇抬起眸子，瞟了哥哥一眼，苦笑道：“说一句泄气的话，简直连人家身边都沾不上……”心里一动，她不禁又皱了一下眉，象是刚想起来一样，喃喃自语的道：“奇怪的是，他为什么对我破格手下留情？”

铁孟能用力的咬着牙，霍地站起来道：“好小子，我不信这个邪，我倒想要瞧瞧，他到底有多厉害！今天夜里，你就带我去会一会他。”

岳琪冷笑道：“这件事少君造次不得！如果这两人真就是一个人所乔装，证明此人心怀叵测，他又为什么专门与本帮过不去，这一点倒要弄清楚。”

风老人也说：“既然小薇也这么说，足见这人武功非比寻常，倒是要防他一防。”墨羽岳琪道：“这人到凉州来，又是存的什么心？”

一旁的人面佛葛青开口道：“这一点，他已经说得很清楚，是为了金宝斋的事情来的。他警告说不许我们染指金宝斋。”铁孟能嘿嘿笑道：“好狂的小子，这件事又岂是他管得了的。”墨羽岳琪道：“总令主在

我离开时也有过交待，这一次司空远千万不能放过他，总座有两点指示。”

铁孟能道：“什么指示？”

岳琪冷笑道：“总座倒是还有点故人之情，再说司空远此人武功也着实不弱，如果能吸收下来为本帮效劳，那就再好不过。”铁孟能摇摇头，说道：“这一点，只怕不容易。”

“那就给他来个干脆利落的！”岳琪道：“杀之灭口，免得事传江湖。”

铁孟能道：“后辈正是这么想的，只是这家伙一身武功虽不及他师兄邬大野那么扎实，可是却也不可轻视，而且他足智多谋，那一天我原可取他性命，却为他言语所激，未能全力以赴，只是尽管这样，他却被我的变形掌伤了胳膊。我看，他这个伤不是短时间所能好得了的！”

岳琪皱眉道：“这就是你经历不够，当时原就该结果了他，又何至于留下今日麻烦。”

铁孟能脸色一红道：“这确是后辈当时疏忽，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半途又杀出来这个姓齐的。”

“这人很可能并不姓齐。”岳琪呐呐道：“只可惜鹰千里死了，否则倒可以证实一下。”

风老人一惊道：“证实什么？”

岳琪慢吞吞的道：“我沿途调查这件事，竟然有人说，这个人是白马山庄的弃徒寇英杰！”

“什么？”铁小薇忽然张大了眸子：“寇英杰……是谁说的？”

“铁记马场的人说的。”岳琪冷笑道：“包括我本人在内，并没有见过这个姓寇的，是以无法认定。”

“我见过！”铁孟能狞笑道：“姓寇的那小子烧成灰我也认得！凭他，哼！不可能。”

铁小薇这一刻心绪乱极了，脑子里捕捉着寇英杰昔日的英挺神姿，那种翩翩神采却是无论如何难以与齐天恨的狰狞面目相仿佛。再者，寇英杰昔日那身武功她领教过，虽然不弱，却是万难与眼前这个齐天恨相提并论。只是，却又有一种奇妙的联想，使她下意识的幻想着这个齐天恨，就是昔日的寇英杰，起码有一点使她这么认为——声音。虽然事隔两年，她仍然对寇英杰的声音有所记忆，当时是没有想起来，现在被岳琪这么一提，回过来再一想，可就有几分神似。只是，这件事无论如何充满了怪诞，难以令人相信。

墨羽岳琪道：“这个姓寇的我虽没见过，可是据总座事后谈起来，却是推赞倍至，允为白马山庄最杰出难得的一个弟子！后闻他不见容于师门两位师兄，被迫离开了白马山庄，往后倒是没有再听见他什么消息了。”

铁孟能狞笑道：“绝不可能，姓寇的那身本事我见过，充其量两年不见，我不相信他竟然会练成这身能耐，这件事是绝不可能的。”

风老人冷冷一笑道：“这话可也难说。”

大家眸子转向他看过去，风老人冷冷的道：“这个姓寇的我虽然没有见过，可是据说，当年郭白云临死以前，曾把生平秘学都传授给了他。而且，外面更有人猜测郭老头所收藏的那卷金鲤行波图已经落在了他的

手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情形可就不一样了。”

雪老人却持相反的意见，摇头道：“这件事可就不能这么肯定了，金鲤行波图到今天为止，江湖上也只不过是传说罢了，我不信真有这东西。”

岳琪道：“这件事实在是难以令人置信，关于那卷金鲤行波图的传说，江湖上已经传说好几十年了，如果那卷东西真为郭白云所收留着，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自己不曾习会？如果他已经参透了那上面所谓的鱼龙百变身法，势将天下无敌，却又与事实不符，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东西。”

风老人冷冷一笑道：“这些事都无关宏旨，现在问题是不管来人是否真的是那个姓寇的，他既然胆敢与我们为敌，就得要他知道我们的厉害。”顿了一下他转向铁小薇道：“姑娘你既然与这个人动过手，当知道他下榻之处了。”

铁小薇道：“我当然知道，他下榻在凤凰客栈。”

“好！”岳琪道：“知道地方就好。”

“只是，”铁小薇又道：“他现在又不在那里了。”

岳琪道：“怎么了？”

铁小薇冷冷的道：“据说，已被金宝斋的东家司空远接走了。”

各人相继一愕。墨羽岳琪凝思着道：“这么说起来，司空远是想拉他为靠山了。”

铁孟能道：“我们给金宝斋的限期明天就到了，看来他如今有了这姓齐的帮忙，大概态度又变了。”

岳琪哼了一声道：“宇内二十四令威重武林，言出必践，既然已经表明了态度就绝不更改，金宝斋这个买卖，司空远非得交出来不可。”说到这里他转向风雪二老道：“二位堂主对这件事有什么高见？”

雪老人怒声道：“岳坛主说得甚是，本职这次与苏堂主出来之时，总座曾经交诗，要我们处理完鹰逆之事后，会同岳坛主在凉州办事，当时总座并没有细说这件事，看来这件事岳坛主一定是承命总座重托了。”

墨羽岳琪点头道：“不错，本坛确曾受命。总座的意思，是不容许凉州城有任何别派的势力存在，并不仅仅指的是司空远这一个地方。”

铁孟能道：“这一点请您放心，去了司空远，这里再没有一个可虑之人，其他各门派都微不足道。”

岳琪点点头道：“这样就好。难得风雪二兄适时会集，有我三人与铁氏兄妹合力以赴，倒要看看司空远他能弄出什么花样！”

各人俱知这个墨羽岳琪一身武功造诣确是了得，连同风雪二老，此三人在宇内二十四令，俱可当得一等一的高手，再加上铁氏兄妹，以此五人之力，实在是不可轻视。是以，每个人都对明日与司空远约会之事，充满了信心，此时此刻，再也不会把那个叫齐天恨的人看在眼里。

似乎举座只有一个人不开朗，铁小薇。还有一个人，葛青。只有他们两个人须教过那个齐天恨的厉害，深深知道这个人的不可轻视与可怕。

正午时分，两辆金漆豪华马车，直驰向凉州城南的水云巷。

这是一条极为宽敞的巷道，马车就在巷子里一座极具豪华气派，占地极大的巨宅前停了下来。

那巨宅两扇黑漆大门紧紧关闭着，却在左右门扉上各漆着一只神态栩栩如生的白驹，阁檐上悬有一方巨匾，大书着“白马西宗”四个大字。

武林中当然知道，白马山庄也就是白马门的另一别称。已死的郭白云，也就是白马门的掌门人。白马门原是发自东陲泰山，后分东西两支，东派后来并入少林，算是入了禅宗，而今日的白马一门，只可称作为西宗了。

自从白马门掌门人郭白云弃世之后，他身后的两个弟子，妙手昆仑邬大野与一提金司空远，随即展开了明争暗斗，谁也不甘心雌服，各以白马门掌门人自居。

妙手昆仑邬大野势力较大，逼走了司空远，在白马山庄自称庄主，也就无疑是白马门的当今掌门人，司空远退离白马山庄，回到了他势力所在的凉州，仍保有他所辖的两处珠宝买卖，手下有弟子数千人，也挑出了“白马西宗”这块招牌，自封为白马门的掌门人，与邬大野遥遥相抗。

宇内二十四令的总令主铁海棠，以重利拉拢邬大野，邬大野目前动态，已甚是暧昧，颇为不定，倒是这司空远却尚能站挺了脚跟，不为铁海棠游说所动。

而今，宇内二十四令大举压境，硬要摘下他白马门的招牌改隶于宇内二十四令，自是一场火爆，眼前必有可观。

两辆金漆座车内，坐的几个人，在当今宇内二十四令这个组织里来说，可称得上非比等闲。

第一辆车里坐的是墨羽岳琪、风雪二老、铁氏兄妹。

第二辆车里坐的是黑脸凹目的宫铁军，以及瘦削浓眉的江猛，与另两名本帮侍卫。

就在这两辆金漆座车相继停下的同时，两扇黑漆大门忽然敞了开来。四名白衣弟子同时闪身而出，随即分立左右，却有一个头戴瓦棱铜冠的黑衣少年居中步出。是时两辆马车里的人已经陆续步出。

那名黑衣少年脚下加劲，一连跨前三步，躬身抱拳道：“白马门三代弟子查必恭，奉家师之命，恭候各位大驾，各位请。”言罢闪身让路。

各人对这番突然举止，不禁俱吃了一惊。

墨羽岳琪冷冷一笑道：“令师可是司空二庄主么？”

那个叫查必恭的弟子躬身道：“正是家师，各位请。”随即转身带领着来人踏上一条垂直的甬道，那甬道直通向建筑宏伟的一处大厅。

是时大厅的四扇门早已敞开，主人显然早已在座，见状匆匆离座步出。

双方乍见之下，宇内二十四令这一方面都不禁怔住了，在他们想象里，今日此刻，司空远这一方面必然明火执杖，严阵以待；却是万万不曾料到，对方仅得独身一人。不，应该说是两个人。这个人在司空远起身迎出之时，却是一动也不动的坐在原来位子上，直到众人步入大厅之后，才发现到他的存在：面若重枣，浓眉，宽额，翘下巴。

起码有两个人对他不会觉得陌生——铁小薇与葛青。

当他二人乍然认出了这个人正是那个叫齐天恨的怪异敌人时，俱都由不住大吃了一惊，顿时怔在了当场。这种情形自然很容易使得同行各人有所警觉，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的都注意到这个人。

那个人——齐天恨，穿着一袭黄茧布的长衫，在春寒料峭的三月天，看上去似乎显得太单薄了。他的那张脸，看上去似乎太严肃一点了，面对着这么多的人，处变不惊，这番气势，先就大大的透着不凡。

司空远可就没有姓齐的这番气势，虽然他还不知道来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身分，可是由对方衣着神态以及年事上看来，却可以断定必定是些身尊位高的人物。想到了即将面临的一切，司空远由不住生出了一种畏惧，向着座上的那个齐天恨瞟了一眼齐天恨宛若无事人儿似的坐在那里，甚至于面对着这些人，他连看也不多看他们一眼。

“这位想必就是齐朋友了！”说话的是宇内二十四令的少主人铁孟能。他的一双泛有精光的眸子，在说这句话时，含蓄着隐隐的敌意，直直的向齐天恨逼视过去。

齐天恨缓缓的由位子上站起来，抱拳道：“不才正是。尊驾想必是宇内二十四令的少东家铁孟能了，失敬，失敬！”话声一落，他的一双眸子却转向一旁惊愕的铁小薇，冷森森笑道：“铁姑娘也来了，幸会，幸会！”

铁小薇脸上一红，冷笑道：“齐天恨，想不到你居然插手硬管这件闲事，只怕今天不会合你心的！”

“要让铁姑娘失望了。”姓齐的脸上，不着丝毫表情，他的愤怒，似乎只有从他冷酷的声音里，才能够体会出来。

“那可不一定！”这一次开腔的，却是出自另外一个人的嘴里。一面说着，那个人——墨羽岳琪已缓缓的走过来，他一直走到了齐天恨身前站定。“有时候十拿九稳的事情也会弄砸锅！”岳琪脸上显现着一丝不屑：“我想这种事老天爷也不能当家，齐朋友未免太过自信了吧！”

齐天恨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说道：“不然，尊驾是……”

岳琪朗笑一声抱拳道：“墨羽岳琪！”

齐天恨点了一下头道：“原来是宇内二十四令内四坛坛主之一，失敬了。”目光一转，视向风雪二老道：“两位老人家是……”

一旁的葛青上前一步，厉声道：“这是本帮风雪二位堂主，还不上前见过！姓齐的，今天可有你好看的了。”

齐天恨点头道：“原来是苏李二位堂主，确是久仰之至！”他沉着对答，却对一旁说话的葛青，连正眼也不看上一眼。

风雪二堂主原是极其自负狂傲之人，只是由于事先对这个齐天恨已有了耳闻，倒也不敢过于轻视，谛听之下，二老同时抱拳见礼。

风老人苏雨桐面现冷笑道：“齐朋友，老夫目前对你的作为知悉甚清，有道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老弟台，有些事情可是不能强自出头的啊！”

姓齐的发出了一声怪笑，笑声里含蓄着几许凄怆，也只有细心如铁小薇者，才能有所领略。她不禁睁大了眼睛，仔细的观察着这个叫齐天恨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触，她的心忽然乱了，目睹着姓齐的那双光彩熠熠的眸子，想到了此人那种不可思议的武功，忽然间，她来时的那种信心为之动摇了。当然，这并不是促使她心绪凌乱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在于她心里所憧憬着的另一个人——寇英杰。

自从她开始怀疑到眼前的这个齐天恨就是寇英杰的易容化身之后，她确是心绪大乱。然而，直到现在为止，她虽聚精会神的仔细的予以观

察，却也未能观察出这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齐天恨笑声一涩，双手抱拳，向着风老人拱了一下手道：“风老说的甚是，只是齐某这一次行走江湖，抱定了一项宗旨，就是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风老人面色一冷道：“老夫愿闻其详。”

齐天恨一笑道：“初生之犊不畏虎，齐某人首次出道，决心要在中原武林闯下一个万儿，不达此境，誓不罢休！”

一旁的雪老人李云飞不禁发出晒声道：“闯名立万儿是好事，只是齐朋友，你却找错了对象！”

齐天恨道：“我找对了。”一面说，他遂即又情不自禁的发出了几下笑声。

铁小微注意到了他脸上的笑纹，心中忖思着，这人果真要是戴有面具，也必系极为精制的人皮面具，如非用手去摸，简直不易觉察。她仍然心里存着幻想，假定着这个人可能是寇英杰。

齐天恨笑声一缀，精锐的一双眸子，在各人面上一转，冷森森的道：“宇内二十四令如今势力浩大，称得上独霸天下，各位又都是其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下这个万儿，也只有借助各位的大名来烘托一下了，这也就是在下为什么要开罪贵派的原因了。”说到这里，他可就又大刺刺的坐下来，脸上所显示的那种狂傲神采，盛气凌人。

铁孟能年轻气盛，第一个看不顺眼：“姓齐的，你少卖狂！”嘴里叫着，他身形一闪，已来到齐天恨身前，猝然双掌一提，侍向齐天恨身上击去。

“慢着！”人影再闪，墨羽岳琪疾若飘风般的已来到了面前，同时右手乍翻，已搭在了铁孟能的一双手腕子上，硬生生的把他抬起的双腕给压了下来。

在此之前，也就在铁孟能的一双手腕方自抬起的一刹那，他忽然发觉到一股极热气机，似乎由那个坐着不动的齐天恨身上传逼过来。为此，他也就不由自主的向后猝然退了几步。强烈的气机，使得他发出了一声猝咳，只觉得胸前着力之处，火焚一般的疼痛不堪。这一惊，顿时使得铁孟能傲气全消，一时瞠目直瞪着眼前的齐天恨做声不得。

墨羽岳琪显然也体会出了。其实就在他与这个齐天恨方一照脸的当儿，已经先体会出了对方的极不寻常，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齐天恨的那种气势，先就有夺人之势，是以他乍见铁孟能趋前向对方冒然出手，不由大吃一惊，生怕有了失闪，回去无法向总令主交待，这才即时现身而出，加以阻止。

墨羽岳琪的这一着，果然不失先见之明。齐天恨正待举起的一只手，又缓缓的放了下来，却把一双精气逼人的眸子，改向墨羽岳琪注视过去：“岳坛主敢莫是有什么赐教？”

墨羽岳琪虽是情知对方不是易与之流，只是眼前之势，却如箭在弦上，有非发不可之势。岳琪心念电转，先不答话，冷冷一笑，向前跨出一步。

这一步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墨羽岳琪在内功一道上，有极为精湛的造诣，一手劈挂金钟，在整个宇内二十四令来说，鲜有能出其右者。那是一种横练的混元气功，若配合劈挂掌势出手，足可攻破敌人顽

强的护体罡气，即使金钟罩铁布衫一类的罡功，也难以敌挡。正因为有这么一层自恃，墨羽岳琪才敢以向齐天恨身前欺近。

齐天恨依然坐着不曾移动。

岳琪一步跨进之后，却似走马灯般的，刷一声向着边侧，快速的转了个圈子。

他果然是见解超人！就在他身子方自闪过的一刹那，一股猛锐的疾风，紧紧贴着他右半面身子呼地疾削了过去。“嘶！”一声破响，一面高悬的锦缎幔帘，突地平空裂开了一道破缝，破开处一如刀削。

在场各人对于眼前这种匪夷所思的奇异劲道，无不触目惊心。能够看出这种怪异劲道的，除去当事者墨羽岳琪之外，似乎只有风雪二老两人。

两个老人的脸色，忽然变得雪也似白。

也就在同一个时间里，墨羽岳琪已由斜刺里陡然向着齐天恨欺身而近。他右腕霍地翻出，五指弯曲着，直向齐天恨肩头上力抓了下来。

坐着的齐天恨固若磐石，身子动也不动一下，只是他的一只手掌，却迎着岳琪击下来的掌势，陡然向上翻起来，其势如电，快到没有人看清他的出手，人们仿佛只看到他下沉的肩头，那只翻起的手掌，电光石火般的已兜空直起。

啪的一声，两只手——应该说是两个人，就在他们双方两只手掌猝然接触的一刹那，两个人的身子，就象是打入地内的石桩子一般，陡地定住，再也不曾摇动一下。

然而这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蓦地，齐天恨胯下坐椅咔嚓响了一声，显系猝然间加诸了极大的力道。就在这一刹那，墨羽岳琪的身子却象是飞鸟般的腾了起来。

明眼人一看即知，岳琪的这种腾身之势，绝非是他出自心愿，毫无疑问的是被疾掷腾空而起。

总算他功力精湛，一旦觉出不妙，即速予以化解，当时就空一个疾翻，却飘身于丈许以外，尽管这样，脚下兀自由不住一连踉跄了三四步才得拿桩站稳。

以宇内二十四令内坛坛主之尊，墨羽岳琪这个脸，却是无论如何也挂不住。陡然间，他面红如血，长眉乍扬，正要出声怒叱，却有一股内在里急旋怒张的热血，霍地自丹田间提升而起，岳琪心中乍惊，却是不再也不敢恃强出声，硬生生的吞下了这口怨气。一时间，只觉得一双耳鼓里，宛若响了一声焦雷般地震响，由不住身子再次的打了个踉跄。

几乎在同一个势子里，风雪二老、宫铁军、江猛、葛青等一干人，已自不同的方向，霍地向着齐天恨身前逼近了过去。

情形好象并不比岳琪好多少。事实上这些人，甫一踏近齐天恨身前，距离至少在寻丈之间，已有感于环绕在齐天恨身侧四周的强大无形劲道，除了风雪二老尚还能勉力相抗之外，其他各人无不被迫得踉跄退后。

坐在椅子上的那位齐天恨，显然已被激怒了，脸上带出了一些怒容，缓缓的自位子上站了起来，随着他站起来的身势，那种发自我身上的无形内力，忽然大为增加。然而，风雪二老停立的身子，却不曾移动分毫，非但如此，他二人却相继向前跨进了一步。

齐天恨冷笑一声点头道：“宇内二十四令之所以猖狂武林，倒也并

非没有原因，果然有几个棘手的人物。”微微一顿，他打量着面前二老道：“各位此来是客，不向主人发上一言，上来就对齐某拳脚相加，未免有失风度。以齐某所见，各位不妨先平下火气来，咱们先文后武也还不迟，怎么样？”嘴里说着，足下可又向前跨进一步。这一步当得上有万钧之力。须知风雪二老功力极为精湛，此刻联手应敌，内力圈为一体，形成了极为坚强的一层气圈，以与对方抗衡，对方看似尚还距有六七尺远近，事实上这个距离之内早已为彼此无形内力所充斥，其势有如铜墙铁壁一般，由此而前，即使分寸之间，也是难上加难。是以齐天恨这一步，真可当得上举足轻重。

风雪二老神色大变，原先雪白的脸，一时为血气涨得通红。

一旁的墨羽岳琪恰于这时踏入战圈，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岳琪的骤然踏入算是在紧要关头，稳住了眼前形势，顿时使得风雪二老大显轻松。

风老人了解到岳琪是惟恐自己二人出丑，才在节骨眼上插上一脚，心怀感激的向他点头示谢。

由于墨羽岳琪猝然的介入，眼前形态，成了以三对一，只是看起来，依然丝毫不曾占有上风。

岳琪与风雪二老这等身手之人，毋宁称得上见多识广，只是他们却无论如何也难以看透这个齐天恨的门路家数。只觉得对方那种散发体外的奇异内力，简直大的惊人，宛若一个无形的大气球，将他环身上下左右团团罩住，其妙处在于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行家一点就透。至此，他们三个才算是尝到了对方的厉害，尤其是墨羽岳琪、由于他方才的冒失出手，若非借力反弹，对方更似有手下留情之意，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眼前情形虽是以三对一，却也不敢十分乐观，此刻似应先谋静而后动。

双方虽在见面之初，已注定了放手一搏的必然结果，却也要选择最好的出手之招。

岳琪能有这番见地，可以说完全是从失败中得到的经验结果。

齐天恨双手抱拳，目射异彩道：“怎么，三位此时此地，就要与在下放手一搏？”

墨羽岳琪冷冷一笑道：“阁下武功看似浑然天成，确是得天独厚，佩服之至。只是你我双方一经为敌，这个结子，可就再也解不开了。齐兄，你应该了解到一旦开罪了敝帮之后，今后天下之大，哼！只怕却没有你立足之地了！”

这番话说得虽然狂傲，却也并没有过分的夸张，也是岳琪认清了对方的不易为敌，才会一再出言恐吓。

他满以为宇内二十四令名满天下，手下党羽遍及宇内，多至数万，任何一个强者，面临这般浩大的势力也不得不畏忌十分，是以他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来向对方加以恫吓。

“太晚了！”齐天恨冷冷的道：“如果齐某在放手之初，有人向在下这般说，在下就是向老天爷再借上九个胆，也没有勇气与贵帮为敌。”微顿之后，他才又娓娓接道：“可是现在，在下却已陷得太深了！”

大家伙自然听得出他这番话的尖刻，人人目光里都喷出怒火。

“再说，”姓齐的话还没说完：“这连日以来，在下一连与贵帮许多人伤了和气，就拿岳老兄来说，只怕今日之后，你岳琪第一个就放我不过，我是被迫不已，各位海涵！”

墨羽岳琪气得脸上一阵发白，但是一想到此人的过分棘手，实在又觉得不可为敌，心里一盘算，打算再用话来试探他一下。

他的话还不曾说出，一旁的风老人苏雨桐却已发出了连声冷笑。

“说得好，说得好！”风老人大声道：“这可是上天无路你不走，地下无门自来投。姓齐的，岳坛主一番苦口婆心，你竟然充耳不闻，分明是不把宇内二十四令看在眼里，好吧，既然这样，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姓齐的，这房子里地方也太窄小，咱们不妨到外面去，你就划下道儿来吧，我苏雨桐第一个接着你的。”

墨羽岳琪听到这里，禁不住内心里发出了一声叹息，深深觉得这位苏堂主遇事不够沉着，自己的一番苦心前功尽弃。

墨羽岳琪虽然参加了多行不义的宇内二十四令组织，老实说，他本人却鲜有什么大恶迹，平素待人接物，还顾虑到一个义字。他与总令主铁海棠情谊甚笃，虽不满铁氏的雄心霸业与待人态度，却也无力阻拦，只得四处结缘，为老友多行忠义，以存朋友部属之道。只是，甚多地方使他觉得心灰意冷，有力不从心之感。他既无力摆脱铁氏的倚重，又无能改变他的作风，也只好为朋友两肋插刀，成全所谓的朋友之义了。宇内二十四令开帮至今，遭遇到的敌人，摺发难数，其中当然不乏强者，然而在墨羽岳琪的眼中，毋宁认为眼前的这一次，事态最为严重。

他身系重任，这一次前来，总令主付以巩固西防的重任，不意就在几已完成的眼前，却会忽然杀出了这么一匹黑马。眼前事实在是极为棘手，一个应付不妙，西行任务失败尚还事小，只怕一世英名将付于流水，是以他不得不特别谨慎小心。然而，目前情形发展至此，事实上却已无能为力，聆听了风老人的一番话，他不禁深深为这个自负倔强的老人有所担心。

大家的眼睛全都集中在齐天恨身上，倒要看看他是否将接受风老人的挑战，而且将划下什么道儿。

齐天恨的脸上丝毫不着怒色，聆听风老人的这番话后，他缓缓转向一旁伫立的司空远，冷笑一声道：“司空兄，你这个主人的意思怎么样？”

这句话才使得在场各人忽然注意到这位主人的存在，于是，所有的眼光，才又改向司空远集中。司空远原先存着十二万分战栗的心情，在目睹过齐天恨的神异功力之后，显然心情大见轻松，胆子顿时加大了一倍。

他的确巴不得这个齐天恨能够大显伸威，给这些人一个厉害，当下冷笑抱拳道：“宇内二十四令欺人太甚，难得吾兄仗义出手，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一切齐兄看着办吧，怎么说怎么好，我没有意见。”

齐天恨点点头道：“多谢，多谢，那么在下可就敬领台命，要擅自越权了。”说到这里，那双眸子里便不禁爆射出闪闪精光，回过头来向着风老人脸上逼视过去。“苏堂主你可听见了？”齐天恨道：“这白马门，在下既当得半个主人，苏堂主你来此是客，自然要请你划下道儿了。”

风老人点点头道：“那也好，老夫就先接你十招，以后的你看着办吧。”

齐天恨微微点头道：“很好，就这么办吧，不过苏堂主是否能接得了十招，那可却有待于事实来证明了。请！”说罢他后退一步，周身的力道就在他身子方一后退的当儿，忽的为之消逝。

司空远肃容道：“各位请，外面地方大，请！请！”

边说他首先向外步出，风老人压制着满腔怒火，第一个步出，各人相继随其身后步出厅外。

院子里一片晴朗，东边是搭有芦棚的练武场子，显然已经过一番整理，场子边摆设着两排座位，兵器架子上十八般兵刃样样齐全。各人打量这种情形，可就知主人司空远原来早有准备，自己这边虽然声势浩大，对方阵营里显然只有一个齐天恨，却似有恃无恐，丝毫不曾把一群强敌看在眼里，姓齐的设非是具有非常身手，焉得如此？原来自负必胜的几个人，心里也就乐观不起来了。

墨羽岳琪足下加快，有意接近风老人身边，轻声道：“苏堂主千万不可轻视这个人。”

风老人撩了一下眸子道：“怎么？”

岳琪眉头微皱道：“此人内功精湛。已至无懈可击地步，以我之见，苏堂主可以兵刃迎敌于他，或可有取胜之机。”

苏雨桐心里一动，不禁大喜。

原来风老人的兵刃是蛇骨软鞭，在宇内二十四令是出了名的厉害，其鞭上招式虚实莫测，更兼以擅施打穴手法，鞭梢的勾出部位，更能扣锁对方兵刃，称得上是刀剑克星。墨羽岳琪显然是看见了齐天恨系在背后的那口长剑，才会临时触发起灵感，有此一说。风老人听了他的话，再注意到齐天恨身后之剑，心里顿时笃定多了，决心要在兵刃上给对方一个厉害。

主客双方才坐定，风老人已忍不住站了出来：“齐天恨！咱们废话少说，手底下见真章吧！请！”身子一拧，已跃身场内。

齐天恨缓缓由位子上站起来，步入场中。他冷笑一声，打量着面前的风老人：“苏堂主你就亮家伙吧！”

风老人一愕道：“这么说足下是要在兵刃上取胜在下了？”

齐天恨冷笑道：“我只是代你说出来罢了，如果阁下无意于此，换比别的也是一样。”

风老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冷冷笑道：“我老头子一向最喜欢成人之美，既然足下已经划下了道儿，老头自然奉陪。请吧！”他早已按捺不住，巴不得立刻在兵刃上予对方一个厉害，以泄心头之忿，话已出口，生恐对方言出反悔，当下伸手向腰间一探，倏地向外一抖，只听得铮的一声脆响，已把缠在腰间的一根蛇骨软鞭，撒在手上。

在场虽多为宇内二十四令之人，只是对于苏堂主的这件兵刃，却有一半人都没见过。那玩意儿，乍然看上去，简直就象是一条蛇，足足有五尺长短，通体上下黑光油亮，象系上好精铁所铸。

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是，这条软鞭上遍体打制着一层逆鳞，随着风老人探动的手腕，那些鳞甲一片片掀起，发出唏哩哩一阵碎响之声，打量那些鳞片，每一枚都极锋利而有杀伤力，鞭梢反掀起来的蛇唇，宛若铁钩，一旦施展开来，其威力自是可想而知，端的是一把厉害之极的奇形兵刃。

风老人自信在这柄兵刃上浸淫了四十年以上的功力，又是对方兵刃的克星，心中满怀胜念，蛇骨鞭甫一出手，刷的一个快旋，唏哩哩碎响声中，已把这条兵刃缠在了右臂之上。“请吧，兄弟！”他目射威芒的注视着对方道：“姓齐的，你亮剑吧，老夫恭候了。”

齐天恨早已胸有成竹，见状冷冷一笑，右手乍翻，已攀握住身后长剑的长把柄。“苏堂主！”他沉着声音道：“在下这口剑是不轻易出鞘的，尊驾可要小心提防着。”话声方住，一股冷森森的剑气，蓦地袭出，风老人顿时身上一寒。

他到底身为一堂之主，武功造诣不凡。是以，就在齐天恨匣中剑气方经罩体的一瞬，身形已快速的向着侧方闪开。

说时迟，那时快！风老人身形一经闪开，看似飘离，其实却是前进，这种改退为进的欺身之招，风老人施展的极为快捷。

空中人影一闪，夹带出噗噜噜一阵衣袂破风之声，风老人诺大身形，直似流星天坠，直向着齐天恨当头盖顶直落下来。

风老人当然知道对手的厉害，是以一经出手，无所不用其极，他左手五指箕开，掌势之内聚满了真力，随着他下落之势，一掌击出，直向齐天恨当头按下，同时右手兵刃蛇骨鞭刷啦一声抖开，有如一条怪蛇般的，向着齐天恨脖颈间缠了过去。

风老人以高龄之身，尚蒙铁海棠寄以重任，自然绝非泛泛者流。这时他面对着齐天恨这般大敌，深深感到不能两全的威胁，是以一经出手，几尽所能，可以说施展出全身所能，这一掌一鞭，真可当得上其力万钧之势。

只听得呼的一声大响，强大的掌上劲力，立刻形成了一个疾转的气窝，地面上象是卷起了一阵狂风，端的有飞砂走石之势，齐天恨即被笼罩在这圈风势之中。

眼看着风老人掌中蛇骨鞭，怪蛇似的已缠将下来。每个人看到这里，俱都由不住起自内心的喝了一声彩。

预测着齐天恨当此掌扣鞭飞之下，势将性命不保，眼看着大敌将除，每个人心里交织着一片狂喜。

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对于现场宇内二十四令各人来说，无疑是高兴的太早了一点。掌扣鞭飞之下，那个齐天恨有通天彻地之能，只见他翻身扬首，同时已把身子错开了尺许以外，就在风老人巨大的功力罩体之下，蛇骨鞭已改变了出手方式，转为一招拨风盘打，直向齐天恨连头带身猛抽下来。巨大的气机力势，就在两个人交汇的一刹那，排山倒海般的向外扩充开来。

齐天恨身子一转即定，象是一堵磐石般的屹立不移，当此风老人排山倒海一般的攻势下，这种突然的静止，确似有遏阻巨浪，中流砥柱之势。

风老人掌拍鞭飞，施展全身之力，原本是疾攻猛进，只是当他忽然目睹着眼前的齐天恨这种静止的身势之后，蓦地觉出了不妙。

其势显然已是不及，一道耀目的青白光华，自齐天恨手腕间猝然翻起。宝剑出鞘，显示着侠士的愤怒。一个深精武功真髓的人，是轻易不会拔剑的，然而一经拔出之后，却也万万不会轻易收回。

在场，只有岳琪、李云飞两个人似乎在对方出剑之初，陡然体会出

那凌厉的杀机，从而使得他二人觉出了不妙，相继大吃一惊，剑光奇亮刺目，剑气阴森袭人。

除此之外，大家一无所见。

似乎是一出即收，“呛啷！”宝剑归鞘声中，齐天恨挺立如昔。风老人猝然打了个闪，就象是在平坦的路途之中，忽然为石块所绊，蹒跚着一连跑出了三几步，才站住了脚步。他缓缓的转过身来，一蓬血光，就象是正月里燃放的花炮般，猝然由他头顶上窜了出来，从而也使得在场各人目睹了那处清楚的剑伤所在——脑门正中。

风老人那颗白发皤皤的头颅，几乎被劈成了两半，血脑怒喷里，他身子已直直的倒了下去。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难免触目惊心，从而潜生出无比的战栗。

一声嘶哑凄厉的吼啸，出自另一个老人嘴里。雪老人就象丧失了理性，疯狂的扑了上来。“姓齐的，你纳命来！”怒啸中，雪老人双掌齐出，施了一个虎扑之势，直向着齐天恨当胸扑到。另一面的岳琪，也腾身直起，他双足旋空，用燕双飞的疾招，直向齐天恨一双眸子飞踢了过去。

就在他二人联手疾攻之下，齐天恨整个躯体，霍地向着左侧方错出了一尺左右。

雪老人凌厉的双掌，以及墨羽岳琪的一双足尖，双双都落空。

墨羽岳琪心中大吃一惊，他早已领略过这个齐天恨的厉害，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双足方一点空，陡地就空一个滚翻，施展全力向外拧身翻出，于千钧一发之间飘出丈许以外。

反观雪老人李云飞可就没有他这般幸运。原来雪老人的双掌一落空之下，齐天恨已捷若飘风的转到了他身后，其势如影随形，简直令人无法闪躲防范。雪老人方自感觉出其势不妙，却已为对方齐天恨追星拿月般的一只手掌，按在了肩胛上，耳听得姓齐的一声断喝：“站住！”雪老人还是真听话，顿时就定在了当场。

齐天恨冷冷的道：“我只当你们风雪二老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力，今天一看，不过尔尔，实在让我失望得很！”他一面说着，那只探出的手掌，仍然按在雪老人肩上，那种神态看起来，简直丝毫不曾着有力道，只是雪老人却似感受着万钧巨力一般，一时间，全身上下发出了一阵颤抖。他象是正在施展全力，意图挣脱开对方那只看来不曾有任何力道的手掌。

在场各人，无不看直了眼！当此生死巨变之一瞬，每个人都情不自禁由内心深处发出了一阵战栗！

齐天恨一只手轻轻按在雪老人的肩胛上，那双威芒四射的眸子，却缓缓的由每一个脸上移过，最后却定在了墨羽岳琪脸上。

岳琪身为内四坛坛主之一，胆魄功力可想而知，只是两度交手之后，已使他对于这个齐天恨心生畏惧，再也不敢恃强。此刻，面对着齐天恨灼灼神采的一双眸子，更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颤。

“齐朋友，手下留情！”岳琪强自振作的上前一步，抱拳一拱，道：“请放下李堂主，才好说话。”

齐天恨摇摇头道：“咱们没有什么话好说。”说到这里，他冷冷的哼了一声，又道：“铁海棠狂傲自负，你等更是助纣为虐，以武力欺压

四方，今天我就要你们尝尝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滋味！”话声方住，陡地起手退身。

眼看着雪老人在他手势方起的一瞬，打了个踉跄，一跤跌倒在地。

各人大吃一惊，张惶着扑身向前。

铁氏兄妹双双探手，抓住了雪老人的双臂，想把他扶起来，不意手触处，只觉得雪老人身上其热如焚，兄妹相继一惊赶忙收回手来。

铁小薇既惊又忿的转向齐天恨，怒声嗔道：“你……这个狠心的……”

齐天恨嘿嘿一笑，道：“比起令尊来，只怕还不及十分之一，姑娘如果认为在天下手狠毒，倒不如看看令尊以及贵帮上下之所作为。”

“你胡说！”铁小薇悲伤的道：“我爹爹又做了什么了！”“太多了，罄竹难书！”

铁小薇倏地手握剑把，只是在姓齐的一双凌厉目光注视之下，不自觉的又松开了手。

地上的雪老人似乎极为痛苦，一张脸倏地涨大如盘，其红如血，弯了几次腰，却因重心不稳，又躺了下来。他想说话，可是张开嘴，那根舌头却变得异常的大，一时连转动也是不易，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各人目及此，俱不禁大惊失色！

铁小薇心性慈善，看到这里，早已忍不住泪流满腮，悲呼一声，扑身而上，却不意为墨羽岳琪闪身拦住。“姑娘不必！”岳琪冷冷的道：“李堂主已经不行了！”

铁小薇痛泣出声道：“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岳琪看了一旁的齐天恨一眼，怅恨的道：“如果我没有猜错，李堂主必系为姓齐的气煞所害，只怕眼前即有血炸之危！”

“啊！”铁小薇大吃一惊，才知道他所以阻止自己上前，是顾忌自己为雪老人鲜血所染。她虽然不曾涉猎过这门功力，可是却由父亲铁海棠嘴里知道，有一种所谓的气煞之功，最是玄奥莫测，据说这门功力的奇妙之处，是在于施功人能在极为短暂的一瞬，将本身的功力不知不觉的注入对方身躯之内，一经发作，即可将对方五内震碎，并经串连，使之炸血而亡，端的是骇人听闻的一种奇术异功。

铁小薇一惊之下，禁不住花容变色。她怔了一下，转向一旁的齐天恨，怒声道：“是真的么？”

齐天恨冷冷的道：“只怕略有不同，姑娘不妨拭目以待！”

说话之间，只见地上的雪老人在一阵挣扎之后，那张肿胀的脸忽然慢慢的收缩起来，整个躯体，也在一阵颤抖之后，随即紧紧收缩一团。

墨羽岳琪眉头一皱，怒向齐天恨道：“杀人不过头点地，姓齐的，你这种手段未免太毒辣了，宇内二十四令与你有何仇恨，竟使你下此毒手！”他紧紧咬了一下牙，悲忿的接道：“请看在同属武林一道的分上即速对李堂主施以援手，否则……你和宇内二十四令这个梁子可就结定了！”

齐天恨冷笑一声道：“太晚了！”

铁小薇热泪夺眶的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齐天恨道：“贵帮这位堂主，乃是为我两极元气所伤，此刻透体冰寒，不出一刻通体上下即结为玄冰，虽盛暑亦不会融化。”

各人闻言，一时瞠目变色，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齐天恨冷笑道：“本人行道江湖，向以仁义为怀，惟独对宇内二十四令的人，绝不手下留情。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意见，可以走了。”脸色异常的阴沉，说完了这几句话，齐天恨身躯缓缓的向后退了一步。

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得一声咆哮道：“姓齐的你欺人太甚！”话声一落，一条人影拔起，飞星天坠般的向着齐天恨直落下来。

各人方自认出乃是随行而来的宫铁军，俱都吃了一惊。尤其是墨羽岳琪，深知对方这个齐天恨的绝顶厉害，自不欲再见手下任何人轻易送死，只是眼前情形，再想拦入已不可能。

众目睽睽之下，宫铁军双手各持着一杆金瓜锤，双锤左右合一，以霹雳万钧之势，砸向齐天恨的头顶，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间，齐天恨倏地仰起头来。

他的一双手，配合着他仰起的脸，闪电般的递了出去，只一下，不偏不倚的已拿住了宫铁军的双腕，叱了声：“去！”

宫铁军来的快，去的更快。来如疾风，去似流星，只听得两边院墙哗啦一声巨响，宫铁军半边身子，穿墙直出，竟然把尺许厚的红砖院墙，砸了一个大窟窿。

当然，血肉之躯，是无论如何不能与砖石相抗衡。宫铁军虽曾练有一身横练功夫，平素在宇内二十四令更以神力见称，只可惜事出突然，哪里来得及防止？连半声都不及呼吸出，登时全身稀烂，五内俱碎而亡。他手上的一对金瓜锤，在他身触墙面的一瞬，同时离手抛出，足足飞出三四丈外，一东一西，打落在地上，水磨方砖地面，竟被打了两窟窿。这般悲惨凌厉，自是骇人听闻！

兔死狐悲，现场的几个人，固是惊吓到了极点，只是反过来，却也都情不自禁的由内心激发出忿恨雠仇。

铁孟能第一个按捺不住，怒叱一声，身子向前一塌，右手作瓦棱式向外一穿，这一招有个名堂，谓之“穿心式”。随着他递出的手掌，“哧！哧！”两股极为细微的尖风，由他指尖上发出。

双方距离不及两丈，这么近的距离里，发射暗器大是有悖情理，铁孟能设非是对这个姓齐的恨恶到了极点，万万不会这么施为。

当然，他们铁家的弹指飞针，在武林江湖称得上是一绝，向无虚发。

铁孟能在己方一再遭受巨创伤亡之际，内心之痛恨自是可想而知，是以决心出奇制胜。那两枚飞针，原是藏在指甲缝里。平素丝毫不显，一经发出，若非是目光极为精锐者更是难以觉出。

天空中两道极细的针光，一闪即隐，双双认向齐天恨一双瞳子上飞刺而来。

铁孟能飞针一经出手，足尖力点，形同一片怒涛般的扑了过来。他双臂齐张，挟持着一股极大的力道，直向着齐天恨两肋插进来，配合着他先时出手的弹指飞针，更见其巨力万钧。

齐天恨这个人，的确当得上怪异二字。在铁孟能排山倒海的攻势之下，甚至于他身子动也不动一下。面对着夺目而来的一双飞针，只见他目光微合，只不过及时的眨动了下眼皮，却无巧不巧的正好迎着了来犯的针势。象是拨动一根钢弦般的铮然一声细响，竟然反弹了回来。

各人目睹及此，俱不禁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眼前这个齐天恨，敢情练有金刚护身之功，周身上下刀枪难入。

说时迟，那时快！在一声怒吼之中，铁孟能的一双手掌，也已实实在在插在了齐天恨的两肋之上。

这可是惊心动魄的一刻，以铁孟能功力，这双手足以裂碑穿石，若是一经插在了肉体之上，焉有不破腹穿肠之理。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铁孟能双手方一触及对方两肋，只觉得十指上一软，一双手掌已陷入对方腹内。

场外各人俱都吃了一惊！即铁孟能本人亦大感出乎意外，他万万不曾想到居然会一上来就得了手，心中一喜十指上更加了几分力道，猛力探插下去，决心要对方破腹挖心，血溅当场。

然而这个幻梦顿时就为之破灭。猝然，他体会到对方两肋之间传出一股奇热气机，一双手掌如同置于沸水之中，铁孟能忽然觉出了不妙，倏地向外拔手，哪里能随心所欲？

只觉得一双手掌上连带着万钧巨力，对方两肋之间非但其热如焚，更更有无比吸力深深地吸住他一双手掌，紧跟着有一股热麻气机，透过他一双手掌，电也似的爬上了大臂前躯。

铁孟能自是不知道对方这般功力，乃是得自凌厉的九天罡风所形成的“风柱”，日夕浸体而成，普天下罕有前例。只觉得透过双掌窜体直上的两股热流，其热如焚，其力万钧，有如汤鼎中怒滚的一炉沸汤，没头盖脸的一股脑浇了下来。这般情势，他哪里吃得受得起？顿时发出了凌厉的一声吼叫，整个身子，霍地向后面倒了下去。

齐天恨恰恰这时松开了对方的双掌，铁孟能来势快，去的更快，整个身子足足反弹出丈许以外，噗通一声直挺挺的倒了下来。

铁小薇眼见及此痛穿心肺，尖叫了一声，蓦地扑向铁孟能，只见后者面若金靛，牙关紧咬，全身笔直一动也不动，那样子简直就象是死了。

兄妹情深，铁小薇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悲伤，哇一声痛哭起来。

除了她以外场子里属于宇内二十四令阵营，还能够动的人可就没有几个了！

一个是内四坛坛主之一的墨羽岳琪，另一个是身领令主之职的江猛，再就是早已吓得面无人色的葛青与两个灰衣弟子。

一连串死伤挫折，足以震撼住每一个人！

以墨羽岳琪与那个叫江猛的令主来说，虽然心里滚动着怒火，大有与对方一拼生死的激动，只是这种激动在一番自我检讨之后，终于强忍了下来。

墨羽岳琪的惊吓情绪，在少总令主铁孟能负伤倒地的一刹那达到了极点。他身形一闪，抢到了铁孟能身边，耳听见铁小薇哀痛哭声，一时也有些慌了手脚，当时慌不迭的伏下身子，道：“孟能，你……怎么了？”

铁小薇双手抓住兄长肩头，一时悲泣道：“哥哥，哥哥！”

面前人影一闪，那个齐天恨已来到了近前。

铁小薇娇叱一声，霍地拧转身来，忿怒之下，哪里再顾虑到许多，右臂一扬，龙吟声中已把背后长剑握在手中，紧跟着直向齐天恨面门上劈去。

姓齐的鼻子里哼了一声，一条手臂及时抬起来，妙在眼力、手法、

准头，三者合一，配合得恰到好处，只一下，已拿住了铁小薇递过来的三尺青锋。

铁小薇登时觉得剑身一震，一下子平加了无比巨力，只觉得虎口一阵发热。

齐天恨湛湛目神虎视着她，怒火之中，却似另含有某种故人之情。他仅以右手三指，拿住了铁小薇的长剑剑锋，铁小薇竟然无力挣扎。

“姑娘，你算了吧。”姓齐的冷笑道：“你的那两手，我见识过了。”手腕微振，对方的一口长剑，已拿在了手中。

铁小薇踉跄退后，才发觉到右手虎口破裂，鲜血滴流不已。

对方齐天恨那双湛湛的目光，仍在逼视着她，同时他左手轻起，屈指当的一声弹向剑身，竟将一口上好精铁打制的长剑，从中一折为二，呛啷一声，坠落在地。

铁小薇神色一凝，却掩不住心内的悲痛，再次怒叱一声，向着齐天恨扑过去。她恨恶对方到了极点，右手突出，施展出双龙出海的绝招，却把一双纤纤玉指，分向齐天恨眸子上点挖了过去。

齐天恨好象早已经料到了她有此一手，右手再起，“噗！”一下已扣住了她的玉腕。铁小薇顿时身上一麻，动弹不得。

一旁墨羽岳琪正待扑身上前，乍见此情，不由大吃一惊，顿时站住不敢上前。

齐天恨单手抓握住铁小薇的腕子，那双凌厉的眸子却怒视向墨羽岳琪：“岳坛主，我看今天见好就收吧！”话声甫落，右手微振，铁小薇身形一旋，已被摔出丈许以外，她自从出道江湖以来何曾被人这般凌辱过？偏偏又不是对方对手，心中一伤心，忍不住垂首哭泣起来。

墨羽岳琪打量着眼前这番情势，分明大势已去，自己这方面落得如此下场，固是其惨无比，然而正如对方所说，若不见好就收，只怕连自己在内，无一幸免。自以脱得眼前这场大劫为上上之算，报仇雪恨之心只好暂时忍下来，容待面禀总令主铁海棠以后再图后策了。

岳琪那张俊脸，一时变得雪也似的白，强掩着一腔悲愤，他冷森森的抱拳道：“齐朋友，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废话少说，一切后果，尊驾你心里有数。这个仇，宇内二十四令是一定要报的，到时候只怕尊驾你要加倍奉还！”

齐天恨冷笑道：“在下敬谢不敏。请转告贵总令主，就说姓齐的找上他了，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跑不了。岳坛主，你请吧！”

墨羽岳琪用力的咬着牙，脸上是青一阵白一阵，这个脸是丢定了，打是打不过，就连斗嘴也不是对方敌手，无比痛心之下，忍不住喟然一声长叹。“姑娘，”他转向一旁落泪的铁小薇道：“看看少令主还有救没有，我们走吧！”

这句话更不禁触动了铁小薇的伤怀，一时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岳琪走向铁孟能，弯身细看了一下，只见后者仍然直挺如昔，试着伸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不由大吃一惊：“啊！”他忽然睁圆了眼，无限惊恐的道：“他……莫非死了？”

铁小薇全身一震，陡地止住了泣声。

“什……么？”她抖颤着道：“我哥哥……他死了？”

“哼！”齐天恨插口出声道：“放心，他还死不了！”

岳琪听他这么说，心里一松，将信又疑的看向地上的铁孟能。

齐天恨冷冷一笑道：“他自无知，为我所练之气煞功力伤了六神，沉睡一夜，明天自会醒转，只是今后再想拿刀动剑，可就要费点事了，凭他昔日所作所为，原该一死百死，留下他一条命，也算给你们总令主图个下次见面的情分！”

墨羽岳琪聆听之后，面色至为阴沉，却是一句话也不说。

却听见葛青在一旁惊呼道：“坛主快来，李堂主这是怎么……回事！”

岳琪陡然一惊，这才忽然想到场内还有这么一位李堂主，忙即过去，铁小微与江猛也吃了一惊，也相继赶过去一看究竟。

大家伙只因为铁孟能的生死一时乱了分寸，却未曾想到这位冰雪堂主李云飞的伤重不起，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的工夫，却见雪老人全身上下已紧紧缩作一团。更令人大为吃惊的是，在他露出衣外的各处，结有一层薄薄寒冰，尤其是那一张裹有伤布的瘦削面颊，更似为冰雪所封，长发白髯一绺绺直挺伸出，宛若无数冰箭，加以他剔眉瞪目，凶神恶煞般的狰狞死态，看上去确是够骇人的！

墨羽岳琪自信一身功力，世罕其匹，对武林中各类掌故，亦称得上见多识广，如数家珍，然而以之印证今日之人事，竟然无知一如童子。他真是心灰意冷到了极点，由不住再次的发出了一声叹息，道：“李堂主已是回生乏术，还有苏堂主……”说到苏堂主三个字，各人的一双眼睛，俱都情不自禁的偏过来，看向场子的另一边。苏堂主的尸身，已覆有一方白布。

风雪二老昔日在宇内二十四令是何等威仪之人？一身内外功夫，更称得上已臻至炉火纯青地步，想不到今日竟然双双作古，死在一个名不见经传者之手，的确是够凄惨！

那一边，断垣角落里，还停置着另一具尸首——宫铁军的尸体，死相更为惊人，一片血脑浆糊，几令人不忍卒视。

把这些看在眼里，墨羽岳琪、铁小微、江猛、葛青，这几个活着的人，却是再也提不出一丝劲道，人人脸色泛青，仿佛走了魂魄一般。

齐天恨大刺刺的在场边一张座位上坐下来，他轻呷了一口香茶，徐徐放下了茶杯，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尚能保持着若无其事的神态，就连身为居停主人的司空远也现出难以自持的不安宁。

墨羽岳琪把一切看在眼里，苦笑了一下，吩咐手下各人道：“把风雪二老与宫令主的尸体小心搬到车上去，我们这就回去了。”

两名随行弟子与江、葛答应一声，四个人相继把三具尸体搬了出去。

岳琪默默无言的走向铁孟能身前，弯下身子双手把他抱了起来，铁小微只是低头落泪不已。

司空远走过来双手抱拳道：“各位请便，在下就不远送了。”

岳琪深邃的眸子，在他身上转了一转，此时此刻，再说什么也难以掩遮自己方面的窘迫，冷冷一笑，抱持着铁孟能径自向外步出。

铁小微走在最后，一直前进了十几步，却又定下来，忽然回过头来。齐天恨那双炯炯的目神，正在盯视着她。

她原是想狠狠的斥说对方几句，定下后会之期。然而，对方这双目神，却使她不寒而栗，到嘴的话却情不自禁的又吞到肚子里，再者，也就在这一瞬间，她忽然感觉对方的这双眼睛象煞一个人——寇英杰！这

三个字，突然冒到了喉咙里，几乎脱口而出。然而，那张狰狞凌厉的面颊却又由衷的使她为之战栗厌恶。把寇英杰的正直英俊，拿来和眼前人作一比较，却是无论如何也揉搓不到一块。

她绝不相信，也不敢相信，这两个截然不同个性作为的人竟会是一个人。这一刹那，她的心绪凌乱极了，倏地转身快步而去。

